
武俠世界
第35年
31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姜子牙故事「天機八卦」。混沌乾坤，盤古開天闢地，誕生了女媧、伏羲，從此陽男陰女，代代繁衍……大地孕育了一切，亦孕育了天機八卦的祖師——姜子牙。怪獸「四不像」奉主人之命，馱着姜子牙上八卦洞學藝，人間因此流傳下八卦玄學……蕭玉寒先生筆下的傳奇人物，令人不可思議，故事詼諧風趣，尤其是姜子牙學做生意一段更令人發噱，頗堪茶餘飯後欣賞一番。欲知多姿多采的故事詳情，請細閱本文，包你拍案叫絕。

* * *

本期續刊麥中青先生撰著的短篇「子母追魂劍」大結局，司空羽先生撰著的長篇「賭俠」二，以饗讀者，繼續欣賞。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麥中天先生精心創作的「笑羅利與俏羅利」。另有西門丁先生新著的「天下第一帮」，短篇「玉菩薩」、「强人」，新故事源源不絕，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31期

(總號178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書介紹



琵琶鬼

高　風著



故事發生在神秘的西雙版納大森林，以七百傣寨大土司的大公子，與一位美麗女贊哈(歌手)的戀情爲主綫，勾劃出一代傣家的風土人情、奇趣習俗：「三月三」夜半無遮大會、少男少女的情與慾、象徵權力的貝葉經風波，還有數不盡的珍禽異獸，看不完的奇花異木，一一通過曲折離奇、高潮迭起的故事情節，展現在眼前。「琵琶鬼」又是甚麼？看下去自有分曉。

每本HK$32

天機八卦

姜子牙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無夫誕嬰

混沌乾坤，形如一個龐大的球形怪物，於茫茫的宇宙間旋轉運行。

龐大球形怪物之中，孕育着一位巨人，這巨人此時正呼呼沉睡，他每呼吸一下，身軀便長高一尺，他已沉睡了一萬五千年，他的身軀到底有多壯？到底有多長？

忽一日，這巨人猛地睜開環形之眼，亮如日月，但四周卻一片黑暗。

巨人惱了，伸出如巨斧之手，向眼前的混沌黑暗，猛力一揮，祇聽山崩地裂似的一聲巨響，球形怪物當中爆裂，冒出輕而清之物，浩浩無極，冉冉上升，變成浩瀚的天際；沉下重而濁之物，深沉渾厚，沉沉下降，化成龐大的大地。

天地之間尚有絲絲粘連，其狀如纏繞天地之巨藤，巨人不辭勞

子牙學藝

苦，揮手作斧，猛砍勇劈，無休無止，連綿不斷；這位巨人，就這般威風凜凜，氣勢磅礴地猛砍不息，終於，天地之間的一切障礙全被廓清，天和地也完全截然分開了。

巨人完成了開天闢地的宏偉壯舉，他的名字便叫「盤古」，因此亦叫「盤古開天闢地」，萬世留名。

「天」、「地」雖已開闢，但盤古自感重任來了，他怕天地會重新合攏，回復過去那個混沌黑暗世界，於是他決心以自己的身軀，作天和地的支撐巨柱。

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盤古的身軀亦每日長高十尺，不多不少，絕不停歇，無休無止。

如此又過了一萬五千年，天和地已相距甚遙遠了，盤古的身軀依然頂天立地。他的身軀之長，亦即天和地之距，到底有多長，據說已達九萬九千里，取其「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不歇」之玄機幻意。

盤古，這位萬世巨人，猶如擎天巨柱，撐住天地，以保萬世光明。

這樣又過了一萬五千年，天和地已非常牢固，盤古確信彼此再不可能合攏，亦即黑暗不會再降臨，光明可以永保，盤古放心了，他終於長長的吁了口氣，躺下休歇了。

盤古剛一躺下，他的龐大身軀甫觸及厚而濁的大地，立刻便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這變化確是「驚天動地」，比之盤古此時的巨變，復世的任何挪移幻變，均不過是滄海中的一滴而已。

這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眞是空前絕後的「盤古神功」！

但見盤古呼出的氣息，變成充斥宇宙的風和雲；他的聲音化作驚天動地的雷霆，轟轟烈烈；他的左眼變成太陽，右眼變成月亮，大地無分日夜，一片光明；他的手足和身軀化成大地的四極和五方的山脈，他的血液滙成汹湧澎湃的江海，他的筋脈變作了道路，他的肌肉化作了泥土……

「盤古神功」繼續幻化，無休無歇。

祇見他的頭髮和鬍鬚化成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膚和毫毛變作花草樹木，他的牙齒、骨頭變作閃光的金屬、堅硬的石塊、圓亮的珍珠、碧綠的玉石；他的汗水，也化作普澤人間的雨露和甘霖。

「盤古神功」的至高境界，終於創造了一個屹立於浩瀚宇宙的新世界……

不過，「盤古神功」的演化尚遠未終結，仍在驚人的演進幻化，終於，由他的血液化成的江海，孕育出第一位人類，其性如江海，屬陰性，亦即後世人所稱的「女人」，她的名字便叫「女媧」。由他的骨頭和骨髓化成的閃光金屬、堅硬石頭、圓亮珍珠、碧綠的玉石，經融滙化合，在這種嶄新奇特的物質中，躍出另一位奇人，其性如骨石陽剛，屬陽性，亦即後世人所稱的「男人」，他的名字便叫「伏羲」。

當「女媧」和「伏羲」誕生時，「盤古神功」的意境便驀地一轉，一分為二，化作「女媧神功」和「伏羲神功」了……

女媧行走於茫茫的原野上，她但感天上有太陽、月亮、星星，地上有山川草木，山野亦有蟲魚鳥獸，但她四周環顧，總感缺了甚麼最重要的東西。

到底缺了甚麼？寂寞孤獨中的女媧，終於明白，這大地上並沒有與她一樣的物體——人類。

女媧乍然明白，她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是甚麼樣子。於是她走到一個水池邊，向池水一望，祇見池水裏面現出一個俏麗如花的身形。女媧笑，麗影也笑；女媧皺眉，麗影也皺眉；女媧扮了個鬼臉，麗影也向她扮了個鬼臉。

女媧樂了，她隨手抓起一把泥，照池水中的麗影捏了一個泥娃娃，又隨手扔進水中。她隨捏隨扔，不知捏了多少個，也不知扔了多少個，但永遠也難以把水池填滿，水池也毫無動靜。

女媧失望的嘆了口氣，祇好轉身離開了。

不料就在她剛轉身離開不久，水池中的水忽然便咕咕的響了起來，隨即，一團雪白的肉體躍水而出，接着是千百個同樣雪白的肉體，呼呼的躍了出來，雖然小巧玲瓏，但卻如女媧一般的俏麗如花，女媧既然被稱為「女人」，這一羣從池水中躍出的小玉人，自然也便稱

爲「女人」了。

於是，這天地間，便有了人類之母——女人了。可惜女媧自己仍不知道，她仍在天地間不停的奔走，以尋找如她自己一樣的物體。

就在女媧於天地間東奔西走時，在天地的另一角，「盤古神功」演化出來另一偉跡，「伏羲神功」中的主角伏羲，此時正屹立於廣袤之野，面對廣袤之野正中的一棵怪樹怔怔的思索着。

這棵巍然屹立於廣袤之野的巨樹非常奇特，光禿禿的巨大樹幹筆直的插入雲霄，也不知它有多高；而它下面的樹根，卻盤曲交錯，縱橫遍佈於整個廣袤之野，也不知它的根盤多大？誰也不敢攀上這棵怪樹，因爲怪樹的頂端電閃雷鳴，風起雲湧，據說越過雷電，便可直達天際，盡窺天地乾坤的無窮奧秘，但誰也沒有這種驚天的勇氣。

伏羲環顧四周，但見整個廣袤之野，百穀、百菓、百草、百花盛開豐盈，還有仙禽的鳴唱，鳳凰的起舞，有如一個絕無僅有的天地樂園。

伏羲心中奇怪了，暗道：爲甚別處兇暴險惡，此地卻如此美好？這棵怪樹既生於此美好之地，天地間絕無僅有，莫非它的上面，隱藏着令天地變得美好的無窮奧秘？以及天地萬物優劣好壞的浩浩玄機？

伏羲心念電轉，便毫不猶豫，飛身向巨樹幹上一躍，手足併用，奮力向上攀爬起來。伏羲這一攀爬，便無休無歇，猶如走十萬八千里路，需多少日？需多少時？

巨樹頂端的雷電越發急驟了，轟轟隆隆的，地也動天也驚。也不知伏羲是否可以穿越？他到底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毅力？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巨樹的電閃雷鳴，風起雲湧處，呼呼颼颼的滑下一個人來，這個無畏攀天樹的人，便是伏羲。

祇見伏羲右手握着一塊紫紅色的石頭，左手捧着一片奇形怪狀的雲彩，雲彩上面有八種古怪的符號，也不知其中隱含了甚麼玄機奧秘……

當伏羲降落地面時，他右手握着的紫紅石頭，忽然脫手而飛跌落地面，然後又颼地一下，鑽入地中不見了。

伏羲此時也不知這到底意味着甚麼，他也沒餘暇去思索，因爲他的心思，已被左手揑着的那片古怪的雲彩迷住了。

伏羲手捧雲彩，仔細的端詳，祇見上面劃分八種古怪的符號，分別以長短排列不一的線條構成。

這八種古怪符號，既摘自雷電風雲之上的天際，當中必定隱含着天地乾坤的無窮奧秘，伏羲確信這一點。但到底是甚玄機奧秘？伏羲一時間尚難參透領悟。

於是，伏羲決定，甚麼地方也不去，甚麼事也不去想，祇是一心一意探索這八種符號的奧秘。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伏羲苦研不止，他在「攀天樹」下的地上，已不知照樣劃了多少古怪符號了，漸漸地，整個廣袤之野，便佈滿了這八種古怪的符號了。

伏羲一邊走着，一邊俯仰沉吟，忽然，他的雙脚剛踩上第四種古怪符號，天上便乍然響起一聲雷鳴。伏羲被雷聲驚震，心中一動，忽然豁然而悟，暗道：這第四種古怪的符號「☳」，豈非象徵天上之「雷」鳴嗎？

這一下猶如電光石火，驀地把伏羲迷茫的心胸照亮了！他立刻領悟，既然「☳」符號乃代表「雷」鳴，那第一種符號「☰」，豈非代表天嗎？第二種符號「☱」豈非代表天上的雨即「澤」？第三種「☲」代表地上的「火」？第五種「☴」代表天地之間的「風」？第六種代表地上的「水」？第七種代表地上的「山」？第八種代表茫茫大「地」？

這一下如天際電光，令伏羲眼前一片雪亮，他不由一陣狂喜，暗道八種符號，分別代表「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則天地乾坤萬物便包容在內了，祇要仔細考證其中的變化，豈非可以盡窺天地乾坤萬物的奧秘？

伏羲豁然悟解，不由一陣狂喜，他手舞足蹈，一邊跳舞，一面向天地間更遙遠深奧的地方走去了。漸漸地，這大地上，便到處留下了伏羲的足跡……

伏羲這一下又跳又舞，他的脚步，把大地震得隆隆作響，恰好引發一場地火的奔騰，終於，地火也噴薄而出了！

大地張開了一個噴火口，怒吼着，猶如一頭龐大的赤紅怪獸，噴出熾熱的濃烟，奔流般的褐紅色火焰，白熱的石花，暗紅的煙雲，火箭般的熔巖，交織成一個火的世界。

伏羲從攀天樹下來，掉落地面不見的紫紅石頭，此刻也隨地火噴射而出，經烈火烤灼，散裂開來，分解成無數紫紅色的碎片，散落到大地的四面八方，山川江河。

這樣又不知經歷了多少時日，那無數散落大地的紫紅石塊，忽然從中爆裂，躍出一種歡蹦活跳的物體，比女媧揑泥於池水誕生的物體，更充滿勁力，假如同樣以「人」來命名，顯然有別於女媧所創造的「人」，由伏羲帶到大地的這種物體，便叫「男人」了。

於是，大地上便有了女媧所創造的「女人」，和伏羲帶到大地上的「男人」，女人誕生於水，屬陰；男人誕生於火，屬陽；陰陽相吸，男女相合，終於又誕生出另一種嶄新的人——一種滙聚陰陽，水火交融的人。

陰陽交滙、水火交融，彼此相輔相承，其時的人無爭無怒、心性平和，爲了求生，共同聯合，與大地上的一切不利於生存的東西作不懈的拚戰，所得的成果亦共同享受，這便是「陰陽交滙、水火交融」之人的本性了。

又不知過了多久，女媧和伏羲創造的第二代人，繼續繁衍生息，已變作第三代、第四代……，以至無窮無盡了。演變的結果，人之本性亦生變化，有的陰多陽少，有的陽多陰少；陰多陽少的人性陰險狡猾，陽多陰少的人暴戾兇猛；陰陽已失調和，水火亦變作兩不相容，於是，大地上便充斥着人互相殘殺的血與火了！

* * *

乾坤運轉，天地演行，女媧和伏羲所創的人，已經歷一萬五千年，由人中之傑大禹一手創建的第一個王朝——夏朝，歷五百年後，被另一位人中之傑湯消滅，湯遂建立了商朝。

商湯所建立的王朝——商朝，歷經六百年，此時已傳到一位叫「紂」的王手上，紂王是一位典型的「陽多陰少」的人，性極暴戾兇烈；不幸在紂王身邊，尚有一位「陰多陽少」的女人——妲己，性極陰狠惡毒；這兩者結合起來，大地上很快便出現一個血與火充斥的慘酷世界了……

* * *

此時，在西岐（今陝西）渭水之濱的一座黃土高原上，有一位健壯而美麗的少女，正在耕作。她已無父無母，父母在她十五歲後便已去世，爲了生存，她祇好自耕自食，雖然辛苦，但也練成一副健美的體魄。她姓姜名華，她的先祖世居西岐，是當地一個古老的氏族，名爲華胥族。

姜華耕作了一整日，汗水把她的俏臉也濕透了。雖然辛苦，但姜華看着自己親手栽種的菓樹，已結出香噴紅艷的果實，心中欣然，但感更苦的辛勞也可獲補償了。

姜華收拾好工具，摘了一籃蘋果，順道上渭水之北的大象崗，拜祭她的爹娘。姜華的爹娘去世後，就下葬於姜氏一族的祖地大象崗。

大象崗距姜家的菓園不遠，位於黃土高原的北面，聳立於渭水之畔，其形猶如一頭橫臥的巨象，有眼有長鼻甚至有白色的象牙，雖然那是兩塊巨形的白石，但其狀酷肖象鼻頂端兩旁伸出的長牙，因此大象崗倒名副其實。

姜華是一位十分孝順的姑娘，別的人祇是每年清明時節，才去拜祭祖墓，但她幾乎每隔三天，便必上爹娘的墳前拜祭，順便傾訴自己淒涼孤寂的心曲。

姜華步抵大象崗時，天色已近傍晚了，但見西面夕陽如紅球，斜懸在西山之上，柔和而美麗，比正午的太陽溫順多了。姜華目注夕陽，不由嘆了口氣，喃喃的道：「夕陽無限好，可惜時不長……哎，美好的事物，爲甚總不長久？爭戰仇殺死亡的醜惡事，爲甚卻能永恒……爲甚麼？」

姜華心中感觸，但憑她的閱歷，要解釋探索這等天地乾坤奧秘，簡直比登天更難。因此姜華左思右想，無論如何都想不通，反而越想心中越煩惱。

眼見爹娘合葬的墳墓，便在眼前不遠了，姜華幽幽的嘆了口氣，她但感心中有千言萬語，但卻無人可以傾訴。「哎……姜華的心事，唯有向墓中的爹娘說吧！」

姜華喃喃的低叫一聲，加快脚步，向爹娘的墳前走去。忽然，她的右脚踏入一個山地中的陷坑，陷坑中立刻傳上一股熾熱的暖流，沿脚心直傳上腰部，更絲絲的直湧入她的腹中去了。這一霎間，姜華根本不能動彈，她也不想動，因爲這股熱流傳入腹中，令她渾身發熱，舒服之極，甚至令她的腦袋一陣昏眩。

姜華怔怔的僵立不動，好一會，她才如夢初醒的回過神來，她心中奇怪，連忙低頭向右脚踏中的陷坑一看，心中不由一陣驚慌，幾乎失聲叫了起來。

原來細看之下，這陷坑長近三尺，前面有五個一排的小坑，中間稍爲隆起，後面是一個圓形的更深的陷坑，合起來看，便恰如一個活靈活現的脚印！

姜華這一判斷，不斷喃喃的失聲叫道：「天啊！這假如是一個脚印，那脚印的主人豈非一個頂天立地的巨人嗎？老天，我姜華的脚竟僅佔這個巨脚印的十分之一，那此人的身軀，豈非十個姜華合起來嗎？乖乖！這可不得了！到底這是誰的脚印？」

姜華驚慌之下，就連這脚印的痕跡是新是舊也不理了，匆匆忙忙的跑去爹娘的墳前，拜祭幾下，叩了個頭，便連忙奔回她的居所。

姜華的居所，原來便在菓園中，是一幢以草木搭成的屋子。姜華的祖居地原在西岐，但爹娘死後，爲了殮葬，連祖居也變賣了。這間茅屋，原來是搭來守菓園的，不料卻成了姜華唯一可以棲身的家了。

姜華返回茅屋，草草的弄飯吃

了，洗過澡便上床了，因爲她忽然感到神思困倦，腹中亂翻，悶悶欲吐似的。姜華年僅十八歲，這等症狀，猶如世人的懷孕，她自然不會明白這等人倫大奧秘。

姜華睡了一會，突感眼前一片雪亮，連忙睜眼一瞧，祇見窗外有一團渾圓而分八面的怪光，翻滾而進，她嚇得張口失聲而叫，不料她張口之際，怪光便似通靈似的，呼地鑽入她的口中，又骨碌碌的滑進她的腹中去了！

姜華嚇得作聲不得，也動彈不得，因爲她突然發覺，自己的肚子竟比平日脹滿了不少，更可怕的是此時仍在不斷的緩緩脹大！

姜華目瞪口呆，隔了好一會，她才猛地醒悟，她此時的症狀，就如世上所見的孕婦似的，她腦際閃過這念頭，便不由嚇得失聲喃喃的尖叫道：「怎的了？假如這眞的懷了孩子，敎我姜華日後怎麼見人？可憐我姜華連男人的邊兒也沒沾過啊……一位無父的嬰兒，如何活在世上？天啊！到底是誰作弄我這孤苦無依的女子？」

正在姜華心弦震盪之際，喃喃尖叫聲傳來了，她的耳際便忽然鑽入一種老而蒼勁的聲音，敎姜華連叫聲也發不出來了。

祇聽這老而蒼勁的叫聲道：「呵呵！誰說這孩子無父？他的父親乃天地間一位頂天立地的人物呢！你擔心甚麼？」

姜華怔呆了一會，才失聲道：「那……那孩子的父親是誰？」

老而蒼勁的聲音道：「你聽過女媧造女、伏羲創男，然後人類才繁衍成萬千無數的故事嗎？」

姜華點點頭道：「這是古老的傳說罷了！祇怕並非眞的……而且這與孩子的父親有甚相干？」

老而蒼勁的聲音道：「呵呵！這當然是眞的！因爲你就曾踏過伏羲當年所留下的脚印呢！」

姜華一聽，猛然醒悟，自己黃昏時，在爹娘墳前所踏的「三尺大脚印」，竟然是當年伏羲所留下的脚印……那股熱氣，也正是從脚印中傳了上來，又直入自己的腹中，就如剛才的「八面怪光」鑽入自己的腹中一模一樣！姜華忽然醒悟，不由又失聲叫道：「天啊！莫非我肚子脹大，竟與此有關嗎？」

老而蒼勁的聲音「呵呵」一笑，又道：「不錯！伏羲當年竟可創人中之男，他的脚印自然足以孕育一位奇男子啦！因此啊，你肚中的男子，他的父親自然是伏羲無疑也！」

姜華吃驚的失聲道：「天啊！誤踏伏羲的脚印，竟可令人受孕，懷育嬰孩……可憐我姜華連伏羲的樣子如何也不知道呢！」

老而蒼勁的聲音忽地微嘆口氣道：「伏羲與姑娘你有通靈之緣，卻無面晤相觸之份，因此姑娘絕不可能與伏羲相見，不過也不必失望，日後見嬰孩，即如見伏羲一樣也！」

姜華無奈點頭道：「雖然，但那『八面怪光』入我腹中，又是甚麼怪兆？」

老而蒼勁的聲音呵呵一笑道：「『八面怪光』，亦即隱含天地奧秘之『八卦』也，其入你腹中，與你所懷之嬰孩已混然一體，因此你日後所誕生的嬰孩，亦即『八卦之子』也。」

姜華奇道：「這『八卦』有甚好處？」

老而蒼勁的聲音呵呵大笑道：「『八卦』乃伏羲當年所悟創，其中隱含了天地萬物之玄機奧秘，世人能悟解一二，即可爲萬世之師，何況先天已與其混合一體的『八卦之子』呢？此子日後之成就，必成萬世之師表，姑娘你亦因此可名留萬世也！一切望好自爲之……」

姜華聽那聲音之意，似欲消逝，不由又急道：「喂！你到底是誰？爲甚對那伏羲大神如此熟悉？」

那老而蒼勁的聲音道：「吾即伏羲元神，離竅與姑娘相會也……可惜與姑娘你祇可神交，而不可面晤！」

姜華一聽，不禁又驚又奇，又有點悲哀，喃喃的低語道：「天啊！你竟是伏羲的元神……日後孩子降生，無父無姓，卻如何存於世上？」

老而蒼勁的聲音道：「日後之嬰孩降世，可從母姓，他在世上自有一番奇遇，姑娘不必爲其擔心，一切且待嬰孩降世再說吧！」

話音未落，那老而蒼勁的聲音已戛然而止了。

姜華心中尚有迷惑，見那老而蒼勁的聲音已戛然而止，不由大急，連忙欲舉步追上前去，不料她甫一邁動雙脚，便骨碌的滾下床來，身體負痛，立刻驚醒，才知原來自己仍在床上，剛才所見所聞，不過是夢境一場。

但這夢境卻如此眞切，此時仍歷歷在耳在目，到底是眞是假，姜華自己也不敢確定。

這樣又過了七個月，姜華的肚皮竟脹大到高挺起來了。此時她就連自己也確信，她的確是懷了孩子，雖然這孩子的父親是誰，她自己也不知道。

在第七個月的一天晚上，姜華正睡在床上，矇朧入眼之際，那老而蒼勁的聲音又在她耳際響了起來：「姜華姑娘……孩子即將降臨人世，且小心撫養，日後孩子必爲你

姜家帶來無尚榮光！」

姜華吃驚不已，她正欲開口發問，突然窗外又一片雪亮，她向窗外一望，祇見半空中一個八面圓盤狀的光環，灼灼大放光華，懸於半空，耀眼奪目。

姜華忽然憶起老而蒼勁的聲音曾道，此乃「八卦之光」，心道：莫非我姜華所懷的孩子，當眞是「八卦之子」嗎……

姜華心中意念未了，忽感肚子一陣脹痛，她眼前一黑，便昏迷過去。她剛昏迷片刻，忽地又聽到一陣嬰兒的格格笑聲，把她驚醒了。姜華連忙睜眼一瞧，不由又驚又喜又慌，原來她身邊，已躺着一位白胖的嬰兒了！

姜華用手按按自己的肚子，竟覺除已變回原狀外，其他根本毫無異樣，就如她少女時的身體一模一樣。

姜華祇聽嬰兒仍在格格的歡笑，不由又驚又慌又奇，失聲的低叫道：「孩子啊！別人剛出娘胎，必定哭聲不止，豈料你卻歡笑連連，似乎快樂之極！你……你到底是人還是怪物？」

姜華爬起來，抱起嬰兒，仔細端詳，但見這嬰兒果然是一位男孩子，又見這孩子雙眉黃色，耳長目大，額際奇寬，口呈方形，唇厚如指，更奇怪的是，他的額中正中，竟有一個呈八面符號的圖像，就如被人以印章按上去似的清楚玲瓏，其狀就有如姜華曾目睹的「八面體怪光」！

至此，姜華才不得不相信，這孩子來路奇特，或許果眞是「伏羲血脈」，或者是「八卦之子」了。

姜華雖然無夫而誕嬰，心料必定爲族人所恥，但眼見這孩子如此奇特，心中不由又憐又愛，深潛於體內的母愛，不由便被引發出來。

姜華嘆了口氣，喃喃的道：「孩子啊孩子，雖然你生來便無父，但我又怎忍心把你拋棄？你雖不爲族人所容，到底亦算是我姜家的血脈，我無論如何也要把你撫育成人……但到底該給你起個甚麼名字呢？」

姜華心念亂轉，忽地憶起那老而蒼勁的聲音所說，暗道：你有母無父，自然祇好隨我姓「姜」；你既然是「八卦之子」，名字之中，自然該有一個「子」字；而且你與我家祖墳所在地大象山有極深淵源，象以其牙爲貴，因此你的名字該有一個「牙」字，合起來，豈非「姜子牙」三字嗎？

姜華這般轉念，便低低的叫了一聲道：「孩子啊，那你便叫姜子牙吧！」

姜華這一叫，當世一位奇人的名字「姜子牙」，便成了萬世流傳的名號了。

姜華爲了撫育姜子牙，不得不避開族人，帶着姜子牙，在渭水之濱的黃土高原菓樹林中，隱居下來。

幸而姜華自小已孤苦慣了，此時雖然多了一位嬰兒照顧，倒也勉强可以支撐下來。

這樣眨眼又過了八年歲月，姜子牙已是一位八歲大的孩子了。

姜子牙雖然年僅八歲，但已很會討姜華的歡心。他一口一句娘親的叫，直把姜華叫得心花怒放，心中當眞把他視爲自己的血脈了。

姜子牙也非常奇特，他從未讀書識字，但姜華偶爾翻出她爹爹留下的一本經書，姜子牙竟可無師自通，略一過目，便可背頌出來，一字不漏，令姜華驚訝不已。不到半年，姜華從祖居地帶到深山隱居的書典，姜子牙竟可全數吟頌，連姜華自己亦自歎不如了。

一天，姜華臥病，躺在床上，寒戰不已。姜子牙見狀，一言不發，便出去翻山越嶺，尋回一株草藥，讓姜華嚼碎，吞入腹中，姜華不久便出了一身大汗，她的寒戰，竟霍然而癒了，所花竟不到一個時辰的工夫。

姜華不由又喜又奇，她問姜子牙道：「兒啊！你給娘親吃的是甚靈丹妙藥？」

姜子牙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嚐遍百草，獨這種草可以吃了發熱而出汗，因此我想，娘親寒戰不已，吃了這種發熱出汗之草，必可醫治娘親寒戰之病，所以便把這株草採摘回來了！」

姜華一聽，又愛又奇，她忍不住把姜子牙摟入懷中，仔細端詳，好一會，確證他絕無異樣，才驚奇的問道：「孩子啊！這太難爲你了……你嚐遍百草，竟不會中毒嗎？」

姜子牙笑道：「娘親，子牙不怕；爲醫好娘親，我就算中毒，也心甘情願。」

姜華一聽，爲姜子牙的孝心感動，她又忙道：「子牙，你記住，以後切不可獨自入深山了！深山有毒蛇猛獸，你不怕嗎？」

姜子牙堅定的搖頭道：「孩兒不怕！」

姜華奇道：「孩兒爲甚不怕？」

姜子牙含笑道：「孩兒也不知爲甚，入深山之時，經過狹隘山路，路過的獅虎象豹，均避開孩兒，不敢靠近，因此顯然是毒蛇猛獸怕孩兒，而並非孩兒怕毒蛇猛獸啊！」

姜華一聽，不由長嘆一聲道：「姜兒啊！你來時奇，所歷亦奇，日後必定亦多奇遇，但娘親也不知哪是禍是福了？」

姜子牙忽然笑道：「孩兒以

為，世人原不該過於計較那吉兇禍福。」

姜華奇道：「為甚不應計較？」

姜子牙呵呵而笑道：「因為孩兒知道，福中禍所伏，禍中福所倚啊！禍福原是僅一線之隔而已也。」

姜華聽姜子牙所言，已隱隱透示出無窮的玄機奧秘，均是她所不能悟解的，不由暗嘆口氣，心道：姜兒果然是「八卦之子」，與那「八卦怪光」有極深淵源，否則這等玄機妙論，姜兒為甚可以無師自通？這豈非他先天便已具備的異能嗎？姜華轉念又暗道既然如此，看來我姜華亦不必為他的日後前程禍福擔憂了，因為他自有決定及推斷自己運命的異能啊！

姜華這般確定，心中登時輕鬆不少，不再為姜子牙擔憂，一切但憑他自己決定自己的運命便了。

* * *

眨眼又過了半年，姜子牙已是一位九歲的大娃兒了。

這一天清早，姜子牙便又入深山採草藥去了。他採草藥的辦法簡單而奇特，他根本不必花甚麼仔細揣摩究研的功夫，他祇需把未辨悉的草本植物，放入口中大嚼，自然便分辨出其藥性，是甘是苦、是甜是辣，他自然一目了然於胸，反正任何有毒的植物花草，均毒他不死，他的辨草藥方法，與當年的「神農嚐百草」，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姜子牙採到的草藥，也沒有拿去市集出賣，祇是一棵一棵的晒乾，然後貯存起來。因此短短的半年中，他已採集到近百種各種藥性的草藥了。除了偶爾替娘親治病，連姜華也不知道，姜子牙貯下這許多草藥，究竟有甚用處？

今天一早，姜子牙又出去採集草藥，往時他早就回來了，但此時直到黃昏時分，仍不見姜子牙的踪影，姜華心中不由有點慌了，雖然據姜子牙自稱，獅虎象豹皆避他而走，但姜華並沒有親眼目睹，因此總有點不放心，因為姜子牙畢竟祇是一位年僅九歲的大娃兒啊！

姜華又等了一會，眼見太陽已快貼近西山，山野之地，黑夜來得特別快，祇要陽光消失，夜幕立刻就把山野罩住了。姜華心中越來越焦急，姜子牙雖令她難容於俗世，但到底是她懷胎七月的血脈，而且姜子牙聰明伶俐，甚得姜華的歡心，姜華已把他視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了。姜華實在不敢想像，假如失去姜子牙這條命根，她孤身一人，是否還有勇氣生活下去？

姜華越等越心慌，她到底忍不住了，便走出茅屋，向姜子牙採藥的深山走去，她也不管自己的兇險，反正若姜子牙有甚不測，她自己也再無勇氣活下去了。

姜華隱居深山多年，筋骨也練得甚為強健，在這山路行走，雖然崎嶇險陡，但也難不倒她，而且此時她牽掛姜子牙的安危，便甚麼兇險也忘記了。普天下最強烈最偉大的是母愛，為了自己的孩子，做娘親的便連生命也可以不顧。

姜華一面走，一面高聲呼叫：「姜兒！你在哪兒？快回娘親話，快回家裏去啊……」

她一路呼喚，山鳴谷應，可惜姜子牙卻沒有任何回音。

轉過一道山崖，突見前面是二道陡峭的絕壁，夾着一條長長的峽谷，峽谷中怪聲嘯嘯，充滿恐怖。

但姜華想也沒想，便毫不猶豫的向峽谷中走去了。

姜華剛走入峽谷三數十丈，驀地一陣怪風，起於峽谷側面，峽谷中的樹木嘯嘯作響，樹上的飛鳥一陣亂啼，四散飛逃，峽谷中的泉水，被怪風捲得嘩嘩亂響，泛起波浪，把水潭中的魚蝦等物，捲得翻上沉下，流離失所，狀甚可憐。

姜華心性素來悲天憫人，此時一見，不由心念亂轉，暗道：聞當今天子紂王荒淫殘暴，弄得四海沸騰，猶如這陣怪風，把本來平靜安樂的峽谷鳥魚，均驚得流離失所，天下百姓奔徙流離，不知死所。

姜華正怔怔出神，驀地又起一陣怪風，比之剛才的怪風，其勢更烈更猛，一時間樹聲、水聲、蟲鳥悲啼聲、石捲沙飛聲，聲聲和應，混成一片慘憾之聲。

姜華正驚惶間，忽聽轟然一聲，起於右面山崖，比雷聲更覺震耳，隨即便有一頭斑爛怪獸，獅頭豹身虎尾象鼻，如獅如虎如豹如象，但卻非獅非虎非豹非象，活脫一頭「四不像」的怪物。

「四不像」怪物一面跑，一面卻不時回望，似乎後面有人向牠追襲的樣子。姜華不禁又驚又奇，暗道：如此兇猛怪獸，誰不畏懼？難道竟有人如此斗膽，如此勇猛去追襲牠嗎？

姜華心念未已，不由又轉而目瞪口呆，原來在距怪獸數十丈遠處，一位娃兒正飛步追來，祇見他赤手空拳，奮勇而來，勢若疾風，口中大叫道：「喂！怪獸兒！你跑甚麼？我回去晚了，便載我一程，趕回家去也不行嗎？你莫再跑啊！」

姜華一聽，不由心膽俱裂，因為這聲音她太熟悉了，竟是她視之為命根的姜子牙！他竟敢追逐如此猛獸，豈非嫌命長了？

姜華正欲大叫，要姜子牙莫再胡鬧，令她更驚心動魄的事卻發生了！

祇見那怪獸「四不像」，猛聽姜子牙大聲吆喝，牠就如聽懂了他的呼喚似的，竟不再前跑，身子猛地一旋，轉回身來，向姜子牙追來的方向猛奔而去！

姜華驚惶之下，連叫聲也發不出來了，她目瞪瞪的瞧着，但感渾身的血液也快凝結了。

此時那怪獸「四不像」已奔到姜子牙面前，相距不到三尺！大口一張，一聲怪嘯，身子一挫，就如要生吞姜子牙入腹中似的。姜華一見，驚急之下，不由一跤坐倒，掙扎不起，幾乎急得昏了。

不料姜子牙卻不以為意，祇見他嘻哈一笑，竟縱身躍起，越過怪獸「四不像」的頭部，躍上怪獸的背部，在上面雙腿一旋，身子倒轉，玩起倒豎蜻蜓的把戲來了。

說也奇怪，那怪獸「四不像」，此時任由姜子牙在牠背上嬉戲，一動不動，就如奴僕見了主人，任其驅使似的。

姜華此時才猛地憶起，姜子牙曾說，獅虎豹象，見了他也廻避不迭，此時眼見，不由她不相信了，也就不由鬆了口氣，暗道：姜兒這孩子來路奇特，果然連毒蛇猛獸也不敢去傷害他，既然如此，倒不必太為他憂心了。

姜華心情輕鬆了點，她站起身來，跑上前去，一面叫道：「姜兒！快莫胡鬧……惹得猛獸性起，你生命危矣！」

姜子牙聽見是娘親姜華的呼叫聲，他連忙翻轉身來，穩穩的騎在怪獸「四不像」的背上，又伸手一拍怪獸的頭部，輕聲道：「是我娘親來啦！快騎我上前，讓娘親也坐上來，好好送她一程！」一面又高聲回應姜華道：「娘親，是你嗎？娘親放心，怪獸並無惡意，孩兒正好拿牠來作坐騎呢！這便先送娘親回家去吧……」

姜子牙話音未落，怪獸「四不像」，已撒開四蹄，如風般捲到姜華身邊了，然後牠又把身子伏下，好讓姜華跨坐上來。

姜華見怪獸如此善解人意，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若有這等通靈之獸作坐騎，百里片刻可至，出市鎮採買日常用品，倒也省了許多腳力啊！看來姜兒果然大有來歷，連如此猛獸也向他臣服，甘心供他驅策，我姜華今日倒是叨姜兒之福了！

姜子牙見娘親怔怔的似在猶豫，便伸手拉她坐上怪獸之背，自己在後面扶着她，一面呵呵笑道：「娘親放心，你祇須閉上眼睛，一會兒便安全返家了！」

姜華見姜子牙這般鎮靜從容，便果然大着膽子，故意不想其他，閉上眼睛，任由怪獸奔跑。

姜華耳際祇聽呼呼風響，也不知身在何處，但身後有姜子牙扶着，知他安全無恙，便放心多了，不一會，祇聽姜子牙又呵呵笑道：「娘親！到家了……」

姜華睜眼一瞧，果然已抵達菓林中的茅屋了。她不由又驚又喜，先行跳落怪獸之背，又向姜子牙道：「姜兒，快下來，娘親已備好晚飯，等你回來吃呢！」

姜子牙道：「多謝娘親……」他說着，正欲躍下怪獸，不料怪獸「四不像」突然如受驚嚇，又如突接一道急令似的，不待姜子牙跳落，便猛地撒開四蹄，從姜華身側斜衝而過，向西面的一座山峯飛奔！

姜華一見，不由嚇得心膽俱裂，失聲大叫道：「不好！怪獸撒野！兇險之極！姜兒快快跳下來……」

不料姜子牙也似乎被嚇呆了，緊伏怪獸之背，一動不動，更不會回應姜華的呼喚，好一會，怪獸已跑出近百丈遠時，才忽地傳來姜子牙一聲尖叫道：「娘親莫擔心，孩兒已弄懂怪獸心思，牠正奉命送孩兒去一處甚麼地方呢……牠並無惡意。」

姜華一聽，卻大悲道：「雖然無惡意，但娘親與你相依為命，未嘗片刻分離，如今怪獸把你送走，不知甚麼時候送回來了！」

姜子牙的尖叫聲遠遠傳來道：「……孩兒身不由己，委實不知何年何月何時可回矣！但請娘親一切自行珍重，你我母子總有相逢相見之日……」姜子牙的聲音漸而消逝了。

姜華放眼望去，但見夜色蒼茫，怪獸「四不像」和姜子牙早已不見，也不知潛身何處，就如被夜魔吞噬了似的，再回頭望一眼茅屋，祇見景物依舊，但往日姜子牙的喚娘聲、歡笑聲，卻已沉寂，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時才可聽得到了！

姜華的魂靈猶似已經失落，僵僵的佇立於夜色之中，月色如水，照着她依然嬌俏如少女的身影，在姜華的心境中，她自己也似乎被夜魔吞噬了！

此時姜子牙被怪獸「四不像」騎着，在月色下如風般飛馳，眨眼便遠在百里之外了。

姜子牙倒半點不驚慌，祇是牽掛娘親的處境，深知娘親視己如命，一旦失去，幾乎就有如丟失生命了。他想到此處，不由伸手一拍「四不像」的背頸，嘆道：「四不像啊四不像！你這般載着我飛奔，雖然省卻許多力氣，但可知卻把我娘親害苦了？」

怪獸「四不像」忽然點點頭，似聽懂了姜子牙的話；但又搖搖頭，

似不同意姜子牙對牠的責怪。

姜子牙一見，不由又驚又奇叫道：「你這四不像怪物！怎的又點頭又搖頭？莫非你以爲我娘親不擔心我的安危？此行大有益於我姜子牙嗎？」

怪獸「四不像」一聽，四蹄依然踏風而馳，牠的獅頭卻連點三點，似乎以此表示，此行果然大大有益於姜子牙似的。

姜子牙見了，不由哭笑不得，他欲跳下獸背，卻苦於手足不敢稍動，因爲此時怪獸正在翻山越嶺，跨溪越澗，若一鬆手，便必掉下深澗絕谷，摔得粉身碎骨，但若不跳，心中又牽掛娘親姜華的處境，姜子牙不由咬牙恨恨的道：「你這四不像怪物！若存心作弄我，看我不餵你三根千年醉草藥不可！等你醉上三五千年，直醉得你無骨無肉無血無脈！活脫一頭『四不像怪物』！」

姜子牙恨恨之際，怪獸「四不像」已馳上一座山峯，姜子牙舉目一看，祇見山峯成一八面體，八面合圍，卻又成了一個圓盤狀的山體。山峯的八面，皆平滑如壁，上面佈滿塊塊突出的巖石，構成八幅古玄幻怪的圖案。

姜子牙一見，心中如受一股熱力衝擊，腦際一陣昏眩，到他清醒時，竟連娘親的不幸處境也忘記了。

怪獸「四不像」此時更不停留，於八面怪峯之巔，風馳電掣的向西面一道絕壁飛奔。姜子牙此時連任何抱怨的心思也沒有了，任由怪獸載着他飛馳。

「四不像」逕直向絕壁馳去，到得絕壁近處，看似無路，但見一道千丈絕壁，橫擋於前，靠下壁處，有一道瀑布飛流而下。

「前面祇有山壁、瀑布，這四不像怪物，卻把我載來此地作甚？」姜子牙神思恍惚的暗道。

他心念未了，怪獸「四不像」已毫不猶豫，飛身躍起，直向瀑布衝去！姜子牙不由暗駡道：你這怪物作死了！這瀑布豈能容易衝過？這般直衝過去，不被水冲走，也必撞得頭破血流了！

姜子牙正轉念間，怪獸「四不像」已疾穿瀑布而過，姜子牙但感渾身滴水不沾，正自驚奇，眼前忽地一亮，原來瀑布後面，竟隱着一個八角形的巨大山洞！

怪獸「四不像」甫入洞中，便蹲伏在地，讓姜子牙安然躍下其背。姜子牙四面一看，心中不由又驚又奇，但見這個八角形山洞，成八壁合攏，每一面洞壁，竟亦佈伏一種圖案，其狀就如此峯的八面巨壁似的。

姜子牙越發驚奇，不由喃喃的失笑道：「原來山中有洞，洞中有峯，奇哉怪極……」

姜子牙話音未落，尚未及細看洞壁上的圖案，怪獸「四不像」忽地俯首咬住姜子牙的衣袖，扯他向洞中走去，姜子牙心中大奇道：「你這怪物，扯我衣袖怎的？莫非洞中有甚更妙之處嗎？」

說時，「四不像」已扯他走入洞中的深處，祇見正中豎了一塊石碑，但石碑上並無任何刻字。

「四不像」忽地鬆開姜子牙的衣袖，頭部向姜子牙的屁股一拱，姜子牙身不由己，便向無字石碑跪下了。

「四不像」又向石碑連點頭三次。

姜子牙不由又驚又奇，笑道：「你這怪物，是否要我向這無字石碑叩拜……」

姜子牙話未說完，「四不像」又連點頭三次。姜子牙失笑道：「我曾去叩拜娘親的大象山祖墳，那暮碑上刻有外公、外婆名氏，姜子牙叩拜那是應該的；但這石碑光禿一片，無文無字，一塊大石板而已，卻向它叩拜作甚？你這怪物莫非作弄我嗎？」

「四不像」一聽，見姜子牙猶豫，不肯叩拜，狀甚急躁，忽地又伸嘴猛地一拱姜子牙的屁股。姜子牙不由自主，便頭部向前一跤，咚地一下，叩了一個響頭，「四不像」連拱姜子牙的屁股三下，姜子牙不由便連叩了三個響頭了。姜子牙心中不由一陣惱怒：哼哼，待會非餵牠吃千年醉草藥不可！

姜子牙心念未落，眼前一花，眼前的石碑忽地被一股迷霧罩住，待迷霧消散，石碑上竟現出一行刻字，卻是：「姜兒，你可以看懂碑上之字嗎？」

姜子牙心中不由大奇，失笑道：「石碑啊石碑！你果然奇特，竟知悉我姜子牙之姓氏！莫非你也長了石眼，成了石中之怪了……」他這般一嚷，便即顯示他已足可看懂碑上的文字了。

立刻，石碑上又現出文字道：「吾乃先古伏羲氏也……姜兒與吾有極深淵源，因此着吾之靈獸『獅虎豹象』引爾來此，傳你不世奇功。」

姜子牙一見，吃驚道：「我娘親叫姜華，我隨娘親之姓，名姜子牙！與你伏羲氏有甚關係？」

石碑上的文字隱去，迅即又浮出另一行文字道：「呵呵！你既名叫姜子牙，那你的父親是誰呢？」

姜子牙嘆了口氣道：「我亦很想知道！但當我向娘親打探時，她的神情便很哀愁幽怨，因此我便不敢再追問下去了……到底我的父親是誰？」

石碑上的文字隱而重現道：「不錯！你娘親姜華，當年曾於祖墳地大象山，有一段奇遇……然後便誕生爾姜子牙了！」

姜子牙大奇道：「娘親有甚奇遇？」

石碑上的文字道：「她當年在祖墳地大象山，剛好踏中吾留下之腳印，回家後即夢見八面形怪光入腹，然後便有身孕，七個月後，爾便誕生人世了！因此窮根溯源，爾與吾甚有淵源。」

姜子牙畢竟年紀尚小，根本不明白這等人倫之道，也自然不會明白，爲甚踩中那自稱伏羲氏腳印，便可以誕生孩子……他呆了片刻，忍不住又問道：「如此，那八面怪光入娘親之腹，又是甚麼預兆？」

石碑上的文字道：「八面怪光亦即吾所創之八卦真身現形，你因其入腹而生，與吾之八卦有極深淵源，亦可以稱之爲『八卦之子』！此亦即吾引你上此峯洞的緣由也。」

姜子牙幾乎被石碑文字回答弄昏了！他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天！我姜子牙不但是因娘親踏伏羲氏的腳印而生，更是八卦入娘腹而降臨人世……老天爺，那我姜子牙，豈非伏羲氏的腳印和他的八卦化身嗎？我到底是甚麼東西啊！」

此時姜子牙的神思大受震撼，祇怕比乍遇「獅虎豹象混合怪物」更令他驚心動魄。

此時石碑又立刻浮出文字道：「甚麼『甚麼東西』？爾乃與吾伏羲氏有極深淵源的八卦之子！爾日後的成就，當不在吾創八卦之下呢！」

姜子牙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我姜子牙身不由己，被神秘之力任意作弄，無能爲力，任人施爲，卻還談甚麼日後的成就！」

石碑上的文字又浮出道：「不然，爾歷世九載，乃練爾之筋骨心性，日後已屆深造之期，此亦吾引爾入此洞之目的也。」

姜子牙苦笑道：「此時我已昏頭轉向，根本不辨路徑返娘親身邊了！你引我入此洞有甚目的？」

石碑上的文字道：「爾限於閱歷，自然不知此山此洞的奧秘，爾日後乃一代玄機祖師，因此可以坦告，此峯名爲八卦峯，此洞名爲八卦洞，乃誕生一代玄機大師之洞天福地，非同小可，世人夢寐以求，均難越此峯雷池一步，爾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姜子牙見石碑上文字如此鄭重，不由問道：「爲甚此峯叫八卦峯？爲甚此洞叫八卦洞？好不古怪的名字！」

石碑上的文字隱去，立刻又浮出新的一行文字道：「峯是八面山體，每一面皆有一幅圖案；此洞亦是八角形，每一角之石壁上，亦有一幅圖案；每一種圖案，均代表八卦的其中一種符號，外八卦內八卦，合六十四卦象；因此此峯名爲八卦峯，此洞名爲八卦洞，皆吾當年以大法力所創設，以備有緣人上此峯入此洞，以傳吾之八卦大法神功也！」

姜子牙一見，不由笑道：「你說得如此玄奧，但未知其中卻有甚大作用？」

石碑上的文字道：「八卦有八種符號，分以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命名，例如天之符號爲『☰』，澤之符號爲『☱』，雷之符號爲『☳』，火之符號爲『☲』，風之符號爲『☴』，水之符號爲『☵』，山之符號爲『☶』，地之符號爲『☷』……爾牢記於心啊？」

姜子牙果然與「八卦」有極深淵源，一經啓示，即豁然而悟，更可舉一反三道：「我記得了……如此說，那六十四卦，必然是外八卦內八卦演化而成，是嗎？」

石碑上的文字道：「好！爾果然是八卦之子，天生是一代玄機祖師的人選！此亦爾姜姓祖宗龍脈之宏力也！六十四卦，果然是外八卦內八卦演化而成，八八六十四，合計即六十四卦也。」

姜子牙此時不由心神被吸引住了，他連忙又問道：「那外八卦內八卦如何演化？」

石碑上的文字道：「外八卦即此八卦峯每面山壁之數，而其每一卦皆可與此八卦洞壁之內八卦化合，例如『天與天配爲乾』，『天與澤配爲履』，『雷與雷配爲震』，合計可演化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隱含天地萬物之吉兇禍福，祇要細加參透，則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奧秘，皆可了然於胸也！」

姜子牙仔細閱讀石碑上不斷浮出的文字，一面用心思忖，所示的無窮玄機奧秘，他竟於電光石火之間，便豁然悟透，他但感心胸一派深遠空闊，天地萬物，於此短短一霎，竟似潛藏於胸臆了。

此時他聚精會神，目注石碑上不斷浮出的文字，一面用心思忖追索其中的奧秘，竟連話也忘記說了。

過了一會，石碑上的文字忽地消逝，卻浮出一個大問號「？」這到底是甚麼意思，若等閒之輩，祇怕苦思百年，也難明其秘。

但姜子牙一見，便立刻失笑道：「你這是問我領悟了嗎？領悟其奧秘並不難，祇是如何去運用？卻仍感難！難！難也！」

石碑上立刻又浮出一個大「！」號。

姜子牙一看，微一思忖，便又領悟其意，笑道：「你這是說，這

等天地乾坤八卦大奧秘，當然是難！難！難！不過若肯用心領悟，勤加練習，自然可以得心應手運用也……是也不是？」

不知怎的，姜子牙此時但感眼前這塊石碑，就如與他心靈互通似的，他心中所想，均樂於向其傾吐，因此與其竟有依依不捨的感覺。

不料石碑上再無文字浮出，姜子牙不由大急，失聲叫道：「喂！喂！石碑內的伏羲伯伯！你……你既與我有淵源，可別抽腿便溜之大吉也！」

姜子牙情急之下，一連叫了數次，因爲此時他忽然醒覺，自己已是孤身一人，身處一個神秘的地方，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方可走得出去，就連送他上此峯的「四不像怪物」，此時也忽然無影無踪了。

他一連呼喚了幾次，石碑上才又忽地浮出文字道：「姜兒！爾何太痴也？爾天生乃八卦之子，一代玄機祖師，日後於天地乾坤，縱橫馳騁，爲天下蒼生效力，豈可作此兒女依戀之態乎？況且爾既然已領悟吾所授之八卦神功，祇要再加精研勤習，自可洞悉天地乾坤奧秘，天下九萬八千里，何處不可行？何處不可去？尚留戀於依偎娘親身側的歲月嗎……吾之軀體已與吾祖盤古一樣，與天地同化，無所形跡，亦即無處不在，爾見天地，便即見吾也……姜兒一切好自爲之！」

石碑上的文字，當最後的大「！」號浮出來時，一閃即逝，然後便一切寂然了。

姜子牙此時，已忽然明白，石碑上的文字，已再不會出現了，一切祇能依靠自己去應付了。

這時已經是當晚的深夜時分，姜子牙勞累一整天，又苦苦研悟石碑所傳的「八卦神功」，不由神思睏倦，他連晚飯也不想吃，眼皮一合，便依在石碑上面，沉沉入睡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姜子牙但感眼前一亮，便睜開眼皮，發覺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朝陽的紅光，不知從甚麼地方折射而來，竟直直的照在他的臉上。

姜子牙此時才感又飢又渴，他此時才甫踏玄機門的門檻，如何可達不吃人間煙火的無尚境界？因此餓了一日一夜，便令他難受之極。

姜子牙自幼便隱居深山野嶺，早就習慣於如何於天地間掙扎求存的本領。因此他雖然處此絕境，卻絕不灰心喪氣，他心中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如何先找吃喝的東西。

姜子牙側耳細聽，祇聽不遠處有嘩嘩的流水聲，他不由一喜，立刻躍了起來，向傳出流水聲的地方走去。

姜子牙一直向洞中的深處走去，流水聲越來越響了，再走二段路，忽地眼前一亮，祇見一道洞壁之中，透出一團寬若尺許的光線，流水聲便是從這小洞口中傳出來的。

姜子牙自小久走荒山野嶺，自然知道此乃洞中之洞，裏面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景，於是他毫不猶豫，便俯身向小洞口鑽入，他發覺小洞口剛好容他的身體進入，祇怕再大一分也絕無可能爬進去了。他貼洞壁爬進時，心中不由浮出石碑上的文字，「……爾恰居上此峯入此洞之期……」心中不由暗道的確是剛好，不然再遲一年半載，我的身軀粗大了一點，豈非難入此小洞，困於洞中活活渴死了？

姜子牙玄幻的轉念，一面毫不猶豫，再向裏面爬去，爬了十丈八丈遠，眼前忽然大亮，原來小洞口外面，竟然別有洞天，更勝於他自幼棲身的菓林茅屋。

姜子牙大喜，連忙鑽了出去。

祇見外面原來是千丈絕壁下的一個絕谷，每到正午時分，陽光便正射而進，四周花草樹木齊全，更有淙淙流響的溪水。

姜子牙自幼便曾嚐百草，精通花草樹木的藥性，知何者可填飽肚子，何者可消渴生津。他一眼便發現了一株磨盤大的靈芝，不由大喜，暗道：靈芝不但可填飽肚皮，而且藥性甘甜，久服可延年益壽，比普通的菓子可強多了。

姜子牙先把一小片靈芝扳了下來吃了，再喝幾口溪水，登時便感渾身舒泰，飢渴全消，身上的力氣精神陡增不少。

他四周遊逛，但見谷中不但靈芝遍佈，更有人參、地參等名貴藥物，服之不但可填肚子，更可暢旺氣血，他不由大樂，暗道：這絕谷果然人跡罕至，不然，如此名貴之物，早已無一倖存了。如今祇供我姜子牙一人享用，久服之下，豈非可以成就仙家之體嗎？若成了仙家之體，千里之遙，可片刻來回，屆時便可返家，與娘親相會了！

想到此處，姜子牙不但煩惱盡消，更感信心十足，精神百倍。

姜子牙此時忽發奇想，暗道：石碑上的伏羲氏文字，既道八卦中的六十四卦，可窺探天地乾坤無窮奧秘，難道我姜子牙便不可以其測算目下的處境嗎？

姜子牙這般轉念，便在地上搜集一塊圓形石板，依自己的悟解，在石板的正面，用另一塊尖石刻了一個「一」的符號；在其背面，刻了一個「- -」的符號。

姜子牙笑着自言自語道：「八卦中八種符號，皆由『一』或『- -』構成，僅順序排列不同吧了。因此

假若以此基本筆劃，連擲六次，所得之符號，豈非便是其中的一卦嗎？很好！這比用八塊石板卜算簡便多了！」

姜子牙這般決定，便毫不猶豫，先把石板向高擲了一次，落下來，現出的是「- -」符。第二次，現出的是「一」符；然後再連擲四次，分別得「- -」、「一」、「- -」、「- -」四符。

姜子牙把六次所現的符號，於心中略一排列，不由便又驚又喜，暗道：按六次所現陰陽符排列，則得「䷦」卦，亦即「蹇」卦。「蹇」卦者，即「跛」之意也，恰好揭示我姜子牙目下被困八卦峯八卦洞的處境……這一卦何其靈驗哉！

姜子牙心念電轉，又暗道：按「蹇」卦之卦文道：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又蹇即難也，困境也，險在前也，利西南，即向西南有利；不利東北，向東北有害也；利見大人，意即向西南行，即有大本事之物現身相助，或者便可脫困也；貞吉之意，無非暗示祇要堅貞不屈，克服目下困境，必可有一番大作爲也！

姜子牙這般判斷，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蹇」卦所示，我的確身處困境，若灰心喪氣，那一切便完了；但若堅貞不屈，衝破目下的困境，日後便可有一番大作爲，這其中不知要付出多少辛苦代價？不管它！不管它！卦象既示「利西南」，那便先向西南方位走一遭再說吧！

姜子牙說走就走，他既然認定「利西南」，那就決定的向絕谷中西南方位走去了。於絕谷判定方位並不困難，早上陽光最先射入的方向，便必定是東面，午後陽光消失的方向，便必是西方了，判定東西兩面，那南北自可一目了然。

此時已近正午時分，陽光直直的射了下來，絕谷中一片陽光燦爛。

姜子牙認準西南方向，大步走去，他走了一段路，但見樹木漸疏，地上的石塊卻多了起來。再行一段，他眼前一亮，祇見前面十數丈遠處，是一塊寬近十數丈的平滑石板，平鋪於地上，石板上面，竟有一圈圈八卦形狀的光環，在陽光下跳躍閃灼。

姜子牙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我與這八卦便似天生一對，無論走到何處，竟立刻便可以見到了！

姜子牙心念未了，祇聽呼地一下，一頭如獅如虎如豹如象的怪物，已不知從何處突然躍了下來。姜子牙仔細一看，原來竟是騎牠上八卦峯入八卦洞的「四不像」。

姜子牙一見，不由狠狠的罵道：「死四不像！你這大怪物，把我引入此迷宮秘洞，便不顧而去！想把我姜子牙永困於此地嗎？」

「四不像」一聽，把獅頭昂起，長嘯三聲，然後即向那塊廣闊的大石板上躍去，身子落下，隨即又在大石板上翻滾騰挪起來。

姜子牙此時已精通八卦奧秘，他仔細向「四不像」一瞧，心中便忽然一動，原來「四不像」並非胡亂翻滾騰挪，而是每一騰躍，皆循一定路線方位，例如牠從石板上的「天卦」位，躍到「地卦」位，在「天、地」之間，身形奇特，似隱似閉，一副遇絕境堅穩的神態。

姜子牙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暗合「天地否」之卦象嗎？「天地否」之卦，乃天地閉塞，空有天路現，地卻無應之絕境，天地難通，恰如我目下之處境，呼天不應，叫地不聞，令人如陷地獄，心中充塞絕望，便任何求生鬥志也喪失了！

姜子牙目睹「四不像」的身法，玄幻奇特，心中又忽發奇想，暗道：我曾目睹獵人與猛獸搏鬥，獵人和猛獸的身法雖然皆勇猛高强，但比之「四不像」身法之玄妙威力，卻又大大不如，假如將「四不像」的身法化作一種防身護體的功夫，那豈非不怕任何猛獸的進襲嗎？

姜子牙這般轉念，不由自主，手腳便隨「四不像」的動作，運動騰挪起來。

祇見「四不像」走完「天地否」，又再走回「雷卦」位，然後從「雷卦」位，又一躍而到「風卦」位，片刻之間，身法已連變兩次，從「天雷壯」，到「風雷益」，身法如天之空闊，如雷之威烈，如風之旋猛，化而爲搏擊功夫，集天、雷、風之大成，其深遠空闊、威烈旋猛宏力，決非世上任何人獸所可能抵抗。

此時姜子牙已身不由己，隨「四不像」運動於八卦大石板上，他如影隨形，緊隨「四不像」，走畢「風雷益」，又再走「天澤履」、「火澤睽」、「地火夷」、「火風鼎」、「地風升」、「山風蟲」、「水山蹇」、「地澤臨」，當走到「地澤臨」時，「四不像」的身法已如汪洋大海，無處不容，無物不藏，天地萬物、山河百川，皆被其盡數吸納！

姜子牙走到「地澤臨」時，心中已無喜無悲，但感胸如大海，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個人之一己私愁恨怨，已根本不復存在，如川河入海，了無影踪了。

正當姜子牙達此空闊境界時，「四不像」的身形，已從「地澤臨」，一轉而爲「風水渙」，又是另一番奇幻的境界。

姜子牙但感八卦大石板上，風起雲湧於大地之上，風雲變幻，如獅如虎如龍如馬，奔騰跳躍，其威

猛力度，直把大地上一切兇災險阻均如火遇水，立地消失了！姜子牙心中不由驚嘆道：「好一式『風水漁』！簡直可把人間一切險阻兇險立地消融！猶如八卦中的地脈奧秘，假如窮通悟透，豈非可令世人獲益，化人間兇禍爲祥和福祚嗎？」

姜子牙心念未了，「四不像」的身形，已從「風水漁」，隨心所欲地走到「地天泰」，但覺牠的身法意境，如天上陽光盛照，萬物欣欣向榮，充滿蓬勃生氣，好一派天地交泰的祥和景象！走至此，恰恰連演化了十三式。

姜子牙緊隨「四不像」，走畢第十三式「地天泰」，心中先是一片迷茫，接而霍然而悟，暗道：「這豈非從「天地否」到「地天泰」，「八卦神功」十三式嗎？以此十三式來防身護體，天地乾坤，還有誰可抵禦？萬里縱橫，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呢？

初涉人世　義兄援助

姜子牙豁然而悟，「四不像」所傳授的「八卦神功」，他隨之演練一遍，其中十三式的招數，雖然千變萬化，蘊藏無窮奧妙，但姜子牙既已悟透「八卦」之妙，研習「八卦神功」十三式，自然如獲神助，進境神速，不到半日，便已盡悟其秘。雖然尚嫌生疏，未達其至高意境，但既已悟其要旨，假以時日，自然可發揮其無窮威力。

姜子牙此時亦霍然醒悟，眼前的如獅如虎如豹如象怪物，絕非等閒之輩，必定大有來歷，不然，石碑上露字的那「大神通人物伏義氏」，也不會差牠來引渡我姜子牙了！

姜子牙畢竟尚是九歲的娃兒，孩子心性，他一旦醒悟，眼前這「四不像怪物」，猶如他的「授藝師兄」，便向牠忽地打拱作揖道：「四不像老兄！原來你果然大有來頭，大有本領！姜子牙向你多謝了……但你可是那伏義氏的徒弟呢？」

「四不像」一聽，立刻把如獅之頭連點三下，以此表示，牠果然是伏義氏的徒弟，但又惶恐地連擺五下如虎之尾，以表示牠不敢以師兄自居，因爲若論淵源，姜子牙算得上是伏義氏的兒子，那便即「四不像」的少主人了。

姜子牙心思聰慧，悟性高絕，一見「四不像」的動作，便即醒悟其意，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對「四不像」道：「你大概是視我作你的少主人了！但老天，我這少主人不作也罷，因爲你曾與那伏義氏朝夕相對，我姜子牙雖與他有甚深淵源，據說乃『伏義脚印之子』，但卻連他的影子也見不着，我這少主人豈非虛有其名嗎？」

不料那「四不像」一聽，先是連連搖頭三次，然後又苦於不能開口說話，祇好以身體動作來傳達似的，翻身臥在八卦大石板上，連連吐舌親吻般，他似在以此表示，因姜子牙是「八卦之子」，他的本領，比牠強多了，因此他絕對是自己的「少主人」。

姜子牙見狀，明白了「四不像」之意，不由作聲不得，心道：我果然已領悟「八卦之秘」，不然亦不可能悟解「八卦神功」的武打招式了，若按此本領的大小，「八卦神功」中的「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奧秘，的確遠勝於其中的武功招式，因此「四不像」視我如少主人，自然有牠的道理。

姜子牙想通了這點，也就不再謙讓，對「四不像」道：「好！四不像，你既視我作少主人，那少主人之命，你敢不敢不聽？」

「四不像」一聽，先是連搖頭三次，但隨即又昂首長嘯三聲。牠以此向姜子牙示意：牠不敢違令，但有例外，便是如天神般的老主人伏義氏之命，牠卻絕不敢違抗。

姜子牙尚沒明白「四不像」表達之意，便朗聲道：「很好！你既已點頭，想必不敢不聽，那便令你送我出此秘洞絕谷，好與我娘親相見！可以嗎？」

不料「四不像」一聽，想也不想，便立刻把頭連搖三次，隨又疾奔過來，以舌輕舐姜子牙的手和脚。

姜子牙一見，立刻便明白「四不像」的意思了，他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憑自己的手脚去努力，然後方可自己脫困吧！但可知這需花多少歲月？」

「四不像」聞言，昂頭長嘯三聲，又忽地向上一躍，牠以此來向姜子牙表示：祇要意志堅、信心足，刻苦努力，自然可憑自己的力量而一飛沖天！

姜子牙一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但轉念又暗道：「四不像」這怪物雖然已通靈，但到底未及人類之智慧，既然連牠亦有此信心意念，難道我姜子牙身爲萬物之首，亦畏縮怯懼不成！哼哼，你不肯送我出去，難道我便不可以自己解脫自己嗎？

姜子牙這般轉念，也不再埋怨「四不像」，他呵呵一笑，便鑽出那僅可容身的小洞，返回先前進入的八卦洞去了。

姜子牙在八卦洞中，面向無字石碑，開始仔細領會他已刻於腦中的石碑文字。他越來越驚嘆，伏義氏透過石碑傳授的「八卦玄機」的確

男藏天地萬物的無窮奧秘。上至天機運勢，下至大地脈氣，中達人間百態，乾坤萬象，大地潛龍，人間禍福，乃至朝廷氣運，帝王運命，均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窮通「八卦玄機」，天地乾坤便有如潛藏於心胸了！

姜子牙已領悟「四不像」所傳的「八卦神功」十三式攻防招數，此時他於研悟「八卦玄機」中，不由便把「八卦神功」十三式招數，與「八卦玄機」滙合起來，他心中忽地靈光一閃，暗道：假如施展「八卦神功」十三式時，體內脈氣，依「八卦玄機」運勢而流通，「八卦神功」十三式的威力，豈非可以猛增數倍嗎？姜子牙心中轉念，便試着凝運體內的氣息，依八卦六十四象路線運行；他先從「乾爲天」走起，到「天澤履」，到「天火人」，到「天雷妄」，到「天風姤」，到「天水訟」，到「天山遯」，然後一轉而走「澤天訣」，「澤雷隨」……最後回復「八卦神功」第十三式「地天泰」。當眞氣運行到「地天泰」一式時，姜子牙突感體內眞氣澎湃，不可抑止，身軀飄飄欲升，他手足略動，便足以升離地面三尺！

姜子牙不由又驚又喜，暗道：「八卦玄機」果然非同小可，運動片刻，便可達身輕欲升的境界了！假以時日，千丈絕壁，豈非可以一躍而飛越了？至此，姜子牙已對「八卦玄機」傾佩不已，研習起來，便更用功了。

姜子牙此時尚不明白，他因天緣巧合，不但已領悟「八卦玄機」，身具「八卦神功」十三式攻防招數，更進而把「八卦神功」十三式，與「八卦玄機」滙合，悟創了他這位一代玄機祖師的「八卦玄機心法」，假以時日，天地乾坤，便足以任他縱橫馳騁了！

姜子牙在八卦洞中，日夜研習「八卦玄機」、「八卦神功」十三式，以及他悟創的「八卦玄機心法」。渴了，他便鑽入那「別有洞天」喝溪水；餓了，他便吃平日採集積貯的「靈芝」、「人參」、「知母」等名貴藥材；不知不覺，他自己也忘了已進洞多少日子了。

他但感自己要鑽入「別有洞天」的小洞口時，已越來越吃力，他不得不凝運「八卦玄機心法」，運眞氣聚於手足，極力縮小自己的軀體，方可勉強進入。

但他深知自己非進入「別有洞天」不可，因爲祇有「別有洞天」，才有吃喝的東西，他若不能進入，那便非渴死餓死不可。他因此非得加把勁練功，保持縮小身軀的能力不可，這樣一來，爲了求生，姜子牙唯有更百倍努力用功，他的進境，便猶如被強力催逼，更一日千里，神速之極。

從絕處求生，其生存的意志必定比常人堅強百倍；從逆境中練功，便猶如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其功力必定精進之極。

眨眼又過了一段日子，這一天傍晚，姜子牙鑽入「別有洞天——千丈絕谷」喝水回來，忽地眼前一亮，但見夕陽與月光，一陰一陽的兩大亮光，竟神奇的聚滙一處，在八卦洞中交織閃灼，原來這已是深秋時節，月亮升得特別早，夕陽尚在西邊，月亮便已斜升而起，經洞壁的反復折射，便於八卦洞中奇特的滙聚了。

姜子牙此時的「八卦玄機」絕學，已極具根基，他目注日月交滙的奇光，心中便不由一動，暗道：日即陽、月即陰，日月之光滙聚，亦那陰陽大交滙，這等奇景，卻是百年難得一見啊！又暗道：陰陽大交滙，必有奇事發生，而且生於八卦洞中，八卦亦即陰陽兩極之滙聚，這豈非天地乾坤之陰陽大滙合嗎？

姜子牙轉念之際，日月交滙之奇光，已移上八卦洞的洞壁，洞壁之上，忽地現出一個環狀的光華，光環上面，更有日月星辰閃灼，猶如乾天忽地嵌於洞壁之上，其怪異奇特之狀，令人目瞪口呆！

姜子牙一見，不由心神俱往，他心動之下，體內的「八卦眞氣」便驀然激蕩，他右脚一跺地面，身子已飛騰而上，向現出「乾天光環」的洞壁細看，他發覺這面洞壁之上，竟刻了一幅八卦中的「八卦」圖案！

這便有如靈光一閃，姜子牙立刻便領悟，日月光華滙聚，百年難遇，已引發八卦洞中的陰陽交滙了！這可是精研「八卦玄機」的千載良機啊！

姜子牙心念電轉，他再沒絲毫猶豫，身子緊隨日月光華，在八卦洞中的八面洞壁上飛旋細察。

日月光華先走「八卦」洞壁，接而向右一劃，移到「澤卦」洞壁，與洞壁上的「澤卦圖案」滙合，變幻出「澤天、澤火、澤雷、澤風、澤水、澤山、澤地、澤克」等八大卦象。

稍一會，日月光華又從「澤卦洞壁」，移到「火卦洞壁」，再變幻出「火天、火澤、火離、火雷、火風、火水、火山、火地」等八大卦象。

姜子牙才緊隨日月光華的移動，於八卦洞中飛旋細察，洞壁上的八卦圖案，距地面近十丈，且光滑如鏡，連飛鳥也攀附不着，但姜子牙此時凝運「八卦眞氣」之下，身如煙雲，已足可虛實停懸不動，因此十丈高的光滑洞壁，根本便難不倒他了。

姜子牙一路追索下去，祇見日月光華，走畢「火卦洞壁」，立刻又移到「雷卦洞壁」，然後又到「風卦洞壁」、「水卦洞壁」、「山卦洞壁」、「地卦洞壁」，走到「地卦洞壁」時，恰好是運走八卦一周之數，從「天」到「地」，盡展小八卦之奧妙。

姜子牙緊隨日月光華，細察八卦卦象的變幻，日月光華運走八卦洞一周後，姜子牙已盡悉小八卦的奧秘了。但他仍意猶未盡，暗道：假如八卦洞之「八卦洞壁」，乃八卦中的「小八卦」，那八卦洞外的八卦峯八面山壁，豈非八卦中的大八卦嗎？小八卦的奧秘已然盡悉，但如何方可一窺大八卦的奧秘？

姜子牙心念電轉，思忖如何才可以衝破八卦洞的迷踪秘道，直達八卦洞外的八卦峯。八卦洞的迷踪秘道佈局極爲精妙，姜子牙雖已領悟「小八卦」之秘，但因爲未悉大八卦之秘，所以至今尚未能破解秘道的迷踪。這亦是他不得不留在八卦洞，精研苦學的原因。

姜子牙思忖之際，日月光華走畢八卦洞中的「地卦洞壁」，已忽地一旋，向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劃移過去。

姜子牙一見，心中猛地一動，暗道：日月光華，乃從洞外折射而入，祇要緊隨它的來源方向，豈非可以直出洞外嗎？

他腦中靈光一閃，當下也不猶豫，身形如電，向日月光華射去，他的身法之快，幾可與日月光華並駕齊驅了。

姜子牙跟隨光華，左旋右轉，漸而已遠離八卦洞中的石碑處了，祇見日月光華先是向洞中的深處一掠，然後又一廻，竟向進入「別有洞天——千丈絕谷」的小洞口射去。

姜子牙一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走此小洞口，便難倒我姜子牙嗎？可知這小洞口我比你不知先出入多少次了！

姜子牙在掠行中，猛吸一口眞氣，身形驟地暴縮，緊隨日月光華之後，呼地鑽出小洞口，不料剛出小洞口，日月光華便逕直的向絕谷中的千丈絕壁射去了。

姜子牙一見，不由微嘆口氣，暗道：早知你乃從千丈絕谷射入，我又何必苦苦追索？這絕谷高達千丈，若能出去，我早就不會留在八卦洞中了！

這念頭剛一閃過，卻又老大不服氣的嚷道：「哼！千丈絕壁便怕了你嗎？你可以從千丈絕壁出去，我姜子牙豈會打退堂鼓！」

姜子牙說着，身形竟向千丈絕壁疾射，他也不理自己是否足有能力飛越千丈絕壁，又在飛越千丈絕壁時到底有甚兇險？他心中祇有一個意念，那就是緊隨日月光華，飛出絕谷，以一睹外面的「大八卦」奧秘。

姜子牙身如電光，旋劃之際，便已射抵千丈絕壁下，祇見日月光華果然正沿壁而上，此時已移到千丈絕壁的近百丈高處了。

姜子牙心中大急，體內的「八卦眞氣」意從心生，竟百倍的激發出來，體內眞氣充盈之下，身軀便如大鵬，竟凌空而飛升，快如閃電，竟與升移的日月光華不相上下！

* * *

日月光華在上飛升，姜子牙凝神運氣在後面緊隨，當日月光華向上橫移，堪堪升越千丈絕壁之際，姜子牙凌空飛升的身形，亦已呼地掠上千丈絕壁之巔了！

姜子牙此時脚踏山地，放眼望去，祇見四周已是黑沉沉的夜晚，日月光華也突然消逝不見，姜子牙忽然領悟，既然是夜晚，陽光自然已消失，獨剩月光，孤陰不旺，自然便沉寂下去了。

雖然日月光華已消逝，但姜子牙卻絕不失望，反而一陣高興，因爲他爲追趕日月光華，竟可憑自己的力量，飛越千丈絕谷了！更令他欣然的是，原來絕谷上面，便是山體分爲八面的八卦峯巔，他飛越千丈絕谷，亦即終於脫出八卦洞的羈困了！

姜子牙甫出絕谷，第一個意念並非急於趕回家去與娘親姜華見面，而是探索八卦峯的大八卦奧秘。此時姜子牙已身負「八卦玄機」絕學，盡悉八卦洞小八卦之秘，所差的，便是八卦峯上的大八卦奧秘了。這就如一位武林高手，初悟神功，自然急欲登堂入室，盡窺神功的至高意境。

姜子牙向四面一瞧，立刻便可分辨，八卦峯的八面山體方位之秘。正東面恰好便是「天卦山壁」，因東面乃日出之處，日即天也。從東面向南、西、北分佈，便是八卦中其餘七卦的分佈方位。

姜子牙甫上八卦峯，乃在「四不像」神獸的背上，根本難明其奧秘，但此時再度重臨，卻已如脫胎換骨，立刻便可窺析其秘。

當下姜子牙也不猶豫，縱身飛掠，便先從「天卦山壁」上的圖案審察，再轉到東南面的「澤卦山壁」。從「澤卦山壁」，又轉掠到正南面的「火卦山壁」，西南面的「雷卦山壁」，正西面的「風卦山壁」，西北面的「水卦山壁」，正北面的「山卦山壁」，然後又轉回與東面「天卦山壁」相隣的「地卦山壁」。

姜子牙既已精通「小八卦」的奧秘，他的悟性又奇高，因此對「大

八卦」的奧秘，不消半晚，也就洞悉其秘了。

當姜子牙最後從「地卦山壁」躍下時，西面天際，月亮又浮現出來。姜子牙擧頭望明月，低頭卻發現自己的身影，原來已是長長的一條了。姜子牙知道，人的身影，隨年歲的增加而伸延，此時的身影，比他兒時已長多了，由此可見，他此時決非兒時的模樣了。

想起兒時的情景，姜子牙不由便思念起娘親姜華來了，他忽然發覺，娘親在他心中的位置是如此重要，這世上除了他精研的「八卦玄機」絕學，便是娘親姜華的境況了……不知娘親是否尚留在黃土高原的菓林中呢？

姜子牙心念電轉，不由便摸出身藏的那塊刻有「陰陽」記號的石片，在手心中連翻六次，卻得「八卦」中的「臨卦」。

姜子牙暗道「臨卦」象道：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兇。臨者，即所預兆之事，所牽掛之物已降臨也，而發生於八月，按月之陰晴圓缺及方位判斷，目下已屆八月，此卦又以「求娘親之吉兇爲基準」，若應此卦，則娘親必兇多吉少也！而元、亨、利、貞四字，則暗示卜卦之人，若不以堅貞去挽救，則所卜之人，便必定兇災降臨！

姜子牙初出八卦洞，以「八卦玄機」絕學替別人卜算，不料卻立得大兇之兆，而且所卜之人，却是他的娘親，這震撼便非常强烈了。

姜子牙卜得此卦，心中不由心急如焚，他也不敢再在八卦峯逗留，身形急縱而起，認準黃土高原的方向，便欲疾射而去。

就在此時，八卦峯的「天卦山壁」上，呼地降下一頭怪物，姜子牙仔細一瞧，原來卻是他又恨又愛的神獸「四不像」。他此時也不及與「四不像」糾纏，匆匆向他拱拱手道：「姜子牙娘親有兇險，不敢怠慢……四不像老兄，日後見面再說話吧！」

不料「四不像」卻如風般的捲至，又伏在地上，連連搖頭擺尾，就如參見少主人一樣。

姜子牙一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早先我求你帶我出八卦洞，你死活不肯，如今我已自己脫困出來了，你卻又來獻甚慇懃了？」

「四不像」一聽，忽地伸出前爪，於虛空中比劃起來。姜子牙仔細一瞧，發覺「四不像」所比劃的，竟是人間可見的文字，祇見牠寫道：「少主人！此一時彼一時也，吾因奉老主人之命，接引少主人來此八卦峯、八卦洞歷練，老主人嚴令，一切需靠少主人自己努力，若堅持不懈，自然可以悟透洞中的『八卦玄機』，然後可自己脫困；但若怕苦怕死，不求長進，那便無甚大用，任由老死八卦洞中便了！由此吾決不敢違命。」

姜子牙眼見「四不像」說得有板有眼，不由不信，笑罵道：「你這四不像怪物！奉了老主人之命，便不理少主人的生死，竟任由我姜子牙老死困死八卦洞嗎？既然如此，你此時又突現出來作甚？」

祇見「四不像」前爪又於虛空寫道：「吾奉老主人之命，二十年後，少主人有與娘親姜華相見之緣，亦即其出洞之日，着吾送少主人一程。」

姜子牙一見，知娘親尚在人世，心中不由大喜，便連責怪「四不像」也忘記了，喜道：「好啊！四不像老兄，原來你竟會寫人間文字來了！你可是遇上甚麼奇緣？」

祇見「四不像」又於虛空中寫道：「二十年來，少主人窮研八卦玄機，吾則苦研人間文字奧秘，幸而領悟，方可直接與少主人心靈互通。」

姜子牙一聽，猛地一驚，喃喃的道：「老天！我姜子牙竟已在八卦洞中過了二十年嗎？怎的猶如電光石火一閃便過去了？」

「四不像」寫道：「少主人有所不知，八卦峯、八卦洞潛藏天地乾坤無窮奧秘，於八卦洞中一日，便有如人世間三月，因此你在八卦洞八十日，人間已過去二十年了！少主人不必驚疑，你目下初涉人世，待見了娘親，了卻你爲人兒女的責任，這天地乾坤，便任你縱橫馳騁了！」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大急，連忙飛身坐上「四不像」之背，吆喝道：「如此快快起程趕路吧，我曾卜了一卦，乃兇險將至的『臨卦』，因此恐怕娘親會有甚不測也！」

「四不像」一聽，不待姜子牙話落，身形便衝天而起，猶如天上一朵五彩怪雲，於夜空中向黃土高原閃電般飄馳。

僅片刻工夫，「四不像」便在一座菓林中降下了。姜子牙仔細一瞧，祇見菓林依舊，林中深處，尚隱約露出他兒時的茅屋屋頂，娘親姜華待他的百般恩情，不由一一浮上心頭，他又驚又喜又急，連忙低聲對「四不像」道：「四不像老兄，你當年把我從娘親眼前奪走，娘親不明究竟，必然深恨於你，你若在她面前出現，必定令娘親大吃一驚……你不必跟隨，先找個地方去隱藏歇息去吧！我需要你時，自然會呼喚，到時你再出來拜見我娘親好了。」

姜子牙小心的吩咐着，他此時的心境，眞有如遊子「少小離家老

大回，乍近鄉土情更怯」的既喜又慌亂。

神獸「四不像」一聽，呼地一下，便跑得無影無踪了。

姜子牙向菓林中的茅屋走去，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四不像老兒，但聽聞娘親深恨於牠，便如見鬼似的溜之乎了。

姜子牙越接近草屋，心中越發懼怯，他怕待會入屋，見不到娘親，這便令他太失望了！他此時已明白，自己這一離開，於娘親來說，便是整整二十年了。

就在此時，一聲婦人的呻吟哀嘆，忽地從屋中傳了出來，隱約可聞道：「……哎……兒啊！娘親已快去了，可能見你最後一面嗎……我姜華到底作了甚麼罪孽，今日竟要遭此艱難磨折……」

姜子牙一聽，立刻便聽出是娘親姜華的聲音，他心中不由猛地一震，就如遭電殛似的！娘親的不幸，她待自己的深重恩情，此刻突然變得異常强烈，娘親若有甚不測，自己便太對不住她了！

姜子牙低叫一聲，便向茅屋縱身一躍，掠了進去，他連開門叫門的時間也等不及了。

姜子牙掠入茅屋的內園，便向娘親的臥室逕直的奔去，他對茅屋太熟悉了，雖然相隔二十年，但他覺得，茅屋的一切，竟與他兒時一模一樣，絲毫沒變，他忽然明白，這是娘親思念他，等他回家的意思。

姜子牙心中不由一酸，他一步掠入娘親的臥室，祇見一位頭髮斑白的婦人，正躺在床上閉眼呻吟，大概她已意料，盡管自己其心不死，呼喚兒子，但要見他最後一面，卻決不可能了。

「娘親！姜兒回家啦！」姜子牙搶上前去，低叫一聲道。

娘親姜華在痛苦呻吟中，耳際忽地傳入一聲低叫，但聲音比姜兒的聲音粗沉，她以爲自己已死了，不由悲叫一聲道：「姜兒！你……你與娘親在地府相見嗎？」她的嘴唇蠕動，但聲音已無法傳出來了。

姜子牙見狀不由大急，他精通「八卦玄機」，自然也盡悉娘親的運命已處生死一線，她之所以尚未撒手塵世，唯一支持她的，便祇有與兒子相見的意念了，其實她已屆油盡燈枯的境地了！

姜子牙心中又悲又急，他突然憶起，他兒時曾採集不少藥物，留在家中，貯放在一個瓦甕中。於是他閃身疾出，找到那個瓦甕，瓦甕擺放的位置竟半點沒變，所以姜子牙一下便找到了。

姜子牙揭起甕蓋，一陣草藥的香味便噴了出來，姜子牙心神不由一振，他暗道：自己曾貯了一株老山人參，功能大補氣血，雖垂死之人，亦可延活數日，如今正好派上用場了。

姜子牙探手進甕內，立刻便摸出一株藥物，正是他二十年前貯存的那株老山人參。姜子牙手持老山人參，也不及拿去煎水煲煮了，一面向娘親的臥室奔去，一面放進口中大嚼，他來到娘親的床前，恰好已把老山人參嚼爛了。

姜子牙向娘親俯身下去，以嘴送藥，把口中的老山人參汁液，灌進娘親的口中，他又怕娘親氣血不暢，難以吞咽下去，於是趁機默運「八卦眞氣」，沿娘親的口中催送進去。

姜子牙連自己也不知道，他情急之下，向娘親催送的「八卦眞氣」，可非同小可，內中所含的「玄力」，比之「老山人參的藥力」，簡直猶勝百倍，別說是重病之人，就算是死人，也足以令其起死回生。因爲「八卦眞氣」源於「八卦」，隱含了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的無窮玄機奧秘，練就「八卦眞氣」之人，他的運命已與「八卦」合爲一體，也就無生亦無死，亦即金剛不壞的仙體了。

姜華於危難中，乍遇此奇緣，她的一生運命，也因而大大改變了。

姜子牙此時已把口中的老山人參汁液，盡數送入娘親的口內，又以「八卦眞氣」催送進她的體內，他不由稍鬆口氣，意料娘親必可稍延活命。

不料就在此時，娘親姜華的情狀已突變，祇見她頭上斑白的頭髮，忽然變烏黑了；接而是她的皮膚，原來已顯皺紋老態，忽地變得紅潤嬌嫩；再而她的容貌，從垂死老婦人，忽地變作少女般的嬌俏，就如姜子牙兒時所見的一般無異！

姜子牙一見，不由又驚又喜，此時他正應了世間的一句俗話「能醫不自醫」，他雖然精通「八卦玄機」，但因對娘親情之所切，竟一時不明白娘親的奇遇了。他在心中嘆道：「不料老山人參的藥力，竟一至如斯猛烈！」

姜子牙心念未了，娘親姜華忽地睜開眼睛，定定的落在姜子牙身上，驚奇的低叫一聲道：「你……你是誰？竟闖入我的屋子？」

姜子牙此時才知道，自己在八卦峯八卦洞中的八十日，在人世間果然是二十年歲月了！一別二十年，娘親自然認不出自己了！

姜子牙忙道：「娘親！我便是你的姜兒姜子牙啊！」

姜華一聽，連忙一躍而起，她的動作敏捷，不但沒有絲毫的病老之態，反而比她少女時更伶俐了，她凝神細注姜子牙，祇見他依稀帶

兒時的野氣，但此時卻是一位身軀粗壯的青年人了！她不由一陣發呆，猶自不信的喃喃道：「你……你是姜兒？當年你被怪獸奪去，不是死了？怎的變成這個樣子？天啊！我這不是作夢吧？」

姜子牙一聽，不由嘆了口氣，輕聲道：「不錯，娘親，當日那怪獸還載娘親回家呢……姜兒被牠送到一處神秘地方，幸學而有所成，卻累娘親牽掛擔憂二十年了！二十年的變化，姜兒自然與兒時相異也！」

姜華一聽，這才確然相信，眼前粗壯的青年人，果然是她的心肝命根姜兒了！她不由悲喜交集，她也並不知道自己此時已回復往昔模樣，撲過去一把摟住姜子牙，悲聲泣道：「你當眞是姜兒啊！天幸你並沒有夭折，反而長大成人了……看來娘親倒是錯怪那怪獸了！」

姜華此時與少女一般無異，她抱着的卻是一位年已二十幾的青年男子，若被不知內情的外人見了，必定以爲屋子內，是一對久別的戀人相會呢！

* * *

姜子牙雖然知道娘親已回復少女的容貌，但他自幼便於深山野嶺長大，對俗世的人情世故，可說一竅不通，他的心態，仍如兒時與娘親相見一般無異，因此絕無半點尷尬的害羞感覺。

姜子牙正想告訴娘親，自己這段日子的奇遇，不料姜華摟着姜子牙之際，她的視線剛好觸及室內懸掛的一面銅鏡，但見摟抱着姜子牙的，竟是一位年方十八的妙齡少女！她不由目瞪口呆，但仍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身影，連忙放開姜子牙，不料銅鏡中少女，亦隨即放開摟抱姜子牙的雙手！

姜華此時猶如見了怪物，她一步搶到銅鏡前面，指着銅鏡中的身影，驚惶的低叫道：「她……她是誰？」

姜子牙含笑道：「娘親，她便是娘親你也！你連自己的模樣也忘記了嗎？」

姜華喃喃的道：「她如此嬌俏，怎會是垂老的不幸女子姜華？二十年前的姜華，祇怕也沒如此俏麗啊！」

姜子牙對娘親的巨變也有點迷惑不解，他想了想，便對姜華道：「娘親，姜兒剛才給你餵服一株老山人參，是二十年前貯存之物，或許這是老山人參的威力吧！」

姜華此時不得不相信，鏡中人的確是自己的影子了，她不禁又驚又喜，喃喃的道：「老天！姜華雖然重獲二十年青春，猶如十八少女，本該高興，但姜兒你已長大成人，若繼續留在娘親身邊，卻成何樣子？姜華這娘親還能做下去嗎？老天，這卻如何是好？」

姜子牙一聽，不由也仔細凝注鏡中自己的身影，但見自己果然已是一位高過娘親姜華半個頭的青年男子，身軀粗壯，此時與娘親並排，她已根本不像娘親，反而像是他的妹妹似的！假如給人看見，有誰相信這是一對母子呢？

姜子牙心中轉念，也不由嘆了口氣，暗道：那「臨卦」果然靈驗，娘親「八月有兇」，她雖然渡過了兇劫，但她的運命新的一頁，卻果然降臨了……一切已不可能再回復兒時的舊觀了！這便是「臨卦」中「臨」字的奧妙之處了……姜子牙忽然感到，自己已無法留在娘親身邊，像兒時一般無憂無慮的生活了，人世間雖然兇險危機重重，但他也不得不自己去面對它，因爲他已經是一位成年男子漢了！

姜子牙思忖間，姜華忽地略感害羞的放開姜子牙，不知怎地，眼前的姜子牙雖然仍是二十年前的姜兒，她作娘親的，卻反而大感尷尬，因爲時光於這對「奇緣母子」來說，玄妙之極，姜子牙前進了二十年，姜華卻倒退了二十載，一進一退之間，做娘親的似乎成了做兒子的妹妹；做兒子的彷彿成了做娘親的哥哥，時光倒流，對世人來說，既是一種「幸運」，但同時亦是「不幸」的開始。

姜華已隱隱覺得，一切已無可挽回，姜子牙並非兒時的姜子牙；她自己亦非往日的姜華了。她此時的心境，就如二十幾年所處夢中，夢醒之後，她仍如夢前的姜華，但夢中的一切，喜怒哀樂，幸與不幸，皆如過眼雲烟，逝去如斯了！

姜華心思複雜，她勉强收拾心中的震撼，要姜子牙坐下，又親自做了一頓飯，給姜子牙吃，飯後更如兒時一樣，給他削了一個在菓林中摘回的野菓，但不知怎的，姜華做娘親的心情，已變得有點生硬，有點不知所措了。

姜子牙也顯得心事重重，他默默的接受姜華的「娘親心意」，卻並無兒時的親熱感了。

終於，姜華幽幽的嘆了口氣，苦笑道：「姜兒，娘親變成二十年前的模樣，在世人眼中是天大的幸運，但在娘親的心中，卻不知是禍是福呢！」

姜子牙一聽，亦微嘆口氣道：「姜兒明白娘親的心思，看來我姜子牙果然來路奇特，我之降世，不外是借娘親之身吧了……目下一切已回復原狀，娘親從此亦可以重復以前的生活了！」

姜華長嘆一聲道：「一切皆如此奇特，姜兒所言，或許不幸而言中吧！但我與你母子之緣，難道便

就此完結了嗎?」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他亦很想知道，他與娘親的「母子之緣」，是否就此完結，他不由便掏出那塊有陰陽記號的石片，當着姜華的面前，連擲六次，得的卻是「坤卦」。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欣然笑道：「娘親，母子之緣雖盡，但其情其義卻永存天地乾坤，萬世不滅也!」

姜華驚奇地目注姜子牙道：「為甚麼，姜兒玩的是甚神奇把戲?」

姜子牙不想隱瞞娘親，便把他二十年來，在八卦峯、八卦洞所歷的種種奇遇，向姜華概述一遍，其中玄妙之處，姜子牙知娘親並非此道中人，絕不會明白，也就略去不說了。

然後姜子牙才對姜華道：「剛才所卜，便是以『八卦玄機』演化，以測算你我母子之緣份也，所得的卻是『坤卦』……」

姜華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又喜，忙道：「姜兒啊!這坤卦如何說呢?」

姜子牙微笑道：「坤即地也，乃萬物之母，所示恰恰是人世間母子之情也。其卦又曰：主哉坤元，萬物滋生，乃順應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合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姜華迷惑道：「姜兒，這卦文玄妙得很，卻作何解釋?」

姜子牙道：「坤即大地也，大地深厚，負載萬物，滋生萬物，猶如人世之母，無窮德行集於一身，包容、廣闊、光明、遠大，使萬物欣欣向榮，順利育生，此皆地母之偉大也，此乃前段卦文之義，中段乃示母之偉大，又如雌馬，行地萬里，無休無歇，其情其義，如大地般萬世無疆也。二者皆喻示母子之緣雖盡，但其情其義卻永存萬世!娘親得此卦兆，足慰平生……姜兒日後，必以此為宗為旨，無負於地母之偉大!」

姜子牙解釋到「坤卦」的中段，忽地戛然而止，不再說下去。因為他知道，此卦的後半段，所示的卻是他即將面臨的卦兆，說出來娘親也不會明白。

不料姜華卻追問道：「姜兒，那卦文中的『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以及『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數句，說的似乎是姜兒你日後的運命，到底如何?快告知娘親!」

姜華對姜子牙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姜子牙不由暗嘆口氣，心道：這或許便是「地母」偉大之處吧!雖知母子之緣已盡，但其情其義卻仍永存心中也!

姜子牙心中轉念，便不欲姜華為他擔心，淡淡的一笑道：「娘親心性聰慧，果然被你猜中了。坤卦的下半段，的確乃喻示姜兒日後之運命，其中有吉有兇，有禍有福，但吉中兇所伏，禍中福所倚，姜兒一切自會應付，娘親不必擔心。」

姜華眼見姜子牙言談之間，滿含玄機奧秘，已決非她所能理解，深感他已經脫胎換骨，與兒時判若兩人，自己也再無能力為他分憂了，無奈祇好微嘆口氣道：「姜兒，娘親也知道，此時此地，再難留你在身邊了!且男兒志在四方，你已長大成人，也該於人世間闖蕩一番了!待娘親為你收拾一切，你重返你應走的天地吧!」

姜子牙點點頭道：「姜兒亦有此意，祇是不太放心，娘親日後如何謀生?」

姜華慨然道：「娘親命運坎坷奇特，早已飽嚐人世滄桑，娘親便自耕自足、自食其力，總不至於餓死於人世間!」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歉然，暗道：娘親為自己付出太多，但自己除了補償她二十年青春光陰外，便再無任何報答了!他心中歉然，便驀地站起，倒身向娘親跪拜三下道：「娘親之情，猶如大地負載萬物，姜兒日後但有所成，決不敢忘記娘親之養育恩德!」

姜華伸出雙手，扶起姜子牙，惻然而不捨道：「娘親豈忍姜兒遠離身邊?但事勢如此，留在娘親身邊，反誤了你的前程，因此不得不忍痛分離……你也不必以娘親為念，一切皆順應你自身運命，去天地間闖蕩吧!」

姜子牙一聽，不再說話，暗道：既卦象已示「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我便向西南闖蕩去吧!

＊　＊　＊

第二天一早，姜子牙拜別了娘親姜華，便向西南方向一直走去。

姜子牙也不敢相召那神獸「四不像」，因牠的樣子太過奇特，此行西南或經鬧市，世人見了「四不像」，便不驚死也奇死了。

姜子牙這一路向西南而行，起初多是山野之地，為姜子牙所熟悉，他日夜奔行，渴了便飲溪水，餓了便摘野菓吃；逍遙自在，倒也不覺旅途的苦楚。

但漸漸越向西南，人跡便越多，山野也越小，終於他走進了一座都城，他向路人打探，才知這便是當今天子的所在地，商紂王的都城——殷墟城。

殷墟城內，十分繁盛，青銅人物雕像，金神樹、金樹葉、金魚等名貴飾物雕塑，隨處可見。亭台樓閣，亦處處聳立，城中建築，雖大多低矮，但非常寬敞，連一間酒樓飯館，也佔地十數畝，其寬廣由此可見。

散宜生對姜子牙道：「賢弟祇管安心住下……」

姜子牙的年歲，按他的所歷，不過是十二歲的大娃兒，因他在八卦洞中的歲月，僅八十日而已；但洞中四日，世間即一年，在世人的眼中，他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了，因此姜子牙初涉世時的言行，便顯得十分可笑。

例如殷墟城都城(今河南安陽縣)，這等當時最繁華的大都城，姜子牙便是平生第一次經歷，他並不知道，旅途中人，缺了銀子(當時所使用的是貝錢，即如海貝、銅貝作財物的標誌，以至交換買賣)，那便寸步難行。除非他有貴重物品以作交換，例如一頭老虎，便可交換一百個銅貝，而吃一頓飯，也僅三個銅貝，獵獲一頭老虎，便可抵一個月的食糧了。

不過姜子牙身上一無所有，祇有那塊刻有陰陽記號的石片，世人哪悉這石片的奧秘?祇怕拿它去換一碗白粥也決不可以。

可惜姜子牙卻根本不曉這等俗世中規條，他走了一段路，感到肚子餓了，眼見路邊的飯館，人人都吃得興高采烈，他想也沒想，便走進去了。在姜子牙的心目中，進去吃一頓飯，不就有如摘一個野菓充飢一般無異?

姜子牙心中斷認如此，也就大步走進飯館裡了。他身軀粗壯，神態從容，一派深藏不露的神氣。因此店小二一見，不敢怠慢，連忙便過來招呼他坐下，又慇懃的問他要甚麼菜式。

姜子牙也不懂規矩，眼見隣桌中人，正吃得興高采烈，便隨手向那邊一指道：「就如那桌上的一般吧!」

店小二向隣桌一瞧，但見所點的均是鮑參翅肚等名貴菜式，心中不由又驚又喜，驚的是這等菜式，花費不菲，起碼要五十個銅貝呢，這等客人未知是否支付得起?喜的卻是菜式越名貴，客人打賞的必定越多，這可合算之極。店小二是這道上的積年老江湖了，他如何不會盤算清楚?

終於他決定照姜子牙的吩咐，因為他心道：菜是人客點的，有損失亦是掌櫃的，但賞錢卻是自己所得，這等風險，冒一冒也合算極了!

不一會，店小二便把四菜一湯的「鮑參翅肚」捧到姜子牙面前。

姜子牙也不客氣，拿起筷子，便大嚼起來了。他但感美味之極，因為他自幼便在深山野嶺中挨苦，

幾曾吃過這等人間美食?他一邊吃，一邊轉念道:日後回去，倒該帶這等美味之食給娘親嚐嚐呢……

他吃着想着，很快便把桌上的「鮑參翅肚」一掃而空了。他又一連吃了十幾碗白米飯，仍吃不飽，着店小二再捧十碗八碗出來。

店小二見了，不禁目瞪口呆，暗道:這人若非怪物，便必定是剛從牢獄放出來的餓犯了!試問等閑人哪吃得下這足足八位成年人的飯菜呢!店小二心中犯疑，也不知是否要聽從姜子牙的吩咐了。

姜子牙的食相，這時也驚動了隣桌吃「鮑參翅肚」的人客，這人年約四十，衣飾華美，身佩一朵黃金打造的金樹葉，顯得氣派非凡，與姜子牙相較，簡直是天壤之別，但他卻半點沒有卑視之意，反而極有趣的睨着姜子牙，此時忍不住向姜子牙拱手道:「兄台好飯量!未知到底能吃得多少碗大米飯呢?」

姜子牙一聽，也不隱瞞，坦然的道:「我一生從未吃飽過，也不知自家的飯量有多少!但祇知七日七夜不吃不喝並不感飢渴，但一頓吃七日的飯量也很平常。」

華服男子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很好!兄台果然豪氣!若論七日飯量啊，這區區十幾碗白米飯自然不夠也!小二哥，你便依這兄台之言，再捧十碗八碗白米飯出來可也!」

不料店小二一聽，卻紋絲不動，也不知是驚呆還是奇昏了。

華服男子奇道:「小二哥!爲甚有生意不去做呢?」

店小二喃喃的道:「怪物?監犯?還是餓鬼現世?老天爺，他一頓便吃了七人一日的飯量，有貝錢找賬，那皆大歡喜，若無貝錢啊，祇怕連小的也陪他一道倒霉了!」

姜子牙聽了，神色依然一派從容，因爲他根本不曉甚麼「錢貝」、「找賬」是甚麼東西。

華服男子眼見姜子牙形似二十多的成年人，但他的心態及處世，卻竟如一位十二、三歲的大娃娃，不由越發驚喜，就如踏破鐵鞋無覓處，終於尋得一位好知己一般。他想也不想，便向店小二擺擺手道:「小二哥放心!你祇管依他之言捧飯出來，他吃的這一頓，歸我散宜生之賬吧!」

大概「散宜生」這三個字甚有份量，因此店小二一聽，神色立刻一振，他連多一句的話也沒有了，便即轉身進內，再捧了七、八碗白米飯出來。

姜子牙居然再把七、八碗白米飯吃光了，合計下來，他共吃了近二十多碗的白米飯，不計那名貴的「鮑參翅肚」，果然是七人的一日飯量。

店小二直瞧得目瞪口呆，姜子牙在他眼中，活脫是一頭餓鬼轉世的怪物了。

華服男子——散宜生卻越發欣喜，他待姜子牙吃罷，又含笑道:「兄台夠飽了嗎?」

姜子牙此時才以手撫腹，欣然道:「二十年來，未嚐過如此人間美食，亦未如此飽腹也!」

散宜生目注姜子牙，微笑道:「兄台絕非等閒人物，爲甚落到如此地步?」

姜子牙亦微笑道:「人生如棋盤，周而復始，吉中兇所伏，禍中福所倚，又豈能一概而論?」

散宜生一聽，微笑點頭又道:「兄台鄉居何處?欲往甚地方?」

姜子牙搖頭道:「我之來歷，連我也感迷惑，不說也吧!這二十年來，我陸上無屋，水上無舟，以天作被，以地作床，朝天暮地而已也，來歷去處不必細說。」

散宜生一聽，居然亦不再追問，招店小二過來，替姜子牙結了賬，便告辭而出。

姜子牙目注散宜生背影一眼，忽然跟上前來，輕聲道:「這位大哥，小弟欲送一程，可以嗎?」

散宜生驚奇道:「兄台爲甚緊跟散某?」

姜子牙道:「大哥賜小弟一飯之恩，大哥恰逢大難，小弟欲一報而已。」

散宜生奇道:「散某因生意之事入殷都，此時正欲乘船渡衞水返朝歌(即今河南淇縣)，不過半日路程，來時平安順利，卻有甚大難兇險了?」

姜子牙微笑道:「但過了這半日，災星即可消退，散大哥連區區半日也等不及嗎?」

散宜生一聽，心道:此人來路舉止奇特，或有甚驚人本領，倒不可輕覷。於是便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散某便隨兄台返飯館再飲三杯消磨半日時光吧!」

散宜生領姜子牙重返飯館，此時店小二一見，口臉便截然相反，對散宜生畢恭畢敬，對姜子牙卻不理不睬，這也難怪，姜子牙連一頓美食賬也付不起，幸叨散宜生之光而已，在久跑江湖的店小二眼中，哪還有姜子牙的存在?

姜子牙卻毫不以爲意，酒菜上來，依然與散宜生暢飲不停。

兩人暢飲，隨便閒聊，不覺又大半日過去了。

姜子牙目注散宜生一眼，忽然含笑道:「可矣!災星已過，散大哥可以起程了……」

姜子牙話音未落，散宜生半信半疑正欲說話之際，飯館外面，已有兩名行商模樣的人客，神色倉皇的走了進來，脚根未定，便向店小二吆喝道:「小二哥!先上二斤白乾……定定心神再說吧!」

這兩位人客，似乎是殷都城本地人，店小二認得，因此連忙捧了兩瓶白乾出來，那兩位行商倒出酒，咕咚的連飲三杯，才把嘴一抹，連聲道:「幸極!幸極!我等若搭上那快船，眼下便祇好入地府喝黃泉酒也……」

店小二一聽，正欲發問，散宜生卻神色一變，搶先發話道:「兩位兄台!剛才所說，那出事快船，乃向甚方向?」

行商甲嘆了口氣道:「今日正午時分，快船從殷都碼頭，駛去朝歌，船上乘客足達三十多人……」他忽地恐怖的倒抽口氣，竟心有餘悸，說不下去了。

行商乙此時面色轉紅，大概是酒入腹中，膽氣壯了一點，接口道:「我等原定乘搭正午開出到朝歌的快船，不料因事躭擱，趕到碼頭時，快船已駛離近百丈了!無奈祇好再等下一班船，不料到午時後，衞水上游駛來一船人，神色驚惶，說那艘正午駛去朝歌的快船，中途遇龍捲風，全船二、三十人，全數被打落江中，無一倖免……這位大哥想想，假如我等亦在船上，此刻不是已成寃死水鬼嗎?哎，當眞是險死還生啊!」

散宜生一聽，臉上不由一陣蒼白，因爲他知道，正午駛往朝歌的快船，恰好是自己欲搭乘的那一艘，亦恰恰是全船人客遇難的兇船……若非姜子牙留他逗留多半日，那死難者之中，便必定多他一位散宜生了!

散宜生心中又驚又奇又慶幸，暗道:自己多付五十個錢貝，不料卻換回一條生命!此時他才知道，姜子牙果然是一位大有來歷的奇人了。

當下散宜生也沒說話，再稍留一會，便問姜子牙道:「請問兄台，散某此時可起行了嗎?務請兄台不吝賜告!」

姜子牙目注散宜生一眼，便欣然而笑道:「可矣，災星已過，此行可保平安無恙。」

散宜生一聽，不由大喜，又問姜子牙道:「兄台可有地方去呢?」

姜子牙忽然想起自己的處境，別人均有家大小、兄弟姐妹，但自己卻是無處可以容身，不由微嘆口氣道:「原來這世上以『錢貝』爲本，缺了這等東西，卻是寸步難行也!因此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此行該向何處去了。」

散宜生一聽，便慨然道:「既兄台無處可去，散某家中地方尚算寬敞，多兄台一人根本不在話下，這便隨散某返朝歌一聚如何?」

姜子牙一聽，不由又目注散宜生一眼，但見他除了片刻前稍現災星，形格卻是一派宏大之相，暗道「坤卦」所示「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指的莫非便是這位散大哥嗎?既然如此，倒該「乃與類行」也!

姜子牙這般轉念，便點頭欣然道:「如此先行謝過散大哥收留之情也!」

散宜生見姜子牙答應同行，心中大喜，當下也不再猶豫，結了酒賬，便與姜子牙一道，走出飯館，然後又一直向碼頭方向走去。

此時已是申末酉交時分了，碼頭上尚有一艘快船，願意在入黑之前，駛抵朝歌，祇是船資稍貴了點。散宜生卻毫不計較，他不但付足船資，還對船家道:「若能於入黑之前，平安駛抵朝歌，在下再打賞船老大一半船資可也!」

船老大一聽，這可是三倍於平日的船資了，他不由加倍勤快，招呼散宜生和姜子牙落船坐下，便立刻開船了，一路上航行如飛，且平穩如處陸地。

航行途中，散宜生默不作聲，似心事重重，又似擔憂甚麼。姜子牙見狀，深知散宜生仍爲自身的安危擔心，卻沒去安慰，樂得自己沿途欣賞衞水兩岸的景色。

但見這塊商朝王都地域，山峯青翠，河水清冽，兩岸艮田萬頃，倒不失爲一塊豐腴之地，但未知這商紂王之運命又如何呢?姜子牙心中忽然轉念，但這念頭一閃即逝，因爲他深知憑他此時的身份地位，欲面見那「天主之王」商紂，那簡直難於上青天，若不能面見，又如何推斷其運命?因此這念頭目下根本不可能實踐，祇算是痴想而已。

船行一路上果然平安無恙，到酉時末時分，快船便抵距朝歌僅百丈的江面上了。

此時散宜生才長舒口氣，心中大定，臉上亦露出笑容，對姜子牙道:「兄台爲甚判斷散某之災危如此靈驗?」

姜子牙淡淡的一笑道:「也沒甚麼，姜某但見散大哥眼底現黑氣，眼底乃人之『水宮』，水宮現黑，乃犯煞之兆，必與水危有關;再聽你自稱乘船返朝歌，便知此兆已行將應驗矣，舉手之勞，微末之技，不足掛齒。」

散宜生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你說此乃「舉手之勞、微末之技」，可知卻救了散某一條生命?他果然是一位入世未深，身懷奇技的高士，倒萬萬不可怠慢了!別的不說，單有他在身邊，便可保平安大吉，如此大恩大德，便千金亦難以爲報也!

散宜生心中轉念，料姜子牙必乃深藏不露，虛懷若谷之士，因此

也不多說客氣話，祇在心中盤算，如何慇懃相待，以期留得他在自己身邊。

快船不一會便安然靠泊朝歌的碼頭，散宜生心中慶幸不已，打賞船家竟達數倍平日的船資，船家千恩萬謝的開船走了。

散宜生這才與姜子牙携手而走，一路向散家府上走去，姜子牙就如是散宜生的多年知己朋友似的。

走了一段路，散宜生向前面一座大宅伸手一指道：「姜兄，前面便是敝宅了……是了，未請教兄台名姓，待會好向拙荊介紹啊！」

姜子牙見散宜生之意甚誠，便坦然道：「小弟姓姜，名子牙，乃娘親自小相呼的名姓。」

散宜生欣然道：「原來是姜子牙兄！散某三生有幸，得遇兄台，日後祇管視作自家兄弟便了！」

說時已抵散家大宅，大門敞開，一位管家模樣的老人在門前相候，見了散宜生，便向他作揖道：「老爺回來了！夫人正在內堂守候。」

散宜生向老人含笑點頭道：「福伯，你身子不好，不必出來開門啦！祇叫一位家丁便足也！」

姜子牙一聽，不由心中一動，暗道：別的不說，單看散大哥與下人親如一家，便可知他性格果然恢宏！

散宜生說着，與姜子牙携手而進，到了內堂大廳門口，便即向裏面大聲道：「夫人！爲夫帶一位好兄弟來，你快出來相見！」

說時已走進內堂大廳，果見一位年約三十多的華服婦人，率兩名婢女，欣然迎了上來。

散宜生向夫人介紹道：「這位是姜子牙兄弟，爲夫的救命恩人！快上前相見！」

散夫人一聽，含笑向姜子牙萬福道：「恭迎姜叔叔大駕光臨！」

姜子牙見散家上下，待己均慇懃之極，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散家乃朝歌大戶無疑，但絕不冷落自己這落泊之士，由此亦可見散家家風寬厚仁義了！姜子牙心中轉念，對散宜生的印象不由又添了幾分好感。

散宜生和夫人一道，慇懃招呼姜子牙坐下，散夫人更親自獻上香茶。姜子牙外表雖已成年，但他的心性卻仍如十二三歲的大娃兒，散宜生和夫人如此盛待，反令他紅了臉，不知所措了。

散宜生見了，心中不由又喜又好笑，但因此卻更斷定，姜子牙果然是一塊未經雕琢的渾金璞玉，祇要稍加造就，日後的前程必定無可限量。

因此就在當天晚上，散宜生便向姜子牙提議，兩人結拜爲異性兄弟。姜子牙略一猶豫，暗道「坤卦」中「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之兆，看來乃應驗於散宜生身上無疑，既然是「乃與類行」了，那結拜爲異姓兄弟，似乎也並無不妥了，於是便欣然答應了。

散宜生見姜子牙答應，不由大喜，他連忙着家丁安排香燭到後園，然後欣然與姜子牙交拜天地，誓共患難生死。敘年庚，散宜生年已四旬，姜子牙按世俗之年歲，亦僅二十九歲而已，因此散宜生理所當然是大哥，姜子牙是二弟了。原來散宜生並無兄弟，乃散家的三代單傳，添了姜子牙這位兄弟，散夫人也着實替夫君高興。自此，姜子牙也就在散家住下了。

不求名利　祇爲蒼生

散宜生夫婦，待姜子牙一片眞心，每日均盛宴以待，倒教姜子牙不安樂了。

不知不覺又過了月餘，姜子牙日常越見悶悶不樂了。

散宜生見了，十分不安，他連忙問姜子牙道：「賢弟，是否愚兄有待慢之處，致令你悶悶不歡？」

姜子牙嘆了口氣道：「大哥、大嫂待小弟猶勝同胞骨肉，還有甚怠慢之處？祇是小弟自小慣於走動，如今無所事事，日日坐叨大哥三餐，不能自食其力，心中果然難安也。」

散宜生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賢弟切勿以此爲憂，愚兄無兒無女，這偌大家財，死後也不能帶進地府，多花賢弟之費用，有甚要緊？但得賢弟安心住下，你我兄弟日夕相處，此情此義，千金難求也！賢弟萬不可作此自擾之想！」

姜子牙見散宜生意態眞誠，心中反更不安，他不由又嘆了口氣道：「大哥待人寬厚仁義，小弟坐叨大哥之福，豈能心安？可惜小弟自幼離家，並無所長，欲助大哥一臂之力，也無從入手啊！」

散宜生一聽，知姜子牙原來是終日無所事事，被悶壞了，而且他又是自小即自食其力之人，而今要他坐着白享錦衣美食，祇怕比挨飢抵餓更令他難過。

散宜生這般轉念，便含笑問姜子牙道：「賢弟想做甚事？你祇管告知愚兄，愚兄替你籌策好嗎？」

姜子牙一聽，不由大喜，他躍躍欲試道：「子牙所見，大哥這生意也很有趣啊！小弟倒想試試以此營生。」

散宜生聽姜子牙一說，欲學做生意營生，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生意營謀」之道，並非你之所長，因爲你入世未深，閱歷猶如大娃兒，憑此如何操此「追逐競爭」的勾當呢？散宜生雖然如此忖念，但也不忍逆了姜子牙的意趣，便含笑道：「賢弟欲做生意營生，也不妨試試，未知賢弟可有屬意之行業呢？」

姜子牙想了想道：「我小時曾跟娘親學織竹籬筐，我想織一批竹籬筐去賣，想必也可以自食其力。」

散宜生一聽，也不問可否，便含笑道：「好吧！賢弟既有此意，愚兄便替你弄一批竹子回來，等賢弟有個寄托吧！」

散宜生果然很快便弄了一批竹子回來，放在後園，任由姜子牙處置。

於是，姜子牙果然每日到後園，開竹成篾，再動手織造竹籬筐，他非常勤勞，日夜織造不息，不到半月，便把數十個竹籬筐織造出來了。

織好竹籬筐，姜子牙便分挑成擔，挑着兩大叠竹籬筐，到朝歌城中叫賣。他挑着竹籬筐，來到朝歌城市集，便大聲叫道：「賣竹筐！自己織造的竹筐……」倒也喊得興高采烈。

喊了半天，終於有人來看貨了，又問價錢。不料姜子牙卻傻笑道：「我也不知一隻竹筐賣多少價錢，你老哥看着給錢便了。」

人客一聽，轉身就走，走了老遠，還忍不住喃喃的罵道：「通常買賣，均漫天討價，然後買的人來個落地還錢，哪有擺開貨物，任人出價錢的？這人必定是瘋了！瘋子織的竹筐，祇怕用的人也瘋了！」

這人客喃喃的自言自語，眨眼便走得無影無踪了。姜子牙也不明究竟，心道：必定是人客嫌我的竹筐不夠好啦，但日後再織，力求造得更精美便是了！他這般思忖，也不抱怨，依然叫賣不止。不久又有人上來看貨，姜子牙答得更小心了，道：「多謝！多謝！給多少錢不拘！」

看貨的人客一聽，卻又立刻轉身就走，更連一句話也沒有了。

姜子牙從早上直到中午，又到午後，兩大挑竹筐，竟一個也賣不出去，姜子牙更認定是竹筐織得不好了，他無奈祇好挑着竹筐回去，一來一回，奔走整日，姜子牙又累又餓，肩頭也壓腫了，卻連一個錢貝也賺不到。

姜子牙垂頭喪氣，返回散家。散宜生見狀也不追問，連忙安排酒宴，替姜子牙解愁。

席間，姜子牙忍不住了，把白天賣竹筐的情形，對散宜生說了，末了又連連嘆氣道：「祇怪我織造得不好，因此竹筐竟連一隻也賣不出去！」

散宜生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世間之人，久已被蠅頭小利薰紅了眼，慣於賣者「漫天討價」，買者「落地還錢」，賢弟你卻如娃娃心性，任買者出價，人家還不以爲你是瘋子賣「瘋筐」嗎？誰會光顧呢？

散宜生卻也不去說破，恐令姜子牙更難受，散席後，散宜生安慰姜子牙道：「賢弟不必難過，區區幾把竹子錢，不足掛齒也！不如賢弟莫賣竹筐了，愚兄後倉中小麥堆得發了芽，且着人磨了麵，待賢弟拿去試試賣吧！」散宜生心想「麥麵」乃世人必需品，拿此去賣，雖賺不了多少，但也正好滿足了姜子牙的興趣也。

姜子牙一聽，忙道：「大哥出的主意，自然勝於小弟，便依大哥吩咐吧！」

三天後，姜子牙果然挑着麵粉，又出朝歌城市集叫賣。

今日是市集的墟期，人來人往，甚是熱鬧。姜子牙叫賣一會，便有人客走近來道：「賣麵粉嗎？多少錢貝賣一斤？」

姜子牙心道：前次任人客出價，貨物賣不出去，莫非與此有關？倒不可教人家費神出價了！於是便胡亂叫了一個價錢道：「一個錢貝一杓吧！」當時尚未以斤兩衡量，「一杓」約莫是一斤吧。

那人客一聽，喜道：「好啊！別人賣半個錢貝一杓，你卻要一個錢貝，想必你的麵粉乃上等貨色也！」

姜子牙一聽，這才知道，市面的麵粉售價是「半個錢貝一杓」，自己胡亂出價，雖然叫高了一倍，卻引得人客終於有興趣了！他於是連忙放下麵擔，問人客道：「要多少呢？」

人客道：「你這麵粉比人家貴一倍，我要的自然祇好減半啦，我便買半杓吧！」

姜子牙一聽，心道自己開高了一倍價錢，人客雖然肯買，但數量自然祇好減半啦！於是低頭杓麵粉給人客。

不料卻突生異變，一匹軍馬如風馳電掣般急驟而來，姜子牙祇顧低頭杓麵粉，不知瘋癲馬將至，人客一見，大叫一聲：「哎呀不好！賣麵的快逃……」他也顧不得買麵，一溜烟早跑得無影無踪。

姜子牙聞驚叫聲抬起頭來，他手捧半杓子麵粉，因爲這是他第一宗生意，心道：絕不可放棄，便緊揑杓子不放，卻忘了地上還有一大擔白麵粉了。

受驚的軍馬眨眼馳到，姜子牙擔子上的繩索鋪在地上，恰好絆住馬脚，被馬拖飛了十數丈，白麵粉灑了一地，一陣狂風吹來，把地上

的麵粉刮得一乾二淨！祇剩下姜子牙緊揑不放的半杓子白麵粉了。

原來此時朝歌乃商紂王的王宮所在地，殷墟城雖然是正式的王都，但商紂王貪圖朝歌的繁盛，一年之中，倒有大半日子留在朝歌享樂快活。

但朝政腐敗，百姓已如置身水火，各地烽烟四起，衆諸侯亦不時反叛，因此紂王下令大元帥武成王黃飛虎，加緊督練兵馬，以便出征鎭壓各地的反叛。這一匹受驚的軍馬，便是黃飛虎轄下的戰馬，因號炮嚇走，便把姜子牙的麵擔弄翻了。

姜子牙唉聲嘆氣，把空擔子連同那僅剩的半杓子麵粉，挑回散家。

散宜生一聽姜子牙把經過說時，便不由呵呵大笑道：「賢弟心性堅貞，這才有得回小芝蔴失卻大西瓜之趣事發生也！有甚相干？區區一擔麵粉罷了！」

姜子牙難過的道：「到底是小弟無能，竟至一事無成也！」

散宜生含笑道：「不然，賢弟此乃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這等蠅頭小利營生，原非賢弟所長，因何些小挫折，耿耿於懷？賢弟若眞有意營商，何不另謀別業？」

姜子牙嘆道：「小弟連番虛耗損敗大哥財物，心中慚愧，卻還有何營生可以成功也？」

散宜生笑道：「挑擔穿街過巷，固多風險，然則坐着做生意，總可以了吧？」散宜生眼見姜子牙連遭兩番受挫，心中也不服氣了，他非要姜子牙於生意營商事上成功不可了！

於是，散宜生邀集城中的生意朋友，回來商議，看哪門生意最保險穩賺。當中有朋友獻計道：「城中近軍營之酒館，因每日士卒操練辛苦，三餐大多前去酒館光顧，那生意自然非常可靠了！」

散宜生一聽，大喜道：「好！散某便在軍營附近開辦酒館生意，由賢弟去主理吧！」

於是散宜生不惜重本，在朝歌城近軍營處，開辦了一間酒館，起初散宜生尚不放心，由自己親自坐鎭，一連七日七夜，果然人客盈門，座無虛席，生意暢旺之極。

散宜生眼見萬事俱備，一切皆妥當穩固，料定就算小娃兒去料理，也穩賺無疑，這才讓姜子牙去獨自營業，好令他轉憂爲喜。

姜子牙見散宜生一片眞誠，不好推卻，無奈祇好答應了。

這天一早，姜子牙便出朝歌，以掌櫃身份坐鎭。他吩咐廚房夥計、店中小二，各樣均做到盡善盡美，務必令人客滿意，又特別多蒸點心，多宰豬羊，以備迎客。

不料就在姜子牙坐上櫃枱不久，天色便突變，先是酷熱非常，接而天昏地暗，刮起大風，再而傾盆大雨，一整天風雨不停，朝歌城中路人也不見，軍營兵卒，也停止操練，呆在軍營中，光顧酒館的人客，自然便絕跡了！

這一場風雨，一刮便是七日七夜，七日七夜中，朝歌城人跡罕見，姜子牙的酒館更靜得連蒼蠅飛過也聽到了。

這般天氣，豬肉羊肉菜餚臭了，點心變壞，連酒也酸了。

姜子牙無奈，祇好回去告知散宜生。散宜生一聽，亦不由呆了一呆，暗道：莫非賢弟他眞的與「生意業」無緣嗎？但到底不服氣，便呵呵一笑道：「豬肉、羊肉、點心會臭，難道活牛、活羊、活豬也發臭不成？賢弟何不試營販豬、牛、羊之業？」

姜子牙此時已無任何意見，他聽散宜生這般說，也便點頭稱是，於是散宜生又給了姜子牙一筆錢貝，讓他拿去城外，買一批豬牛羊回來，於城中販賣。

姜子牙心道：出城外收購豬牛羊，便賣不出去也斷不致發臭損失，於是倒甚有信心的出城外收購豬牛羊去了。

三天後，姜子牙果然一切順利，收購了一批豬牛羊；又聘了畜販，相助驅趕回城。

走到距朝歌東門五里外時，碰巧是王宮出外狩獵之期，一隊金甲武士，騎馬風馳電掣而來，見了姜子牙的牛羊，武士首領便對手下道：「紂王好大喜功，狩獵亦復如是，若打不到獵物，我等便有罪受了！如今碰上這批牛羊，何不盡數射死，散佈各處，待紂王狩獵時，不時向他獻奉便了！」

衆武士一聽，高呼一聲「妙極」，人人彎弓搭箭，片刻便把姜子牙的牛羊射殺了，而且更不讓姜子牙取回已死的牛羊屍身，姜子牙與之理論，竟幾乎被這班宮中金甲武士一箭射死了！

姜子牙遭連番打擊，心灰意冷，也無心與金甲武士糾纏，不然憑他的「八卦神功」十三式，這批宮中金甲武士也並不在他的眼內，不過姜子牙懊喪之下，也懶得去與這等惡人計較了，他祇知自己並非營運生意的人材了。

姜子牙返回散宜生府上，散宜生見他空手而回，也不必問，便知他結果如何了，至此，散宜生也不得不嘆了口氣道：「賢弟，算了，看來你與營商之業無緣了！」

散宜生一頓，卻也不太計較，呵呵一笑道：「賢弟莫爲此煩惱，且隨愚兄到後花園去，愚兄陪你飲酒解悶如何？」

姜子牙默默無言，無可無不可，隨散宜生到後花園中來了。

不料姜子牙在散家多時，並未到過後花園，此時甫一踏入，便突感心神一震，祇見散家的後花園牆高近丈，門壁清幽；左面有兩行金線垂楊，右面有幾棵蒼勁老松，園中百花盛放，荷花池中，錦鱗游曳，一派清靜幽雅。

隔牆望去，後花園正對一座青峯，左右兩面，亦有青峯相對，後面則直通散家的大宅正屋。

姜子牙一見，心中一動，暗道：按「八卦玄機」中地脈道之論，此乃三峯入屋之象，前峯作屛，後宅正屋恰好爲幃，左峯爲青龍，右峯爲白虎，豈非一座風水奇佳的宅基嗎？假如能以祖宗龍氣相輔，則散家人丁單傳，血脈斷滅之危，便立可消解化煞了！

散宜生的爲人，令姜子牙十分欽佩，便有心助他一臂之力了，姜子牙微一沉吟，也不坐下飲酒，反而問散宜生道：「大哥，這後園空地，爲甚不蓋其五座樓房？反而任其空置？白白浪費如此吉地？」

散宜生看姜子牙神色凝重，猛然醒悟，姜子牙原來乃精於此「玄機之道」啊！於是連忙問道：「請問賢弟，這後園之地，有甚好處？賢弟卻斷定是白白浪費了？」散宜生這段日子，被姜子牙於「營商」事上，連番受挫，不由也感不服氣，情急之下，便連姜子牙身負異能的事也忘了，此時猛地醒悟，哪有不趁機請教，以求相助之理？這也難怪，因爲他散家眼看便要香燈斷絕，散宜生雖然心性寬宏，但暗中卻也爲此心焦不已。

姜子牙微笑道：「此乃前左右三峯併峙守護宅基，若施用得法，當可貴而旺丁也！」

散宜生一聽，不由大喜道：「賢弟，爲甚有此判斷？」

姜子牙道：「三峯併峙守護宅基，按地脈玄機之論，潛伏三十六條玉帶，七十二道金帶；玉帶旺丁，金帶主貴，妙不可言！」

散宜生一聽，卻忽地長嘆一聲道：「賢弟，實不相瞞，此地也曾三次蓋房，但三次建後不久，均遭回祿之禍，一場大火，便把新建的樓房燒盡了！因此不得已，才把此地闢作後花園而已。」

姜子牙微笑道：「闢作後花園，便安然無恙了嗎？」

散宜生道：「說也奇怪，自闢作後花園時，亦曾被雷火所擊，石山石亭被毀；不過自在此地建一荷花池後，再放養錦鯉，自此便再無災劫，一切平安無恙了……也不知其中有甚奧妙？」

姜子牙微微一笑，他此時的神態，與「營商」時的神色，簡直判若兩人，一派從容鎭靜，大有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之風，散宜生見了，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果然不錯，賢弟天生乃玄機道中之人，怪道他去「營商」，皆連番受挫了！

此時祇聽姜子牙含笑道：「大哥有所不知，三峯併峙守護之宅基，乃屬陽氣極盛之地，新建樓房，動工時辰稍有不合，或佈局欠陰，則立遭『陽火之沖』，火劫必難倖免也！因此雖乃石山石亭，但若犯此『陽煞』，一樣難逃『帶火之劫』，而雷擊亦屬『火劫』也。但於此地建荷花池，又放養金魚，水與魚皆屬陰，可稍尅『陽火』，是故便可保平安無恙矣。」

散宜生嘆道：「聽賢弟如此論析，則玄機地脈之道，果然玄妙之極！但未知若於此建樓造宅，可有破解『陽火煞』之妙法嗎？」

姜子牙微一沉吟，即決然道：「大哥於我姜子牙有恩，吾決不忍坐視大哥香燈子脈斷絕，既有此旺丁主貴宅基之地，吾當仔細查堪，爲大哥挽回絕丁之劫！」

散宜生一聽大喜道：「賢弟天生乃玄機道中之人，有賢弟相助，散家一脈，香燈有望矣！賢弟打算如何施爲？但有所需，愚兄必鼎力以赴！」

姜子牙沉吟道：「目下宜先堪查宅基方位，然後按方位佈局，待一切俱備，方可動土興建，如此可保萬無一失也。」

散宜生嘆道：「賢弟於此玄機之道，果然大有將帥之風，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也！愚兄一切聽從賢弟安排調遣吧了！」

自這天晚上始，姜子牙便日夜留在散家的後花園了，也不知他正忙着甚麼，散宜生也並不追問，祇吩咐管家福伯，一切聽從姜子牙的差遣，但有所需，不必問他，照辦可也，任何代價，在所不計。

七日七夜後，姜子牙忽地從後花園中出來，對散宜生道：「大哥，幸不辱命，建宅地基方位已堪就，建樓繪圖亦已繪好了！且請大哥過目。」

散宜生見姜子牙雖七日七夜不眠不休，但亦神采奕奕，心中益發驚佩，暗道：賢弟果乃玄機道中之奇人也！他再細看姜子牙手繪的建樓繪圖，但見樓分五幢，四幢二層，但前面一幢卻僅一層平房，顯得異常奇特。

散宜生奇道：「賢弟，爲甚最前面向山一幢，卻反建一層平房呢？賢弟莫非欲替愚兄慳回建築造價嗎？」

姜子牙微笑道：「不然，此乃佈局之玄機也。地脈玄機曰：四正四隅，八方之中，各有其氣，氣之

陽者，從風而行；理寓於氣，氣囿於形。此後花園地，屬陽氣之宅基，宜從風而行，此地多吹西北烈風，樓之座向，當以坐北向南爲佳，面前山者爲南位，以一平房在前以迎南之陰，入主樓以中和遇烈之陽，陰陽滙聚，相輔相承，則氣運便化兇爲吉也！」

姜子牙說到此處一頓，散宜生忙道：「然則爲甚四幢二層，獨其中一幢建一層呢？」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俗語有道，九九歸眞；四二得八，再加一層，恰成九層之數，九層即九重，暗佑散家氣運，直達九重天，豈非大吉大祥之極嗎？」

散宜生一聽，不由嘆道：「賢弟眞是玄機道中奇人也！日後必非俗世池中之物！散家得遇賢弟，乃三生之幸也！」

姜子牙一聽，目注散宜生一眼，但見他印堂紫氣已然隱現，可惜卻受山林位黑氣所罩，因而其「紫氣」竟隱而不發，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散大哥亦非等閑之輩，其運命之「紫貴」，受家宅祖墳風水煞氣壓制，因而受困而已，若能化其「黑煞」，則不但人丁大旺，且貴不可言，封侯拜相，亦等閑也！姜子牙心中轉念，運動玄機奇學，助散宜生成大業之意便更堅決了。

當下散宜生傾心拜服，一心一意，依姜子牙的安排，於後花園動工興建五幢樓房，更遵姜子牙之意，特別保留荷花池和池中的金魚於正中，因此便成了一個「五星拱水」的宅基妙局。

散宜生在朝歌甚有財力，他全力催策之下，不到三月，散家後花園中的四大一小五幢樓房，中有一個諾大荷花池魚的奇特建築羣，便於平地中聳立起來了。

姜子牙又替散宜生擇吉入伙，並力勸散宜生夫婦，移到五幢樓宇中的近荷池的主樓居停，說是必有妙趣。散宜生夫婦依姜子牙之言，果於入伙當日，便把臥室移入池畔的主樓去了。

第二天一早，姜子牙尚在臥室中熟睡未起，外面卻匆匆的跑進一人，在室外便大聲叫道：「賢弟！賢弟……天大奇事哩！拙荊着我快來告知叔叔也！」

姜子牙一聽，便一躍而起，因爲他已知是誰來了，來人果然是散宜生，祇見他神色不定，驚中有奇，奇中有喜，古怪之極。

姜子牙含笑道：「大哥有甚奇事？如此匆忙？」

散宜生連打擾抱歉的話也不及說了，心神激蕩的對姜子牙道：「……是！是！的確是奇之怪極也……愚兄夫婦，昨晚於荷花池畔主樓歇宿，不知怎地，心情特別歡悅！到後半夜，拙荊忽然驚呼叫我快看，有兩粒星星於南面飛來！散某定睛一看，果見有兩點強光閃灼物體，自南面山峯處疾射而來！我尚未及細思，那二點強光已越窗而入，呼地飛入拙荊口中，又骨碌碌的鑽入拙荊的腹中去了！」

散宜生不由噓了口氣，才又道：「賢弟！這尚不算稀奇，到今早拙荊起床，忽然便感悶悶欲吐，腹中竟似有物在活動……老天，散某心道莫非那入腹的小星星活了不成？百思莫解之下，祇好跑來向賢弟請教也！」

姜子牙一聽，目注散宜生一眼，又略一思忖，便欣然一笑，向散宜生拱手道：「恭喜大哥！」

散宜生不由一怔，奇道：「賢弟！那事已教愚兄驚惶了，卻有甚喜可恭呢？」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自入住荷花池畔主樓，大哥之山林位黑煞氣已消其半，而印堂紫氣則因此消彼長而發旺，目下主嗣宮已現玉帶氣紋，再結合大哥大嫂昨晚所見異兆，由此足可判斷，散家已有血脈子孫孕育矣！」

散宜生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搶着道：「眞的嗎？賢弟！可莫哄愚兄歡喜啊！」

姜子牙欣然一笑道：「千眞萬確！而且所孕育子孫血脈不來則已，一來便是『雙龍併峙』之雙胞胎也！」

散宜生一聽，樂得幾乎跳了起來，他也等不及向姜子牙致謝，轉身就跑一邊道：「老天！這可是大大的喜訊啊！倒該趕快告知娘子她……」散宜生跑出幾步，才忽地醒悟似的扭頭大聲道：「賢弟啊！可莫怪愚兄失態也！愚兄委實樂昏頭啦！待會再跟賢弟痛飲三杯慶賀也！」

散宜生說着，人早已一溜烟似的跑走了，事關散家的子孫血脈傳香燈，散宜生怎能不歡欣若狂？

過了半月，散夫人懷有身孕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了，再過了半月，散宜生特地請了朝歌一位有名氣的郎中回來，診斷散夫人是否有了身孕？這名郎中年已過半百，據說憑脈理便可斷婦人是否有孕。因此散宜生對這郎中的判斷，自然十分信任。

郎中斷診時，散宜生特地請姜子牙一道監察，但散宜生自己卻緊張得連話也不會說了。

老郎中替散夫人把脈，他斷診果然十分精細，把脈之後思索一會，再問散夫人的症狀，又沉思片刻，才忽地伸手輕輕一拍案桌，驚奇的叫道：「奇哉怪也！如此症狀，老夫行醫數十載，亦僅一見

也……」

散宜生一聽，不由大驚道：「老大夫！可有甚不妥？」

老郎中見散宜生神色緊張之極，不由呵呵一笑道：「誰說不妥？散老兄未免太心焦啦！」

散宜生也不生氣，反而陪笑道：「是，是，散某確然緊張得心也跳上咽喉也！但若無不妥，老大夫爲甚如此驚詫？」

老郎中一聽，恍然的一笑，隨又抱歉的向散宜生拱一拱手，這才道：「失禮！失禮！尊夫人果然是有喜，但此喜果然非常奇特，乃老夫平生僅見，因此不免失態了！散老爺幸勿見怪。」

散宜生一聽「夫人果然有喜」，不由大喜；隨又聽說「喜得奇特」，心又不由一沉，一喜一急之下，他失聲而叫道：「哎呀我的老大夫！求你老快把話說得清楚明白……散某快被你老弄瘋了！」

老郎中一聽，又抱歉的一笑，這才道：「散老爺不必憂急，其實這『喜得奇特』，亦即喜上加喜，喜更有喜！因爲尊夫人不但確然懷有身孕，而且乃雙胞胎，此喜上加喜也；更奇的是，雙胞胎均是男娃兒，所以尊夫人脈理之奇特，乃老夫平生所僅見也！但合起來，豈非『喜得十分奇特』嗎？」

散宜生一聽，先是呆了呆，接而猛地一跳，搶到老郎中身前，抱着他又叫又跳，卻不知他叫嚷甚麼？他大概是樂瘋了！

姜子牙見狀，不由微嘆口氣，他原來打算待散家確證有後，便告辭離開朝歌，留在朝歌這段日子，他已覺得再無甚意思，但此時眼見散宜生欣喜若狂，暗道：若在此時告辭，未免太令散大哥難受，而且他夫婦倆，也決不肯放自己離開，無奈之下，姜子牙唯有決定，待散夫人安然誕下孩子，然後再作離開的打算。

於是，在以後的數月中，姜子牙也不再動任何「營商」的心思，因爲他已證實自己決非這行當的人選了，散宜生此時全副身心，均放在未來的子嗣上了，因此便由老管家福伯，陪姜子牙在朝歌四周遊歷。姜子牙有老管家福伯相伴，倒也增添不少人世間的閱歷。

眨眼又過了半年，這天晚上，姜子牙正矇矓入睡，忽地老管家福伯奔入，喜絲絲的對姜子牙道：「姜二爺！快請出大廳，散老爺有請呢！」

姜子牙一聽，微一沉吟，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向福伯呵呵一笑道：「福伯，想必是散家添丁了吧？」

福伯樂得大笑道：「不錯！不錯！托姜二爺的洪福，散家果然新添男丁！且一來便是雙龍併峙，白胖胖的兩位小少爺哩！姜二爺快請出大廳，散老爺等姜二爺替嬰兒命名呢！」

姜子牙欣然而出，果然散宜生已手抱兩位娃兒，樂得在大廳中團團亂轉，他一見姜子牙進來，便抱着嬰兒，向姜子牙鞠躬道：「散家子侄，拜見姜叔叔！快請姜叔叔賜彼等名字！」

姜子牙見狀，不由亦替散宜生高興，也不推辭客氣，微一沉吟，便對散宜生手抱的兩娃兒含笑道：「侄兒啊，恭喜臨世！先出的叫『伯』，後出的叫『仲』吧！」

於是，散宜生的兩位兒子，大的叫散伯，小的叫散仲。散伯和散仲，日後均有一番事業，傳至後世，各不相上下，同樣出色的人，便稱「不相伯仲」了。

* * *

散宜生的雙胞兒子，散伯與散仲滿月這天，散家大排宴席。

散宜生夫婦，堅執奉姜子牙坐於主家首席，由散夫人和散宜生夫婦兩人，各抱一位孩子，首先向姜子牙拜謝福蔭賜子之恩。

姜子牙見散宜生夫婦意眞心誠，推辭不得，無奈祇好領受了散伯和散仲的拜謝。姜子牙又接過散伯和散仲兩娃兒，一手一個，抱在懷中，仔細審視一番，好一會，才慨然的對兩娃兒道：「姜子牙今日既受爾等子侄之禮，叔侄之情將永存於世，日後必助爾等成大業吧了！」

姜子牙說罷，把兩娃兒交回散宜生夫婦手上道：「大哥、大嫂，今日喜見散家人丁旺發，小弟心願已了，亦是告辭之時矣。」

散夫人一聽，不由大驚道：「散家血脈，全賴叔叔所賜，亦盼叔叔在此照應兩位子侄成年，一家人永享天倫之樂，叔叔爲何卻萌告辭之意？」

姜子牙微嘆口氣道：「大嫂言重，小弟深知天下無不散之宴席，分別乃理所必然也。況天有不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天下大勢行將大亂，小弟又豈可坐視天下蒼生慘受荼毒而不顧呢？這一年來，多蒙大哥、大嫂照應，此德此情，亦祇能日後再圖酬謝矣！」

散夫人一聽，她不懂姜子牙這等深奧玄機之言，但又不捨姜子牙就此辭別，大急之下，竟無言以對，呆呆的怔住了。

散宜生一聽，卻明白姜子牙的心思，他也不作挽留，祇向姜子牙含笑道：「賢弟日後有甚打算？」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道：「小弟別無所長，看來亦唯有以玄機之道，遊歷塵世，以廣增閱歷吧！」

散宜生一聽，不由微微一笑，暗道：賢弟輾轉奔波，終於回返本道中來了！因爲玄機之道，才是他發揮神通的專長啊！

散宜生心中轉念，便欣然一笑道：「賢弟有此宏圖，愚兄自亦不便阻止，但愚兄有一主意，未知賢弟以爲然否？」

姜子牙道：「大哥請賜告。」

散宜生道：「賢弟既欲增廣人世閱歷，愚兄以爲，朝歌乃上選之地；雖然朝歌並非王都，但紂王多半於朝歌宮中居停，其繁盛之處，人流之旺，當數天下第一城也，再者賢弟欲以玄機之道行走江湖，愚兄以爲，眼下便有一種行當，可以發揮賢弟的玄機神通。」

姜子牙一聽，不由亦大感興趣，忙道：「大哥所說乃何種行當？」

散宜生呵呵一笑道：「目下既行將大亂之世，世人必難勘破自身的吉兇禍福，若賢弟於朝歌城中開設一占卦算命行館，憑賢弟之能，世人還不趨之若鶩嗎？愚兄此意，賢弟可仔細參詳。」

姜子牙一聽，眼神亦不由一亮，但隨又微嘆口氣道：「大哥此意，妙則妙矣，但若於朝歌城中開設命館，勢須大哥再次破費，小弟如何心安……因此好不教人爲難也！」

散宜生一聽，亦嘆了口氣道：「賢弟如此，便教愚兄慚愧之極矣！想愚兄年過五十，眼看香燈斷絕，天賜賢弟降臨，散家一脈，才不致中途絕滅，此恩此德，愚兄便傾家蕩產，亦難圖報，更何況區區所費些須銅貝呢？賢弟若爲此而遠走他鄉，猶如痛責愚兄，無能助賢弟盡展所長，愚兄夫婦，日後勢必寢食難安也！」

姜子牙眼見散宜生意態眞誠之極，散夫人情急之下，亦教懷中的嬰兒散伯、散仲道：「兒啊！快向姜叔叔表示，爾等子侄，也誠心挽留，待姜叔叔瞧着你兩人長大成人吧！」散夫人懷抱中的散伯、散仲兩娃兒，說也乖巧，竟眞的向姜子牙依呀咧嘴而笑，雖未能以言達意，但殷切之情，卻溢於言表。

姜子牙見狀，心中不由一軟，亦不由一陣激動，暗道：散宜生果乃禮義之家，正應「坤卦」上「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之義也！姜子牙這般轉念，便不再推辭，慨然道：「既大哥、大嫂、兩位侄子，皆如此盛意拳拳，姜子牙若再推謝，便未免太逆人意也！大哥之意甚善，小弟便拜托大哥代爲籌策吧！」

散宜生一聽，大喜道：「這有何難，賢弟放心，愚兄必替你辦得盡善盡美也！」

三日後，朝歌城南門側最熱鬧旺盛之地，便出現一間甚有氣派的占卦算命館了。

祇見命館外面，大門兩邊，各掛了一副對聯，左聯道：「祇道玄機妙理」，右聯道：「不說半句虛言。」入一重門，又有一副掛聯，左聯道：「妙張鐵嘴，道破人間吉兇；巧睜妙眼，窺透天下禍福」；右聯道：「袖裏乾坤，暗藏天地玄機；一點八卦，展盡人世滄桑」。館內正中，擺了一張案桌，案桌後面牆上，則懸掛一個八面圓狀的古怪圖案。

開張爆竹燃過後，姜子牙便以館主的身份，坐上案桌後面，八面圓狀古怪圖案下的檀木椅上了。

不過，命館自開張以來，大半個月過去，竟無一人前來光顧。姜子牙此時卻無半點心焦受挫感覺，他一派從容鎭靜，穩坐館內。無人客光顧，他便利用空閑，苦研他身負的「八卦玄機」絕學。

到第十九天的早上，姜子牙剛坐上館中的檀木椅，命館外面的樹上，忽然有一隻小麻雀，向館內吱喳一叫，然後又呼地飛走了。

姜子牙心中不由一動，他微一沉吟，便欣然一笑，喃喃自語道：「雖乃小小麻雀光臨，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此命館第一位人客，倒也不可輕慢也！」

姜子牙說着，隨手便把案桌上的「八卦銅錢」放在前面，竟滿懷信心的等待第一位人客的光臨了。

到正午時分，一位壯漢挑柴路經南門，忽見新設的命館，壯漢略通文字，向門邊的對聯瞥了一眼，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甚麼「祇道玄機妙理，不說半句虛言」？難道你竟敢如此自負，所算皆字字無虛嗎？哼！老子總不信也！壯漢這般轉念，便砰地放下柴担，大步走進命館裏來了。

這壯漢大步走到姜子牙面前，伸手一拍案桌，便大聲道：「喂！看相的！生意來也！」

姜子牙向壯漢凝注一眼，見這人性雖粗魯，卻一派耿直，雖乃土布粗衣打扮，卻甚有豪氣，心中便不但不生氣，反而頓生幾分好感。

姜子牙目注壯漢含笑道：「壯士欲看何相？」

壯漢粗聲粗氣的道：「某家但見你門口大言道：祇道玄機妙理，不說半句虛言，心中存疑，有心考究你一下，便進來光顧了！卻也不知看甚相也！」

姜子牙一聽，見這壯漢粗直得甚爲可愛，心中不由又添二分好感，便忽地微微一笑道：「姓魯的壯士，你今日遇上我姜子牙，乃你的福氣也！」

姜子牙此言甫出，這壯漢即一

陣發呆，瞪大了眼珠，盯着姜子牙，似在考究，這人到底是否相熟，但瞧來瞧去，終斷定此人陌生非常，心中不由更添驚奇，忍不住失聲道：「你……你！算命的，你怎知某家姓魯？」

姜子牙微笑道：「壯士性直而無遠見，有如魚之目，祇可直視，更祇能視三尺，魚與目合而併之，但非『一』類，豈非一個『魯』字嗎？因此可以斷定，壯士必乃源自『魯氏一族』之人也。」

壯漢一聽，先是一陣發呆，接而忽地向姜子牙深深一揖道：「算命的——先生！你果然有兩下子……某家果然乃魯氏一族之人，姓魯名牛，取其終生如牛如馬之意也！」

壯漢——魯牛一頓又道：「先生既可憑空斷人姓氏，想必命理亦極準的啦！這樣吧，先生且替魯某算一算，在一個時辰內，魯某有甚遭遇？若算得準，於先生必大有好處！」

姜子牙甚喜魯牛的粗豪戇直，便含笑道：「魯壯士有甚好處給我？」

魯牛道：「先生若算得準，魯某雖身無分文，但總算有舌頭有氣力，替先生說動幾位人客，若彼不從，便強拉將來，求先生算命，先生不是有大生意了嗎？這便是魯某給先生之好處也！」

姜子牙一聽，不由好笑，暗道：用這等拉客光顧作相金之舉，倒是這姓魯的人才想得出，用得着的妙法！

姜子牙故意笑問道：「若算不準又如何？」

魯牛道：「若算不準啊，則先生乃一派胡言，門口自誇『不說半句虛言』，自然言過其實，既言過其實，則此命館存在下去，不但害人，且害先生你自己，因此魯某人也就替先生把命館拆掉算了！」

姜子牙一聽，不由又好笑，暗道：別看這姓魯的一派戇直，但倘若認眞起來，卻也甚有道理！他這般轉念，便欣然一笑道：「很好！便依魯壯士之言吧！」

魯牛一聽，半信半疑道：「先生當眞捨得任由魯某把命館招牌拆了？」

姜子牙大笑道：「假若吾所說乃一派胡言，所掛招牌自然無風自跌，也不必勞煩你來拆掉！好，且先替魯壯士占一卦，看你一個時辰內之運程吧！」

姜子牙說罷，即伸手一抄案桌上的「八卦銅錢」，隨即替魯牛卜了一卦，所得卻是「八卦玄機六十四卦」中的「觀卦」。

姜子牙暗道「觀卦」即「觀看展示」之意也，亦即暗喻魯牛此人，一切未定，尚須細而觀之，因此基於一個時辰之內運程，尚須以別法判斷。

姜子牙這般轉念，便目注魯牛一眼，但見他鼻端之「財帛宮」忽然有柔淡藍氣浮現，雖一閃即逝，卻已落入姜子牙眼中了，姜子牙心中一動，再微一沉吟，即提筆在紙上批了數字，然後把批字向魯牛身前一推，淡淡的一笑道：「魯壯士且觀此批文，一切自行驗證吧！」

魯牛接過批字，仔細一瞧，祇見批文上寫道：「此行向南走，柳蔭一老叟；銅貝百加十，四塊點心兩碗酒。」

魯牛一瞧，先是一怔，暗道：老子行走江湖十數年，誰有如此好心，送點心和酒給老子享受？這卦文顯然已錯其半也！

魯牛這般轉念，便呵呵一笑道：「先生！你祇怕已算錯大半啦！」

姜子牙微笑道：「我如何便算錯大半了？」

魯牛大笑道：「一來魯某人行走江湖十數年，身窮無物，人家怎會瞧得起魯牛？因此斷不會給點心和酒魯牛嚼也！二來先生道向南走，但腳是魯牛的，我若不向南，偏向北走，先生之卦，豈非已錯了大半也！」

姜子牙一聽，亦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腳是你的，你便且先走走去吧！」

魯牛心中不服氣，果然抬腳便走，出得館門，他挑起柴担，先向南走了幾步，忽然賭氣折轉身去，不向南反向北大步走去，他心中又好氣又好笑的暗道：我這般反其道而行之啊，祇怕你的招牌便被拆定啦！

不料魯牛心念未了，後面忽然有人大聲叫道：「前面賣柴的過來呀！」

魯牛一聽，欲待不理，但想起家中當日的米錢尚未有着落，他的老婆正等着他拿錢回家買米，不然兩口子今晚便沒米下鍋了！這便不由得不轉身了。

魯牛轉過身來，見叫者是一位管家模樣的老漢，便問道：「老丈叫我嗎？」

老漢不答，卻立刻問道：「這位大哥，你這担柴要賣多少錢呢？」

魯牛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算命先生判我得錢百加十，我便吃虧一點，少要十，他這判斷便不準了！魯牛這般轉念，便朗聲道：「這担柴錢，某家少要一點，便是一百個銅貝吧！」

老漢一聽，瞧了柴担一眼，立刻答應道：「很好，主人家正等柴用，一百個便一百個吧！老哥，麻煩你挑去城南宋家莊也。」

魯牛一聽，不由又驚又喜，暗道：雖然少要了十個銅貝，但這担柴可賣百個銅貝，也比平日多賣一半價錢了！這生意若不肯做，魯某人豈非成了白痴？

他抵受不住「貴價一半」的强烈誘惑，終於挑起柴担，一直向城南走去了。

不一會，抵達宋家莊前，魯牛因賣得好價，心中高興，便額外代老漢一直挑去莊南的柴房，又替他把柴收拾妥當。

管家老漢瞧着高興，連聲道：「這位老哥手脚勤快，這担柴雖貴了點，卻也極值得了！老哥請稍候，老夫入賬房取錢給你！」

管家老漢說罷，轉身向莊中的賬房走去，很快便不見了。

魯牛在柴房等着，他此時心情可矛盾得很，心欲賭氣不要柴錢，破算命先生的判斷，但想起家中望穿秋水，等錢買米下鍋的老婆，雙脚便如被鐵釘釘住，休想移動分毫了！

不一會，管家老漢已喜孜孜的趕回柴房，他左右手各捧了幾樣物件。

管家老漢走到魯牛身前，先把一把銅貝奉給魯牛道：「這是一担柴錢，共計一百個銅貝也！」然後又給魯牛一封紅包，含笑道：「敝莊恰逢老莊主生日大壽，但凡替敝莊辦事之人，均有一封紅包打賞，老哥請笑納！」

魯牛不知紅包內是多少銅貝，既主人家盛意拳拳，他也不便抗拒，無奈便收下了。

此時管家老漢的左手向前一遞，他手上有兩樣東西，均用紅紙包着，管家老漢含笑道：「老哥手脚勤快，甚討人歡喜，老夫額外打賞老哥兩份禮物，待老哥回家好好享用。」

主人家送禮，而且是人家的生日大壽喜日子，魯牛自然也不好不接，他無奈也接過了，然後再不敢逗留，轉身出莊去了。魯牛心道：祇要我很快離開，按眼下所得，那算命先生的判斷，起碼也就算錯一半了！

魯牛家距城南宋家莊不遠，僅二三里路，魯牛怕老婆等錢買米下鍋心焦，順道便先返家去了。

魯牛返回家中，魯大嫂拉着了，忙問魯牛道：「阿牛哥，米飯錢有着落了？」

魯牛取出那百個銅貝柴錢，遞給老婆道：「這是賣柴錢！」魯大嫂一見賣柴錢合計共百個銅貝，不由大喜道：「好啊！魯牛哥，今日這担柴卻比平日賣多了一倍價錢！」

魯牛並沒理會魯大嫂的囉嗦，他此時已拆開管家老漢打賞的「紅包」，他一看，紅包內竟恰恰是十個銅貝，不多也不少。

魯牛怔了怔，又連忙拆開管家老漢額外打賞的兩包禮物，原來一包是點心，另一包是一壺酒。魯牛連忙把酒倒進碗裏，恰恰是兩碗，不多不少；點心也恰好是四塊，不多半點，亦不少半塊！

魯牛呆了呆，不由喃喃的囔道：「嘿……果然是此行往南走，柳蔭一老叟，銅貝百加十，四塊點心兩碗酒……天！朝歌城降臨一位活神仙了！」

魯牛話音未落，轉身就走。

魯大嫂大驚道：「阿牛哥……甚麼往南走，一老叟？甚麼百加十？甚麼四塊點心兩碗酒？天！你想必是瘋了！」

魯牛不理魯大嫂的驚奇，大步飛奔而出，他使出攀山越嶺砍柴的本事，脚步如飛，猶勝飛箭。魯家中，獨剩那位魯大嫂呆呆的目注魯牛的背影，不過心中驚駭，她也不知阿牛哥是否瘋了？但追卻又決然追不及！急得魯大嫂繞屋亂轉，也不知是魯牛還是她自己瘋了。

魯牛如飛的重奔朝歌城中來，他任何地方也不去，片刻便奔入姜子牙的命館裏來了。

姜子牙此時正凝注案桌上的八卦銅錢，默默沉思，似乎渾不覺魯牛的奔進，但當魯牛奔到他眼前五尺遠時，姜子牙眼也不抬，便忽然微微一笑道：「魯兄弟，你來了嗎？」

魯牛尚未及有所動作，一聽便大奇道：「先生眼也不抬，便知是魯牛進來了嗎？」

姜子牙淡然一笑道：「眞氣潛於世人體內，各有不同，因此各人之脚步聲亦各異也。魯兄弟眞氣充沛，乃久走山路所致，脚步乃沉而捷，猶如戰鼓之驟響，因此一判便知。」

魯牛一聽，喃喃的道：「原來先生尚精於武功之道！當眞不得了……」話音未落，他已噗地跪在地上，向姜子牙叩頭道：「先生乃當世活神仙也！魯牛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

姜子牙見狀，不由微微一笑，他甚喜魯牛的率直，便伸出手去，向他輕輕一托。魯牛突感一股强大之極的力量，把他從地上平平的托升起來，無論如何也拜不下去了。

魯牛驚道：「先生不許魯牛叩拜謝罪，想必是不肯饒恕魯牛衝撞冒犯之失了？」

姜子牙一聽，呵呵大笑道：「生我者天地，養我者亦天地也，天地之大，猶如我心，豈會爲此些微小事而介懷？魯兄弟放心罷了！祇是你此行必已有所獲，想必不會白走一趟吧？」

魯牛一聽，亦呵呵大笑道：「

不錯！不錯！天地乾坤，臥虎藏龍，無奇不有，天降先生如此一位活神仙，想必也是勢所必然也……好教先生得知，魯牛此行，恰如先生所判，竟不多不少，不減不加，果然是『銅貝百加十，四塊點心兩碗酒』也！先生不是活神仙，祇怕便是天降之神佛啊！」

魯牛一頓，又眞心實意的問姜子牙道：「先生請示下，魯牛該如何酬謝先生？我雖窮困，但有氣有力，爲先生做牛做馬，亦心甘情願之極也！」

姜子牙一聽，不由大笑道：「魯兄弟，實不相瞞，我姜子牙於朝歌城開設命館，志不在賺錢，實乃遊戲人間而已也！你既是我第一位人客，即與我有緣，這酬謝之事，不提也罷！更何須說做牛做馬！」

魯牛一聽，這才知這位先生名叫姜子牙，又知他必身負絕世神通，志在天地乾坤，又豈會與人計較這般蠅頭小利也！魯牛心念急轉，忽地又噗地跪下求道：「姜先生乃神人，果然不肯與魯牛這等粗人計較，但魯牛尚有疑難，求先生指點，可惜無法酬報，祇好向先生多叩幾個響頭了……」魯牛話音未落，果然咚咚的觸地有聲，連叩數個響頭。

姜子牙連制止也不及，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魯兄弟快莫如此，有話起來說吧！但姜子牙能辨到的，斷無袖手旁觀之理也！」

魯牛一聽，這才連忙翻身而起，向姜子牙咧嘴一笑道：「但能叩拜先生，乃魯牛之幸，況且若蒙先生指點迷津，妙解疑難，休說幾個響頭，便把魯牛唯一祖業屋子拆了變賣，答謝先生，也是值得極了！」魯牛意態眞誠的道，顯然他欲求姜子牙指點的「迷津」，的確非同小可了。

姜子牙一聽，心中一動，不由便目注魯牛一眼，忽地微微一笑道：「魯兄弟所求，是否即有關『子嗣無着』之疑難也？」

魯牛一聽，驚喜道：「是啊！但先生怎會知道？」

姜子牙微笑道：「魯兄弟子嗣宮虛而不實，又年過三十，必爲膝下尚無子承嗣而心焦也！此乃一目了然之事。」

魯牛不由嘆了口氣，喃喃的道：「朝歌城中，突然降臨了一位活神仙，可笑城中之人，尚有眼無珠，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也……先生一雙慧眼，果然盡窺人間奧秘！但不知如何解救魯牛絕後之難？」魯牛口氣猶豫，他大概亦知道，這等求子嗣之事，非同小可，那等富戶人家，雖願擲萬金以求，亦無法如願，何况他窮光蛋一名，根本無力付此昂貴酬金？因此他雖有此求，但也不敢奢望姜子牙會答允相助。

不料姜子牙一聽，卻含笑道：「魯兄弟子嗣宮雖虛而不實，主無子承嗣之危；但子嗣宮底部伏有一點紫氣，人之七氣中，以紫氣爲貴也，乃主爾魯家，日後必出一位貴格無限之子，不但子嗣有望，且光宗耀祖，甚或可令炎黃子孫、中華氏族，亦蒙其光華耀映也！不過目下萬事俱備，尚欠一點祖脈龍氣庇蔭，因此伏隱而未出罷了！」

魯牛一聽，如獲至寶似的大喜，但又驚奇的瞪大眼珠道：「先生啊！你所言之『一點祖脈龍氣庇蔭』，到底是甚東西？先生又是否可以代魯家一脈，以大法籌備一二？」魯牛言下之意，是把「祖脈龍氣」，視作如實物一般可見可觸之東西了。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笑道：「祖脈龍氣，豈同等閑世間之物？其玄妙宏偉，可令乞丐成巨富，無賴變帝王呢！乃事涉大地潛龍，乾坤奧秘之無尚妙法也！既然如此，又豈可垂手可得？」

魯牛一聽，心中一涼，長嘆一聲道：「若如此驚世壯擧，魯牛又豈敢奢求？亦不能求！」

姜子牙含笑道：「爲甚不能求？」

魯牛道：「想魯某人窮而無物，唯一祖業，僅一間破屋而已，拿來籌辦如此驚世壯擧，祇怕連九牛一毛也不夠，卻怎敢奢求？怎能去求也！」

姜子牙一聽，沉吟不語，又目注魯牛好一會，才忽地斷然的道：「魯兄弟所言差矣，天地萬物，既由天地衍生，便皆有繁衍生息之權利也，此乃無分貴賤，無分窮富之天地之理，因此雖窮困人家，亦有奮鬥向上掙扎求福之心也！設若身處逆境，便不思上進，自暴自棄，豈非永世沉淪嗎？」

魯牛一聽，神色一凜，隨即恍然大悟似的嘆道：「不錯！不錯！先生所說，乃至理名言也！猶如遇溺之人，若不思自救，那便失去任何生存之機，祇有沉落江底餵王八啦！又例如我魯牛目下雖然窮困，但若不思進取，畏縮不前，也便祇有永世窮困下去了！因此人窮志絕不可短，方可有望有日重出生天也！」

姜子牙一聽，這才欣然一笑道：「很好！魯兄弟果然慧根未泯，稍點即通也！魯兄弟既然明白，欲求人救必先自救這道理，事勢便必有轉機也！」

魯牛忙道：「姜先生！魯家子嗣血脈之危，尚有何轉機呢？」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決定道：「此事牽連重大，事涉爾魯家本

命運格、祖宗地脈、宅基家運，未實地堪證，尚難下判斷。這樣吧，魯兄弟且先返家，安心渡日，不必以此爲念，吾待此地之事了結，必親臨貴宅，替魯兄弟你釋解疑難。」

魯牛一聽，大喜道：「姜先生所言不錯，想我魯牛娶老婆已有八年，尚無子嗣，但八年歲月亦已過去，又何必急於一時也！魯牛遵先生吩咐，先行返家，恭候先生大駕光臨吧！」

魯牛說罷，又向姜子牙拜謝了，這才告辭，返城南魯家去了。

自這一天後，姜子牙又接連替人妙斷吉兇、財物失竊諸事，均靈驗非常，準確無誤。因此名聲大噪，朝歌城中，人人傳頌，姜子牙神算靈卦，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乃當世活神仙也！總之一切至善至美之讚譽，一時間均落在朝歌城「姜子牙命館」之內了。

散宜生這位義兄，眼見義弟姜子牙，終於在朝歌城中闖出名堂，遠近知名，不由心中欣慰。但又暗感奇怪，心道：姜子牙本乃淡泊名利之人，爲甚忽然之間，卻任由世人讚揚吹捧，不但不以爲怪，反而欣然而受呢？

散宜生越想越奇怪，終於忍不住悄悄走進姜子牙的命館，打探姜子牙心中的秘密來了。

姜子牙見義兄光臨，十分欣喜，但也並無半句探詢近況之言。

散宜生甚感奇怪，忍不住坦率地問姜子牙道：「賢弟好生意啊！但是否連愚兄夫婦、兩位子侄也忘記了？」

姜子牙微笑道：「大哥爲甚有此一問？」

散宜生嘆道：「賢弟先前甚爲關切愚兄境況，但此時賢弟名滿朝歌，卻反而不理愚兄一家人啦！不然爲甚見面連一句有關散家的事也不探問？」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笑道：「見大哥之形神體態氣色，不問亦可斷定，散家目下一切平安順遂，既然如此，又何必作態多問也！」

散宜生一聽，知姜子牙察形觀神斷人吉兇禍福的本領，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既然他已一目了然，的確又何必多問？他這般轉念，心中的不安不由便減了一半，亦呵呵笑道：「不錯！不錯！賢弟目力驚人，愚兄也差點忘了！愚兄一家果然一切平安順利也！既然如此，賢弟不問也罷了！」

姜子牙微笑不語，他憑散宜生的神色，便斷定他心中必然尚有疑問，便故意不言不語，待散宜生開口詢問。

果然散宜生略一頓，忍不住又目注姜子牙一眼，正容道：「賢弟啊！愚兄尚有一迷惑，未知可否詢及？」

姜子牙含笑道：「大哥有話但說無妨。」

散宜生道：「既賢弟不怪愚兄無禮，愚兄便直說啦！想賢弟素來淡泊名利，高風亮節，令人欽敬，但爲甚此時卻有意於朝歌城中，盡展本領，以博名聲？且對世人頌捧，安然受落，不但不怪，反而沾沾自喜，賢弟心性，似乎被世間名利俗氣，薰得變色了呢！」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世間名利，於我而言，不過乃過眼雲烟而已！又豈值得我姜子牙去競逐追求……但吾輩中人，當以濟世安民爲大旨，有所爲有所不爲，爲全大旨而不拘小節也！大哥祇須細思目下世情，天下大勢，百姓境遇，便可知我姜子牙心欲何求也！」

散宜生一聽，他亦乃聰慧之士，因此略一沉吟，便霍然悟道：「目下朝廷無道，天主兇殘淫暴，天下百姓如置水火，大亂之世一觸即發，莫非賢弟欲以玄機絕學爲階梯，輾轉向上，以達匡扶朝政之宏擧嗎？」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目下之朝政，尚是否可予匡扶，小弟未足下判斷；但辨悉奸賢，以爲他日天下大治之棟樑，此心此志卻不敢或忘也！待天下大定，便即姜子牙於人間消逝之時矣，一切尚祈大哥鑑諒。」

散宜生一聽，不由肅然起敬，嘆道：「賢弟憂國憂民，欲行濟世救民大業，此心可鑑日月！倒是愚兄誤解賢弟矣……但賢弟憑此小小命館，便可達其宏願嗎？是否須愚兄助賢弟一臂之力？」

姜子牙一聽，呵呵一笑道：「大哥不必疑惑，一切拭目以觀之，若不出吾所料，三日後，必有異事發生，屆時便即吾入朝面窺當今天子形神之時了！」

散宜生一聽，不由又驚又奇，暗道：賢弟雖然本領通玄，但當今天子紂王，其人殘暴成性，豈易相處？伴君如伴虎，何况此乃一頭異常兇殘的猛虎呢？賢弟此擧，雖有益於社稷民生，但於他自己運命，卻兇險之極，生死均屬未知之數，這卻如何是好？散宜生心中憂慮，但又知姜子牙判斷的事，必然應驗，也絕不會改變，無奈祇好提心吊膽，以觀動靜了。

* * *

三日後的早上，姜子牙正在館中替人客占卦算命，館中人客甚衆，人人均翹首以待，足見姜子牙的名氣，果然已傳遍朝歌城了。

就在此時，館外忽然走進一位

妙齡女子，祇見這女子艷如牡丹，麗如玫瑰，步履婀娜，一步三搖，輕邁蓮步，走到姜子牙的案桌前，嬌聲滴滴地叫道：「算命先生，先替我看個相好嗎？」

四周圍坐的人客一聽，不由大噪，紛道：「我等先來，等候先生神算久矣，斷無道理後至先看相！」

衆人紛紛喧嚷，吵作一團。

此時祇見艷麗女子，忽地轉過身來，面對衆人，毫不畏怯，艷如桃花的眼睛，迎着衆人的目光，滴溜溜的飛轉。衆人中有年紀稍輕的血氣方剛男子，先就驟感心中一熱，隨即但覺丹田發漲，急欲有所渲洩，但身處命館之中，卻又無法如願，怔怔的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接而年紀已屆中年的男士，目睹艷女子的容貌，觸着艷女子的眼波，心中忽地一陣惱怒，暗道：家中黃面婆，但有這女子些許麗容，便決定不會嗟怨人生之樂少苦多矣！心中憤懣，竟亦忘了鼓噪。

及後已上年紀的老年男子，忍不住多瞧艷女子幾眼，心中不禁又愧又悔，暗道：世間原來尚有這般美女，倒是自己平生追逐那蠅頭小利，錯過人生那美好時光了！愧悔之下，也就說不出話來了。

而館中的女士，無分老少，均在暗地心驚膽戰，暗道：幸好我那「夫郎」、「老伴」、「情哥」……今日不在此館，否則他必捨我而去啦！憂急之餘，恨不得這艷女子快點離開，因而被這女子搶先也不聲張了。

於是一霎之間，姜子牙的算命館內，雖聚滿人客，卻竟鴉雀無聲，一片沉寂，任由艷女子格格嬌笑，婀娜生姿，搶佔最先看相的第一位置。

姜子牙正默默思忖八卦所現異象之際，耳聽艷女子的嬌呼，驀地抬起頭來，與艷女子勾魂蕩魄的眼波相觸，心中亦不由一動，但隨即淡然一笑，竟絲毫不受這可怕眼波的迷惑。

艷女子俏目閃過一絲寒芒，但稍現即逝，續嬌聲輕叫道：「你便是算命的先生嗎？」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不錯！你終於現身出來也……吾已等候多時矣……」

艷女子格格嬌笑道：「男女授受不親，先生年值青春年少，等我這小女子幹嗎？」

姜子牙呵呵一笑道：「等你來光顧命館看相啊！自然亦有助吾成大事也。」

艷女子眼波一轉道：「那先生便仔細看看，小女子之命相如何吧！」

姜子牙目注艷女子，忽地微微一笑道：「你可是來自朝歌北門外十里不見天陽之地？」

艷女子一聽，目中寒光乍閃，但卻强作鎮靜地道：「先生好無眼力！好端端的人，怎會來自不見天陽之地？况且朝歌北門外十里是甚地方？先生又知道嗎？」

姜子牙呵呵而笑道：「你本屬奇陰之物，卻有幸藏於奇陽之地，吸取洞中陽氣，遂可白晝成形，居然敢在姜某人面前現身，若吾所料不差，朝歌城北門外十里，便是一座千古奇男子之墳，這奇男子叫軒轅氏，因此你之居處，便是那軒轅氏之墳也……」

姜子牙此言甫出，話音未落，人客中已有人忍不住大聲道：「先生千着萬着，祇怕棋差一着也！試問如此一位天仙女子，怎會居於那墳墓一類的恐怖地方……如此豈非大大有辱這位天仙少女嗎？」

艷女子一聽，格格嬌笑道：「如何？你所說的，連市井之人，亦知一派胡言，可知你的本事亦不外如是也！」

姜子牙淡然一笑道：「吾所學，乃天地乾坤之無窮奧秘，世人又怎會明白此中玄機？你不必花言巧語，且把來意直道吧了！」

艷女子一聽，眼波一轉，忽地發出神秘聲音，這聲音直達姜子牙的耳際，因此命館中人，誰也不知其中的奧秘。艷女子的聲音道：「你果然有兩下子！但亦不外如是，決難力挽既倒狂瀾，將敗之朝亦決難在你手上匡正！既然如此，何不抽身遠遁，莫管閑事，免招殺身之禍？」

姜子牙一聽，不由大笑道：「吾精通八卦玄機，自知本命運數、吉兇禍福，反勞爾等妖邪之物說教！天機大勢，固主行將大亂，暴君之國，亦喪亡在即，果然已難匡扶；但爾等妖孽，助紂爲虐，殘害生靈，無數白骨，冤魂厲鬼，慘慘凄凄，被爾等棄於荒野，如此兇淫之物，我姜子牙又怎可坐視不理！」

艷女子道：「我等在此施爲，於事無干，你大可不理，你若不理，包你大有好處，你道如何？」

姜子牙冷笑道：「於吾有甚好處？」

艷女子道：「你既以卜卦爲生，自然希望於此業上有大發展，我等可以助你向四周傳頌，或施妙法，令世人非找你卜卦算命不可，你便趁機大敲一筆，積小成多，保你不出三年，即成朝歌大富戶也！」

姜子牙一聽，不由大笑道：「如此施爲，我姜子牙豈非與爾等妖孽勾結，坑害世人嗎？呵呵，姜某人若貪圖此不義之財，早就家財百

萬，更何必坐此館中，拋頭露面，任世人評頭品足乎！」

艷女子一聽，不由亦冷笑道：「那姜子牙你欲求甚麼目的？」

姜子牙凜然道：「吾之宗旨乃辨奸賢、悉正邪，振乾坤正氣，滅邪氣妖風，好教天下靖平，百姓安居樂業，以至天下大治，四海昇平，吾之願也！當其時姜某人倒可抽身而退，隱跡江湖，再不問不理世事也！」

艷女子眼波一轉，寒芒閃灼，冷哼道：「姜子牙！你這等見鬼宏願，祇怕決難達成！反自招殺身之禍，壯志未酬身先死，試問你怕與不怕！」

姜子牙慨然道：「生我者天地，養我者亦天地，吾之生死，祇有天地方可判斷，豈勞你妖孽肆意妄爲！」

艷女子冷笑道：「哼哼，既然你執迷不悟，堅要與我等作對，便先教你身敗名裂，看你可能在朝歌城呆下去！」

艷女子說時，話音未落，她的身子一側，嬌呼一聲，已軟軟的倒在姜子牙懷中，一面又嘶聲叫道：「你！你怎可於此光天化日，色淫大熾，侮辱於我……各位鄉親父老，快救小女子則箇！」

姜子牙此時但感艷女子手上，有一股熱力傳上身上，他雖然根基深厚，亦感心中一蕩，幾乎把持不住，伸手摟抱這艷女子……他不由大吃一驚，連忙默運「八卦眞氣」，自封心脈，又疾伸右手，扣住艷女子的腕脈，截斷她的熱力來源。姜子牙深知，祇要自己功力稍弱，便必定上此妖孽惡當，一旦克持抑制不住，與她親熱，那便是「當衆侮辱良家女子、有傷風化」的殺頭死罪！自己不但身敗名裂，欲展之大志抱負，亦必化作流水矣！因此他祇好死扣艷女子的腕脈不放。

此時，命館之內，卻吵作一團。在場的男子均義憤塡膺，怒斥姜子牙道：「當衆侮辱良家女子，成何體統！不怕把你押送官府治罪嗎？」

在場的女士卻暗自慶幸，皆暗道：幸虧自家的男人不在場，否則必定被這妖艷女子迷惑，有如這算命先生，幹出這等淫辱女人的殺頭死罪了！

姜子牙的命館中吵得不可開支，聲震朝歌城街上。

此時，街上恰好有一隊車駕駛來，車駕中人，恰好是當朝右丞相比干，今日是他入朝面聖，正好路經此地，比干被命館中的吵聲驚動，便立刻走出車駕，與隨從護衞武士走入館中審視。

比干一見館內情形，不由眉頭一皺，厲聲道：「館中乃怎麼回事？」

比干的護衞武士大聲吆喝道：「右相爺比干大人駕臨視事，爾等快將實情奏上！」

姜子牙一聽「比干」二字，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素聞當朝右相比干，乃朝中所餘無幾的賢臣，今日正好看他如何處事！他心中轉念，便先不言語，冷眼而觀。

館中男士，義憤塡膺，有人立刻跪下，向比干奏道：「啓稟相爺，算命之人，乃叫姜子牙，平素亦有神通本事，因此我等皆慕名而來。不料他卻色心熾烈，今日這位姑娘前來看相，他便把持不住，當衆侮辱這位姑娘，實乃人面獸心、罪大惡極，請相爺治姜子牙之罪！」

比干向姜子牙扣住手腕的女子凝視一眼，見她果然艷如桃花，又見姜子牙仍死死扣住女子的手腕不放，心中不由微怒，但仍沉得住氣，向衆人道：「爾等在場，且說說是否一如所說？」

衆人紛紛亂嚷道：「果然如此，句句屬實，請相爺明察！」

比干一聽，心中不由又微添二分惱怒，他逼視姜子牙道：「爾乃於此開設命館之人？」

姜子牙點點頭道：「不錯，我乃此命館主人。」

比干又沉聲道：「爾叫姜子牙？來自何處地方？」

姜子牙道：「我果然姓姜名子牙，但以天作被，以地作床，天地即吾家鄉，也不知來自何處。」

比干沉聲道：「看你一臉正氣，似非淫邪之輩，衆口所指，你犯下淫辱良家女子死罪，且當本座眼前，尚緊扣女子之手不放，膽大妄爲，可知其情非虛！姜子牙，你自己尚有何解釋自辯？比干心中本來惱怒，但不知怎地，他與姜子牙面對時，心中便不肯相信他乃淫邪之輩，因此於惱怒中，仍能沉住氣，讓姜子牙有自辯的機會。

姜子牙一聽，又目注比干一眼，但見比干臉上，印堂隱現紫青兩道脈氣，一路向上，經年上、壽上兩位，再聚於鼻端準頭，滙聚成團，色亦混滙，成了赤紅。姜子牙心中一動，暗道比干不失賢正之氣，可惜其本命受煞氣「青」襲，雖可勉强延續年上、壽上兩位之年，但於準頭四十八歲上，「青紫交滙」而成「紅赤」，乃「血煞」大熾之兆，祇怕他難逃四十八歲大限矣！

姜子牙心中轉念，便不欲令比干難堪，坦然一笑，輕聲道：「此女來歷，小民已有判斷，因此才緊扣其手脈不放，否則便會被她遠遁而去，望相國大人鑑察。」

比干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吾亦察覺，近日朝歌妖氣瀰

漫，充斥朝廷內外，而據聞世間有捉妖之術，乃以手扣其命脈，方可制住妖物遠遁；且此女雖然美艷，但艷中帶邪，似非善類，莫非其中眞有蹊蹺嗎？

比干這般轉念，便對姜子牙道：「姜子牙，若如你所說，你意欲何爲？」

姜子牙微笑道：「目下妖氣籠罩宮廷，慧眼之士，皆可窺察，因此小民欲借此爲契機，蕩滌宮中妖氣，未知丞相大人以爲然否？」

比干一聽，不由沉吟道：「你之意乃欲擒此女面謁商紂王嗎？你可知此舉兇險萬分？你若能證明此女與宮中妖氣有關，則或有你施爲機會，否則必立刻人頭落地！你難道不怕？」

姜子牙慨然道：「但能爲國爲民除此妖孽，蕩滌妖氣，以振天下凜然正氣，姜子牙萬死不辭！」

比干一聽，目中精光一閃，他十分欣賞姜子牙的勇氣了，但仍猶豫道：「話雖如此，但此事明擺着受害人乃此女也，衆口如此斷定，本相亦不便妄下判斷，因此是否願意入宮面駕，於商紂王面前判斷是非曲直，仍須看此女意願如何？否則她在商紂王面前告上一狀，不但你死罪難逃，連本相亦難脫是非不分之咎也！」

那艷女子一聽，她本來一直詐作昏迷，但此時卻立刻欣然自得道：「相爺大人！小女子願意隨相爺入宮面駕！眞金不怕火煉，好在天子面前分清是非黑白也！」

比干一聽，便決定道：「既爾等皆自願入宮面駕，於天子面前分判黑白，此乃爾等心甘情願，生死各安天命，與人無尤！」比干一頓，喝令隨從武士道：「來人！把一干人等押返宮廷，待本相面奏天子，以作判斷！」

比干的隨從武士一擁而上。姜子牙忙道：「慢來，爾等押我無妨，可用刀架我脖子之上，但此女之手脈，卻萬萬鬆脫不得，否則被其變幻騰挪，再要擒捉，便大費周折也！」

隨從武士不知所措，問比干道：「相爺如何處置？」

比干微一沉吟，便決然道：「依他所言用刀架他脖子，以防有詐，任他扣緊女子手脈，就如此押入宮中吧！」

隨從武士一聽，果然任由姜子牙緊扣艷女子的手腕在前面走，而用刀架着姜子牙的脖子，以防中途有詐。就這般押出命館，一直向朝歌王宮方向押去了。

在場中人，男士中多半憤憤不平，待比干等走遠，紛紛恨叫道：「素聞比相爺賢明果斷，今日卻怎地聽信淫徒之言，任他入宮於天子面前狡辯？豈非太便宜了姜子牙這淫徒嗎？」

姜子牙借看相之名，淫辱調戲良家女子，被右丞相比干押返宮中面奏天子紂王的消息，很快便傳遍朝歌城，也很快便傳入散宜生的耳中了。

散宜生不由大吃一驚，他把這消息告知夫人，散夫人一聽，不假思索便斷然道：「姜叔叔志比天高，乃當世奇人，他豈會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妾身祇怕姜叔叔此舉另有所圖呢！」

散宜生一聽，不由猛地憶起姜子牙當日所言，他於命館出頭露臉，不過欲借此幹一番大事而已。他心中不由暗道：莫非賢弟他已尋着機會，今番入宮乃另有所圖嗎？話雖如此，散宜生卻也不敢大意；他想起自已有一好友在朝中任職顯貴，便對散夫人道：「賢弟生死未卜，卻不可坐視不理，我這便趕去商容大夫家中，向商大夫打探賢弟在宮中的消息去也！」

散夫人道：「姜叔叔待我們散家恩重如山，如今姜叔叔有難，夫君正該全力設法周全呢！你放心去吧！家中一切，妾身自會妥當料理。」

散宜生見夫人深明大義，心中欣慰，當下也不猶豫，立刻出門，往找好友商大夫商容等，託他設法營救姜子牙去了。

玄機妙算　妖狐亂政

右丞相比干，由衆武士隨從，押着姜子牙和艷女子，進入王宮，直到午門前面，比干下令道：「爾等先在此候旨，待本相奏知天子再作區處。」

比干進入午門，一直向商紂王的宮廷摘星樓而來，求謁紂王。

不一會，紂王宣比干進內，比干進入摘星樓，祇見紂王正在樓上喝酒取樂，比干跪拜紂王，等候旨意。

商紂王姓湯名紂，乃商朝開國王湯武的第十三代孫，由其父湯乙傳位於他。湯紂武功極高，力敵萬人，曾親率百萬大軍，平定東夷各小國，威震四海。湯紂恃功生驕，恣意淫樂，此時商湯朝廷，已危機四伏了。

紂王向下面的右相比干掃了一眼，沉聲道：「朕未宣卿，卻有甚事進奏？」

比干如實啟奏道：「臣路經南門，剛巧路過一命館，算命之人姓姜名子牙，正扣着一艷女子之手不放，衆口皆道姜子牙正淫辱調戲良家女子，臣一時難辨，便依彼等之請，帶返宮中，求皇上聖裁。」

紂王一聽，立刻不耐的厲聲道

：「當衆淫辱女子，罪該問斬！那女子出乖露醜，好好留在家中便了，卻去算甚命看甚相？可知亦乃淫娃蕩婦之流，罪亦該棄市！卿不必奏朕知，自行下令，把這雙男女一道斬頭示衆，以警效尤便了！」

比干一聽，沉吟難決，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摘星樓上，紂王背後已響起一聲嬌呼道：「陛下且慢！臣妾有話啟奏……」

嬌呼聲未落，後面已轉出一位艷色王妃，比干一瞧，原來是紂王極爲寵愛的妃子妲己。妲己俗家姓蘇，乃紂王征東夷時獲得戰利品之一，不料蘇妲己極能討紂王歡心，因此紂王視她簡直有如命根。比干一見妲己出面，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這妲己妖氣隱隱，再碰上那艷女子，不知有甚妖邪之事發生了！但比干深知紂王寵愛妲己，對她言聽計從，一時也不敢表示甚麼。

祇見紂王一聽，果然眉開眼笑的道：「愛卿有何事奏朕知？」

妲己道：「陛下，比干所奏之事，眞假難辨，若因此下令一同處斬，內中或許錯殺好人呢！因此臣妾大膽進言，是否宣彼等至摘星樓下，待臣妾過目，自然便可辨悉眞相矣。」

紂王一聽，呵呵笑道：「好！愛卿忽然有此辨悉雅興，朕便由愛卿之意處置吧！比干，傳朕令旨，押那男女到摘星樓下，待愛妾大展其慧眼辨奸本領！」

比干一聽，心中突突一跳，他意料不着，妲己竟突然插手此事，其中有甚用意，比干難以弄明，但紂王旨意既下，誰敢逆抗？無奈祇好向隨從武士下令道：「押姜子牙及艷女子進摘星樓下！」

隨從武士一聲領命，疾步而出，不一會，便把姜子牙和艷女子押進來了。姜子牙依然緊扣艷女子的手不放。他與艷女子一道，跪伏摘星樓下，向上面的紂王參拜。

樓上紂王身邊的妲己向下面的艷女子一瞧，她艷如桃李芙蓉的臉上，立刻閃過一絲寒光，但隨即斂去，並不作聲。

紂王根本無心理會這等草野之事，隨口一句道：「下面跪伏者何人？」

姜子牙向上奏道：「草民姜子牙，拜見天子陛下。」

紂王一聽，被姜子牙一句「天子陛下」叫得甚舒服，便不由有了笑意道：「好！姜子牙，你已見着朕也，有事祇管奏上來吧！且容你抬頭與朕照面吧！」

紂王竟容許一位山野草民，與他正面說話，這是他對世人的一種極友好的表示了，就連身爲右丞相的比干，也並非很多時候與紂王正面而奏。

因此比干一聽，連忙低聲對姜子牙道：「趁陛下心情奇佳，你有甚目的，快快奏上，一切好自爲之也！」

姜子牙此時果然抬起頭來，與上面的紂王相視一眼，心中一動，又暗中嘆了口氣，心道：紂王額上紫氣未消退殆盡，足證其帝位尚可延續時日也，但其印堂已呈青紅交滙，此乃兇邪血煞已侵入其體之兆也！

姜子牙此時又恰好與紂王身邊的妲己視線相觸，他心頭一凜，暗叫一聲不好，原來紂王體內兇邪血煞之氣，乃來自他身邊此妖物也！但若如此揭破她的秘密……姜子牙心念電轉，一時間竟怔怔的忘了說話。

紂王一見，姜子牙竟斗膽目光凝聚於妲己身上，不由生氣的厲聲道：「姜子牙！你竟敢當朕面前以目直視朕之愛妃嗎？哼！」紂王醋意大發之下，竟忘了自己曾下旨許姜子牙正面而奏了。

比干一聽，不由替姜子牙揑了一把冷汗，心道：你也未免太放肆了！試問滿朝文武百官，誰敢與妲己的目光相對？你這不是自尋死路嗎？須知紂王之性善變，他要殺一個人，簡直不必尋甚理由，更何況是一介草野之民！

比干暗暗焦急之際，不料妲己卻忽然嬌聲奏道：「陛下，臣妾以爲，這姜子牙並無他意，他似乎因懷才不遇，欲建功立業，好教陛下賞賜，因此情急之下，審情度勢、辨悉事物有差，雖然犯有無禮之罪，但亦是他一片爲朝廷效力之心，陛下可否免究？」

紂王剛才果然已動了殺機，此時聽妲己如此一說，才轉怒爲喜，厲聲向姜子牙道：「朕姑且恕你一時疏忽，不懂宮廷禮儀，但切勿再犯了！」

姜子牙一聽，這才知道自己片刻間，已走近鬼門關了！而拉他回來的，竟是他爲之凜然一震的王妃妲己！因此一時之間，連他亦不能斷定，妲己到底弄甚玄虛把戲，姜子牙祇好向紂王謝過饒恕之恩，又無奈把雙目垂下，不敢再與妲己的目光相觸了。

好一會，姜子牙才小心翼翼的奏道：「啟奏天子陛下，祇因草民發現這女子有異，才扭她前來面駕，求天子陛下明察。」

商王湯紂，被姜子牙一句「天子陛下」，叫得臉上又重現悅色，他目注姜子牙一眼，隨口道：「唔，姜子牙，這才像話！這女子如何有異？且奏上來吧！」

姜子牙正欲說話，耳際又忽地鑽入一縷尖音道：「姜子牙！你好好地當你的算命先生罷了，又何必多管閑事？剛才你已走近鬼門關，是誰把你拉回來啦？你小心說話！否則，哼哼，拉你回來的人，同樣可以把你趕去鬼門關也……」

姜子牙神色一凜，心知此尖音來路古怪，若非自己身邊的艷女子所發，便必定是摘星樓上，紂王身邊的王妃妲己了！此事若妲己插手，那便麻煩之極了！姜子牙又知這尖音，乃眞氣極充盈之人，以「逼氣成音」功夫發出，祇有直接被其鑽入耳際之人方可聽到，其他人就算近在咫尺，亦茫然無覺，由此可見，發音之人，必定是功力極高之輩，看來所遇的對手非同小可，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了！

姜子牙心念疾轉，他權衡得失，深知若魯莽硬碰，必非妲己的對手，因爲她不但功力奇高，連自己亦無法尅制，更何況她的靠山乃手握百萬大軍的商王湯紂呢！若與她硬碰，自己不但生命難保，那蕩滌宮中妖氣，重振天下浩然正氣的宏圖大計，也便付諸流水了！姜子牙不得不決定，先沉住氣來，慢慢再與這等厲害對手週旋。

姜子牙打定主意，便向紂王奏道：「啟奏天子陛下，草民因學得八卦玄機，窺測天機、地脈、人間奧秘之術，因而發覺此女陰氣極重，恐非善類，故扭其面駕，恭請天子陛下裁決，以免萬一爲禍朝歌。望天子陛下明察！」姜子牙已知商紂王乃好大喜功之人，便故意迎合他的心性，在「陛下」之上，再加「天子」二字，好令他願意裁決下去。

果然紂王臉上的悅意更添二分了，他向姜子牙點點頭道：「姜子牙，原來你精於占卦玄機之術，很好，你便試替朕測算一二，若然靈驗，則證明你眞有其學，若不靈驗，則是欺世盜名之輩，決斬毋赦！」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一陣爲難，暗道：此刻我與你相距足五丈，如此遠距，又豈能仔細審視？但又知紂王疑心極重，決不會容他接近而觀，無奈咬一咬牙道：「草民遵旨。」

姜子牙深知此時所測，不但事關自己的生死存亡，且連右相比干也被牽連在內，若能令紂王心服，則彼此皆可安然渡此難關，甚至自己的宏圖大計，亦有施展的機會；但若測算有誤，立刻便會人頭落地了！姜子牙深知目下處境的險惡，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來全力施爲了。

姜子牙心念電轉，便決定施展自己的「八卦玄機」絕學，先行征服疑心極重、兇殘淫暴的商王湯紂。姜子牙原地不動，暗中默運「八卦神功」，把「八卦眞氣」聚於雙目，然後把混帶八卦眞氣的視線，猛地射落紂王臉上。此時姜子牙與紂王雖然遠距五丈，但他的視線卻由八卦眞氣凝聚，猶如望遠鏡，焦點如尖針，凝注於目標上，清晰之處便有如與紂王近在咫尺了。

於是，商王湯紂的形格，便攝入姜子牙的眼底，但見這紂王隆準長目，顴骨奇高，猶如鷹之怒突向前，聲如豺狠，儀容之威猛，令觸者生寒。

姜子牙目睹之下，心中不由暗嘆口氣，暗道：商王湯紂，雖有帝王之形格，因此亦可令羣臣懾服，勉強可保三十年帝位；但其形格已受至陰至寒血煞氣所侵，起自其當立之年的「紫氣」位，亦即其登位二年，率兵征東夷之日；自始之後，其至陰至寒血煞之氣，與他的「帝王紫氣」如影隨形，緊纏不散，從「紫氣」化爲「彩霞」，再化爲「繁霞」，一路而下，直抵「水星」之位，其「紫氣」已消褪殆盡，「水星」位由於白煞氣凝聚不散，已可知其帝運，必定難越「水星」命宮之位矣！

姜子牙心中暗忖，他自然深知「水星」位乃主人壽六十之年，按紂王目下的年歲本命位「廷尉」起計，距其寂滅喪亡之期，已不足十年矣！如此形格，尚有甚作爲？而觀其受侵之「至陰至寒血煞氣」，竟與其「帝王紫氣」如影隨形，直至六十「水星」位覆亡之日，可知決難消除，任何外力之助，均難尅制其受侵之「血煞之氣」，然則自己的任何施爲，亦必徒勞而無功了！

姜子牙心中已有判斷，但欲待不理，卻又不忍坐視紂王這般「血煞之氣」爲害天下，姜子牙無奈暗嘆口氣，心道：罷了，眼下祇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但能保住一位正賢之士便保一位罷了！餘則夫復何言？

姜子牙此時心中轉念，不但高高在上的商王湯紂不可能知道，就連在他身邊不遠的右相比干，亦不能知，因此他對姜子牙仍感迷惑不已。

此時祇聽姜子牙終於開口向紂王奏道：「啟奏天子陛下，草民幸不辱命，已然有所測判矣。」

紂王一聽，不由微露驚奇道：「姜子牙，你與朕遠距五丈，竟可凌空測算嗎？好，你且說來聽聽，看準確與否！」

此時不但妲己心中狐疑不已，未敢判斷這姜子牙是否眞有如此超凡本領；連右相比干，亦暗中揑了把冷汗，心道：姜子牙啊姜子牙，你可知你此際在向猛虎玩藝？玩得好看，自然皆大歡喜，稍有差池，祇怕立刻人頭落地，連本相亦難辭其咎，更遑論保你脫身也！」

比干心中驚急不已，卻見姜子牙從容一笑，向上奏道：「是，草民遵旨。依草民之判，天子陛下於年登三十二歲之日，必於東方喜獲佳人美女，自此即長伴天子陛下之身側也。」

紂王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朕三十二歲，即統軍百萬，東征蘇夷，令彼臣服，更獻上美人，果然令朕歡悅，伴於朕之身側也！」紂王一頓，又含笑向姜子牙道：「姜子牙，你又可知這位美人是誰？」

姜子牙不由微嘆口氣，暗道：「至陰至寒血煞氣」之源，便在你紂王身邊，所謂「血煞美人」難自悉，此點姜子牙又豈有不知？但此「血煞」已根深蒂固，輕易難於撼搖，天下人之口，自然便祇好封閉了！

姜子牙無奈，祇好略示玄機道：「啟奏天子陛下，草民不敢公然冒犯宮中禁諱，不便點出美人的名號，但請天子陛下自思，誰是陛下最歡悅的妃嬪，誰便是這位美人矣。」

紂王一聽，不由又樂得大笑道：「很好！姜子牙，你果然聰明，立刻便深明宮中禁諱矣！朕坦白告知你罷，朕最感歡悅的王妃，便是朕身邊的蘇妲己也！由此足證你果然有眞材實學，甚討朕喜！」

此時比干亦暗鬆口氣，心道：姜子牙果然絕非平庸之輩，遠距五丈，竟可斷判紂王二十年前的奧秘。

就連紂王身邊的妲己亦轉恨爲喜，暗道：這姜子牙總算知機，不敢恃材傲物，連我妲己亦不敢抗逆！哼哼，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你若不多管閑事，我妲己倒可給你一個發達富貴的機會也！妲己心念電轉，她的主意也便打定了。

果然不待紂王開口，妲己便搶先向他嬌聲道：「陛下啊！依臣妾之見，這姜子牙倒有點學問本事，他之所以扭此女子入宮面駕，也不外是欲求榮華富貴罷了！朝廷也正缺他這等占天卜卦的人材，陛下何不給他一個效力的機會呢？」

紂王一聽，笑道：「愛卿既有此意，朕便留他在朝中做官吧！祇是他扭住不放的女子，卻如何處置才好？」

妲己一聽，嬌笑道：「這容易之極，臣妾自問尚有識辨之能，陛下且先下旨，把此女收押宮內，待臣妾審辨清楚，再作裁決便是啦！陛下以爲如何呢？」

紂王一聽，眼見令他爲難的事，妲己三言兩語，便化解了，不由大悅，祇見他呵呵一笑，便斷然的下旨道：「來人！先把姜子牙扭送入宮的女子收押宮內，一切任憑王妃妲己裁決吧！」

紂王令旨既下，立刻便有數名宮中衛士疾奔而出，也不容姜子牙有任何猶豫分辯，把他扭住不放的艷女子拖了過去，以絲繩捆綁手脚，抬入宮內收監去了。

姜子牙竟連說話奏請的機會也沒有，他這才知道，妲己及這艷女子的厲害，又猛然醒悟，原來她兩人原是同一類，妲己豈會不維護於她？艷女子也早知有妲己相護，她因此竟從容入宮，毫不畏懼姜子牙的神通！姜子牙此時不由無奈的嘆了口氣，暗道：紂王身上這股「至陰至寒血煞之氣」，果然厲害之極，當今世上，祇怕已無人可以尅制了！

姜子牙沉吟之際，紂王又下旨道：「姜子牙聽封！朕封你爲朝中下大夫之職，兼授司天監，負責天下占天歷法重務，並準隨朝待用！」

紂王令旨既下，右相比干一聽，連忙對姜子牙道：「姜子牙，快向陛下謝封！」

姜子牙此時雖不能除去艷女子這等妖物，但他入宮目的卻竟然已達，暗道：罷罷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雖然是龍潭虎穴，也祇好先行闖一闖吧！他這般思忖，便果然向紂王拜領下大夫兼司天監之職了。

商朝的官制，大夫之職僅次於相位，分爲上大夫、大夫、下大夫三等，姜子牙雖然僅列下大夫末等，但已十分難得，更兼領司天監之職，地位超然，可任意於朝內朝外，以至天下列國諸侯中行走，對姜子牙洞悉世情、辨悉奸賢卻大有裨益。

當下姜子牙由右相比干親自引領，到朝中司禮監處，換了冠帶，儼然是一位姜大夫兼司天監了。

比干又引領姜子牙與朝中的文武大臣相見，其中包括武成王黃飛虎、太師箕子、大夫楊任、楊修兄弟兩人。姜子牙匆匆之間，也未及與黃飛虎等深交，祇是客套一番便告辭走了，他深知義兄散宜生必定極爲牽掛，便仗着司天監出入自由之便，出宮回到散宜生的府上，與散宜生及正設法營救他的大夫商容、梅伯一道，痛快的連飲了三日慶賀酒。

到第五天早上，姜子牙才向義兄散宜生夫婦拜辭，回返朝廷，侍駕去了。

就在姜子牙出宮，回義兄散宜生府上的當晚，妲己便秘密差人，把宮內收押的艷女子，接到妲己在內宮中的密室來了。

艷女子此時已鬆了綁，又換了裝，更顯得嬌艷非常。她一見妲己走進密室，便向她款款下拜道：「

妹子玉姬，拜見姐姐妲己！」原來這艷女子姓蘇名玉姬，是蘇妲己的同宗姊妹。

妲己見玉姬安然無恙，欣慰的笑道：「妹妹你也太膽大了！千不惹萬不惹，竟惹到那姜子牙的頭上！試問若非碰上姐姐在場，你還有命嗎？」

玉姬不以爲然的嬌笑道：「那姜子牙算甚麼？怎鬥得過姐姐的神機妙算？」

妲己含笑的嗔道：「妹妹自作聰明，爲了救你，姐姐祇好替姜子牙說情封官，還說神機妙算嗎？」

玉姬嬌笑道：「不然，姐姐此舉，其實另有深意！想來必定是欲借此機會，把姜子牙困在朝中，他若安份守己，便容他稍延時日；若多管閑事，他官職在身，便更容易把他除去了！妹妹所猜，未知是也不是？」

妲己一聽，不由伸指一戳玉姬的俏臉，含嗔帶笑道：「死妮子！果然心思聰慧，連姐姐的心曲也摸着了！不錯，姐姐果有此明放實困之殺着！哼哼，好教姜子牙知曉姐己的厲害！」

玉姬討好的奉迎道：「當然啦！姐姐外號爲東夷蘇家的『玉面狐狸』嘛，智計武功均超人一等，區區姜子牙又怎鬥得過姐姐啊？」

妲己一聽，俏臉卻不由一沉道：「妹子切勿魯莽大意！須知你我姊妹兩人，托庇於蘇家，從異類修成人身，蘇家於吾等有恩也！如今身負東夷蘇氏一族報滅國滅族之仇重任，萬萬不可逞一時之快，誤了報仇復國大業也！此事切勿一再重犯，否則必自招滅亡！」

玉姬見妲己神色凝重，不敢頑皮，唯唯答應，但仍不服氣道：「但姐姐啊！憑姐姐『玉面狐狸』之力，加上妹子這一位『千面琵琶』，還怕了姜子牙這臭道士不成！」

妲己不以爲然的道：「妹子未免太輕覷姜子牙的能力了！按姐姐所察，此人不但精通玄機絕學，生就窺天悉地慧眼，且功力奇高，若與他硬碰，合你我兩人之力，亦決非其敵手呢！若非如此，妲己也不會用軟計先行把他困在朝中了！」

玉姬道：「姜子牙眞的如此厲害？」

妲己微哼一聲道：「當日於摘星樓上，紂王這蠢材竟要姜子牙替他察相，彼此相距五丈，等閑人目力迷糊，如何可以測算？不料姜子牙竟可以眞氣混於視線，尖銳如針，觸之心寒，因而窺透紂王這蠢材之運命奧秘，甚至已隱隱窺悉紂王身邊，正隱伏殺機禍害！吾憑其神色，可知其心事也！」

玉姬一聽，不由亦大驚道：「姐姐之惑心大法厲害之極，你既有此判斷，當準確無誤！然則姜子牙分明已窺透姐姐入朝侍奉紂王之用意矣！姐姐爲甚不當場殺他滅口？」

妲己冷笑道：「當時紂王已被姜子牙的神算哄得滿心喜悅，必不肯就此殺他，況且他聰明絕頂，故意揀紂王中聽之言，連我也稍帶被他套住，作聲不得！因爲我若說他所算不準，豈非自暴吾二十年前被獻奉入宮，並非美意，令紂王生疑嗎？試問如何可以開口讓紂王這蠢材不肯殺他？無奈才祇好欲擒先縱，封他高官厚祿，把他軟困於朝中！」

「千面琵琶」玉姬微感迷惑道：「既姐姐伏此妙着，姜子牙生命被姐姐捏於手中，姐姐還擔憂甚麼？」

「玉面狐狸」妲己神色凜然的道：「雖然把姜子牙困於朝中，比任他於朝外逍遙方便殺他，但姜子牙亦決非等閑之輩，他不會不知吾之殺着，卻竟然無懼，聽從封官，顯然他亦另有所圖，他的意圖到底是甚麼？我不能不小心提防於他！若不出吾之所料，假若姜子牙站穩脚根，再與朝中大臣，諸如右相比干、大夫梅伯、武成王黃飛虎之輩聯手，便必成你我復仇大計的最大障礙了！」

玉姬一聽，神色不由亦一變，忙道：「姐姐！紂王若得這班人鼎力扶持，要撼動他的根基便難之極了！姐姐快想個妙法對付啊！」

「玉面狐狸」妲己皺眉道：「黃飛虎、比干等人，皆朝廷重臣，輕易動其不得；特別是武成王黃飛虎，其妹乃貴妃黃娘娘，兄妹兩人，均曾力助紂王出征東夷，功高蓋世，黃飛虎更手掌朝廷兵權，連紂王亦懼他三分，要除之談何容易……況且黃貴妃亦得紂王寵愛，黃飛虎與黃貴妃兄妹聯手保駕，實吾等復仇大計之心腹大患也！紂王雖被我迷惑，但尚未至糊塗入心地步，憑我妲己一人之能，恐力有不逮也。」

「千面琵琶」玉姬此時忽地狐眉一笑，意味深長的問妲己道：「姐姐且仔細分辨，妹子所幻化之容顏，可及得上黃貴妃？」

妲己凝神向玉姬一瞧，祇見她已由艷女子，幻化成一位更美的少女，其狐媚之處，連妲己身爲女子，心中亦不由一蕩，慾思大熾，不由笑罵道：「死妮子作死嗎？竟化出如斯媚容，連姐姐也來作弄了！普天下的男子，還不被你這媚態弄瘋嗎？」

玉姬媚笑道：「眞的嗎？姐姐啊！」

妲己笑罵道：「你這『千面琵琶』！果然不愧『千面』之號，化出

這媚樣，欲迷死誰家臭男人啊！」

玉姬一聽，忽地媚態一斂，正容道：「妹子有一妙計，正好用來尅制黃飛虎兄妹的勢力，以便尋機把彼等除去！但不知姐姐是否肯作一點犧牲呢？」

妲己睨了玉姬一眼，含嗔帶笑道：「死妮子有話直說！為復仇大計，姐姐連生命也可捨了，有甚犧牲不肯付出？」

玉姬一聽，欣然一笑道：「這便可矣！姐姐啊！紂王好色，貪戀天下美女，此其最致命弱點，何不投其所好，多獻美女於他，令他元神大損，同時分薄他與黃貴妃之愛，令其彼此疏遠，時機成熟，便可一舉將其兄妹除去！」

妲己一聽，眼神一亮，但又猶豫道：「妹子此計雖妙，但紂王雖然好色，但眼高於頂，等閒女子如何入得他眼目？此計只怕不易施為呢！」妲己一頓，忽然若有所思道：「除非那美女身具妹子妳剛露的媚容吧！」

玉姬一聽，又狐媚的一笑，道：「姐姐啊，便是這模樣麼？妹子正有此意，只怕姐姐不捨割愛一二吧了！」

妲己一聽，神色凜然道：「妹子此言差矣，妲己雖獻媚於紂王，其實與他哪有半分相悅之愛？一切皆為實踐復仇大計而已，既然如此，有甚『割愛』不『割愛』的呢！妹子既然肯自我犧牲，姐姐亦決無異議！」

玉姬忙道：「姐姐切莫多心，是妹子一時失言，妹子深明姐姐心曲，彼此皆為東夷蘇族復國大業也，妹子或有冒犯之處，望姐姐原諒。」

妲己一聽，這才回嗔作喜，含笑一戳玉姬的俏臉，道：「死妮子動春心矣，但先切記，天下男子皆可托終身，獨紂王不可以，東夷蘇族復國之日，便是紂王這蠢材人頭落地之時。」

玉姬忙道：「妹子謹遵姐姐之言，妹子所謀，決非俗世兒女私情也。」

妲己含笑點頭道：「很好，妹妹但牢記今日之語便是了，但姐姐事先不妨告知，就算妳可以奪去黃貴妃所受寵愛，但也未必便可以撼動她。因為當今皇后娘娘姜氏，與黃貴妃情同姐妹，若她兩人聯手相抗，妳我姐妹二人亦未必可與之匹敵，妹妹有此心理準備才好呢！」

玉姬微一咬牙道：「那便先除姜后，折黃貴妃羽翼，再尋機除其兄妹，這叫先揀軟的吃，然後再吃硬的，姐姐以為怎樣？」

妲己笑罵道：「死妮子好不狠辣，紂王這蠢材，再寵幸上妳，受妳的狐媚所惑，還不神魂顛倒？他必定只愛美人不愛江山，把大商朝六百年根基親手斷送也！」

玉姬俏目中寒光灼灼，咬牙道：「此乃你我姐妹忍辱負重，二十年掙扎奮鬥之目標也，若達此目標，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更何懼後世視吾姐妹為千古罪人！」

妲己一聽，略一沉吟，便點了點頭，伸玉手狠狠一拍案桌，決然的道：「妹妹既有此大志，姐姐必成全於妳，事不宜遲，尋個機會，便把妹妹進獻紂王這蠢材吧！」

妲己一頓，又不放心的叮囑玉姬道：「妹妹小心打扮，紂王這蠢材眼高於頂，等閒女子瞧不上眼，若一擊不中，日後就難尋機會啦！」

玉姬一聽，略一凝神，運起「千面媚功」，向妲己媚極的一笑道：「姐姐啊，是這模樣嗎？」

妲己瞧了玉姬一眼，與她的「媚功」相觸，心中立生感應，不由一蕩，形如鹿跳，連忙按捺，笑罵道：「死妮子媚之極了，迷死天下男子不必愁也，你且把媚樣多演練幾遍，留在密室，等候傳呼吧！」

玉姬道：「姐姐放心，且去安排，妹子保證媚功一出，誰能不惑。」

妲己笑罵一句道：「死妮子的千面媚功越發精進也！」然後便離開密室，尋機安排香餌釣金鰲去了。

二天後的正午時分，妲己正陪紂王於摘星樓上午膳，一名內侍宮監忽地上前啓奏道：「陛下，北伯侯崇侯虎侯旨覲見。」

紂王道：「傳崇侯虎上摘星樓見駕！」

不一會，內侍宮監便把北伯侯崇侯虎引到摘星樓上，摘星樓上乃紂王禁地，朝中大臣能進入摘星樓上見駕的並不多，足證北伯侯崇侯虎被紂王視為心腹大臣了。

果然紂王見了北伯侯崇侯虎，便和顏悅色道：「卿有何事奏朕？」

北伯侯崇侯虎道：「微臣奉旨監造御鹿台，幸不辱命，現已完工，特奏請陛下親臨視察。」

紂王尚在沉吟不語，妲己忽然接口道：「好啊！北伯侯崇虎，御鹿台工程浩大，若非由你督監，也不知何年何月方可完工落成呢！」

北伯侯受王妃妲己誇獎，他深知妲己極受紂王寵愛，哪敢怠慢？忙俯身回道：「多謝王妃娘娘誇讚，臣果然日夜督工，哪敢懈怠輕慢！天幸御鹿台極盡華美，恭迎陛下、王妃娘娘駕臨觀賞。」

妲己眼波一轉，忽地向紂王嬌聲道：「陛下啊，北伯侯崇虎一片苦心，陛下倒不可辜負，臣妾尚備下一絕妙玩意，等陛下於御鹿台玩賞呢！」

紂王一聽，不由大喜道：「愛卿甚知朕意，既有絕妙玩意，朕今晚便與愛卿一道，上御鹿台走一遭吧！」

北伯侯一聲領旨，下摘星樓返御鹿台準備迎駕去了。

妲己亦暗中作了安排，但卻秘而不宣，故意連紂王亦瞞住，好等他有個意外的驚喜，以收她密計的奇效。

* * *

當天晚上，月兒初上，紂王便與妲己一道，乘座七香御車，宮人侍駕，宮女紛隨，一行浩浩蕩蕩直抵御鹿台下。紂王朝上一看，御鹿台果然壯觀雄偉，華麗非凡，心下甚悅，便吩咐擺駕上御鹿台。

紂王和妲己登上御鹿台，但見上下全以白玉砌成，四周均為瑪瑙鑲嵌，又見樓閣重重，雕樑畫柱，碧瓦朱檐，亭台疊疊，獸馬金鸞。大殿之中，鑲嵌明珠珍寶，夜放光華，七彩繽紛，左右鋪設，均碧玉黃金，富麗堂皇，光華閃灼。

紂王心中大悅，傳旨於御鹿台上，奏樂飲宴。

紂王幾杯下肚，酒意上湧，不由興緻勃勃，他忽地問妲己道：「愛卿說御鹿台上，有絕妙玩意供朕玩賞，為甚尚不見影踪！」

妲己眼波一轉道：「陛下啊，此絕妙玩意，非同凡响，乃仙女下凡之舞也，因此務須於月色圓滿，大放光華之時呢！」

紂王一聽，醉意朦朧道：「好啊！若有仙女下凡獻舞，也不枉朕與愛妃同遊御鹿台一場也！此時月兒已快轉圓，愛妃快去準備安排吧！」

妲己微微一笑，向身後的宮女打了個眼色，這宮女會意，立刻悄悄而出，到內宮秘密傳訊去了。

又等了一會，紂王心癢難熬，眼見月兒已懸中天，圓如銀盤，不由大喜叫道：「月已轉圓，愛妃快安排仙女下凡獻舞吧！」

妲己微微一笑，悄聲奏道：「陛下，臣妾雖可以焚香叩拜迎迓之術，叩請仙女下凡，但仙凡相隔，俗氣太多，只怕仙女見怪，她一怒之下，拂袖而去，那便永不會再返啦！」

紂王一聽，心癢難熬，不由大急道：「如此如何是好，愛卿快想個妙法，令仙女安心才好。」

妲己微笑道：「因此臣妾以為，不但御鹿台上，一應內侍宮監、宮女均要迴避，只留下有仙質宮女三兩人可也；而且陛下亦須暫時隱於幕後，待仙女降臨，只可遠觀，然後再作打算也。」

紂王心急笑道：「一切依卿主意安排，但教朕快點目睹仙女下凡獻舞吧！」

當下紂王傳旨，着一應內侍宮監、宮女等，除妲己欽點的留下二名外，其餘均退出御鹿台去了。紂王自己亦無奈的隱入幕後，虎視眈眈，等待仙女的降臨。

妲己留在御鹿台迎月樓上，她吩咐留下的二名宮女，燃點信香，妲己又上前叩拜，暗中運起「玉狐神功」，呼出一口真氣，把信香罩住，霎時化作一股香霧，把四周遮得一片朦朧，連天上的圓月，亦僅隱約可見。

妲己又喃喃的拜祝道：「奉人間帝王意旨，恭請仙女芳駕光臨！」

就在此時，幕後的紂王眼前一花，隱約之間，突見一縷俏影，凌空而降，於煙霧瀰漫中，落於迎月樓上，亭亭玉立。

此時只見妲己緩步上前，向仙女萬福道：「王妃妲己，恭迎仙家玉駕。」

仙女嬌聲滴滴道：「未知王妃招請本仙家何事？」

妲己道：「妲己奉天子陛下意旨，恭請仙女作天仙之舞，以大開人間帝王眼界。」

仙女含笑點頭道：「既是人間帝王相邀，本仙家便勉為其難，獻上一闋天仙羽衣霓裳舞吧！」

仙女說罷，身影一晃，原來一身華服，已換上一襲輕紗，只見朦朧之中，仙女玉體如雪，飛紅揚白，迷人極了。

此時紂王幕後所見，已令他心神飄蕩，恨不得即刻衝上前去，抱仙女入己懷中，恣意施為。但又怕仙女嗔怪，拂袖而去，直急得他抓耳撓腮，萬分焦躁。

突見仙女已翩然起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彷彿如輕雲蔽月，飄遙如流風迴雪，玉體隱現，令人睹之銷魂蕩魄……

紂王在幕後目如赤火，熾烈萬分，他再難抑制，不由便重重的咳了一下。

這一聲立刻驚動了仙女，只見她若羞若驚，若急若嗔，神態妙曼，向妲己道：「王妃啊！怎的有男子之聲也？」

妲己此時已知幕後紂王已急如熱鍋螞蟻，深知再挑逗下去，便會弄巧反拙，便緩步上前，向仙女含笑道：「請問仙女芳名，未知是否可以見告？」

仙女若嗔若羞若喜道：「王妃仙肌玉骨，與仙道有緣，本仙家姓氏，自然可以見告，本仙家便是霓裳仙子玉姬啊！」

妲己一聽，又含笑道：「原來是玉姬仙子，看來妲己比妳年長，未知可否稱妳一聲妹妹呢？」

玉姬仙子道：「王妃仙肌玉骨，與仙道有緣，自然可稱為姐

姐，玉姬便呼一聲王妃姐姐吧！」

妲己接而又含笑道：「你我既然姐妹相稱，姐姐便斗膽有話向妹妹請求了。」

玉姬仙子道：「姐姐有話但說無妨。」

妲己道：「天子陛下乃當今大商國紂王也，陛下久欲一睹仙女妙舞，更渴仰一睹仙女芳容，未知妹妹可否答應破例見他一見？」

玉姬仙子一聽，似大感爲難道：「仙凡相隔，何況男女有別，與天子陛下相見，只恐諸多不便呢！」

妲己尚未及回話，似在猶豫，幕後的紂王，卻已被逗得幾乎急瘋了，他在心中狠狠的叫道：「妲己啊妲己，快下嘴上功夫，說動玉姬仙子與朕相見，若能與玉姬仙子一夕之緣，朕這江山也寧願捨棄了，你快開口相求啊！」

只見妲己似已領悟紂王的心思，她微微一笑，便向玉姬仙子道：「妹妹有所不知，『天子』者，天之子也，既乃天之子，自然屬天界一類的人物呢，因此仙凡相隔之說，也大可不必考慮了，況天子非世間俗世男子，普天下亦僅得一人而已，因此這男女有別之慮，也大可從容而去掉啊！」

幕後的紂王一聽，不由感激妲己十分，暗道：若非她天資聰慧，能言善辯，與玉姬仙子一夕之緣，只怕便付諸流水矣。

紂王心念電轉間，果然只見玉姬仙子微一沉吟，似在思忖妲己之言，終於她亦微微露齒一笑，這一笑媚之極了，幾乎把幕後的紂王魂魄勾了去，只聽玉姬仙子若羞若喜若媚的含笑道：「姐姐之言，亦有道理，那便請天子陛下出來相見吧！」

幕後的紂王一聽玉姬仙子口中一個「請」字，也不待妲己相邀，呼地一下，便從幕後搶奔出來了。他也顧不得天子的威儀，先自向玉姬仙子深深一揖，道：「多謝仙子肯與朕相見……仙子降臨，朕三生有幸！」

玉姬仙子亦還了一福，含羞帶笑道：「承蒙天子錯愛，玉姬敢不從命，天子請坐啊！」

紂王一聽，也老實不客氣，立刻便在玉姬仙子身邊坐下，與她款款而談那等仙家曼妙之事。

如銀月色之下，玉姬仙子妙張櫻桃仙口，娓娓而道，聲如甘泉，音如美露，眼波流轉，如清溪柔水，直向紂王心田流注，當眞媚態橫生，千嬌百美，直把紂王弄得魂魄飄蕩，實在難熬，直急出一身熱汗。

妲己眼見紂王已慾火如熾，便向玉姬微送眼波，含笑道：「陛下且獨陪玉姬仙子妹妹一會，妲己去換衣便回。」

紂王一聽，大喜道：「愛卿自便，朕一切自會善加照應你玉姬仙子妹妹也！」

妲己起身出去了，紂王見妲己剛一離開，不失時機，立刻便遞了一杯玉酒，給玉姬仙子。玉姬仙子含羞帶笑，伸手接了，迴波一笑，隱約若不勝情。

這下可把紂王逗得心兒亂跳，他按捺不住，伸手便把玉姬仙子摟進懷裏，玉姬仙子嚶嚀一聲，便順勢倒在紂王的懷中了。

紂王色慾心熾熱如火，他見玉姬仙子已然默許，當下更不客氣，右手一滑，便滑入玉姬仙子高挺的雙峯上了。紂王但感觸手處軟綿綿、滑潤潤，肌膚果然勝雪，乃天上有地下無的神仙玉體，紂王不由快活得幾乎呆了。

紂王和玉姬仙子正快活之際，妲己已換上一襲輕紗，轉了回來。紂王一見，妲己玉體隱現，分明又是一位仙子降世，他伸手一拉，亦把妲己摟進懷中，於是三人一體，徹夜快活享受。

紂王只感平生難得今夜快慰，他對玉姬仙子道：「朕明日便下旨，封仙子爲妃，你我三人，便可長伴宮中快活也！」

玉姬仙子一聽，正不知如何答對，妲己卻心中一跳，暗道：此事不可張揚，因爲姜子牙這臭道士尚在朝中，萬一被他知悉，他的神功厲害，只怕「玉姬妹妹」的身份便被他窺破了！原來「玉姬仙子」便是「千面琵琶」玉姬艷女。

妲己這般思忖，便輕啓櫻唇，嬌柔無限的對紂王道：「陛下不可。」

紂王奇道：「愛卿有何不可？」

妲己道：「玉姬妹妹乃仙子偷下凡間，與陛下有合體之緣，因此才下凡相會，但若此事張揚出去，玉姬妹妹仙家身份被揭露，更被天界知悉，必召她回去治罪，屆時豈非永遠失去玉姬妹妹麼？」

紂王大急道：「愛卿有何主意？可令玉姬仙子留下伴朕？朕爲此可不惜一切呢！」

妲己微微一笑道：「依臣妾之見，陛下可讓玉姬妹妹悄悄留在宮中，住入臣妾的玉仙宮中，如此陛下於玉仙宮中，便可與我兩人相伴啦，兩全其美，豈不樂哉？」

紂王笑道：「還是愛卿聰慧，想出這般絕妙法子，朕一切便依愛卿之意吧！」

自這一晚始，玉姬便名正言順的留在妲己的玉仙宮了。姐妹二人，施展渾身解數，「玉狐神功」與「千面神功」交相發揮得淋漓盡致，直把商王湯紂，弄得魂魄也飄

飄蕩了。

紂王有妲己、玉姬姐妹二人日夜陪伴，快活之極，便什麼也忘記了。內不理姜皇后、黃貴妃等元配、妃嬪，外不理國家朝政，日夜呆在玉仙宮中，縱情歡樂，直弄得昏天黑地。

先是前朝太師杜元銑，聞說紂王呆在妲己的玉仙宮，日夜宣淫，不理朝政，天下各路諸侯，反心大熾，不由大怒。他仗恃自己乃紂王之文帝乙的功臣，又是前朝遺老，諒紂王不敢對他怎樣，便寫好奏章，決心犯顏直諫。但杜元銑是外宮，按例應先經丞相親自坐鎮的文書房看過奏章，再決定是否上奏紂王。

杜元銑來到文書房，見今日當值的乃右相比干，心中大喜，他素知比干剛正不阿，忠心耿耿，正好說話。

杜元銑把奏章給比干看閱，又道：「有勞丞相將此奏章呈送天子。」

比干閱畢奏章，但覺所奏皆屬實情，與自己所思不約而同，便對杜元銑道：「太師所奏，字字珠璣，老夫豈會坐視不理？但陛下連月缺朝，甚難當面呈送，不若與太師一道逛內宮，向陛下面奏如何？」

杜元銑欣然答應，與比干一道進內宮而來。兩大臣進了九間大殿，穿過龍德殿、顯慶殿、嘉善殿，再到分宮樓，奉御官在此值候。奉御官一見比干、杜元銑等進來，便道：「兩位大人，玉仙宮乃天子居室，外臣不可進入，請回吧！」

比干道：「宮中規條，比干豈會不知，但請代吾啓奏陛下，就說右相比干候旨見駕！」

奉御官見比干乃朝廷重臣，又是陛下的尚父，扶掖他登基爲帝，便不敢推卻，入玉仙宮，向紂王啓奏。

紂王此時正與妲己、玉姬飲酒作樂，三人均衣飾甚少，見奉御官闖入，先就不悅道：「奉御官，未得朕旨，進來作甚？」

奉御官道：「奴才啓奏陛下，右相比干在分宮樓上候旨見駕。」

紂王聽說是比干求見，心中雖然不悅，但礙着比干乃尚父的臉面，又不好硬拒，便道：「宣比干進見吧！」

奉御官出去傳旨，玉姬一見，忙向紂王道：「玉姬不想與外臣見面，先行告退了！」說着連忙退入內室去了。

妲己見狀，心中一跳，暗道：比干這老不死見駕作甚，她心中存疑，便故意向紂王道：「內宮之中，臣妾不宜與外臣相見，是否要先行迴避？」

紂王見玉姬退入內室，心中先就不悅，認爲比干打擾了他的快活，又見妲己亦想告退，不由恨恨道：「愛妃不必理會，比干這老匹夫，偏在這與頭上進宮。」

紂王恨恨之際，比干已進來，於外階下跪奏道：「陛下，微臣有事啓奏。」

紂王微哼一聲，道：「丞相有甚要緊之事，竟入內宮見朕！」

比干已知紂王不悅，但既已進來，只好硬着頭皮奏道：「前朝太師杜元銑，有急奏章呈送陛下，請陛下審視。」比干雖然代杜元銑進呈奏章，但他深知紂王生性喜怒無常，加上最能左右紂王意旨的王妃妲己又在場，此番冒險進奏，是吉是兇，連比干也不敢忖料。

紂王一聽，是前朝太師杜元銑的奏本，心中一動，暗道：杜元銑久已不問政事，僅任「司天官」虛職，用意乃讓他安享晚年，他爲甚如此多管閒事，紂王心中生疑，便沉聲道：「杜太師既有奏本，便呈上來吧！」

比干連忙把奏章交到內侍宮監手中，傳上紂王。

紂王打開奏章看了一遍，只見奏章道：「微臣杜元銑啓奏陛下：臣聞國之將興，必現吉祥，國之將敗，必有妖生。臣夜觀天象，但見妖霧迷茫，妖光環繞內廷，籠罩深宮，恐大不利也。又臣聞陛下日夕躭於玉仙宮中，不理朝政，御案塵封久矣，丹墀野草生芽，御階青苔成綠，朝廷混亂，百官失色，臣憂心忡忡。謹望陛下振奮天威，重整朝綱，蕩滌宮廷妖氣，則朝廷幸甚，百姓幸甚，亦臣之所望也。區區此心，祈爲諒察，恭候天音。臣杜元銑奏上。」

紂王閱罷，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妲己一見，心中一動，連忙默運「玉狐眞氣」於雙目，隔五尺之遙，向紂王手上的奏章射去。

奏章上的內容，登時便被妲己攝入眼中了，妲己不由狠狠的罵了一句，心道：「這杜元銑可惡，只道他已年過七十，大可安享晚年，故沒動他的主意，不料他竟敢作此出頭鳥，哼！那蘇妲己的第一箭，就先射你這老匹夫出頭鳥！」

妲己心念電轉之際，紂王已不悅的向比干沉聲道：「卿等近日屢作宮中妖氣瀰漫之言，到底朕內宮之中，誰是妖？誰爲怪了？比干！你且說說看！」

比干一聽，已知紂王受迷惑太深，已近鬼迷心竅的地步，因此稍爲觸及他的內宮之事，便立生反感不悅了，但此時此刻，也不容比干退縮，只好硬着頭皮奏道：「杜司天所奏，微臣以爲不可不察，因杜

司天慧眼悉天，他既有所斷，則主人間必有所兆，請陛下明察。」

紂王一聽，微哼一聲，又轉向五尺外的妲己道：「愛妃久處內宮，可有發現妖氣作祟之事嗎？」

妲己一聽，趁機奏道：「臣妾以爲，天下太平，世間無事，偏有等臣子，邀功心切，屢作此妖言惑衆，搬弄是非，百姓聽信此等妖言，必驚恐不安，不慌亦慌，不亂亦亂，天下反意，亦因此萌動，皆這等妖言之罪也，臣妾以爲，但進此妖言者，立斬毋赦，方可令妖言絕跡，天下重歸太平呢！」

紂王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愛妃所言，甚合朕意，奉御官，傳朕旨意，把分宮樓上妄進妖言的杜元銑斬首示衆，以絕此等惑衆妖言。」

比干一聽，不由大驚，連忙俯伏階下，替杜元銑求情道：「陛下，杜司天就算言語有失，亦念他忠心爲國，一片心意，求陛下饒恕他一命！」

不料妲己卻接口道：「陛下，不斬進妖言者，則妖言不息，天下難安也！」

紂王一聽，厲聲道：「比干不必多言，爲平息惑衆妖言，杜元銑非斬不可，朕念你扶朕登基有功，也不來罪你，你退出去吧！」

比干仍想再諫爭，奉御官已不由分說，把他拖出去了。

比干萬般無奈，只好退出內宮，回到當值丞相之書房。只見杜元銑已先行返回文書房候旨，比干不由長歎一聲。

比干正欲向杜元銑說話，奉御官已隨後而進，宣旨道：「陛下有旨，杜元銑妖言惑衆，罪該斬首，以絕妖言！」

隨奉御官而進的錦衣武士，不由分說，便把杜元銑的朝服脫掉，摘去冠帽，用繩索綑綁起來，押出午門。

衆武士押解杜元銑，剛過九龍橋，便見一位大臣，身穿大紅袍，匆匆而來，原來是上大夫梅伯，他的地位僅次於丞相，在朝中甚爲尊崇。

梅大夫見杜元銑被押斬午門，不由大驚，忙道：「太師所犯何罪？」

杜元銑道：「天子不理朝政，杜某冒死進奏章勸諫，冒犯了聖上，被下旨午門處斬，罷了，只敎天下人莫如杜某多管閒事！」

梅伯一聽，他脾氣暴躁，剛烈之極，便厲聲喝止奉御官道：「暫且刀下留人，吾入宮面奏！」

梅伯不顧一切，闖到玉仙宮外，求見紂王，奉御官進內房奏，紂王一聽便不悅道：「梅伯乃外官，怎敢擅闖內宮，着他進來，看

他有甚話說！」

梅伯進內，跪下啓奏，求紂王赦免杜元銑的死罪，又朗聲奏道：「古語云，臣正君邪，國患不斷；陛下若殺元銑，天下難服也！」

紂王一聽，氣得臉色鐵青，正欲下旨廢去梅伯上大夫之職，他雖然氣惱，但知梅伯性剛烈，不存私心，因此尚無殺他之意。

不料妲己一見，心中不由冷笑，暗道：梅伯你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偏進來，吾早有除你之意，不料你竟自動闖進宮來。

妲己此時接口道：「陛下，爲妖言者求情，亦即妖言者一伙也，若不嚴懲，妖言難息。」

紂王一聽，便下旨道：「衆武士，把梅伯推出午門，與杜元銑一道處斬！」

梅伯見紂王被妲己迷得糊塗透頂，不由大怒，厲聲道：「陛下！妖氣便在陛下身邊，竟然不察，爾乃不恥天下的大昏君也！」

紂王大怒，厲聲道：「把梅伯推下去，用金爪錘碎其腦殼！」

妲己此時卻又開口奏道：「陛下，梅伯罪大惡極，竟敢當面辱君，痛快而死，不足警戒效尤，臣妾有一主意，先造一刑具，再行處置他，可收奇效。」

紂王道：「愛妃之言甚合朕意，且說是甚刑具呢？」

妲己道：「此等刑具，乃以銅柱造成，中空，上、中、下分裝三個火門，柱內用炭火烤紅，然後把那等妖言惑衆者，剝掉衣服，用鐵索綑身，綁於銅柱之上，銅柱燒紅，則其身體便立化灰燼矣！此刑一出，妖言者自然噤若寒蟬也！」

紂王一聽，大喜道：「如此朕便樂得耳根清靜矣，愛妃這等刑具可有名號？」

妲己嬌笑道：「陛下，刑具如炮，化人身爲灰燼，便命名爲『炮烙』吧！」

紂王一聽，呵呵大笑道：「很好，果然好名號，來人，先把梅伯收入天牢，待刑具造好，拿他來祭『炮烙』！」

當下有武士把梅伯推出去了。

妲己欣然一笑，她向內室笑喚道：「玉姬妹妹，快出來逗陛下開心吧！」

玉姬一聽，從內室中婀娜而出，只見她渾身上下，只披了一襲輕紗，如花如雪的玉體，若隱若現，伴隨忽地响起的樂聲，妙舞而來。

直把紂王瞧得心癢難熬，連聲怪叫：「妙！妙！妙之極了，普天下只有你姐妹二人，最合朕之心意。」

不久，玉仙宮內，紂王又與妲己、玉姬姐妹一道，飲酒作樂，日夜宣淫去了。

不消一月時光，督造炮烙的監官，便來向紂王稟報，炮烙已然鑄造妥當。

紂王大悅道：「愛妃，炮烙已做好，如何安排？」

妲己道：「明日早朝，便拿梅伯祭炮烙吧了。」

第二天，紂王破例臨朝，文武百官朝賀畢，紂王即下旨道：「推炮烙出來！」

監刑武士，應聲把一尊古怪的銅柱推了出來。衆大臣只見這銅柱下置兩個滾輪，黃澄澄的銅柱，高兩丈，周長八尺，上、中、下各裝三個火門，不知是甚東西，均大感愕然。

紂王又下旨道：「把梅伯推出來！」

執刑武士去拿人，紂王又下令生火把銅柱燒得通紅。

不一會，梅伯被推出來了，只見他蓬頭垢面，身穿白衣，神色依然一派剛烈。

紂王冷笑道：「梅伯，你且抬頭看看，這是甚法寶？」

梅伯抬頭一看，搖頭道：「罪臣不知。」

紂王厲聲道：「你自然不知，你只知內宮侮辱君主，大逆不道，更妖言惑衆，與杜元銑串通一氣，潛萌反心，罪大惡極，幸賴朕愛妃妲己獻此法寶，督製此刑具『炮烙』，乃朕用以治國治世之無尚法寶也，今便以你作首試殿上炮烙，敎你筋骨成灰，若再有辱毀君主者，梅伯可作先例！」

梅伯一聽，怒極，破口大罵道：「昏君！你炮烙梅伯，亦即炮烙江山，可笑妖妃亂國，昏君竟視爲法寶也！」

紂王也不理會梅伯的大罵，下令剝掉梅伯的衣服，赤身裸體，用鐵索把他的手腳綁住，猛地拖向炮烙，梅伯慘叫一聲，登時氣絕。殿上梅伯的骨肉被烙得滋滋作响，臭不可聞，不一會，梅伯便化作灰燼了。

殿上文武百官，均被這等奇酷刑具嚇呆，人人噤若寒蟬，退朝而去。紂王心道：這下還不把老匹夫等的嘴巴堵住，耳根從此可以安靜麼，當下他亦得意洋洋的退朝返內宮，與妲己、玉姬姐妹作樂去了。

＊　＊　＊

文武百官噤若寒蟬，退出朝殿。當晚武成王黃飛虎便夜訪右相比干。黃飛虎氣憤地對比干道：「比大人，今日殿上所見，有何感想？」

比干長歎一聲道：「如今陛下受內宮所惑，已視朝中忠臣爲敵，忠言逆耳，夫復何言！」

黃飛虎亦氣憤的道：「依吾之

見，梅大夫死前殿上大聲疾呼，今日炮烙他梅某，亦即炮烙大商的江山也，這話可確然如此，自古道臣如君之手足，君臣之心肺，君傷臣，即自殘手足也，手足既殘，心肺不久必將潰爛，陛下這是傷臣自殘也，想當年陛下率臣等出征東夷，英明神武，爲甚今時今日，卻變得如此暴戾糊塗？丞相有何高見？」

比干沉吟不語，迷惑不解，他思忖一會，猛地憶起當日姜子牙扭送艷女入宮之事，心中不由一動，悄聲對黃飛虎道：「武成王所言，比干亦有同感，但欲知此中因由究竟，看來只有當世的一位奇人了。」

黃飛虎一聽，急道：「丞相快說，這位奇人現在何處何地？好待黃某人親赴求教！」

比干微笑道：「武成王不必焦急，要見此人不難，因爲他便是朝中任職司天監的下大夫姜子牙也！」

黃飛虎一聽，大喜道：「不錯！不錯！吾與姜大夫當日亦有一面之緣，只可惜未及細談，事不宜遲，今晚便去拜訪姜大夫吧！」

比干亦正爲朝政日敗擔憂，一聽便答應與黃飛虎一道，連夜往訪姜子牙。

姜子牙的大夫府在朝歌王城之外，因是外官，甚少機會與朝中大臣相聚。再加上司天監之職超然朝政，因此他甚至不必每日上朝面駕。近日連比干也不見姜子牙的影踪，不知他正忙着什麼法寶。

黃飛虎和比干，一道來到姜子牙的司天監府。兩人均是朝廷重臣，因此把守司天監府的門禁一見，便躬身迎迓道：「小人奉姜大夫之命，在此迎候兩位大人。」

黃飛虎一聽，不由奇道：「姜大夫現在何處？他怎知吾等夜訪司天監府？」

門禁躬身回道：「稟兩位大人，姜大夫現在觀天台上，也不知爲甚，片刻前他忽地對小人道，外面有大人兩位駕臨，着小人出來等候迎迓，兩位大人請隨小人來吧！」

黃飛虎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半晌作聲不得，好一會忍不住向比干道：「丞相所言，果然不差，姜大夫果乃當世一大奇人也！」

比干微微一笑道：「這尚不算稀奇，當日姜大夫隨吾面聖，他竟可測判二十年前宮廷秘事，連紂王亦爲之折服呢！吾看姜大夫尚有通天徹地之能，僅尚無機發揮而已。」

黃飛虎大喜道：「不料朝中尚隱有如此一位能人，看來大商國運有救也！」

當下兩人隨門禁內進，越過一道長廊，驀地便見一座高達三十丈的高台，巍然屹立於空曠地上。望上去，台上果有人影，但已小如娃兒身影了。

比干正猶豫之際，因爲他年事已高，又是文官，夜上此高台，梯級陡直，能否安然抵達，比干委實不敢托大。就在此時，一聲勁音，已從高台上傳了下來：「姜子牙高台之上，迎迓兩位大人夜訪！」其聲來自三十丈遠，但一分爲二，直鑽入黃飛虎和比干耳中，清晰之極，更令人心神一振，登高怯意登時盡消，代之而是一陣躍躍欲試的決心了。

黃飛虎武功甚高，深知此乃以眞氣傳意的絕頂神通，他不由一陣驚奇，暗道：就憑姜大夫這一手「眞氣傳音」的神通，當世便少有對手矣！

黃飛虎心中轉念，便故意運眞氣發音直送上高台道：「比干大人乃一介文官，且年老體弱，姜大夫便放心由他獨上，而不顧其安全嗎？」

高台之上，又有勁音飛射下來，道：「武成王黃飛虎武功蓋世，有黃大人在此扶持比丞相，姜子牙還擔心什麼？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更何況欲睹天機大勢乎！」

黃飛虎與比干一聽，不由相視欣然一笑，兩人心意互通，均暗讚姜子牙功力通玄，竟連是誰光臨亦知道了，比干心神一振，竟比平日倍感精神，他毫不猶豫，便舉步踏上陡峭的上天梯了。黃飛虎一見，連忙緊隨而上，以便在後面扶持比干一把。不料比干今晚如獲神助，平日望而生畏的「觀天台」天梯，竟一鼓作氣，便攀登上來了。

黃飛虎和比干踏上高台，但見高台甚爲闊大，方圍達五丈，人站其上，雖高達三十丈，卻無半點畏怯，只覺天地頓時變得一片廣博浩大，高台之上，插了八面方旗，方旗之上，各繪八個古怪圖案，迎風招展，古怪之極。

姜子牙正立於八面方旗的正中，仰天而望，渾身紋絲不動，猶如怒海中的一根支柱，巍然挺立，氣勢不凡。

黃飛虎、比干見狀，亦不敢打擾，只好靜靜的站立一旁，等待姜子牙的回應。

好一會，才聽姜子牙仰天長歎一聲道：「天道輪迴，人間血煞，一切皆已啓動，天機大勢如此，決非人力所可能挽回矣！」

姜子牙一頓，身影不轉，又道：「黃大人，比丞相夤夜到訪，姜子牙觀天重責在身，恕未能府內迎候。」

比干深知姜子牙之能，武成王黃飛虎亦剛見識了姜子牙的神通，因此兩人官位雖比姜子牙高了數級，卻不敢托大，不約而同，向姜子牙拱手道：「姜大夫重責在身，吾等打擾已感不安，豈敢勞煩？」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兩位大人夤夜到訪，想必因朝廷之事困惑不已吧！」

比干歎道：「吾等身爲朝中大臣，每日均須面對朝中政務，怎及得上姜大夫司天監之逍遙也！」

黃飛虎卻急道：「此時非道閒話之時，吾等到訪，的確因朝中之事而來，目下朝綱敗亂，大臣慘遭殺戮，今日更以酷刑炮烙，把梅大夫炮烙成灰燼，滿朝文武百官，睹之心寒，紛萌退隱之意，長此下去，朝廷必敗無疑，到底爲甚有此驚人之變？望姜大夫爲吾等釋疑也！」

姜子牙一聽，微歎口氣，道：「剛才子牙已見異兆，乃主天道輪迴，血煞降臨之象也，此亦爲天機大勢所然，因此只怕已非人力所可能挽回矣！」

黃飛虎一聽，暗道：吾黃姓一族，皆爲朝廷貴戚重臣，與朝廷憂戚與共，生死攸關，豈能坐視不理？便大急道：「姜大夫爲甚有此判斷？吾決不相信，吾等只要齊心合力，便能令朝綱重整，國運重振也！」

姜子牙一聽，不由無聲一笑，他知黃飛虎雖然忠肝義膽，不失爲正氣之臣，但他與朝廷關係太深，便未免陷於當局者迷的困境了。姜子牙這般思忖，便決然的道：「黃將軍亦爲天機血煞勢局中人，今夜至此，亦屬有緣，姜子牙便破例讓黃將軍一睹天機異象吧！」

姜子牙說罷，於身邊拔出一面杏黃旗，迎風一展，又默運八卦眞氣，伸十指向杏黃旗一彈，杏黃旗便呼地飛射而升，直入虛空天際，片刻已不見踪影。

不一會，便突見觀天台上空，現出一顆星斗，光華灼灼，耀於天際，其色爲紫，紫星之左右，又分列十二星斗，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皆環繞紫星斗而列。紫星斗座後面，又有一座其色呈紫藍的星座，共分十五星斗，光華大小甚難分別。

黃飛虎目睹之下，正不明所以。就在此時，只見紫星座後面的紫藍星座，其中兩顆突然光華大熾，其色突變，一轉而爲赤紅，兩道紅光，直向紫星射去，頓令紫星由紫轉紅，迸射出一團强烈的紅光，分射四周十二星，再反射而來，把後面的紫藍星座，亦射得一片血紅，此時虛空之中，突然响起一陣厲叫聲，猶如鬼哭神號，令人聞之毛骨悚然。

黃飛虎一見，不由失聲叫道：「哎呀！這到底是甚不祥兇兆？」

姜子牙此時神色凜然道：「黃將軍，紫星即太微垣帝星也，四周環列者，乃將、相之星，帝星之後，便是軒轅后星，亦即后宮主應之星。如今后星不明，側星二顆反而暴熾，乃主妃嬪之類光芒尅滅后星，更由其血光直犯帝星，帝星犯此血煞之氣，向四周將相羣星暴射，更直襲后宮星羣，衆星皆染血光，乃主朝內朝外，朝廷後宮，皆受血煞之氣侵襲，可怕之極，乃一個人人自危之死局也。」

此時不但黃飛虎心膽俱寒，連右相比干亦臉面轉色，冷汗直冒。好一會，兩人才不約而同的叫道：「天兆如此可怕，難道便全無轉機麼？」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忽地伸手向西面一指，道：「兩位且向西面仔細察看！」

黃飛虎、比干一聽，果然凝神向西面天際極目望去，但見西面天際有七顆星，形如白虎，光華灼灼，耀於西方，其色白中帶紫，異常悅目。兩人均不由大奇道：「剛才中天已現帝星，爲甚西方亦現可與帝星爭輝之白虎星羣，此乃主何朕兆呢？」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乾坤浩浩，天機幻變，天地萬物，又豈會靜止而不變，中天帝星已現血煞之兆，且乃無可挽回之死局，則此起彼落，此消彼長，新的帝星便適勢而起矣，此亦爲天道輪迴血煞之變，例如商湯既可以取夏而代之，又滅東夷蘇國而興，又豈不會被別者興而代之呢？乾坤大輪迴勢格已成，已無可挽回矣！」

黃飛虎、比干兩人心中不由一陣悲涼，好一會，才喃喃的道：「西方新起白虎星乃主誰人？姜大夫是否可以釋吾等迷津？」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天機浩渺，若一切皆可預示，則乾坤又豈能輪迴哉！但卻也不必過於苦思追索，以防走火入魔，日後一切異兆，皆會一一呈現，屆時再作自身運命的定奪吧！」

姜子牙言至此，戛然無語，不再作聲，一切異兆將如何兆應，且看「姜子牙傳奇」故事的第二篇內容吧。

（此篇完）



新派俠情恩仇錄／麥中青・文　可飛・圖

子母追魂劍

上文提要：南宮正與胞妹南宮琳伴着盲母居於窮鄉僻壤，十二年後，終於等到機會，知道殺父仇人「蓋世堡」堡主屠天彪飲宴於欽州慶雲坊，便携帶「子母追魂劍」尋仇……欽州程知府派嚴世傑捕頭逮捕南宮正歸案，恪於母訓，南宮正不敢拒捕，歸案途中，「蓋世堡」二堡主屠龍不斷派人追殺南宮正，此情形下兩人只得聯手却敵，反殺對方……



裡應外合殲餘孽　飛越天險救胞兄

南宮正側目笑問道：「今宵殺的這些人，該怎麼說呀？」

「這個……」嚴世傑吶吶地接道：「這些，這是形同盜匪的壞人，咱們又是爲了自衞，當然可以格殺勿論。」

南宮正笑了笑道：「格殺勿論，說來倒是蠻好聽的。」

話鋒一頓之後，又含笑說道：「其實要『論』，我也不認賬，因爲那殺人的可不是我。」

嚴世傑爲之一怔，道：「那是誰？」

南宮正舉起他的那戴手銬的雙手，笑了笑道：「是它，代表國法的手銬。」

說完，兩人相視而笑，由會心的微笑，逐漸擴展成聲震屋宇的縱聲大笑。

* * *

第二天中午時分。

地方是「蓋世堡」內的「無敵堂」。

「蓋世堡」二堡主屠龍，怒容滿面地高坐堂上。

各堂堂主、各護法，以及一級的高手等數十人雁翅般肅立兩旁，也是一個個滿面肅容。

屠龍哼了一聲，突然重重地一掌擊在座前的公案上，目光烱烱，怒不可遏，虎地站起身，他滿臉殺氣，由座上徐徐走下，目射遠方，顯得威嚴之至。

屠龍又踱了回去，一拳擊在公案上，目射寒光，怒哼一聲道：「區區一個捕頭，竟敢和『蓋世堡』作對？」

「無敵堂」堂主賴天珂恭謹地上前，滿臉諂笑地咳了一聲：「二堡主，請息雷霆之怒，屬下……」

屠龍截口一嘆道：「不是本座沉不住氣，而是這種情況之下，太使人氣憤！」

賴天珂連聲恭應道：「是，是，這事情，委實使人氣憤。」

屠龍接口道：「試想，咱們堂堂『蓋世堡』，竟在一個小小捕頭的手中接連損兵折將，傳出去，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賴天珂道：「二堡主，依屬下之見，咱們應該……」接着更趨前一步，與屠龍附耳低語了一陣，屠龍連連點頭道：「唔！這辦法不錯。」

賴天珂得意笑問道：「那麼，咱們是否立即採取行動呢？」

屠龍臉色一沉，說道：「好，可立即行動……」

* * *

日正當中，通往「欽州」城的道上，兩騎人馬疾馳而來，那是滿臉風塵的嚴世傑和南宮正兩人，南宮正目注路旁小溪中的潺潺流水，嚥下一口口水道：「嚴兄，我要喝水。」

嚴世傑點點頭道：「好吧……」

雙雙停下馬，南宮正逕奔小溪旁俯身以雙手捧水喝着，喝夠之後，又長吁一聲，斜倚一旁的岩石上休息。

嚴世傑一皺眉峯，翻身上馬，沉聲說道：「走吧，老兄！」

南宮正向他翻了翻白眼，答覆他的，是脫下自己的靴子，準備濯足的模樣。

嚴世傑苦笑道：「老兄台，這兒山勢多險惡，易攻難防守，咱們還是快上路吧！」

南宮正滿不在乎地一笑道：「有甚麼可怕的？反正有人保護我。」

嚴世傑眉頭又是一皺，沉聲問道：「你倒是走不走呀！」

南宮正簡捷地答道：「不走！」

嚴世傑氣憤地翻身下馬，疾趨面前，並沉聲喝道：「走！」

南宮正毫不理睬，反而脫下了襪子，濯足清流溪水之中。

嚴世傑忍無可忍，一衝而前，揮掌猛擊。

「砰」地一聲，南宮正被擊得跌倒深水裡，兩脚朝天。

他挺身而起，惡狠狠地瞪住對方，連吐帶呸地，怒喝一聲：「好，這是你先動手，我不能不自衞！」話落，疾衝而前，雙手舉起，向對方頭頂擊去。

嚴世傑低頭俯身一閃，順手拉住對方手銬，一拖一帶，南宮正不由自主地，被帶得由嚴世傑的頭頂飛過，「嘩啦」一聲，又跌在泥水之中。

於是，一場龍爭虎鬥，就在這小溪中展開。

一陣「希哩嘩啦」與「砰砰」拳脚震響聲中，不到半盞茶工夫，兩人都幾乎成了一個泥人，如非是南宮正手上戴有手銬，那就沒法分得出誰是誰了！

這兩位算得上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儘管南宮正手上還戴着手銬，但他的翻騰縱躍，有如生龍活虎，打得却是精彩已極，使得他的對手嚴世傑不由心生敬佩。

但敬佩歸敬佩，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勝之心，却迫使他非要打贏這一場架不可。

於是，越打越激烈，越打越精彩，一直到雙方都打得精疲力倦，喘息着互視苦笑時爲止。

不料，就在此時，一陣狂笑，突然劃破這寂靜的空間。

他們兩人聞聲一驚，扭頭望去，只見十餘騎「蓋世堡」的高手，已由四面圍聚而來。

南宮正、嚴世傑兩人心頭一急之下，連忙凝神戒備，南宮正並舉手向嚴世傑面前，低聲說道：「嗨，眞想要我束手就擒嗎？」

嚴世傑歉然一笑，連忙取出鎖匙，替南宮正將手銬打開，也僅僅這一點的躭擱，那些「蓋世堡」的高手，已叱喝着紛紛撲了上來。

南宮正怒喝一聲，「鼠輩，來得好！」

他就以解開的手銬作兵刃，於喝聲中，旋身疾掃，一聲慘號，首開紀錄，已有一個好手被打得腦袋開花，橫屍泥漿之中。

嚴世傑也不甘後人，疾揮雙劍，又一人命喪當場。

這兩位全身都是泥漿的怪人，雖然是未獲喘息的機會，但大敵當前，都無形中激發了他們本身的潛力，搏殺起來，仍有若生龍活虎，所向披靡，一點也看不出久戰疲憊之身的跡象。

但是敵人太多，這兩位雖然勇猛，一時之間，却也沒法殺光。

一陣混戰之後，全部人都變成了泥人，只好由兵刃上去分別敵我了。

南宮正、嚴世傑兩人，早已能適應目前環境，容易分辨，而不至自相殘殺。

而且還有一個佔便宜之處，那就是人少，除了自己兩人之外，都是敵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搏殺，而他們兩人的優點，也正是對方的缺點。

也因爲這些原因，蓋世堡方面的人，在人數上所佔優勢，無形中給抵消了。

南宮正於衝殺中，與嚴世傑取得默契，他藏起手銬，拾起對方屍體手中的單刀，混入對方的陣容中，一陣胡天亂殺。

這情形，使得對方人人自危，陣脚大亂，當對方三人圍攻時，却又大聲喝道：「你們瘋了麼，我是自己人呀！」

對方三人一楞之間，南宮正却手起刀落，已將對方殺了一個。

其中一人訝問道：「咦！你怎麼殺自己人！」

南宮正道：「他該死呀！」

接着，朝着對方又一刀砍下，口中呵呵大笑道：「你也該死……」

一聲慘號過處，三個圍攻他的敵人，已只剩下一個了。

當然，這一個，也不過是多活片刻而已。

這一場緊張激鬥中，却有着不少笑料的惡鬥，繼續了將近頓飯工夫，才全部結束。

嚴世傑、南宮正兩人相視一陣大笑之後，嚴世傑才輕輕一嘆道：「老弟台，爲防再有敵人趕來，咱們還是快點洗掉這身泥漿，趕快上路吧！」

南宮正點點頭道：「行！」接着，雙手捧着手銬，向前一遞，含

笑道：「別客氣，戴上吧！」

嚴世傑微微一怔之下，突然一掌擊在南宮正肩頭，呵呵大笑道：「老弟，眞有你的……」

* * *

當嚴世傑、南宮正兩人在小溪中大顯神威，聯手怒殲强敵之時，南宮正家中小院前，南宮琳也陷入敵人的包圍中。

那是以賴天珂爲首的「蓋世堡」中的五大高手，他們將南宮琳圍在當中，五人則繞場快速地游走。

南宮琳左手長鞭，右手金劍，臉含冷笑，目射神光，却是岳峙淵停地紋風不動。

茅屋大門口，南宮大娘手拄拐杖，倚門立着，一臉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色，儘管她那麼老態龍鍾，也儘管她雙目失明，但圍在她面前的四個「蓋世堡」的高手，却是誰也不敢欺近一步。

雙方對峙了少頃後，以賴天珂爲首的五人終於發動了瘋狂的攻勢，只見刀劍齊飛，一齊向南宮琳全身集中飛撲。

南宮琳冷笑一聲，左手長鞭連掃，迫得外圍五人不敢輕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她那鞭梢破空所發出的暴響，「劈啪」作響聲令人心膽俱寒。

同時，她右手的金劍，也伺機出擊，雙目更不時注意乃母那邊的動靜。

因此，激戰了盞茶時分之後，雙方還是不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賴天珂見狀之下，只好示意對面的一個手下，冒險向南宮琳背後偷襲。

那人身形一欺近，南宮琳哼一聲：「鼠輩找死！」

叱聲中，反手揮鞭「呼」地一聲，那人整個身軀已被長鞭纏住。

當此間不容髮之間，賴天珂以爲機不可失，連忙向南宮琳飛快地劈出一刀。

南宮琳手中的子母追魂劍一擋一拖，按動卡簧，劍內「追魂小劍」應手射出。

變生意外，賴天珂閃避不及，竟被射中左眼，鮮血直冒，慘呼着飛身後退。

與此同時，南宮琳右手一抖一甩，那個被長鞭纏住的人，已被甩得跌斃三丈之外。

這時，南宮大娘也被對方誘離門口，拐杖連掃，與對方四人惡鬥正酣。

就在此時，屋頂上突然飛下一張巨網，將南宮大娘網住。

南宮大娘武功雖高，但此情此景之下，却也不得不束手就擒了。

賴天珂見目的已達，乃當先帶着南宮大娘呼嘯而去。

南宮琳入目之下驚急交迸，急欲突圍救母，但却被對方的人死命纏住，苦不得脫身。

她眼看乃母被對方放在馬上載着，情急之下，只好盡提全力，奮不顧身地拚命衝殺。

慘呼連聲中，好不容易將圍住她的殘敵都殺光了，但此時她的母親已被强敵挾持着奔出了她的視綫之外。

這情形，別說已是追不上了，縱然追上了，憑她孤身一人，又有什麼用呢？

因此，刹那間，這位有鬚眉氣概的美姑娘，急得呆住了。

只見她有若泥塑木雕似地呆立小院中，只有熱淚雙流的份兒。

良久，她才長嘆了一聲，回到屋內，將房門鎖好，騎着敵方所遺留下來的一匹健馬，揚鞭疾馳而去。

* * *

時已入夜。

一處荒山破廟中，正燃起一堆熊熊火焰。

火堆旁，南宮正席地而躺，嚴世傑却無聊地以枯枝撥弄着火堆。

南宮正似乎頗爲煩燥地翻了一個身。

嚴世傑扭頭看了他一下，起身伸了一下懶腰，似乎也準備就地躺下。

就在此時，一陣急驟馬蹄聲劃破了這寂靜的夜空。

嚴世傑聞聲不由一怔，扭頭向南宮正望去。

南宮正也挺身而起，凝神傾聽着。

那急驟馬蹄聲越來越近。

南宮正轉身欲出，但却爲嚴世傑伸手拉住。

嚴世傑示意南宮正小心戒備，他自己却閃身奔出廟門，向山中徑上察看時，只見南宮琳揚鞭策馬疾馳而來。

嚴世傑一怔之下，急忙閃身躲於一株樹幹之後，凝神戒備。

南宮琳到達破廟之前，已經減低速度，策馬徐行。

嚴世傑一看清來人是南宮琳，才不由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趨出樹前，含笑招呼道：「琳姑娘，原來是妳。」

南宮琳俏臉上掠過一絲驚喜神色，但突然又臉色一沉地冷然問道：「我哥哥呢？」

嚴世傑摸不清對方的態度，只好苦笑道：「令兄在裡面。」

南宮琳不再理他，逕自飄身下馬，向廟內奔去，口中並呼着：「哥哥，哥哥！」

南宮正匆匆迎出，注目訝問道：「妹妹，半夜三更的，妳趕來幹嗎？」

南宮琳突然止步，俏臉掠過一陣複雜的表情，那表情裡有驚，有喜，有悲痛，也有惶急……而且，兩行熱淚順腮而下。

這情形，使得南宮正心頭一驚，張目訝問道：「妹妹，妳……妳怎麼啦？」

南宮琳疾步而前，抱着乃兄肩頭，「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娘……娘被他們擄去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同時臉色大變，發出一聲驚呼：「啊！」

* * *

翌日辰牌時分，「蓋世堡」的「無敵堂」內那位二堡主屠龍，皇然高坐，他手下那批爪牙，一個個神氣活現排列兩旁。

南宮大娘則巍然端坐在一旁的一張木椅上。

屠龍仰首發出一陣狂笑之後，目注南宮大娘，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南宮夫人，久違啦！」

南宮大娘微微一怔道：「你是誰？」

屠龍嘿嘿陰笑道：「在下屠龍。」

南宮大娘憤然道：「你是屠天彪的兄弟？那麼，這兒是『蓋世堡』了！」

「不錯。」屠龍含笑點首道：「也就是從前的南宮莊。」

南宮大娘憤然地叱道：「賊子，你們殺死了我的丈夫，霸佔了我們的產業，現在，又將我擄來幹嗎？」

屠龍冷冷地接道：「殺人償命！」

南宮大娘道：「你說的是指我兒子殺死屠天彪的事？」

屠龍點了點頭道：「不錯。」

「那麼，」南宮大娘憤然道：「我問你，你們對我南宮家，殺人奪產的事，又該怎麼說？」

屠龍微微一怔，道：「那是妳丈夫不識時務。」

南宮大娘怒叱道：「賊子們欺人太甚，我倒要看看，你們憑什麼膽敢這麼無法無天……」

話聲中忽然飛身而起，揮拐向屠龍點去。

屠龍閃身離座，避過對方那含憤的一擊，然後，瞪目叱道：「老婆子，妳想找死！」

南宮大娘冷笑道：「老身活着也沒多大意思，能拚掉一個已算夠本，拚掉兩個，就算有賺了。」

屠龍却語氣一緩道：「不過，我却不想殺一個瞎老婆子，只要妳能叫妳兒子來，我馬上放妳走。」

南宮大娘冷笑一聲：「作夢！」

語落手起，揮拐疾點而出。

屠龍一躍閃開，怒喝道：「給我拿下。」

四個護法應聲而出，將南宮大娘圍住。

南宮大娘舉杖傾聽，屹立如山，一臉肅容。

站在她背後的一個護法，悄悄劈出一刀。

南宮大娘那聽風辨位的功夫已有極深造詣，對方的刀勢才出，她已冷然哼了一聲，掄杖橫掃，慘呼聲中，那偷襲的人已應聲倒地。

這情形，使得屠龍爲之暗暗一驚。

但他驚懍未畢，南宮大娘已揮杖疾掃，另外三人也於慘呼聲中，全部負創而退下。

賴天珂精目一轉之下，故技重施，示意兩個手下，持巨網躍上屋樑上，伺機出手。

其餘高手，遠遠圍着南宮大娘，吶喊助威。

但南宮大娘靜立當地，置若罔聞。

僵持了少頃之後，賴天珂朝屋樑上一施眼色，那張巨網飛罩而下。

南宮大娘却於那巨網臨頭的刹那之間，突然飛身而出，以致那張巨網反而網住了兩個自己人。

南宮大娘披唇一哂，道：「鼠輩們，技止於此麼？」

賴天珂老羞成怒之下，疾衝而上，揮刀猛劈。

南宮大娘揮杖橫掃，「噹」一聲，賴天珂手中的單刀被震得脫手了，「奪」一聲地釘入丈遠外的柱上，深沒及柄。

這情形，使得賴天珂臉色大變，疾退丈外，站在一旁的屠龍也是臉色大變，怒喝一聲：「弓箭手！」

一陣暴喏聲中，一羣弓箭手疾步而入，一齊張弓搭箭，瞄準南宮大娘，南宮大娘沉如山嶽，屹立當地，披唇冷哂。

屠龍舉手一揮，弓弦响處，箭發如雨，一齊向南宮大娘射來。

南宮大娘手揮拐杖，疾轉如輪，所有箭矢都在她身前紛紛下墜。

雙方堅持了盞茶工夫過後，突然一箭射中南宮大娘的背部，她身軀一轉，胸前又中了兩箭。

她前後中箭的情況之下，身軀連連晃動，已有站立不穩之勢，但她却是緊抿着嘴，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

又一排箭雨射來，終於使她遍體箭傷，默然倒地了。

這時，靜立一隅的施尹清，忍不住鼻端一酸，熱淚奪目而出，但他深恐被人看見露出馬脚，因而連忙轉身，借故悄然離去。

* * *

通往「欽州」城的官道上，南宮正、南宮琳、嚴世傑等三人，正策馬疾馳。

他們三人的心情都太沉重了，因而三個人都是一臉肅容，默默策馬疾馳。

可是，當他們經過一片樹林旁時，却被賴天珂率領的大批高手所阻。

南宮正等三人互相一視，飄身下了馬。

南宮琳疾趨而前，指着賴天珂說道：「就是他！」

南宮正一個虎撲，縱落賴天珂身前，怒聲問道：「我娘呢？」

賴天珂道：「令堂大人很好。」

南宮正注目問道：「人在那兒？」

賴天珂道：「就在這。」

說着，抬手朝一旁馬車中一指。

南宮正舉目望去，只見乃母斜倚車廂中，似已入睡，這情形，不由使他心頭一驚，厲聲問道：「你們將她抬來，她怎麼樣了？」

「別緊張！」賴天珂皮笑肉不笑地接道：「令堂不過是被點蔴穴而已。」

南宮兄妹心急如焚地準備向前衝去。

賴天珂却沉聲喝道：「誰敢妄動，我就先要那老太婆的命！」

這一來，可使南宮兄妹呆住了。

半晌之後，南宮正才注目問道：「你想怎麼樣？」

賴天珂道：「不怎麼樣，只要你跟我回『蓋世堡』去，我立刻下令放令堂回去。」

南宮正皺眉沉思一刻之後，才一挫鋼牙，毅然點首道：「好，我跟你去。」

嚴世傑連忙冷然喝道：「不行！」

南宮正冷然問道：「爲什麼？」

嚴世傑道：「你是府衙的囚犯，我怎能讓你跟他們去，再說……」

南宮正怒聲截口道：「別說了，難道你忍心看着我娘被他們殺死？」

一旁的賴天珂得意洋洋地連聲冷笑着，嚴世傑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

「好！人，我讓你帶去，不過你們不得濫用私刑，三天之後，我再到『蓋世堡』去要人。」

南宮正向賴天珂沉聲說道：「現在，將我娘放回來。」

賴天珂笑了笑道：「令堂當然要放，不過，可得先行委屈你一下。」

扭頭向他身邊人喝道：「將南宮正綁下。」兩個手持蔴繩的勁裝漢子應聲而出，將南宮正來了個五花大綁。

一旁的南宮琳看在眼裡，痛在心中，只急得眼淚雙流，却是無可奈何。

賴天珂又在沉聲吩咐着：「把他們的馬帶過來。」

嚴世傑爲之一怔，道：「爲什麼？」

賴天珂道：「我不想你們跟在後面騷擾。」

嚴世傑厲聲道：「不行！」

賴天珂道：「不行就算了。」

接着，又目注南宮正說道：「南宮正，這可不能怪我們不放令堂。」

嚴世傑怒叱一聲：「你……」

賴天珂淡淡笑道：「生意不成仁義在……」

扭頭向他的手下揮了揮手道：「咱們走吧！」

南宮琳連忙道：「且慢！」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刻接口道：「將馬匹帶走吧！」

賴天珂對嚴世傑投過輕蔑的一瞥，然後，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我們走了，至於這位老夫人，只要解開睡穴就行。」

說完，吩咐手下人將南宮正擱在馬上，率衆疾馳而去。

南宮琳疾步奔向車旁，伸手向南宮大娘身上一探，不由花容失色驚呼道：「娘啊……」

原來她的娘親週身冰冷，早已氣絕多時。

嚴世傑悲憤地頓足長嘆，舉目遠望，只見賴天珂那一行人，已經絕塵而去。

他俯身將南宮琳救醒，正容沉聲說道：「琳姑娘，死者不能復生，希望妳節哀順變，先使令堂入土爲安，咱們還是趕緊救援令兄。」

* * *

這是一個烈日當空的正午時分，地點則爲一處山麓斜坡之處。

南宮正手足分別綁在四根鐵樁上，全身只穿一條短褲，仰天而卧。

也許時間太久了，兼以烈日如焚，使得南宮正全身流着汗水，張口喘息着，掙扎着。

不遠處，「蓋世堡」的二堡主屠龍，率領他的一班爪牙，正在飲酒作樂，談笑風生。

屠龍目注南宮正那一副不勝痛苦的神情，不由得意呵呵大笑道：「南宮正，你也有今天了。」

賴天珂手持一杯清水，走向南宮正身前，使杯中清水，一滴一滴地滴在他的臉上，口中陰沉地笑道：「南宮正，想不想喝啊！」

羣兇們目見南宮正那被晒得舌乾唇焦，痛苦掙扎的神情，不由又發出一串震天大笑。

賴天珂索性將杯中水，傾倒在南宮正的胸膛上，哈哈大笑道：「

南宮正，你往日的威風何在？」

也許是這一陣的刺激，激發了南宮正的潛力，只見他奮力一掙之下，居然將那分別綁在他雙手的鐵樁拔起，人也跟着坐了起來。

這情形可嚇得一旁的賴天珂慌不迭地退出丈外，其餘羣兇也都楞住了。

但南宮正並無進一步的行動，只是怒視着屠龍，連連地冷笑着。

屠龍精目一轉，沉聲說道：「誰能砍傷他一刀，賞銀十兩。」

羣兇聞言之下，紛紛搶先上前。

南宮正一驚之下，本能地挺身站起，雙手握着鐵樁，凝神戒備着。

可是，他的雙脚，仍然被綁在另兩枝鐵樁上，不能移動。

就當此時，屠龍又沉聲喝道：「各位，只能劈傷他，却不許殺他。」

接着，一挫鋼牙，恨聲道：「我要他受盡折磨，慢慢的死去。」

一串暴喝聲中，一個勁裝漢子首先發難，疾衝向前，揮刀砍下。

南宮正以鐵樁一擋，「鏘」地一聲，這正面的一刀是擋住了，可是他雙足不能移動，顧得了前面，却顧不了後面，擋過了前面一刀，後面却狠狠地挨了一下。

接着，左邊、右邊、前面、以及上上下下都先後受傷，片刻之間，已是遍體鱗傷，全身浴血。

儘管他咬緊鋼牙，不曾哼出一聲，但已經受夠了折磨了，體力消耗殆盡，再加上這遍體刀傷，也不能不頹然倒下了。

這一情形，自然是樂得羣兇呵呵大笑。

不過，在呵呵大笑羣兇之中，却有一個人，所感受的無形痛苦，可絕對不低於目前的南宮正哩，這個人，就是南宮正的盟叔施尹清。

他本來是爲了要替自己的盟兄盡一份力量，才隱身「蓋世堡」中，如今，眼看自己的盟姪，被敵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地生死兩難，而他自己，却不但愛莫能助，而且還要附和着其餘羣兇，裝成快意的狂笑，試想，他的心中是一種怎樣的滋味呢？

就當施尹清表面强裝歡笑，却把眼淚往肚裡吞的同時，屠龍又在說話了：「賴堂主，將他拖下去，着人爲他敷藥止血，本座還不想便宜他，就這樣的死去。」

* * *

當夜，上燈時份，「蓋世堡」的「無敵堂」內，羣兇畢集，燈火通明，裡裡外外更是戒備森嚴。

南宮琳在嚴世傑的陪同下，昂然走進大門。

這二人目光一掃之下，南宮琳首先向高坐堂上的屠龍怒聲問道：「屠龍，我哥哥呢？」

屠龍仰首狂笑道：「妳哥哥麼？早就到閻羅王那兒報到掛號去了。」

南宮琳睜目怒叱道：「饒你不得。」

話聲中，縱身飛撲，揮鞭疾掃。

但却被屠龍的手下紛紛將他們二人圍住，屠龍並厲聲大喝道：「拿下這兩個。」

「是！」施尹清首先應聲而出，持劍向南宮琳掃去，接連三記絕招，將南宮琳迫得連連後退。

另一面，嚴世傑却與賴天珂等四五個高手，正殺得如火如荼。

施尹清將南宮琳迫退到「無敵堂」外的院落中後，一看四週沒有人注意，連忙低聲說道：「琳姑娘，令兄不在此地，快退！」

南宮琳一怔道：「你是什麼人？」

原來隱身於「蓋世堡」的施尹清已非本來面目，因而南宮琳認不出這位施大叔來。

施尹清急聲低喝：「目前無暇細說，救人要緊，快走！」

這時「無敵堂」內，慘嚎連傳，顯然死在嚴世傑雙劍下的高手已經不少了。

施平清連攻數劍，然後僞裝中鞭，發出一聲「啊！」臉上也現出一道被鞭梢擊中的血痕，他一怔之下，大喝一聲：「看鏢！」

一綫白影，直射南宮琳胸前。

南宮琳伸手接住，却是一支銀箭，她不及細看連忙揣入懷中，一揮鞭疾掃，口中並喝道：「閃開！」

緊接着「刷！刷！刷」一連三鞭，將施尹清逼退五步，飛身縱入「無敵堂」中，長鞭一掃，捲飛圍攻嚴世傑的一個高手，躍入戰圈，與嚴世傑聯手，一面低聲說道：「嚴大人，咱們快退走。」

嚴世傑一怔道：「爲什麼？」

南宮琳沉聲喝道：「走！」

「走」字出口，也飛射門外，足尖一點，已飛身上了屋面。

嚴世傑見狀，也祇好雙劍齊飛，殺出一條血路，跟踪飛躍屋面。

這情形，使得屠龍得意地發出狂笑。

施尹清故意震聲大喝，「追！」

屠龍却連忙阻止道：「不必了，早晚他們還會來送死的！」

南宮琳、嚴世傑二人，衝出「蓋世堡」後，經過一陣奔馳，進入一片樹林中，才停了下來。

嚴世傑有點不滿地訝問道：「琳姑娘，妳……」

南宮琳截口輕「噓」了一聲道：「噤聲！」

兩人機警地四週圍察看了一番，證實這附近確無敵人之後，南宮琳才探懷取出施尹清所給的銀箭，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令兄囚在『斷魂崖絕命洞』。」

嚴世傑入目之下，不由恍然大悟地長吁了一聲，之後才皺眉道：「這是什麼人寫的？」

南宮琳低聲說道：「是什麼人，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確信他是一番好意，這消息也必然是可靠的。」

嚴世傑沉思着說道：「話是不錯，但『蓋世堡』的人詭計多端，我們可要特別小心。」

南宮琳微微點頭道：「咱們走吧！」

* * *

第二天清晨，南宮琳與嚴世傑二人，已進入一處險峻的峽谷中。沿着那僅容一人通行的羊腸小徑，艱辛的向上攀登，到達一處排雲峭壁的頂端，舉目望去，只見對面也是一座壁立千仞的峭壁，寬達十丈以上，却只有一條鐵鍊可通，俯首下望，絕淵中雲霧蒸騰，其深不知幾許。

這情景，可眞是險到了極點，膽小一點的人，別說沿着這鐵鍊橫渡過去，只是望望，也會嚇得心膽發抖。

南宮琳向嚴世傑說道：「嚴大人，對面就是『絕命洞』，請替我斷後，我過去看看。」

嚴世傑正容道：「還是我先過去吧！」

南宮琳連忙接道：「不……」

「不」字出口，人已飛身而起，已經僅僅是單足在鐵鏈當中一點，已經輕靈而美妙地飄落對岸懸崖之上。

那所謂「絕命洞」，就是鐵索橋旁約丈遠處。

洞口藤蔓遮垂，並無任何警戒。

南宮琳以「子母追魂劍」撥開洞口藤蔓，戒備着，昂然緩步而入。

她剛剛進入洞內，迎面一股刺鼻奇腥，使她黛眉一皺，目光一掃之下，不由駭然連退三步。

原來一條碗口粗的巨蟒，正盤踞在通道上，向着她昂首吐舌，雙目發出光芒。

她心頭一驚之下，連忙揮劍向蟒首斬去。

不料巨蟒似已通靈，牠巨首一低，避過子母追魂劍，而同時尾部却如鋼鞭似的，向南宮琳橫掃而來。

南宮琳騰身而起，半空中揮動子母追魂劍卡簧，追魂小劍應聲而出，射中巨蟒雙目，鮮血直冒。

緊跟着，南宮琳飛身而下，一劍斬落蟒首，又飛縱五丈之外。

她一直等那無頭巨蟒在地面上停止了翻騰之後，才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聲，繼續向洞內走進。

洞內，石筍連佈，昏暗無光，加上那死蟒血腥味，委實令人難耐。

但她爲救兄長，不得不提心吊膽地冒險深入。

這時，她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敢想像的問題，那就是，她的胞兄是否已遭巨蟒吞噬了呢？

不遠處一個蠕動的物體，打斷了她的思路。

由於洞內光綫黑暗，看不眞切，儘管她心頭希望那蠕動物體，就是她的哥哥南宮正，却也擔心又是一條巨蟒。

因而她在既喜又驚的心情之下，小心地徐徐逼近。

突然，她飛身撲上並悲呼一聲：「哥哥……」

接着却是一陣無聲的飲泣。

原來，她方才看到的那個蠕動物體，就是遍體鱗傷不成人形的南宮正。

這時，南宮正那失神的雙目之中，掠過一抹驚喜神色，身軀也掙扎了一下。

南宮琳咽聲地叫道：「哥哥……哥哥……你……」

南宮正無力地搖了搖頭。

南宮琳略一沉思，俯身將乃兄扶起，向洞外走去，到達洞外，她望着那條橫渡絕崖的鐵鍊，心頭不由地直往下沉。

因爲，她背着一個比她還要重的大男人，可不能像方才過來一樣地憑輕功點足飛渡呀！

她皺眉沉思了一陣之後，扭頭向乃兄說道：「哥哥，你雙手用力抱住我的肩膊，我要用雙手之力，由鐵鍊上懸空攀緣過去。」

南宮正點點頭道：「好的，我知道。」

南宮琳又囑咐了一句之後，才飛身縱攀鐵鍊，雙手在鐵鍊上交互着向對面攀緣過去。

這是驚險無比，而又非常吃力的事，但一種求生的本能，迫使這一對同胞兄妹，不顧一切，慢慢的向對崖攀緣着。

可是，當她爬到鐵鍊當中時，那絕命洞不遠的草叢中，突現出現十多個弓箭手，集中向她們兄妹射了過來。

目前，南宮兄妹僅憑南宮琳的一雙手支持着向對岸攀緣，不但沒有格拒或還手之力量，連躱避一下也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說，南宮兄妹雖然是活人，却等於是一個死靶，只有硬挨的份兒。

因此，這後果的嚴重，是不難想見的。那密集射來的急矢，帶着破空銳嘯，由他們兄妹身邊飛過，

有些，僅以毫釐之差，並沒有傷着他們，這情形，不但急得南宮兄妹一身冷汗，連對崖的嚴世傑，也震驚得呆住了，但南宮琳仍然是銀牙咬緊，拚命向對崖攀去。

突然南宮正的左肩上中了一箭，痛得他雙手一鬆，滑了下去。

南宮琳失聲驚叫：「哥哥……」

於生死間不容髮之間，南宮正又抱住了她的雙腿，對面的嚴世傑，也爲之心頭狂跳，驚出一身冷汗。

南宮琳以雙足帶着乃兄，繼續向對崖攀爬着，敵方的急矢也仍然不斷射過來。

當他們又攀爬上了將近丈許時，南宮正的左肩又中了一箭，痛得他左臂一鬆，嚇得南宮琳和嚴世傑都不由地失聲尖叫。

也許是求生的本能激發了南宮正的潛力，在這生死一髮之間，居然出現了奇跡。

他左手雖已鬆開，右臂却仍然緊緊地抱着乃妹的右腿，乃妹繼續向對崖移動。

敵方的急矢仍然密集地射來。

南宮琳滿頭大汗，銀牙緊咬地全速向對面攀着，當他們距離對面已不過丈許距離時，南宮琳深恐乃兄再被敵人射中，一咬銀牙，突然右足提起，猛然一抖，將乃兄甩向對面。

「砰」地一聲，南宮正身落崖邊，當場昏迷過去，緊跟着，南宮琳也飛躍過來，跌坐地上，張口直喘。

嚴世傑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聲，道：「恭喜賢兄妹死裡逃生，這下山的路就由我來背着南宮正吧！」

* * *

半月之後，另一個荒山破廟中，南宮琳在火堆上架着藥罐熬藥，南宮正則在廟外的林間，負手徘徊着。

南宮琳揚手叫道：「哥哥，藥熬好了，快來喝吧！」

南宮正含笑說道：「其實，我內外傷都已好了，這藥可以不必再喝啦。」

南宮琳笑了笑道：「那位嚴捕頭，怎麼還沒回來？」

南宮正道：「我想，這兩天內該回來了。」

南宮琳道：「他回去向府台大人說情的事，不知能否成功？」

南宮正道：「這可很難說，因爲，當我殺屠天彪時，府台大人曾阻止過我。」

南宮琳皺眉頭接道：「奇怪，屠天彪那老賊，怎麼與府台大人拉上了關係？」

南宮正一怔道：「此話怎說？」

南宮琳笑道：「你想想看，如果屠天彪跟府台大人沒有私交，他們兩個怎會在一起喝酒的哩？」

南宮正道：「如此說來，嚴捕頭向他求情的事，那就更加困難了。」

林外，一陣急驟馬蹄聲由遠而近。

南宮正向外走去，一面笑了笑道：「十九是嚴捕頭回來了。」

他的話聲才落，嚴世傑已策馬疾馳而來，嚴世傑飛身下馬，疾趨上前，向南宮正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含笑問道：「老弟的傷勢已痊癒了吧？」

「托福！托福！」南宮正也含笑接道：「小弟的傷勢已完全好了。」

南宮琳却注目問道：「嚴大人，不知道府台大人如何說法？」

嚴世傑笑了笑道：「府台大人算是勉强答應，法外施恩，不過……」

扭頭注目南宮正道：「他對你老弟，可非常之不滿呢。」

南宮正笑道：「是因爲我殺屠天彪之時，對他出言不遜？」

嚴世傑道：「那倒不是，而且府台大人對老弟全家含寃的情形，還非常之同情。」

南宮正皺眉道：「那麼，是那一點使他不滿呢？」

嚴世傑神秘地一笑道：「那是因爲你破壞了他的大事。」

南宮正注目問道：「我幾時破壞了他的什麼大事啊？」

嚴世傑正容道：「歸根結底，你不該殺屠天彪，因爲……」

一頓話鋒之後，才注目問道：「當你殺屠天彪那天，府台大人不是正在同屠天彪喝酒嗎？」

南宮正點點頭道：「不錯。」

嚴世傑接問道：「當時你曾否注意到酒樓的裡裡外外，有不少官兵在警戒着？」

南宮正又點點頭道：「是的，我曾注意過。」

「那麼，」嚴世傑正容接道：「我現在告訴你，當時府台大人就是爲了要逮捕屠天彪，才虛與委蛇地與屠天彪擧杯共飲。」

說到這裡，南宮兄妹不由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嚴世傑娓娓地道：「可是，當時你老弟那麼橫刀一殺，使他的一切部署都成了空，這豈非破壞了他的大事麼？」

南宮正不由苦笑道：「這情形，我可委實不曾想到。」

嚴世傑道：「所以，他雖然已答應法外施恩，不再追究你的殺人之罪，但却有附帶的條件。」

一旁的南宮琳顯得頗爲緊張地問道：「什麼附帶條件？」

嚴世傑正容道：「那就是要令兄協助我逮捕屠龍歸案，如敢拒捕，格殺勿論。」

南宮琳「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其實，這也不能算是條件啊！」

南宮正也含笑道：「不錯，這不能算條件，逮捕屠龍，於公於私，我都義不容辭。」

嚴世傑正容如故地道：「可是，站在府台大人的立場，卻不能不這麼說，逮捕那魚肉良民、罪惡昭彰的屠龍，算是將功折罪，他才能名正言順地赦免你的殺人罪行。」

南宮正連連點頭道：「對！對！」

南宮琳笑道：「嚴大人，我也去。」

嚴世傑一本正經地接道：「可以，不過，我也有條件。」

南宮琳微微一怔，道：「什麼條件？我沒有罪，也不求功，該不是什麼『將功折罪』吧？」

「當然不會那麼嚴重。」嚴世傑笑了笑道：「琳姑娘，咱們也算是患難之交了，將『嚴大人』三個字收起來，改叫一聲『嚴大哥』，怎麼樣？」

南宮琳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臭美！你是誰的嚴大哥啊？」

嚴世傑笑道：「別那麼小氣，『嚴大哥』與『嚴大人』之間不過是一字之差啊！」說完，與南宮正二人縱聲一齊呵呵大笑。

南宮琳一跺小蠻靴，佯嗔地叱道：「兩個都是神經病。」

* * *

第二天，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蓋世堡」內旗幟飄揚，裡裡外外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無敵堂」中，屠龍滿面肅容地坐在正中的虎皮交椅上，所有手下高手肅立兩旁，鴉雀無聲。

門外有人稟報道：「啓稟堡主，南宮正兄妹和嚴捕頭三人已快進入大門。」

屠龍沉聲道：「知道了，傳令下去，不必阻攔。」

「是！」

少頃，南宮兄妹與嚴世傑等三人，昂首闊步，步入「無敵堂」中。

「蓋世堡」中高手們禁不住羣情激憤，躍躍欲試，但卻被屠龍擺手阻止。

他由旁立的衛士手中，取過兵刃徐徐站起，他那兵刃也有點特別，右手是一把剃頭刀，左手卻是一枝有點像剪刀的外門兵刃。

南宮正算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見屠龍，即待上前衝殺過去，但卻被嚴世傑拉住了。

南宮正掙扎着問道：「你？」

嚴世傑正容道：「我要拿他送官法辦，不是一樣替你解了恨了？」話沒說完，雙劍業已出鞘，一個虎躍，逕向屠龍身前撲去。

屠龍閃身避過，揮刀猛砍。

嚴世傑避過對方的反擊之後，右劍直刺，左劍橫掃，虎虎生風。

屠龍冷笑，左剪夾住嚴世傑的右劍，右手鬼頭刀卻將對方的左劍硬行架住，同時他的右足，卻突然向嚴世傑踢去。

原來屠龍的雙鞋尖上，裝有能伸縮的利刃。

本來，以目前雙方的距離而言，屠龍這一脚，是踢不到嚴世傑身上的，所以嚴世傑對對方的這一脚，並不當是這一回事。」

但因爲鞋尖有利刃之故，在變生意外之下，嚴世傑却吃了暗虧，當時，只聽他一聲痛呼，低頭一看，胸前已現出一道血口子，鮮血直冒。

站在一旁的南宮正入目之下，不由驚呼出聲：「劍鞋！」

屠龍一見自己一招創敵，不由得意地仰首縱聲狂笑，就在此時，施尹清悄然趨前，一劍向屠龍背後刺去，屠龍的身手也委實不錯，在縱聲狂笑之間，仍能察出有人偷襲。

只見他忽然橫飄出五尺，避過施尹清的一劍，回身不勝驚愕地問道：「施護法，你……」

施尹清冷笑一聲道：「我是南宮虹的師弟施尹清，爲了我師兄的血仇，這一年來，我改裝易容，屈身事敵……」

「老賊住口！」屠龍縱聲大喝：「我先宰了你這個吃裡扒外的東西，再找這幾個小輩算賬。」

話聲一落，握刀直撲施尹清。

南宮正一聲清叱：「老賊看劍！」

已握劍將屠龍截住，展開一場捨生忘死惡鬥。

同時，嚴世傑、南宮琳、施尹清等三人，也分別以一敵三，甚至以一敵四，殺得如火如荼。

目前，除了南宮正與屠龍是單打獨鬥之外，其餘南宮琳、嚴世傑等三位，幾乎處於一種混戰狀態中，不過，這三位，人數雖少，却一個個如出柙之虎，銳不可擋，也可說是有如猛虎下山，所向披靡。

以目前的戰況而言，只有南宮正與屠龍這一對是處於膠着狀態，其次，就是賴天珂想向南宮琳討回傷他一目之仇，而集中精銳圍攻，使南宮琳這隻雌老虎，暫時重重的被困住。

在殺聲震耳中，慘叫聲連連，不到盞茶時間，「蓋世堡」中不少高手已在嚴世傑、施尹清二人的奮力衝殺之下，傷亡殆盡，剩下沒死的，也被嚇破了膽，一個個悄然溜走了。

這時，施尹清才向嚴世傑笑了

笑道：「嚴捕頭，你該先包紮一下傷勢，然後，你去幫琳姑娘，由我去幫南宮正。」

嚴世傑笑道：「不用包紮，些許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

圍攻南宮琳的，除了無敵堂主賴天珂之外，還有另兩個功力與賴天珂在伯仲之間的護法，算得上是「蓋世堡」中的精英，因而，儘管南宮琳有若生龍活虎，一時之間，却也沒有法子突圍而出。

賴天珂呵呵一笑道：「臭丫頭，我也不向妳討還傷目之血債了，只要妳乖乖地陪我一宵……」

他的話還未說完，嚴捕頭已恰巧趕了過來，截口冷笑道：「死到臨頭，還不忘口齒輕薄。」

話落手起，一劍刺中了賴天珂的左肩。

賴天珂痛得一聲慘呼，連退三步之後，又飛身與嚴世傑鬥在一起。

但賴天珂本來就非嚴世傑的敵手，這一負傷之下，更是相形見絀，一上手就被逼得連連後退。

南宮琳自賴天珂被嚴世傑接下之後，減少了一個强敵，所受壓力一鬆，左手子母追魂劍揮處，剩下兩個敵人中，已有一人慘死當地，最後一個心膽俱寒中，想開溜也來不及了。

南宮琳嬌喝一聲：「鼠輩躺下！」

長鞭揮處，慘號隨傳，那最後的一個護法，已被她一揮鞭掃斷了腰骨，橫屍當地。

緊接着，她又大聲喝道：「嚴大哥，那賊子交給我！」可是，她話沒說完，賴天珂已被嚴世傑一劍穿胸，飛起一脚，踢飛丈外，然後向南宮琳歉笑道：「一時收手不住，琳姑娘請多多包涵。」

南宮琳一皺黛眉，白了他一眼道：「看你這副德性！」

這時，屠龍已在南宮正、施尹清二人的聯手狂攻之下，且戰且走，退出了「無敵堂」，到達庭院中，屠龍眼看大勢已去，想伺機溜走。

說來這個屠龍的武功也委實不錯，目前，他力戰南宮正、施尹清兩大高手，仍然是有攻有守，至今尚未現出敗象來。如果他就此想逃脫，目前的南宮正、施尹清二人，眞還未必能攔得住他。

但他目前才完全明白，南宮正的被救出絕境，完全是施尹清洩秘所致，這也就是說：蓋世堡落得目前這一慘境，施尹清的「吃裡扒外」，該列爲罪魁。

所以，他臨走之前，必須將施尹清殺死，才能發洩心頭的怨氣。

於是，就當「無敵堂」中的戰鬥正全部結束的同時，他咬牙大喝一聲：「施尹清，老子饒你不得！」

話聲中，奮力蕩開了南宮正攻來的一劍，刀剪交加地全力撲向施尹清。

也就在這時，「無敵堂」中忽然傳出一聲震天大喝：「屠龍納命來。」

話出同時，三條人影成品字形地向鬥場疾射而來。妙的是最前一道人影，竟然直挺挺橫裡砸下，那顯然不是活人。

不錯，最前那道人影，是賴天珂的屍體。

這情形，使得屠龍不得不放棄向施尹清的攻勢，順手一掌，將賴天珂的屍體擊飛。

也就在此同時，南宮正把握住這一瞬即逝的機會，按動了「子母追魂劍」上的卡簧，劍中的追魂小劍應聲射中屠龍的左目。

南宮正得理不饒人揮劍橫掃過來。

屠龍强忍徹骨痛楚，厲喝一聲，騰身而起，準備向堡外飛奔逃命。

但他身負重創之下，再行逃命已略嫌太遲了。

首先是南宮正的子母追魂劍脫手飛出直貫屠龍的腰部，緊接着，却是及時趕來的南宮琳，又一鞭擊中他的腰幹。

本已受重傷的屠龍，在接連加上這兩記致命一擊之後，當場慘死，「叭」地一聲倒在地上。

南宮正俯身由屠龍屍體中抽出子母追魂劍，就着屠龍屍體，抹乾劍上的血漬，目含痛淚，仰首喃喃地禱告着：「爹、娘，英靈共鑒，孩兒們已替你們報了仇了。」接着，又一扯乃妹衣袖，雙雙向施尹清跪了下來，恭聲說道：「大叔，大德不敢言謝，請受侄兒侄女兄妹一拜。」

施尹清目含清淚連忙俯身將兩人扶起來，嘴唇翕張着，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南宮正正容道：「大叔，如今南宮莊又物歸原主了，今後，這兒也就是你的家。」

嚴捕頭笑問道：「老弟台，我呢？」

「你麼？」南宮正向乃妹輕瞟了一眼，神秘地一笑，說道：「那就要問我的妹妹啦！」

南宮琳一跺脚道：「哥哥，你……」

南宮正向她扮了個鬼臉，道：「我欺負了妳，是也不是？哈哈！」

（完）

上文提要： 唐寶牛在小作爲坊救了朱小腰，第二次又在顏鶴髮的墳前碰到朱小腰，因白愁飛算準朱小腰會來拜祭，便伺機狙殺，第一次梁何的追殺並未成功，第二次派孫魚……兩人逃上萬寶閣，此處只作攻襲的部署，沒有防守的準備，唐、朱拚命抵抗，二人情況危殆。此時王小石出現了，他上了萬寶閣，掩護他們二人……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溫瑞安・文／可飛・圖

傷心小箭

未報大義　先公後私

萬里望旋舞鐵蓮花，這武器好處是：兵器是二蒂作並頭形，如未發之苞，苞之兩側，皆作稜起之銳刄，頭部極其尖銳，但橫栓裝有彈簧機關，繫於環繩，長足一丈二，只要擊中任何事物，將環一擰，彈簧失其管鑰，栓脫荷苞暴伸怒張，中者創口並擴大慘傷，而且又先距敵於丈外，這叫穩打穩紮，險兵險着。一如勢頭不對，他可翻身就走，要是乘勝追擊，他可第一個殺着先到。

說眞的，人活在大社團裏，不夠勇決，不夠機靈，非但無望晉昇，只怕連自保都是不易矣！

他深悉王小石出現之際，自己不能退。也不能一味悍進。

要求保命存身，在大幫會裡，首先要懂得表進內退，似進實退，以退爲進，不退不進之道。

他外號和名字都叫「萬里望」，的確，有些事，他是看得很準，拿捏得很準，連出手的輕重，也把握得非常神準。

* * *

「新月劍」陳皮的看法又有不同。

他一見王小石來了，就激起了鬥志。

他聽說過這個人的種種威風史：如何以一力敵「八大刀王」，怎樣以個人一刀一劍挑戰「六合青龍」，如何怎樣解「發黨花府」羣雄之危，怎樣如何跟蘇夢枕、白愁飛合戰擊退迷天大聖關七！

他聽着了這些故事，就熱血奔騰。

眞好！

如果那是自己，那就威風了！

他仍年輕！

可是仍未意興風發過！

年輕可不是要拿來意興風發的嗎？

他可多希望有神飛風躍、意興遄揚的一日啊！

王小石這回可來了！

王小石雖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但只要擊敗了他，自己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這是一個機會！

他甚至可以「聞」到了這「機」會的種種附帶而來的好處、風光和名成利就的隨躡而至。

他應當攫住這個機會！

決戰王小石！

輸了，也不過是死了！

寧鳴而生，不默而死。

寧鬥而死，不屈而活。

很多有志氣、有本領的年輕人，都會抱持同一想法。

他們不佩服前賢。

不滿意前輩的成就。

他們要超越過他們，他們要証實：自己比以前的人都好。

可是用什麼來証實呢？

光說、光自負、光自以爲是，是沒有用的。只有你自己認爲，不得人承認，就算天下無敵也只不過是因爲根本「沒有敵人」而已。

那只是自欺欺人。

所以陳皮要決戰。

以他的劍。

那一把彎彎如新月的劍！

人在江湖，就不能不、不得不、也不可以不從衆多咬牙吞血的決戰中証實自己。

沒有決鬥，就沒有勝利。

雖然，一百個後起之秀挑戰過去最優秀前賢的結果，往往是九十九個慘敗，當然，或許也有一名取得勝利。

慘勝。

沒有眞正的勝利是可以不付出代價的。

* * *

毛拉拉也願意付出代價，不過他更希望能少付一些兒。

他一看到王小石來了，新仇舊恨都湧上心頭。

王小石處事公正，手段也不算嚴苛，在「金風細雨樓」裡的弟子誰都記憶猶新：有王小石在的時候，「風雨樓」可生氣活潑、生機盎然得多了。

大夥兒也不一定要去殺人放火、械鬥伏襲，才能証實自己的存在，才算是「做了事情」，只要大家爲良民百姓拒抗强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全都成了帮會功勳。

有時候，連大家一起論國事、說家事、聊女人，也被允可，全成了正經事兒，王小石還摻合一起，互相調笑，食共食，寢同寢，衣並衣，戲齊戲，一點架子也沒有，不知多和氣和諧、歡暢歡愉。

甚至有時只賑災送來、捐糧贈茶，也算是爲「金風細雨樓」建了功、立了德——這跟「風雨樓」一貫以來的作風：尤其是白愁飛當權當政時的作風，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家都很懷念這一段眞正無拘無束，不必刀光血雨的期間。

但也有人的想法並不一樣。

毛拉拉就是其中一個。

他外號叫「殺人放火」。

他給樹大夫的胞弟樹大風算過命，說他命裏有什麼七殺遇簾貞星曜，本是火煉庚金，但又遇擎羊、火星加空劫，一生殺孽甚重，刀光血災難以尅免。

他開始殺人的時候，還會手軟。

但他是花無錯一手調教出來的，花無錯教他一個當江湖漢子的特質：那就是「夠狠」。

花無錯叛死。他給撥入師無愧的部下。師無愧是個戰士。他從師無愧那兒又學得了另一種「狠」。

然後他調升入「五方神煞」中薛西神的部屬，薛西神更教會他另一種層次的「狠」。

薛西神死後，他直接受命於孫魚，間接受命梁何，其實都遙控於白愁飛之手。

這三個人，又是三種不同的「狠」。

花無錯是人狠。薛西神是手段狠。師無愧是拚狠。梁何是一種慄狠。孫魚則是沉狠得讓人不知不覺，甚至理所當然。白愁飛則是心狠，他的狠彷彿是做大事時的一種必要的手段，無分對象。

毛拉拉全學會了他們的狠。

他一向很喜歡殺人，且當殺戮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他最不得志的時候，要算是王小石「當政」之時，那時際，好殺戮的他，動輒就弄出人命、血流成河的作風，使他鬱鬱不得志，老是受到王小石的譴責與懲戒。

所以他很痛恨。

他痛恨王小石。

他覺得一個不夠心狠手辣的人，憑什麼出來江湖上混？一個不能夠狠心辣手的人，用什麼在武林中闖？

他要教訓這種人！

他要殺了王小石！

他覺得他自己才是對的。

他甚至認爲他這樣做是代表了整個武林的正義！

* * *

四個人，都是「金風細雨樓」裏相當出色的子弟，他們都攻向王小石，都要王小石的命！

但王小石可不要他們的命。

他要他們的命幹什麼？

他既沒欠他們什麼，他們也沒欠他什麼。他不恨也不嫉這四人，這四個人跟他也本能無怨無隙。

這些年來，王小石一直並不忍心殺生：每個生命，都要活着，都享受活，並且都想活下去，他們都有他們的親人、朋友、希望和感情，爲什麼要把這些都因心中一個惡念而扼殺掉呢？就算是一棵樹，也有他生存的權利，它好不辛苦才發芽、開枝、散葉、成長、茁壯、含苞、開花、結菓……它跟清風低語，它在太陽蒸發，它跟雨水細訴，它抓住泥土——就算是無端打殺掉一棵樹，一株草，那也是很不應該，而且是殘忍的事。

可是，有些人，如果你不把他擠掉，他就會把你給擠掉下來。

王小石也是闖過江湖，經過風霜，歷過凶冒過險搗過毒龍潭的人。

他一下子已看得出來，如果他不馬上立威，只怕跟四人一樣衝殺上來的人，就會更多，而喪命的人也定然更多了。

殺一儆百隱藏的意思，也許就是不願和不能殺千殺百，所以得要快刀斬亂蔴，先把那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先行滅掉，讓它連「一」都沒有了，怎麼有「百」？

人活在世上，常常要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包括被迫殺人。

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開始流傳這句話的時候，的確是個由衷的原委，既是苦衷也是原由。但到了今天，這已完全成了一個藉口，且不管他是不是身在「江湖」（可不是人人都身在「江湖」的）？能不能算得上是個「江湖中人」（江湖風波惡，也不是人人說進就進得了、說闖便闖得起的）？是不是眞的「身」不由己（很多人本來就要做和愛做的事，做了後一句「不由己」就推卻到了九霄之外，好像錯不在他、罪不關己事似的）？到底人在江湖是不是一定就身不由己還是人在江湖反而比不在江湖的更能由己一些（說實在的，一個出來闖蕩江湖的人多比窩在家裏的閒漢來得自由自在多了）？都有商榷的必要。否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從一句至理哲語，變成了一句推卸責任的卸辭。

這一刻，爲了少殺些人，王小石已不得不下手殺這幾人。

這一剎，是眞正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不，不是的。

只要你有膽識、有能力，夠強大，夠堅定，仍然可以把「不由己」變爲「由己」的。

王小石的殺念一閃而過，稍縱即逝。

（不，我跟他們無仇無怨，只不過恰好站在敵對的一方，我不能因此殺人，我不能殺他們。）

他拔出了「相思刀」，擋住了陳皮的「新月劍」，又以「銷魂劍」，架住了馬克白的「龍鬚鈎」，可是，在同一剎間，毛拉拉的飛鐃和萬里望的鐵蓮花亦已打到。

他忽然右手五指一撮，像拾執起什麼事物般的「叱」了一聲：「石！」

一揚手，飛擲向馬克白。

同時，他左手拇指與中食指一合疾彈而出，喝道：「箭！」

「啪啪」二聲，萬里望感覺到鐵蓮花已給一顆勁石震開，而毛拉拉也覺察飛鐃遭一股強箭蕩開。

王小石以箭、石抵擋攻來的暗器與兵器，本是不奇，奇的是：他手上本無箭，也沒石。

那是何來的箭？那來的石？

卻原來這「箭」和「石」，都是一種無形的氣勁，但遭王小石凝氣迫發，用力一摧，立刻成了「氣石」、「勁箭」，如同實物一般發放了出去。

石頭一向是王小石的武器。

這門功夫，卻不是來自天衣居士的傳授，而是他自己創研潛修的。

他認爲武器不必奇形古怪，毋庸招走偏鋒，只要趁手方便、常見常有，那就是最好的兵器了。

江湖上有的是千奇百怪、各門各類的奇形畸型武器，但只要得其精髓，發揮無遺，那怕是一把單刀、一桿纓槍、一支鐵劍，都能夠成爲天下一等兵器。

事實上亦然，武林中有不少高手使獨門、奇門兵器，但眞正能躋上第一流高手之列的，恐怕還是多見刀劍槍棍之類的普通兵器。一流的兵器，讓第九流的人來使，恐怕也只是第三流的武器。第九流的兵器，讓第一流的人來用，自然就會成了第一流的武器。

暗器也一樣。

有許多暗器，不免稀奇古怪，但眞正一流的暗器高手，只要一把小刀、一支鋼鏢，或是彎弓搭箭，就可以百發百中，絕不虛發，又何必一大堆裝模作樣、華而不實的怪名堂、新名目？

所以王小石選了石頭爲他的「暗器」。

由於他是光明正大的施用這「暗器」，因此也成爲了他的「兵器」。

他一向喜歡石頭。

一顆石子，大概需要在地殼裏幾億乃至幾百億年才能形成的吧？每一顆石子都有不同的形狀、花紋，乃至也有不同的構成和性格。

這最實、最眞、最有力而又最有趣味的寶藏和兵器，就踩在腳下，遍佈大地，隨手可以拾得，他認爲這才是眞正方便、趁手、犀利而且又用之不竭的好兵器！

他對石頭有感情。

所以他選練了石子。

石頭也爲他創造出不少機會。

例如他曾以一粒石子擊殺傅宗書。

他把握住石子，如同掌握了機會。

握在手裡的時機。

那是他特別的機會，也是特別爲他的機會。

「專機」。

當然，發出「無形氣石」，不是他四年前可以做到的，可見他此際的功力已又更上層樓。

箭則不然。

他本未曾練過箭術。

他的箭法來自元十三限。

臨死前，元十三限把「傷心箭訣」口傳了給他。

相隔的日子還很短，他也沒用心的練好這箭法，可是，以他的聰悟和功力，只要意念一起，一些箭術的功法，自然都顯現了出來，他也隨手隨意的發了出來。

這便是元十三限的「勁箭」。

他的功力仍未至爐火純青的地步，發出「氣石」和「勁箭」，自未及眞有箭石實物的打擊力，但要用以對付萬里望和毛拉拉，却已綽綽有餘了。

「啪」的一聲，鐵蓮花劃了一個大弧，蕩了開去。

「啪」的又一聲，飛鐃彈跳了開來，攻勢立刻瓦解。

也就是說，王小石一下子已敵住了四名殺手用四種武器之四種攻擊。

他成功的做到了這些。

而且不殺人。

不傷人。

*　*　*

可是在另一方面而言，他却是失敗了。

因爲其他的人也同時察覺出來了一件事：

王小石是能抵住這一輪攻擊，但已有力拙和力不從心的現象。

王小石當然沒有敗。

甚至誰都可以看得出來：他仍是能夠輕易取勝的。

不過，這一下「險險招架」已証實了：

王小石不是無敵的。

他仍是有不足之處。

只要一湧而上，同心協力，未必就不能將他當堂殺死，亂刀分屍！

*　*　*

只要一有這等「挑戰權威」的想法，意起念生，自然就有人躍躍欲試，邀功圖成，這殺戮便不易按捺得下來了。

王小石也明白這種心理，這個趨勢。

可是要不殺不傷的對敵，就難免會暴露自己功力上的不足。

世上總難有兩全其美的事。

這時候，大家果然拔刀揮劍，磨拳擦掌，要試着去圍殺王小石。

王小石只好應戰。

他知道這結果已免不了，不過，他能夠不殺人的時候，他還是會堅持原則，盡量不殺人的。

就在此際，忽然有人喊出了一聲：

「住手……」然後這人又笑嘻嘻地問：「這時候把大家叫住，不許打，是不是很掃興？」

然後他又逕自說了下去：「不過，不是我不讓大家好好表現身手，而是白樓主吩咐過，只要引王少俠一出頭，立即請他去好好的商討大計。而今人已蒞臨，目的已達，大家就不必再打這一仗了吧？」

這人說話十分和氣。

但「金風細雨樓」的子弟却不敢不聽。

因爲他是這次行動的領導人：孫魚。

王小石突然出現之後，打鬥時間其實甚爲短促，孫魚卻一下子在心中作了幾個結論（但仍來不及記錄下來，現場局面瞬息萬變，他得要當機立斷，將局勢妙導善誘，才有機會站在有利的一邊，所以他只能即時先行記在腦裡）：

一，王小石是有能力殺掉這四名攻襲者的，可是他不殺。如果不是他故意示弱，讓人掉以輕心，就是他有意示好，拉攏幫中舊部，施恩結緣。

二，王小石的「石子」已名動江湖，但而今看他隨手施爲，原來已練成了「無石之石」的境界。這點，武林中尚無人得悉。但王小石在對付四個不足輕重的小人物時就把殺手鐧的絕活兒施放了出來，實在不智。看來，王小石絕對算不上是個梟雄。

三，元十三限眞把「傷心箭訣」傳予了王小石。王小石發放的雖是「空物」，但是石勁還是箭氣，他還是可以清晰分辨得出來。他自忖武功不算太高，但辦事能力卻要比武功好，而觀察能力卻又遠勝於辦事的手段。

四，更驚人的是，王小石的空物「箭」、「石」已眩人眼目，但最厲害的還是，當他捏訣彈指發出「勁箭」、「氣石」之際，他已放開了手上的兵器，但他的刀和劍，居然還在電光石火間跟陳皮與馬克白的兵器交了幾招，稍不留意的人，還錯以爲刀劍仍在王小石手裏出招的。可是，若刀劍在手，王小石就沒辦法彈出「勁箭氣石」來。

難道王小石已把刀法和劍術，練到了「心禦」的地步？

五，如果是這樣，打下去也無益，戰下去更無謂，不如馬上進行是次行動的第二步計劃更好。

所以他叫大家停手。

六，雖然在很短促的交手裏，他已看了出來：

毛拉拉是眞的痛恨王小石，但出手太過陰險，這種人，當任何人的部屬，都得要自行提防他的反噬。

「新月劍」陳皮眞的很勇悍，這種人一味邀功，不惜從任何人的屍體上踏過去走他的前程路，這種人可重任不可信任。

萬里望看似果決，實懦怯，他的出手不是一種執行行動，而是一種掩飾求功。這樣的人不可信重。

馬克白是戰士，是一個眞眞正正的戰士，這種人可以任用，也不必太防範，因爲他自會冒起得快，也消失得很快很快。

交手過程雖短，但孫魚已看出了他們的性情，並在心裏打了分數。

他喜歡看人交手，因爲於此可以看出人赤裸裸的眞性子，那是掩飾不來的。

有些人平時好勇鬥狠，夸夸其談，但一遇事則畏首畏尾，托辭逃避，又裝强佯悍，實膽怯心寒。此等全部可以在動手過招時看得一清二楚。

他從此看出手下眞正的才能，由此決定重用廢棄。

所以他喜歡觀戰。

他從不放過這種機會。

尤其喜歡看名手、高手、好手、名家的交手作戰，那在進退攻守之間，個性流露無遺，智慧迭現屢見，當眞是受益無窮矣！

正如王小石這短短的一戰，他已從裏中吸收了不少東西。

然後他笑態可掬的向王小石道：「三樓主，您還認得我嗎？我就是當日『禪機營』的孫魚呀！這些年來，別來無恙吧？」

王小石看到這人，笑了。

「我當然記得你，」他親切地說，「爲了把一顆解醉丸傳到金老大的手中，足足折騰了整個時辰的老孫子；公開承擔放一個不是你放的屁，還說臉紅就臉紅的小魚兒，除了你還有誰！」

孫魚笑得臉上開花，嘴皮子上也似開了花：「王三樓主現在是名動天下，叱咤風雲，還記得我這個小小的不長進的，實在令我敬佩莫已，感動不已。」

「誰能忘記你！」王小石收刀回鞘的姿勢很漂亮，「當年你已有不凡表現，今天果然是絕頂人物。」

「承蒙三當家當年賞識，」孫魚衷心地說：「我不敢沒出息。」

「客氣了，」王小石收劍回鞘的手勢更瀟灑，「已叙過舊了，孫總領有指教請便。」

「卑下確有公事在身，請王三哥多多包涵，恕罪則箇。」孫魚眞心的說，「當年欠三哥的情，得了公事容後再報。」

「言重了，」王小石灑然道，「你別掛礙，依照樓規，儘管公事公辦。」

「王小俠寬量恢宏，那就好辦了。」孫魚誠心的一拱手，這就交代了公事，「白樓主請你過去一趟。」

王小石一笑：「我只知道有蘇樓主、白二哥，不知道有白樓主。」

孫魚抱拳道：「那麼說，如果是白愁飛當家請王三當家過去一叙呢？」

王小石微笑道：「我早已不是什麼當家了。天涯飄泊，那有家可當？不過，我倒想拜會睽別已久的白二哥，問問他蘇大哥近日貴體無恙安好。」

孫魚道：「無論如何，卑下認爲，王三俠還是親自走一趟的好。」

王小石唇角一翹，俊目一閃，眉宇一剔，道：「哦？我不去的話，就會很不好了不成？」

孫魚忽顧左右而言他：「五年多前，我只是京城裡一個小流派『金屬風』裡的一名小嘍囉，你卻在一次『留連大會』中慧眼相識，把我給拉拔出來。」

王小石坦然地道：「那是理所當然的。那一次，開『留連大會』，談罷公事就叙舊，到了晚上，幾百個人圍火暢飲，你們『金屬風』的老大金蜀鋒坐在你對面前方，相隔少說也有兩百人，那時各派首領輪流着說一番話……」

「對，那時正值金賊揮軍南侵，大家義憤塡膺，都想有一番作爲，爲國家盡一份力，」孫魚笑態裏帶有一點冷諷，「所以，都各自發表了一番偉論。可是，到頭來，做到那晚自己說出去那番話的，只怕百中無一，就算有盡力的，也不過是做到了話裏的百分之一。」

王小石笑道：「人常常說一套，做一套。如果一定要求做得到的才說，我看這城裏八九都成了啞巴了。這也難怪，放言空論，書空咄咄，人之常情也。不過，那一次，大家滔滔不絕，侃侃而談，我卻發現了一個人，一個非常年輕的『金屬風』弟子，有些異動……」

孫魚笑說：「那當然就是我了。」

王小石道：「我發覺你好像掏出了些什麼事物，可是動作很慢。然後向前漸移，而動作更慢。簡直是哪怕一個小小的動作，都十分緩慢，也非常謹慎，更萬分小心，只怕驚動了任何人。你一直在移走，但驟眼看去，你全不讓人感覺到你有所動。就算是前一刻和後一刻望去，你至少已移了三四步，但仍難以教人發現你已轉了位置姿勢。」

孫魚赧然道：「我以爲自己已夠小心，但一切仍盡落你眼底，實在汗顏。」

王小石笑道：「我有心觀察你，自然歷歷在目了。」

孫魚惝然道：「那晚那麼多人，你我又素昧平生，我只是名小人物，你却仍能把我一舉一動盡收眼底，而我却全然無所覺……」

「你客氣了，」王小石截口道：「那一晚，你也有發覺我在留意你，可不是嗎，當你移行至『山東神槍會』代表公孫無眉身後時，還盯了我一眼，那一眼可瞪得眞狠，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哩。」

孫魚更是愧然：「到底什麼事都瞞不過你。那時，我是無名小卒，但你已是名震武林的『金風細雨樓』三當家了，說實在的，我不認得你才怪，但你若識得我才沒道理！可我的一切，都沒瞞得過你。」

王小石道：「是呀，這樣的無名人物，更了不起，所以我才一直留意你。半時辰後，你才移到你一名同僚身邊，說了幾句話，悄悄拿了一個水袋，又足有一個時辰，你才移至你老大金蜀鋒的身側，然後把那事物餵入你老大口裏，再給他喝了幾口水，未幾，你那個本已醉得七八成的金老大，才又清醒了過來，恰輪到發表意見之時，他才說得頭頭是道，極有見地，獲得全場如雷掌聲，大家都很佩服他：酒量好，口才佳！」

孫魚笑道：「我老大確是酒量、口才、風頭都好得出了名！」

王小石道：「但我佩服的卻是你。因爲我這才知道：你拿給他服食的是解酒丸。你開始行動時，他才剛剛開始痛飲，你算準一個時辰後他必醉得支持不住，是以你也就開始行動，一點也不驚動任何人，不動聲息，還保住了金老大的面子，那時我就知道，你絕對是個人物，絕非池中之物！打聽之下，才知道人人叫你做『老孫子』。」

孫魚感激的道：「所以你才請蘇……公子找人把我挖了過來？」

王小石道：「我把我觀察所得告訴蘇大哥，誰知，他只說了一句：『你找人把他挖過樓子裡來。還有，他用的解酒丸，叫做『醉生夢死』，如果他可以把配製秘方一併相告，一入樓子，就保他當個副統領。』看來，他可比我更留意，連你用的是什麼藥都留意到了。」

孫魚道：「所以你請白……樓主來把我找了出來，要我加入金風細雨樓？」

王小石道：「白二哥一聽有這等人材，就自告奮勇去了，果然把你請了過來，也果爾十分重用你。像你這樣的大材，自是應該加入人盡其才的風雨樓來。」

孫魚汗顏道：「三當家對我識重之情，迄今未報，我眞是……」

「胡說！這算什麼話！何況……」王小石輕叱道，「你一早已經報了。」

「報了？」孫魚倒是不解，「……這是沒有的事。」

「有，」王小石反問，「你忘了『石山大宴』了？」

「『石山大宴』？那兒風光明媚，瀑如飛湍，一衆高手會聚該地，共商大計，那是我首次當這樣盛會的總戍防指揮，我怎會忘？」

孫魚道：「可是，那一場，我也沒報答您什麼啊……」

「錯了，」王小石正色道：「你已忘了放屁的事了？」

「放屁？」孫魚有點迷糊，「這個放屁嘛……」

「對，放屁，」王小石認眞的道，「是我放屁。」

孫魚這可有點想起來了，臉上的表情有點似笑非笑。

「我放了一個很臭很臭的屁，可是不響，簡直是一點兒聲響也沒有的屁，」王小石回述得泰然自若，坦然自得，「但那回我的確當衆放了個屁。」

「放屁是正常人的正常事兒，難道皇帝、英雄、聖賢、豪傑就不放屁了不成！放屁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孫魚說，「但那次在『石山大宴』中爭相謟媚，吹捧胡謅，在蔡相前爭寵求功，豈不是更多人放屁？只不過是屁從口出罷了。」

「不過，放屁終歸是放屁，一聞其臭，大家都曉得了，有人放屁，」王小石說，「你在我身邊，馬上臉紅，擧止忸怩，於是大家都以爲是負責戍防的小魚兒放的屁。」

孫魚舒坦地道：「那也只不過是一個屁罷了，誰認都一樣。」

「但你比我年輕。一個人出來闖蕩江湖，形象是很重要的。當場也有很多武林中的巾幗英雄，絕色女子，你當衆默認了，可不易做到，也不易翻身。」王小石斂容道：「說實在的，你能代我認了這一屁，還說臉紅就能馬上臉紅通透了，一句話不說便把事攬上身，年紀輕輕能打通虛榮這等關節，我是打從心裏眞的佩服你。」

「開玩笑。言重了。一個屁算得了什麼！三當家這一站出來，可是代表了整個京城第一大帮會的領袖人物，我這小人物，本就是個屁，認這一屁算得了什麼！」孫魚忙澄清道，「到底，你還是當場說清楚了：屁是你放的。大家都掩着嘴兒笑，我可沒幫着你，你也沒領着我的情。」

「但有這樣的心意和事態，已算難得了。」王小石嘆道，「在江湖上，總以爲好勇鬥狠的才是好漢；在武林中，老以爲能打取勝的才算角色。其實，能屈能伸，能代人受過，能行大事擔大任而不動聲色、不露形色，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

他緩緩的又加强了語氣，道：「你的做法使我頓悟了做人處世的許多禪機。」

* * *

聽了這一番話，孫魚對王小石更肅然起敬。

王小石了不起的地方，不但是在於他觀察入微，沒小看了任何人，更厲害的是他過人的記憶力，

以及他的親和力。

一個出色人物，不但可以從比他高明的人身上學得東西，還可以從遠比他卑微的人物身上，吸取教訓。

王小石顯然就是這種人。

他從跟王小石的這一番對話裏，也學得了不少事。

可是他仍要執行他的任務。

他引起說這番話的目的。

所以他說：「王三俠，你對我識重在先，禮遇在前，我欠你情，亦未報你大義。不過，你也曾教過大家，先公後私，決不能以私廢公。如果，你能隨我走一趟，跟白樓主叙叙，那自是最好。如果你不答應，那可沒什麼好處。」

王小石點頭道：「對對，你現在是辦公事。咱們剛才是叙舊，但不礙着公事。跟你叙談，天南地北，我很樂意。但要去見白老二，我剛剛心情不好，可沒興趣。你有職責在身，儘管施出手段來，不要左右爲難，也不必客氣。」

孫魚表示爲難：「王大俠明鑒，我是不想開罪於您的，但是……」

「不必多費唇舌了。」王小石道：「我明白，你要向白老二交代，但我不明白的只是要是我不想去，你有什麼辦法逼我去？」

這話是眞的。

也是正確的。

就憑孫魚和他手上這些人，還不能逼迫王小石去做任何他所不喜歡的事。

孫魚嘆了一聲。

又歎一聲。

問：「王三哥眞的不願跟我們去這一趟？」

「不願。」

「好，得罪了……」

孫魚一拍手，「萬寶閣」石階足履響起，四名高手押了一個人，走了進來。

給押着的，是個女子。

王小石一見了她，立時頭爲之大，幾乎沒跳了起來大罵：

「妳怎麼搞的？不是叫妳在象鼻塔嗎？怎麼又給人抓了起來？」

被押着進來的女子，當然是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自由的女子，自然是給人制住了。

給制住了的女子，赫然就是「小天山燕」……溫柔。

* * *

看王小石這麼生氣，溫柔眼圈兒紅了，嘴唇兒扁了：

「你！你！你……」

竟說不出下面的話來。

王小石一看她委委屈屈的樣子，就罵不下去了，只好頓足道：「是不是？叫你不要出來亂瘋，現在落到人手裡，這可好嘍！」

溫柔卻「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渾忘了仍受敵人脅持。

「你見我給人抓了，心涼了吧？你這麼凶，一見面就罵人，也不關心人家！」

「我，我，我……」王小石又氣得搓手頓足，「我怎麼不關心妳！」

「你關心我？」溫柔哭得梨花帶雨，越哭越是挾風帶雨，「你關心我又罵我？」

「我……我罵妳是爲妳好啊！」

王小石情急的說，「現在妳這樣子，妳以爲我很愜意麼！」

「你也不想點辦法救人，一見面，就罵不停！」溫柔始終不能釋懷，「還說關心人家！當衆言罵，一點面子都不給！」

「我……我是一時心急，」王小石只好說，「我見妳這樣子，太不……不懂得自保自愛了，所以才說了幾句。」

「什麼說了幾句，那是罵，罵得本小姐狗血淋頭哩。我爹爹都不敢這樣子罵我呢！」溫柔這才收了些急淚，鼓着腮帮子跺着脚說：「我不理，你先道歉再說。」

王小石唉唉了幾聲，抓腮抹髮地說：「不如待我救了妳再說好不好？」

「不好，不好，我不要，不要！」溫柔完全不理會她仍落在敵人手裏，「我要你現在就向本小姐道歉。」

王小石拗不過她，只好打恭作揖：「對不起，對不起，小生這廂有禮了。」

溫柔噗嗤一笑，這才回轉了一張杏靨挑腮的笑臉來：「我也不是沒聽你的話，本就在塔裏磕瓜子，正閒着悶得發慌，忽聽樓下叫賣綢緞，我就着朱大塊兒守着塔，我下去看看熱鬧，這一看，那布色好鮮，味道又香，不禁隨手拈上來嗅了幾下，沒料，忽覺一陣昏眩，已知不妙，待要退時，那布就罩了下來，把我給裹着了，接著，就……就是這樣子了。」

王小石忍不住還是說了一句：「妳不下來看不就沒事了麼……」

誰知溫柔又要哭了：「人家不知道的嘛！要是知道，老早就不下來了，還會在這裏等天天不救等人人不理的給你從頭到尾，一次又一次一輪又一輪一場又一場的刮箇沒完！」說着又待嗚嗚的哭了起來。

王小石又急得直頓足，跺在地下騰騰有聲，「我那會不救妳，妳妳妳怎麼這麼說話哪！」

孫魚乾咳了一聲。

王小石歪着頭橫凝看他：「你喉有事？」

孫魚笑笑，搖頭。

王小石雙手攏入袖子裡，問

：「你肺有事？」

孫魚道：「沒事。」

王小石也不知怎的，對着溫柔，常急得直跺脚，對上別人，却好整以暇：「那麼就一定是心有事咯？」

孫魚嘴角牽動，算是敷衍似的笑了笑說：「你說救人就救人，可也眞沒把這兒仍可以作戰的七十三位好漢當是人了。」

他這句話一說，就算不大想跟王小石交手的人，也很想與王小石交手起來。

「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孫魚由衷地說，「可是你只一個人，我們有七十多人，況且，溫姑娘還在我們手裏。」

王小石低頭看看自己的脚，在一原地錯落的踏步，好像他穿的鞋子一大一小似的，望了好一會兒，使得大家都正要隨他視線望去之際，王小石忽道：「你沒有爲難過她吧？」

孫魚忙道：「不敢！怎敢呢！我們待之以上賓之禮。」

「很好，」王小石道：「你們既然對溫姑娘以禮相待，救人也不一定是非動手不可的吧。」

孫魚臉上又再展現笑容，「那就好辦了。」

王小石問：「你要怎樣才放人？」

孫魚謙恭的答：「只要您跟我們走一趟。」

王小石：「去見白二哥？」

孫魚道：「去見白樓主。」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能不能先放人，我再去？」

「樓主吩咐下來，要我們先把您請到。」

「既然是這樣……」王小石想了一下，決然地說，「……我就不去了。」

「哦？」孫魚等人都意外於王小石的答覆。

「這答覆實在太令我們失望，太讓我們爲難了。」孫魚衷心的說。

* * *

「我本也想去拜望白二哥，」王小石解釋道，「但這樣受威脅，我可不想去了。如果他只請你捎個信兒來，我一句話就去了。而今這般曲折見外，我倒打消了相見的念頭。」

「喂喂喂，」溫柔急了，「你忘了我了不成？」

孫魚展顏笑道：「對了，王三俠可不能忘了這位弱質紅顏，還在等着您一點頭呢。樓子裏有不少老弟兄，都惦念着王三哥，但也有些新進悍夫，不一定都賣您的賬呢！」

「咦？」王小石就像驚醒夢中人似的說：「說得也是。我總不能把這小妹妹棄之不理啊……可我又不願受人威脅着做事……你說，該怎麼辦是好呢？」

又歪着頭向樓上樓下樓裡樓外的大夥兒道：「你說呢？你們說呢？」

「這樣好了，」孫魚提供了一個「方式」：「王三俠硬是不肯讓我們輕鬆好辦，我們也不敢相強。那麼說，溫姑娘就暫且跟我們回去，委屈幾天，讓王三俠想清楚了再過來接她回去，豈不得了！」

「不行！不行！」溫柔直叫了起來，「小石頭，你撞死了呀你！你都不救我，你是人不是！」

然後又向孫魚嚇唬道：「你敢抓我不放？你敢押我回去？可正好！我跟你們的白樓主這大白菜、狗不飛的，是生死之交，他們見你們待我這樣，必殺得你們這些臭雞蛋狗血淋頭才怪哩……」

然後她虎着貝齒咧嘴恐嚇道：「你們笑？你們敢情是不信！待會兒後悔，可別叫姑奶奶饒了你！」

「相信相信！請溫姑娘手下留情。」孫魚忙裝了個駭怕的表情，「萬一溫姑娘有箇什麼不測，泉下有靈，可別怪我們。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而且已給了王三哥幾次機會了，是他把機會告終、把局面迫得極端了，把好好的時機成了終端裁斷，我們也就難以管握不易擔待了，只好得罪了，有僭了。」

王小石道：「溫柔別慌，我只跟他們逗着玩兒，我來救你。」

溫柔這回卻是不信了：「你怎麼救我？」

孫魚刷地拔刀。

刀色微藍帶青。

是雨後天青。

好看。

* * *

好看的刀架在好看的脖子上。

美麗的刀光還緊貼着美麗女子玉意的杏靨上。

可以想像那比夜更涼如水的刀身。

那比午陽還麗烈的刀意。

「站住！」孫魚叱道：「你要硬來，我便動手。」

王小石沉聲道：「你敢殺她？」

「我是奉令行事。」孫魚道：「金風細雨樓向來令出如山，我是不得已的。就算你出手快，救得了她，但要是她臉上給劃了一道口子，對她花容月貌，也很遺憾了。你不會冒這種險吧，對不？」

王小石的回答居然是：「不對。」

然後他叫孫魚：「你回頭看看你的人。」

孫魚居然沒有回頭。

他沒有看。

他已發覺自己暗地裡發出去的暗號，完全沒有反應，沒有回響。

那些手下都死了不成？

當然不是。沒有死。只是給制住了。

就是王小石跟他對話的時候，藉躁足登出暗號，一羣人已悄沒聲息的摸了上來，把他佈伏在閣內閣外的弟兄全給制住了。

一個制幾個的制住了。

來的人不多，但全是高手。「象鼻塔」裏的高手。

王小石還一一為他介紹這些潛進來把局面扳過來的人物。

「……這位是『白駒過隙』方恨少……這是『七道旋風』裏的朱大塊兒……那位是『火孫兒』蔡水擇……這一位是『獨沽一味』唐七昧……那一位是『老天爺』何小河……還有那是『神偷得法』張炭飯王……還有這是『用手走路』梁阿牛……還有這一位是『活字號』活寶寶溫寶……還有那一位是『前途無亮』吳諒……還有那位是『面面是黑』蔡追猫……還有這位是『目為之盲』梁色……還有這位是『挫骨揚灰』何擇鐘……還有……」

還未介紹完畢，孫魚早已放開了溫柔，哈哈笑道：「白樓主先是要試試王三俠的武功，料必大有精進，果是。白樓主又謂王三哥對行軍佈兵，素有天份，故意讓我獻上一丑，兵圍萬寶閣，斗膽扣住溫姑娘相脅，料定王大俠必施神技，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而今果然！果眞是白樓主妙算神機，王塔主智勇過人也！哈哈……」

王小石也隨口笑道：「哈哈……」

孫魚自襟內掏出一封帖子來，恭恭敬敬地雙手遞給王小石：「樓主說，萬一一計不成，另計又失，到頭來什麼計都算不着你，就向你投這帖子，他日，他當登塔相訪。」

王小石接過帖子，看了看，上面寫了幾行草書：

石弟，四年未見，念如斷指。奈何相距咫尺，拒人千里。汝若不來，他日余當叩象鼻攀訪，皆恃舊義，不揣唐突，幸勿避見。

飛字

短短幾行字，每一字都寫得直如鶴舞絕壁，似欲破空飛去。

孫魚稽首道：「王三俠，如果沒有什麼事，我可要告辭了。」

溫柔粉臉頓寒，叱道：「你想走，唏，嘿！」

孫魚躬身道：「小人是執行任務，身不由己，有什麼得罪之處，小人甘心領受便是。」

王小石讚道：「好！你動手之前，已先禮貌相請，說明奉公行事。之後又是叙舊情，動手時又留餘地，話不說盡。一旦事敗，即隨機應變，言明受命於人，請罰於身，使人發作不得，歸咎不能。你這種武功，要比動手動脚的更考功夫。」

孫魚忙道：「我這種功夫不實際、不聽用，非英雄所為。」

「其實眞正英雄有幾個？」王小石笑道：「眞英雄硬漢子就鬥不過一個地痞流氓劉邦了。」

孫魚垂首道：「我只是小人物。」

「好個小人物！」王小石問：「白二哥在哪裡等我？」

孫魚目光閃動，狡獪地說，「王三哥不是說不去的嗎？」

王小石道：「剛才我不高興去。」

孫魚道：「現在三哥可高興了？」

王小石道：「不受威脅，我就高興。」

孫魚道：「我早說過威脅三哥是沒有用的。」

小石：「那是二哥的指令是不？」

孫魚笑沒答。

王小石：「算了吧，我當是給你個面子，就走這一趟。他在那裡？」

從溫柔到何小河，由唐寶牛到溫寶，全都嘩然，反對王小石去赴約。

孫魚嘴角漾着笑意，「不遠。只要說明在那兒，三哥就一定會去的，大家也一定不會反對他去的。」

大家都問：「有這樣子的地方？」

「有。」孫魚肯定地回答。

就像魚已上鈎而且已給他釣上了岸一樣的有信心。

「那裏？」

大夥兒都是問這一句。

「神侯府。」

孫魚的答案還有點補充：「是諸葛先生要做個召集人，約你們兩人來商量金風細雨樓的大事。」

* * *

既然是諸葛神侯親自主持這件事，而且約晤地點還設在「神侯府」，就沒有什麼不去的理由了。

王小石問得也很直截：「為什麼你不早說，而用威脅？」

孫魚回答得也很乾脆：「如果你是受脅而來，那麼，我當然會發出訊號，那白樓主當然不必也不需要在神侯府恭候你了。」

他的答案言有盡而意無窮。

王小石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也明白白愁飛的意思。

「你說是諸葛先生召集，」何小

河伸手一攤，道：「可有信物？」

「有。」

孫魚回答得更乾脆。

他還乾脆掏出信物。

* * *

水精。

那是一顆紫色的水精。

水精是佛門七寶之一，這水精剔透明亮，光澤潤勻，一看便知是絕世罕品。

王小石只瞥了一眼，就知道那是「自在門」的信物：

精石通體透爍着幻彩七色，這分明是經過「自在門」極高內功心法修練過的靈物。

連他自己都還沒這份功力。

石底下還刻了四個雄勁蒼渾的篆字：

見石見余

王小石抬目疾道：「好，我去！」

溫柔即道：「我也去。」

王小石道：「妳不可以去。」

唐七昧道：「依我看……」

王小石道：「放心，我會隨機應變。」

溫寶說：「必要時，就放出訊號，就算是神侯府，咱們也敢攻進去……」

「放心。」王小石的笑容總讓人感覺到：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我會見機行事的。」

* * *

王小石和白愁飛，經過多年的分道揚鑣，終於又會上了面，在神侯府前，苦痛巷口。

他們的會面是這樣的：

白愁飛一早已抵達「神侯府」，他堅持只借「神侯府」的範圍跟王小石約見，但並不想踏足神侯府內。

這時候的白愁飛，已不完全是個江湖人了。

他有背景，有靠山。

在官場上，一舉一措，都是一種表態，得要十分小心。

舉個例子：如果你的上頭某甲跟某乙是對立的，而你一不小心，跟隸屬於某乙派系的某丙一起吃了頓飯，說不定，還不到第二天，頭上的烏紗帽就保不住了。就算反應沒那麼大，還沒有什麼事發生，你的立場也沒變，但別人看你的眼光可都變了樣。

白愁飛現在當然無意要向諸葛先生靠攏……就算他想這樣做，只怕諸葛小花也不會接納他這樣的人。

諸葛先生和他徒弟們的職志是消滅一切邪惡的勢力，白愁飛則正是京城裏一大帮會的主領，只不過，他的身份已給朝廷裏一股無與匹比的勢力所包庇住了，且已封了幾個洋洋灑灑威風八面的官銜，打着捍衛京畿的旗號，平白無故的，就算是諸葛正我也動不了他。

只要跟龐大的實力和强盛的背景結合靠攏，就有這個好處。

所以白愁飛當然也刻意避免讓人以為他向諸葛派系投靠。

因此他不入「神侯府」。

只要不進入屋裏，一舉一動自有旁人看個清楚，可免瓜田李下之嫌。

一個在江湖上、官場裏混世的人，要是連「瓜田李下，事避嫌疑」都不懂廻避，實在早該回鄉下耕田、返老家吃奶奶去的。

白愁飛只在「苦痛巷」的巷口——原來苦痛巷就在痛苦街的街心，而神侯府則在苦痛巷的巷口。

他在等，等一個人。

一個本來應該是他的兄弟，現在卻很可能是他仇敵的人來。

這個人當然就是王小石。

* * *

王小石來了。

他們一朝面，第一個感覺，兩人都是一樣的，那就是：

陌生。

兩人曾一齊出身、一道閑蕩、一起歷過生死劫難、一塊兒痛苦快樂，按照道理，應該是很熟絡，很親切，見面時很熱烈才是。

可是不然。

兩人這一相見，雖不致份外眼紅，但也覺得眼前腕下，震起了一些電光石火，足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排抗着兩人的接近，這彷彿均來自於兩人與生俱來的敏感。

王小石至少還展開了個笑容。

而且也主動招呼。

「白二哥。」

他一向都認為：如果不是必要，人與人之間實在不必翻臉翻得出了面，要是見着不喜歡、要提防的人都一副「不共戴天」的嘴臉，到頭來只怕倒着走比脚踏實地的可能性還大哩。

這樣說來，他也比較講情面，但也容易讓人覺得比較虛偽。

白愁飛則不然。

他寒着臉。

除非是遇着他的上司、契爺、乾爹和靠山，否則，以他今時今日的身份和地位，他可眞的不必向誰强笑、點頭、故作寒暄。

他一看到王小石，就不喜歡。

除了頭髮略又稀薄了些，顯得額更方正更寬闊之外，王小石可以說是完全沒老，還是那副笑嘻嘻，蹦蹦跳跳、江湖子弟笑江傲湖的樣子，一點也沒變、沒老、沒壞，依舊令人好感。

他對他惡感就是因為王小石常令人好感，而他自己則不能。

他總是讓人感到寒傲似冰。

而且相當凶狠。

（未完・九）

上文提要：王俊雄陪丁長生到無量山拜祭他的母親，却遇到了明心尼姑，即丁長生的姨媽。不想邱茂彰也來此，欲殺丁長生之父以博「天下第一劍」之名，王俊雄見到殺父仇人拚死與邱茂彰相搏，却被他輕易削下一撮頭髮，慘敗之餘頓悟人生，便決定出家。丁長生拜別王俊雄後，來到「牛井」村，却在這裡看到了其父「劍聖」向獨眼劍客挑戰的告示……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龍子復仇

繼承慈父絕技　鏟除江湖禍害

一路行來，所見的都是奇裝異服的武林人物，男女老少、僧俗道、三教九流全有，由街上到村南郊，行人熙攘如鯽，好不熱鬧。

來到晒獵場，擧目一看，不由丁長生瞠目結舌，原來排列着縱橫零亂的晒獵竹棚已完全撤掉，換來的是大小不一，排列整齊的帳篷。

場上也站着很多人，其中大都是村裡的工人，受命搭篷和劃分決鬥場。

丁長生緩步繞場巡視了一週，漫步向來路回去。

正當他走出晒獵場的時候，正巧一個人冒冒失失地向他衝過來。

丁長生閃身欲躲，那人似乎存心找事，竟與丁長生撞個正着，丁長生抬頭一看，不禁脫口驚叫一聲：「咦！」

那人很快的使了一個眼色，暗示丁長生跟隨在他後面，然後逕自向晒獵場外無人的地方走去。

丁長生低着頭，緊跟在後，來到一片翠竹林內，那人才停足回身說道：「長生哥！我找得你好苦呀，你幾時來的？」

原來這人不是別人，正是竹笛仙子王慧敏，今天她竟女扮男裝，完全是文弱書生的打扮。

丁長生喜上眉梢，微笑道：「敏妹！這句話是該我問的！說眞的，妳怎麼會跑到這裡來呢？」

「不用問啦！人家問你都沒回答，反而問起人家來，我偏不告訴你。」

一副嬌態，逗得丁長生哈哈大笑，道：「我昨夜才到的！敏妹，我還不是找得妳好苦呀！」

「哼！別假裝多情，誰不知道你的心。」話雖如此，臉上却笑意吟吟，梨渦深現，好不嬌美。

丁長生佯怒道：「妳難道還不信任我？好！我剖開心肝……」

「好啦好啦！說眞的，牆榜上的字是你寫的，是不是？」

「咦！妳也看到了？」

「否則我怎會跑到這裡來？我想你既然到此，必會先看看鬥場，結果被我猜中了。」

兩人隨地就石坐下來，傾談了片刻，竹笛仙子王慧敏若有所感的說道：「可惜我哥哥未能參加這個盛會，不知他現在正在何方飄泊？」

丁長生聞言哈哈大笑，遂把碰見鐵劍書生王俊雄各節詳細地告訴了竹笛仙子。

王慧敏聽到她哥哥已經和心上人冰釋怨恨，且徹悟人生眞諦，留在無量山埋首修道，心中大喜，幾月來心裡積壓的憂鬱，一掃而光，兩人談得異常投機。

丁長生亦由王慧敏口中得知有關這次邀戰的事。

原來竹笛仙子王慧敏與丁長生分手後，趕回家料理父母喪事，不料乃兄鐵劍書生悲憤過度，理智全失，竟惡語辱駡王慧敏，並趕她離家。

竹笛仙子王慧敏自小也是被溺愛的孩子，個性倔强不下乃兄，一見乃兄成見已深，一時無法理喻，遂憤然離家，到處打探丁郎的行踪。

半月前，她路過昆明，聽見獨眼劍客挑戰劍道先生丁良治的消息，不禁大喜，她知道丁長生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必亦趕到牛井村，除非丁郎尚不知這件事。

於是，她由昆明開始化裝，購馬代步，日夜兼程，趕到牛井村，比丁長生早到兩天。

丁長生問道：「敏妹，剛才妳怎麼這樣鬼鬼祟祟，把我拉到這裡？」

竹笛仙子王慧敏笑道：「你眞是土包子，我易裝成男，你亦變成農家子，若公然携手同行，豈不是引人側目注意？

「你可知道這次來的包括了武林黑白兩道上的高手，萬一認出你就是劍道先生的寶貝兒子，恐怕事情麻煩得多，你說對嗎？」

竹笛仙子說着，未等丁長生回答，頓了一下，繼續說道：「何況我還得知一個消息，獨眼劍客已經到達牛井村，但不知居住何處。」

「眞的！妳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丁長生詫異地問。

竹笛仙子神秘一笑，道：「那張牆榜已經被他撕掉了！」

「啊！眞有其事？那一個人看見他撕榜？」

「我，以及當時在街上行走的人。」王慧敏說。

「後來呢？」

「走出村口就消失了，因爲沒有一個人敢隨後監視他，不信你回去自會曉得。」

兩人傾談了一個上午，互報了住所，分手而別。

果然，丁長生回到那家民屋，未進門那小孩已迎過來，報告了獨眼劍客撕榜的消息。

這一來，丁長生相信了，但心裡也因而倍加緊張。

距離三十日尚有三天。

丁長生閉門靜息，一個人躱在房裡，與外界隔絕。

黃昏，那個長舌的小孩又在敲門了。

丁長生不耐煩地打開門，問道：「什麼事，又是好消息？」

「不不！這一次是壞消息了。」小孩說時，臉上泛起憂色。

丁長生詫然催問道：「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獨眼劍客殺人啦！」

「殺人！殺誰？」丁長生臉色突變。

「摧魂掌卓珏。」

丁長生聽了這話，突然想起「毒蝎美人」秦小翠所說那個薄倖的男人，不由丁長生喃喃唸道：「摧魂掌卓珏乃崆峒派傑出俗家弟子，怎會與獨眼劍客結上樑子？」

遂問小孩道：「在那裡被殺？」

「村外，獨眼劍客殺死摧魂掌後，還走進村內，並在牆上寫字。」

「寫些什麼？」現在丁長生反而覺得這個小孩可愛了。

小孩說道：「那不干你的事，看來劍道先生的兒子恐怕無法逃過明天。」

「咦！這話怎麼說？」說到自己，怎麼不令他吃驚。

「這還不簡單，人家獨眼劍客已經向那個叫丁長生的挑戰了。」

「哦！他知道丁長生住在那裡嗎？」

「不知道，但丁長生一定會出面的，因爲他一日不出面，凶殺就一日不能停止。」

「可惡的傢伙！竟以殺人爲餌。」丁長生憤怒地咒駡着，全身血液沸騰，恨不得跑出去將邱茂彰碎屍萬段。

* * *

當晚，夜闌人靜，丁長生換過一身勁裝，偷偷推開窗子，飄身出外，向竹笛仙子投宿的房子飛奔而去。

全村靜悄悄不見半個人影，甚至於連微弱的聲音也無從聽見，他展開罕世輕功「躡空渡虛」，快似一陣風般，連衣袂也沒帶出破空之聲。

驀地，一道黑影，快逾閃電，向他面前射到。

丁長生微一偏頭，一瞥，看到數丈遠處一個人正向他招手，丁長生睜目看清，不禁大喜過望，雙足猛一頓地，兩個起落已落在那人面前。

你道那人是誰？正是丁長生的師父「無名和尚」，也是他父親「劍道先生」丁良治。

丁長生恭身請安，道：「師父，您老人家幾時到的？」

無名和尚打量丁長生，問道：「無量山之行如何？碰見你父親沒有？」

丁長生一聽乃師見面就問起他到無量山的事，忙將自己所經各節，一一稟告乃師，然後說道：「據姨母明心神尼猜想，家嚴應在鷄足山上。」

「唔！她怎會知道？」說着歇了一下，續道：「長生！你知道爲師找你的原因嗎？」

丁長生搖頭回答不知，無名和

尙臉色凝重，嚴肅地說道：「你爲什麼向獨眼劍客挑戰？難道你不明白他的武功嗎？普天之下能與他對抗的，實在找不到一人，包括你父親在內，你不覺得你的挑戰近於幼稚的妄動？」

「可是……爲人子怎能袖手旁觀，何況獨眼劍客殘殺入雲龍王尙賢夫婦之仇，責任也落在我的身上呀！師父……」

話未完，無名和尙已聲色俱厲地喝道：「不准你多嘴，沒想到三月的修爲，依然無法改變你的劣根性，你可曾想過對方的劍術高超精絕，不下於你的父親？」

說着微停一下，繼續說道：「你考慮過以什麼方法去對付他？」

丁長生雖懾於乃師的威嚴，但心中猶有不服，遂回答道：「弟子自信可以打敗獨眼劍客邱茂彰，當年峨嵋山他已失手失眼，那時他那手揮劍殺燕的手法雖堪稱一絕，但弟子一樣可以劍劈空中飛燕。

「再者無量山之行，姨母明心神尼曾考驗弟子，弦外之音，對弟子之劍術相當自信，並謂足可抵禦獨眼劍客。」

無名和尙一面聽，一面細察丁長生一瞬不瞬，丁長生話畢，他搖頭接口道：「長生，這些都不是你致勝之道，不値你自豪、自信。」

丁長生詫然望着師父無名和尙，不明其故。

無名和尙早已看出他的心意來，目光逼射，臉色肅穆，緩緩說道：「眞正可以打敗獨眼劍客的是『心正』兩字，試想摧魂掌卓珏年已五旬，武功不僅在崆峒居首位，在武林中也是佼佼上者。

「但却死在邱茂彰劍下，且未逃出三招，你與摧魂掌之間相距有限，能不另思對策，出奇制勝？」

丁長生明白了，至此他再也不敢輕忽乃師無名和尙的忠言了，不由悵然若失。

無名和尙見狀，展顏慈笑道：「長生，隨我來，爲師因事他往，未能參加這場武林盛會，臨別欲贈你一件禮物，從此師徒緣份即算完了。」

丁長生聽到這話，不禁猛然一震，脫口問道：「師父，是我犯錯？若是……」

「這個你暫不用關心，你並沒有錯，錯的是你父親，現在，這些都非當前急務，爲師想利用今夜時間，敎你幾手玩藝，雖非武林絕學，臨危救命，總可派上用場。」

話落逕自向晒獵場那方向飛馳而去！

丁長生也起步緊跟在後，心中的感激，非筆墨所能形容。

來到那片翠竹林，無名和尙環目四週，一看並無他人，遂停下身來，命丁長生坐下，他輕聲地將劍訣仔細說一遍，然後接過丁長生所配竹劍，在空地上舞練起來。

初時緩緩似天上雲飄，漸漸身法突變，快似滔滔流水，頓覺黃光匹練，劍氣瀰空，呼呼破空之聲綿綿不絕於耳。

丁長生直看得目瞪口呆，心房卜卜猛跳不已，至此他完全信服了他師父，也相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說法。

無可置疑的，單從乃師這種手法，獨眼劍客與之相比，可就相形見絀，不可同日而語了。

再看時，場中已失去了師父的身形，獨見黃光似電，層層掩遮了無名和尙。

丁長生呆怔的當兒，無名和尙已收劍穩立，臉露慈笑，站在丁長生面前。

丁長生敬佩得五體投地，脫口叫道：「師父……」

底下的話竟無法說下去。

無名和尙微笑道：「長生，你可曾看清楚？」

「……」丁長生沒有回答，他根本就看得眼花撩亂，那會記得那複雜的劍法。

無名和尙並沒生氣，依然笑口道：「爲師演練的總共三招……」

「三招？」丁長生迷惘了，明明他師父演練很久，其中招式千變萬化，爲什麼會只三招呢？

「是的！三招，這三招可循環運用，又可顚倒使出，乍看千變萬化，實則三招而已，所難者每招三式，一共九式，九式又可分別混亂施出，故看來複雜紊亂，其實說破了就沒有什麼稀罕了。」

說着將竹劍交還丁長生，並命他下場練習一番，爲愼重計，又詳細地把這三招劍訣傳授一遍。

這三招「杜門謝客」、「三顧茅廬」、「完璧歸趙」，名字起得相當怪，但却是無名和尙畢生精力所聚，每一招都不容忽視。

丁長生下場前暗暗默思一遍，愼記劍訣，恭身打揖，拜謝乃師，然後理衫下場，按無名和尙所授，一招一招緩緩演出。

無名和尙靜立旁側，不厭其煩，詳加修正，等到丁長生已完全領會，始命他連環運用。

果然神技不凡，丁長生又是天生聰慧，一展開來，竟風聲呼呼，劍氣騰騰，不亞於乃師無名和尙。

丁長生一時練得興起，竟撮口長嘯，凌空拔起，霍見空中竹光閃閃，似雨傾盆，似落葉繽紛，空中再也尋不到丁長生的身影。

演到最後一招「完璧歸趙」，丁長生存心賣弄，竟空中身劍合一，快逾電光，射落地上。

長劍一揮，立聞一聲「咯！」他

手中竹劍，竟將一枝手臂粗的翠竹截腰切斷，這種神力，這種武功，實令人拍案叫絕，豎指稱好。

丁長生正想用這個成績獻給乃師無名和尙，那知他收劍一瞥，不禁脫口驚叫一聲：「咦！」

原來無名和尙乘他舞得正酣的當兒，已悄然離去。

丁長生連忙跑遍翠竹林，依然無法看到乃師踪影，不由回到剛才那地方，悵然頹坐地上。

當他扭頭看時，突然發現離他身旁不遠的草地上，用石頭壓着一張素箋，丁長生忙拾起一看，上面寫着：「長生親展」四個字。

不用說，自是乃師無名和尙所留，丁長生那敢怠慢，連忙撕開一看，裡面寫道：

「字諭我兒，爲父去矣，後日決鬥之約，由爾去踐，以汝時下之技藝，勝之當無問題，故爲父放心去矣！

「幾十年來爲父東奔西走，即爲欲睹吾兒之面，如今宿願得償，塵緣已盡，當尋找一名山古刹，青燈禮佛，以終餘年。所憾者，爲父空有生兒之名，未盡養兒之責，耿耿於懷，無時或釋，今幸吾兒已長，且技藝已成，橫刀躍馬，彈劍高歌，有兒如此，老懷堪慰！

「惟江湖風險，切勿恃技凌人，尤須牢記：『心正劍正』之訓，多行善擧，必納後福，愼之！勉之！

「汝今年二十有三，宜速成家，延續有後，則父心願足矣！臨別依依，言不盡意，望吾兒珍重！珍重！」

無名和尙丁良治

丁長生看罷，淚灑滿襟，悲不自勝，拿着素柬的雙手，不住發抖，眼前一片模糊，熱淚像黃河潰了堤似的，往下湧流，落在地上，滲入土中。

無名和尙，不！父親劍道先生的慈顏，浮映在眼前，那慈祥的微笑，溫和的言吐，以及臨別前的關懷，都成了利刄，絞割着他的心房。

他痛心疾首，因爲自己竟笨拙得沒有發現父親的隱衷，他瘋狂似的，在滿山中亂跑，嘴裡一聲聲地叫着：「爹……爹……爹爹……爹爹……」

聲音高亢悽愴，像巫山猿猴的哀啼，像衡陽孤雁的悽唳，在羣山裡激蕩，使得青山含愁，草木同悲。

可是，任他喊破喉嚨，跑遍全山，那兒還有慈父的影子？

但，他仍不灰心，他一定要把他父親找回來，向他訴說這些年來，心中的思念。

這也難怪，丁長生自小即失去了雙親，在憂患苦痛中長大，每看見別人在父母懷中撒嬌耍賴，牽衣索食的樣子，暗中不知流了多少傷心的淚水。

而今既知父親猶在，並且又失之交臂，叫他那能不傷心欲絕？

於是，他跑着，喊着……

時間在他跑叫之中，悄悄地溜了過去。

* * *

夕陽下山了……

眉月東昇了……

夜又降臨人間。

他不知跑了多遠，也不知喊了幾千萬遍。

漸漸地，聲音嘶啞了，體力也不支了，但他仍哭着，喊着，倒了又爬起來，起來又倒下去。

荊棘劃破了他的衣衫，劃破了他的皮肉，鮮血像他的淚珠似的，一顆顆落在草地上，他仍不自知，却兀自跑着叫着……

最後他腦子轟地一聲，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竟昏死過去。

夜魔展翼逃遁了，曙光照進了翠竹林。

鳥雀晨鳴，萬籟醒了。

大地呈現一片光明、祥和。

不知何時，一道陽光射向熟睡地上的丁長生雙目，他跳動着幾下眼皮，睜目醒來，發現自己竟睡在大地懷抱，不由一驚，霍地躍起。

當他看到手中緊捏的那張父信，心中不禁泛起了無限的空虛和悵惘，終於又閱誦一遍，由字裡行間，他又看到慈父祥和的顏面，和偉大的風範。

他高興，他自豪，因爲他有着一位頂天立地的父親，雖然那是在父親離開後發現的，但已叫他滿足了。

到底他還是見過了骨肉生父，並且還蒙受過父親親身調敎，儘管那時日太短促，但已足安慰他終生了。

丁長生緩步向村裡行來，意態姍姍，精神恍惚，腦中依然無法拭抹掉父親的印象。

當他低頭躊躇，一邊踢石爲戲的當兒，忽聞人聲喧嘩，呼聲大作，抬頭一看，不禁一怔，連忙加快步伐走上前去。

這裡正是由晒獵場進村之路口，此時，路口已圍滿了一羣人。

丁長生擠入人羣一看，險些失聲驚叫，原來地上血淋淋地躺着一具屍體，是一個道裝打扮的中年人，臉上已血漬模糊認不出眞面目來。

丁長生正注目細瞧，突然背後被人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原來又是房東那個多嘴的小孩。

丁長生恐被人發現，忙低頭拉

着小孩擠出人羣，半怒道：「以後在這種場合，不允許你叫我，知道嗎？」

「唉！我說客官也太膽小了。」小孩埋怨地說着，一看丁長生雙目無神，臉罩寒霜，忙改臉笑道：「客官，您看！那個姓丁的英雄若再不出面，這裡的亂子可大了，如此下去到明日決鬥前，恐怕還會有人犧牲哩！」

丁長生心情非常混亂，他眞不知如何處措才好，若如小孩所言，讓獨眼劍客邱茂彰再逞兇下去，恐怕事情會弄得牛井村鷄犬不寧，可是，叫他怎能提前挑戰呢？

只見他沉思很久，臉上不時晴陰變幻，他想不出獨眼劍客向他挑戰的用心何在，在鷄足山，無量山，他兩度與獨眼劍客相遇，均被對方拒絕。

爲什麼獨眼劍客自毀前言，在未與他父親劍道先生決鬥之前，先行向他挑戰呢？

於是，他決定了，馬上附耳告訴小孩，只見那小孩頻頻點頭，臉露笑容。

說畢，丁長生一拍小孩屁股，逕自向小孩家走去。

那小孩一見丁長生已消失在街角，馬上衝入人羣，口中嚷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丁長生被人殺死了！」

圍觀衆人乍聞丁長生被人殺死，羣起轟動，紛紛轉向小孩，數百隻眼睛，也全集中在小孩身上。

羣雄中馬上有人越前問道：「這話當眞！在那裡？」

小孩裝得一臉惶恐，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在……在翠竹林內……」

底下的話還沒說完，衆人「嘩！」的一聲響叫，齊往翠竹林那邊跑去！

小孩一見衆人跑光，馬上做個鬼臉，轉身欲逃。

突然，後領被人一把捉住，前傾的身子竟停了下來，回頭一瞥不禁呆了。

敢情捉他後領的是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小孩懸提的心房，始驟然下落，壯膽問道：「妳捉我幹什麼？」

「你剛才說的話並不眞實，丁長生根本沒有死，也不會死。」

小孩臉色頓變，忙問道：「妳怎麼曉得，妳見過他？」

「見過，你還想瞞我？難道你沒見過他？」

「沒有呀！」事實這小孩尚不明白丁長生就是他家客人，所以說時臉色至爲誠懇。

那美麗的少女正是苦戀丁長生的宋玉如姑娘。只見她說道：「剛才與你談話的人是誰呢？」

「我家的住客，姑娘，妳認識他？」

宋玉如哈哈笑道：「他正是丁長生！」

「呀！他！」小孩不禁驚叫，一時不敢相信自己耳朵，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頂頂大名、轟動江湖的少俠丁長生，會是一個土裡土氣的外貌不揚少年？且是他家的住客。

小孩怕是驚得呆了，雙目死盯着眼前少女，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來，他一直懷疑着少女的話。

宋玉如也被小孩的驚容所怔住，她是心思極細密的女孩子，馬上就看出其中的蹊蹺來，遂說道：「你已經知道了他的身份，就得爲他保守秘密，我問你，他叫你開這個玩笑，目的是什麼？」

至此，小孩完全相信宋玉如的話，於是說道：「到翠竹林就知道眞相了，妳去不去？」

「去！」宋玉如說着，也沒招呼那小孩，就逕自向翠竹林那面跑去。

趕到翠竹林林邊，看到很多人由裡面走出，紛紛大叫上當，宋玉如爲探明白眞相，走進林中，第一眼就看到林內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是好漢就別妄殺無辜，明日正午，就是你伏首之時。」

下項寫着丁長生三個字，字迹潦草，墨汁未乾，足見立這牌的人，是在衆人到達前一刻匆忙寫的，其匆忙急促，可見一斑。

雖如此，宋玉如已佩服得無以復加，試想丁長生離開衆人才有多久，已完成了寫字、立牌兩件事。其輕功的快速，豈是常人所能的，不由宋玉如心中暗喜，似乎已看到丁長生凱歌高唱。

其實丁長生這麼做，有點笨拙幼稚，可是，細心體會，非用如此激將法制服獨眼劍客的濫殺不可。

沒有想到丁長生立牌過後不久，村西又傳來噩耗，又有一位武當派劍客喪命在獨眼劍客劍下。

那是丁長生回到房裡，由那小孩口中得知的，這就不由丁長生怒火塡膺了，如果決鬥不是明天中午，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那小孩自從知道丁長生就是劍道先生的兒子，態度殷勤得無微不至，就像服侍皇帝一般，打水送飯，伺候得令人不自在。

翌晨，丁長生一早就整裝待發，他今天完全是文弱書生打扮，藍綢儒服，黑緞包鞋，是那麼文質彬彬，風度翩翩，一起床就盤膝趺坐，閉目運功，完全進入無我無相的境界。

不知經過多少時間，他被緊急的敲門聲驚醒，他緩緩起立開門，進來的又是那個討厭嚕嘛的小孩，丁長生問道：「什麼事？」

「我的大爺，您這樣緊鎖着門，險些把小的嚇死！」

「大爺」兩字是小孩知道丁長生姓名後的稱呼，「勢利眼」這個名詞，應該不是今日才有，那時候人們就已犯了這個通病。

丁長生冷冷答道：「你以爲我自殺了不成？喂！小哥兒！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姓張名毅，人家都叫我百靈鳥。」

丁長生聽到百靈鳥三個字，不禁哈哈大笑，捧腹不已，一點也沒錯，這個小孩天眞得像百靈鳥一樣，可也多嘴得像痳雀一樣令人討厭。

丁長生問道：「張毅，現在什麼時刻了？」

「大爺，快了，決鬥的時間快到了，您準備好了沒有？」小孩說着，突然發覺自己說漏了嘴。

果然，丁長生聞言詫然問道：「你說什麼？決鬥？指我？」

小孩一想反正遲早都要說，遂即說道：「大爺，誰還不知道您是鼎鼎大名的丁大俠，大爺，小的求求您，今天無論如何帶我進場參觀如何？」

說着一看丁長生並無怒色，遂將碰到宋玉如的話全告訴了丁長生。

丁長生乍聞宋玉如也到牛井村來，心中暗暗一怔，隨之一想，也就平復下來。

因爲那些在目前來說都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爲父親爭面子，並奪取天下第一劍的名銜。

於是他點頭答應了小孩的要求，並將那柄竹劍交到小孩手，命他携帶，兩人遂出門向晒獵場赴約。

太陽公公拄着拐杖，悠閒地走向中天。

大地炎熱得灼灼發燒。

晒獵場上已人山人海，起碼聚集着數千人，其中全都是由各地趕來的武林健者。

丁長生帶着小孩經過街道時，街上靜盪盪地猶如深夜，就連懶睡的村狗，也跑得無影無踪。

小孩心急趕路，邊跑邊催，可是「得急症偏遇慢郎中」，丁長生却邁着方步，一搖一擺，安詳悠閒地，絲毫不帶着急之色，因爲他知道距離日正當中尚有一個時辰。

兩人走到晒獵場一瞥，不由丁長生大吃一驚，做夢都沒想到過，這個半里方圓的晒獵場可容這麼多觀衆。

他手携着張毅，並不往人羣中鑽，竟繞着場外，向翠竹林那邊走，也唯有那裡，才能走進場子裡面。

這時，場內突然響起了兩聲鑼聲，並聽到一個蒼老的呼叫：「獨眼劍客駕到！」

全場立即響起一陣如雷掌聲。

果然看到一個年紀三十出頭，一身武生打扮的中年人，背插着長劍，昂然走到場中。

獨眼劍客邱茂彰今日穿得異常瀟灑，風度儀態都不像是殺人不眨眼的煞星。

只見他走到場中，向全場抱拳作禮，然後才轉向那位年老的司儀問道：「姓丁的父子呢？還沒來？莫非怯場？」

那位司儀恭敬答道：「想馬上可到，邱大俠請先休息片刻。」

說着領着邱茂彰到棚首席上坐下，這是決鬥者的位置，棚上早就坐着十來人，都是綠林道上數一數二的頂尖高手。

那邊西棚裡面也坐滿了人，正中還留着兩張空位子，不用說是留給劍道先生丁良治及他兒子丁長生的。

另一邊坐着的亦是武林道上頂尖高手，其中有華山明心神尼及其徒弟宋玉如、峨嵋派白眉、善海、金風等三位長老也在場。

難得的那位已退隱數十年未履江湖的「錢塘劍客」蕭一飛也千里迢迢趕來觀戰，竹笛仙子王慧敏當然不會落後。

最遺憾的是她哥哥鐵劍書生王俊雄沒有到場，其他尚有武當派數位大俠，爲數不下三十人。

獨眼劍客邱茂彰望着西棚那兩張空席位，臉上浮起了得意的笑容，環目打量全場，心中更是大喜。

能在這麼多高手面前展露所學，與武林劍術泰斗「劍道先生」一爭雌雄，是一件多麼體面光榮的事。

倘若能夠打敗丁良治，這個天下還有誰能與之匹敵？

想至此，他似乎已聽到場內衆人熱烈沸騰的歡呼，他笑了！得意地笑了，驕傲地笑了。

正當他樂而忘形的時候，西棚上突然傳來一陣掌聲，獨眼劍客邱茂彰扭頭一瞥，不由一怔，敢情他的死對頭丁長生已在掌聲中走進了場。

那位年老司儀茫然不明其故，打量丁長生一眼，見是一個文弱書生，竟忘了向觀衆介紹，怔怔地呆立在那裡。

倒是與丁長生同來那位小孩張毅聰明，連忙跑到司儀身旁，低言了一陣。

只見司儀臉色頓變，小孩的話尚未說完，他已高舉銅鑼猛打兩下，噹！噹！兩響過後，在場衆人的目光全集射在場中。

那司儀高聲說道：「丁長生駕

到！」

全場又立即響起如雷掌聲。

丁長生笑容可掬，恭敬地抱拳向衆人施禮一番，然後走到西棚上，馬上看見竹笛仙子王慧敏起身迎接，關切地問道：「長生哥，丁伯伯呢？」

「他老人家雲遊去了。」

說着立即向棚內衆人一一施禮寒暄客套一番，峨嵋派三位長老已冰釋前嫌，歡笑答禮，關懷備至。

明心神尼也詢問丁長生父親何故不到的原因，丁長生亦毫不保留地坦白答覆。

宋玉如目含深情，瞟盯了丁長生一眼，欲言又止，大概是礙於她師父明心神尼在旁的原因。

其實那用得着說，丁長生早已看出了她的心意，感激地回瞥一眼，緩緩坐到自己位子上面。

獨眼劍客邱茂彰仰望天空，緩緩立起，略一整束服裝，昂然闊步走到場中，大聲說道：「時刻已至，丁艮治未到，莫非是怯場棄權！」

說罷仰天哈哈大笑，態度至爲狂妄得意。

全場衆人聽到這話，也嘩然高呼，紛紛竊議私語起來，並把目光集射在西棚內的丁長生身上。

丁長生由張毅手中接過那支竹劍，回身向棚內衆俠打揖作禮，然後安步當車，走進場中。

他儀態瀟灑，從容不迫，充分表現高度的涵養和冷靜，不由全場傳來嘖嘖稱讚之聲。

丁長生走到獨眼劍客面前，抱拳施禮道：「邱大俠，家父特命丁某踐約，諒不會見怪吧！」

獨眼劍客邱茂彰一見丁長生，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不由桀桀乾笑兩聲，陰惻惻說道：「由你權充替死鬼，老賊倒眞知機。」

說着狠狠盯了丁長生一眼，道：「大爺以爲你會一輩子龜縮到底，不想你竟敢出面，有種有種。」

丁長生聽了這話，非但不怒，反而哈哈笑道：「邱大俠劍法如神，藝業蓋世，能有緣領教，眞是三生有幸，邱大俠一心想向家父討教，先打敗丁某再說不遲。」

獨眼劍客邱茂彰聞言不禁呵呵大笑，態度輕蔑，完全沒把丁長生放在眼內，笑畢，冷冷說道：「小子亮劍！」

丁長生也不再客氣，緩緩由背後抽出那支特製的竹劍，此劍一露，立即引起全場一陣暴笑，有些人竟以爲丁長生活得不耐煩，上場送死哩！

以竹當劍固然會有人用過，却都是武林怪傑之流，如果今日劍道先生丁艮治在場，用竹劍就不會有人說閒話。

但丁長生這種年紀及打扮，就有點不倫不類了，何況他所對付的强人又是當今响譽最高的青年劍客。

如果不是丁長生狂妄，則就是太蔑視獨眼劍客邱茂彰了。

只見邱茂彰凶眉一豎，目射毒芒，狠狠地盯了丁長生一眼，桀桀狂笑道：「小子！你太藐視邱某了，姓邱的若不叫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丁長生依然春風滿面，輕揮竹劍，颯颯兩聲劍嘯，微笑道：「邱大俠請你拔劍，多說無益！」

獨眼劍客邱茂彰由鼻孔裡冷哼一聲，極不耐煩、莫可奈何般由背後抽出了那柄罕世的寶劍。

果然神器不凡，寶劍出鞘，立聞一聲輕微的「嗆郎」劍鳴，寶劍被陽光一照，藍汪汪的劍芒，像蛇吐信一般，伸縮不停，劍芒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刺目難睜。

寶劍在手，獨眼劍客邱茂彰有意賣弄手法，緩緩持劍上舉。

霍地振臂一揮，刷！刷！刷！三聲過後，空中立即浮現三朵藍色劍花，這手「梅花三弄」立即傳來全場轟然喝采。

獨眼劍客邱茂彰嘴含傲笑，報給衆人一個勉强的邪笑，然後退後移了數步。

丁長生心如止水，不以爲意，也不做無謂的賣弄，他今日所表現的冷靜，確實令西棚內衆人大感意外。

尤其是峨嵋三位長老更感吃驚，回想當年峨嵋觀音坪上的情形，丁長生完全變了一個人。

場中空氣突然沉悶，全場鴉雀無聲，靜得死寂，數千個心房在跳動着，但却聽不到一點呼吸的聲音。

一眼望去，數千人皆像木鷄一般呆立着，就連眼皮也不眨一下。

太陽走近中天。

兩人脚下只映着一團黑影，這是日正當中的時候。

獨眼劍客邱茂彰緩緩提起長劍，搶步上前，劍擺正中，目注劍尖一瞬不閃。

丁長生劍移腹前，脚下不丁不八，雙眼却直盯着邱茂彰，靜待着對方的攻擊。

大戰已一觸即發，空氣更爲沉鬱，每人心中立即湧上了不安的陰影，好奇却佔據了恐懼。

獨眼劍客邱茂彰動了，但却不是進攻，而是改變了姿勢，同樣的，丁長生也變了另一種防勢。

一個是轟動江湖的獨眼劍客，一個是劍聖之子丁長生，鹿死誰手，誰敢預料？

有一點他們心裡知道的，就是場中兩人誰都沒有大意，即使丁長生脚下擺的步子不丁不八，也不足於代表他心中的意向。

因爲兩人只要一觸即發，就馬上可以判勝負和生死來。

時光在沉悶中悄然溜走。

兩人已變換了數個姿勢，但任誰都不敢先發制人。

像守株待兔，兩人心中打的主意都一樣。

獨眼劍客始終寒霜氣罩面，殺機顯現，目光放射出狠毒噬人的光芒，血絲漸漸密佈兩眼，臉色也漸漸鐵青……

丁長生笑容也收回了，肅穆冷靜，一如聽慧老練的將領，正運籌帷幄着他下一着的戰略。

死亡的脚步近了……

喪鐘也響起了……

獨眼劍客邱茂彰牙齒咬得格格作響，青筋浮露，雙眼發紅，終於——

一聲春雷似的暴喝：「納命！」

藍光突閃，似一道快速的閃電，射到丁長生身上。

驀聞一聲細微的冷哼，一句：「未必！」

丁長生身影突渺，陡聞一聲裂帛，一聲悽厲的慘叫……

衆人看時，丁長生胸前衣襟裂爲兩爿，露出胸膛，胸前已被長劍劃出一道淺淺的血槽。

而獨眼劍客却依然邪笑着站在場中，臉孔猙獰可怖，單目狠射着丁長生。

接着，砰然一聲，獨眼劍客邱茂彰倒山般跌倒地上，口噴濃血，氣絕身死，喉嚨處鮮血汩汩湧流，淤於地上。

晒獵場上傳出轟轟如春雷驟發似的歡叫，人心沸騰，叫聲喧天。

西棚內人影翻飛，刹時已將丁長生包圍住，當然少不了恭維讚佩的話。

丁長生却不爲這些動心，他反而十分平靜的看了看在場各路人物一眼，道：「各位，什麼是名，什麼是利，都只不過是空虛一場，人啊，只要自己活得自在才是眞！」

他在殺了獨眼劍客的刹那間，心澄如鏡的想通了人生，這也許是他在劍道上更上層樓吧！

他撥開圍上他的人，迎着竹笛仙子王慧敏。

「長生哥，恭喜你！」

丁長生大方的摟住王慧敏，道：「有了妳，才是值得祝賀的。」

王慧敏道：「長生哥，我已把我們的地方佈置好了，原本早想告訴你，但怕你分心吶！」

丁長生不回答，因爲他正看着不遠處的一個人，那個人正在拭淚。

是的，宋玉如落下情淚了！

當王慧敏發現宋玉如的時候，她笑了。

「快，我們也把宋姐姐帶走，長生哥，失戀是會毀滅一個人的！」

丁長生猶疑的道：「敏妹，我們已經……妳願意分愛……」

王慧敏一笑，道：「你太厲害了，我找宋姐姐助我……」

丁長生耳語道：「妳是指那天夜裡我們……」

王慧敏暗中揑了丁長生一下，道：「快去呀！」

宋玉如不會拒絕丁長生的愛，她早就暗中喜歡上丁長生了，王慧敏笑對宋玉如道：「我準備的地方足夠三人愉快的住下，宋姐姐，妳一定會喜歡的！」

宋玉如笑了，她帶淚而笑，顯得更加可愛極了！

* * *

就在無量山附近的一座小村莊裡，最北邊一座三合院，那就是王慧敏花銀子買下來的。

當丁長生與她發生關係之後，她就決定買一處住處。王慧敏想了以後，決定在無量山附近找屋子，她找到了。

這兒是個十分清靜的所在，更何況距離丁長生的母親埋骨之地不遠。

宋玉如也很喜歡這地方，當她發覺屋子裡收拾得十分優雅又誘人遐思的時候，更高興了！

丁長生果然找到了他眞正的人生。

因爲這第一個夜晚他就左擁右抱的上了床。

只不過當他欲與王慧敏親熱的時候，却遭到她的拒絕！

竹笛仙子吃吃的一笑，斜視着另一邊的宋玉如，道：「姐姐，他是妳的了！」

丁長生道：「誰先也是一樣呀！」

竹笛仙子笑道：「我放棄了，因爲……因爲……」

她這話使宋玉如一怔！

竹笛仙子道：「我已經有了孩子。」

丁長生愉快的道：「眞的嗎？唉……」

他歡笑，宋玉如也笑，她還伸手撫摸王慧敏肚子。

不料丁長生高興之下，回身找上宋玉如，道：「來吧，我們別再多言了！」

宋玉如道：「你呀，你猴急了，是嗎？你把敏妹弄成……哎……」

從此之後，小夫妻就在此住下了，過着幸福、平靜的日子。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天衣大師等四人跋涉尋找三位掌門人下落，卻毫無綫索，又遇到了慕容世家派出的殺手的截擊，爲了不消耗太多體力及不暴露身份，他們佯裝逃走，並乘坐老郎中徒弟的大篷車，重走幾位掌門人被擄走的路綫奔向杭州灣。當他們來到杭州時，天色尚早，便走進一家大飯莊準備吃個酒足飯飽……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毫芒傳訓示　畫舫暫避身

「諸位，西湖醋魚來了，這道菜趁熱吃，才能品出酸中帶鮮的味道，一涼就不上口了。」店小二雙手捧着一個青花大瓷盤，放在桌子上，轉身而去。

這道天下食客皆知的名菜，果非凡響，一股強烈魚鮮味，撲鼻沁心，誘人食欲，江豪、飛雲子都拿起了筷子。

正在猛灌老酒的知機子，卻突然放下酒瓶，一個大拗步，右手閃電而出，扣住了那店小二的右腕脈門。知機子經驗老到，閱歷豐富，今天的舉止有些反常，難道他早已發覺了什麼，才裝出一副以酒澆愁愁更愁的酒徒本色，引敵上鈎？

只是對方如何把迷藥投入這道西湖醋魚中，使飛雲子和江豪迷惑難解。他們酒菜未動，留神着大廳每一個人的行動，當然，也包括上菜的店小二在內。

沒有人接近過他，除非這道菜一起鍋就被下了藥物……

「幹什麼呀？客官，這是上客的時間，忙活得很，哎呀！疼死人了！」

看到店小二那副齜牙咧嘴的神情，任何人都覺得他承受了很大的痛苦。這舉動太過份了，兩個看不過眼的年輕人，突然站了起來……

「伙計，」知機子適時開了口，道：「樓外樓這樣的大飯館，名滿江南的西湖醋魚，還要配上一隻綠頭大蒼蠅給客人吃啊！」

「老人家，這玩笑開不得呀！」店小二滿頭大汗往下淌，也不知是疼的，還是急的，大聲叫道：「你這是砸我飯碗，要害我的一家老小全餓死啊……」

「過去，把那隻花瓷盤中的蒼蠅吞下去！」知機子伸手指着青花大瓷盤。

果然，魚湯之中有一隻大蒼蠅。

兩個站起來的年輕人立刻又坐了下去，一腔打抱不平的怒火也消退了，讓一隻蒼蠅掉入菜盤中端上桌子，就難怪客人要發脾氣了。

「怎麼會呢？」店小二一臉驚怕神色，道：「從未有過這種事啊！」

「事實俱在，衆目睽睽，我老人家豈會冤枉你？」知機子用筷子夾起盤中的一隻大蒼蠅，高高舉起，讓廳中大半客人看到，大廳中立刻散去了三成客人，這可是酒樓中大忌諱。

噁心哪！那裏還能吃喝得下？

四五個店小二楞在一邊，竟無人出面攔阻客人收取酒錢，這可是樓外樓大飯莊從未發生過的事。

賬房先生也站了起來，不停地抽着旱煙袋，卻沒出言干預。

大概怕衆怒難犯，準備認了。

知機子突然歎息一聲，道：「我老人家也不和你一般見識，蒼蠅不要你吃了，但魚湯總得喝一口，以示薄懲……」

店小二突然跪了下去，道：「你老人家神目如電，就放小的一條生路吧！」

知機子道：「哎呀！老弟，你要訛詐我老人家，我可沒打你，也沒罵你！你在菜中搞鬼害我們，我老人家只請你喝一口醋魚湯，不算過份吧！」

這番話聲音很高，大廳中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魚湯不能喝，我給你老人家磕頭，賠罪。」店小二眞的叩頭了，而且是響頭，響得清晰可聞。三個響頭叩過，店小二的頂門已見血痕。

「我老人家放了你，別人是否也願放了你呢？」知機子歎口氣，道：「你去吧！」

店小二又叩個頭，端起一大盤西湖醋魚，回頭就走。

很多人看到了那隻大蒼蠅，心中也有評論，有人暗罵老頭子可惡，換一盤就是，爲什麼硬要逼人吃魚湯。也有人暗罵店小二，很笨，喝一口魚湯有甚麼要緊？總比叩頭出血好些，至少表現出一點骨氣。但知曉眞正內情的，却只有知機子一人。

知機子四顧了一眼，道：「三位，走吧，這裏酒菜不乾淨，咱們換個地方！」當先出了大廳。

三人魚貫相隨，也不多問。

和尚和道士走在一塊，非常引人好奇，使行人注目。天衣、飛雲子雖有一肚子問題想問，也只好隱忍不言。

由於知機子地形很熟，左轉右轉，全走的巷道小路。

在一條幽靜的小巷中，有一扇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知機子四顧無人閃身而入，和尚、道士、江豪自然跟了進去。

是一幢雅緻的三合院，正廳房中早已擺好酒菜。

知機子道：「小郎中準備的酒菜，應該是沒有毛病，但小心無大差，還是測試一下的好。」取着一根銀針，試過酒菜，接道：「吃過飯，和尚、道士都要換衣服，改下容貌，也許無法瞞過慕容世家的殺手，但至少不會太過明顯，引人注目。」

「和尚開了酒戒，已算被逐出佛門，還要和尚改扮什麼，你儘管吩咐。」

「江湖多兇險，此行已呈現殺機重重，貧道再入三界五行中，人都要殺了，還計較什麼改扮易容？不過，有一點貧道不解，我看得很仔細，那店小二如何動的手脚，貧道竟未看到。」

「老郎中也沒看到。」

「你冤枉了人家呀，」天衣大師道：「也砸了人家的飯碗！」

「我看他還會丟了性命，我們放過他，慕容世家的殺手恐怕不會饒恕他。」知機子道：「唉！兩片金葉子，送了一條命，倒也應了人爲財死那句話。」

「那一盤醋魚中，眞的被下了藥麼？」天衣大師道：「大蒼蠅是你老郎中放的，手法雖然快，可沒有逃過和尚的眼睛，這可是栽贓嫁禍呀，那個店小二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手脚，是麼？」知機子接道：「但你們沒有看到廚房，你和尚雖然目光如電，察及細微，但目光不會轉彎，我老郎中也看不到，但監視廚房的小郎中，却用暗號通知了我，那個送菜上來的伙計，拿了兩片金葉子，把一包藥粉灑入菜中，本來店伙計對付白吃白喝的客人，都有一套應付辦法，菜盤中如眞有一隻死了的蒼蠅，他們會一口吞下去，告訴你那是一片炸焦的葱花，香得很。而這個上菜的店小二不敢嚐試魚湯，不是嫌蒼蠅噁心，而是怕菜中的毒藥，喝口魚湯，可能要老命，所以，他寧可叩頭出血，洩露陰謀，也不敢喝下魚湯。」

「幾個小郎中呢？一路行來，除了那趕車的，都未再見過，」飛雲子道：「他們才眞正的辛苦，應該當面謝他們一聲。」

「一路上未遇暗算，老郎中還認爲慕容世家已撤消了監視，想不到他們到了地頭上才動手，不是六郎細心，監視着廚房，樓外樓就是我們斷魂所在，諸位想想看，這是爲了什麼原因？」

「是一個警告訊息，他們已不能忍受我們緊咬不放的追踪行動！」天衣大師道：「這裏距姑蘇慕容世家不遠，怕我們找上門去。」

「也可能在這裏留下了一些破綻，怕我們找出什麼線索，」知機子道：「我相信三位老人家在這裏清醒了一陣，他們就在這裏佈置大批高手，準備把我們放倒在這裏了。」

「那就放開手大幹一場，這段時間太沉悶了。」飛雲子道：「眞刀眞槍拚上了，血濺五步，屍橫街頭，用不着再找什麼理由借口，就可以調動人手，直搗慕容世家了。」

但聞蓬然一聲，似是有物墜地。

江豪反應最快，站起身子，一個大轉身，人已轉出廳門。

飛雲子像一隻離弦弩箭，畢直的射出了大廳。

天衣大師袍袖拂動，原姿未變，人如御風一般，飄出了廳門。

知機子暗暗讚道：「大和尚果然是功力精深。」

三個人動作都快，幾乎是人接人的落入庭院，但也只能看到事件的結果，一個灰衣人雙手握拳，伏地而臥。

江豪、飛雲子都停身在五尺左右處，天衣大師站在七八尺外，在無法判定這個人是生是死之前，三個人都懷着很深的戒心，「一步倒」迷藥太霸道，不給人反抗的機會。

「三郎，」知機子快步奔上去，扶起灰衣人，一探鼻息，早已氣絕而逝。

「是你八位小郎中的一個？」飛雲子蹲下身子，查看灰衣人的傷勢，人被扶起後，口中一股濃濃的血水，緩緩由嘴角湧了出來。

「好狠的一掌。」知機子撕開灰衣人背上短衫，立刻見到一個黑色的掌印，指痕宛然。

「是鐵沙掌，」江豪道：「而且，發掌人的火候相當深厚。」

「不錯，掌落取命，內腑肝臟全遭震碎，」天衣大師道：「那一掌含蘊的內力，也把他屍體送入庭院，所以，他沒機會呼喊出聲。」

「奇怪呀！一般人受此重擊，都會本能的張開嘴巴，」飛雲子道：「三郎却緊閉了嘴巴，顯然是用他最後一口元氣咬緊牙關，强忍着血湧喉間之苦，爲什麼？」

知機子心中一動，右手捏開了小郎中的牙關，大口的鮮血，夾雜碎裂的內臟泉湧而出，果如飛雲子所言，小郎中是在用力緊咬牙關。

只見大灘的鮮血中，有一個小小的圓圈。

江豪端來一盆清水，漂洗一番，發覺是一塊絲織的絹布。

「是龍道長的道袍內襟，」飛雲子取在手中，仔細端詳了一陣，道：「不會錯，武當門中，只有龍道長一人的袍襟是由絲絹製成，以示對他的尊崇，這上面應該有……」

是的，應該傳示些什麼？只是翻來轉去，找不出任何一點線索。

「可惜三郎已死，」知機子道：「如是他還活着，說出經過，也許能夠給道兄一些幫助。」

飛雲子沒有回答，只是把手中一塊織絹不停倒來轉去，全神貫注，仔細查看。

江豪蹲下身子，掰開了三郎緊握的左手。

不錯，手中也有東西，是半粒檀木念珠。

「掌門人的念珠。」天衣大師急蹲身軀，取過半粒念珠，端詳一陣，歎道：「這是千年老檀木雕琢而成，堅如鐵石，大師兄以大力金剛指把它捏成兩半，必有所示！」說着，仔細在半粒念珠上查看起來。

晚霞絢爛，夕陽西山，一抹餘暉照射在天衣大師的臉上，清楚地看到他雙目中光芒如電，注射在手中半粒念珠上面。

知機子看到了，江豪也看到了，心中大感震駭，忖道：老和尚的目光，有如實物投射出光焰，難道眼神也能傷人不成？

突聞老和尚歎息一聲，雙手一陣搓揉，半粒念珠化作碎粉。

「老郎中，你收了幾個徒弟？」天衣大師道：「放他們回家去吧。」

「八個弟子都是無家可歸的人，」知機子道：「誰肯把孩子交給一個算命、卜卦、賣野藥的郎中呢？這些孩子，都是孤兒，有的住在孤兒院中，有的流浪街頭，老郎中把他們收入門下，傳授武功，也教他們一些謀生之術，當然，我也經過了一番觀察，資質不好的，我不會收，日前我覺得三郎印堂晦暗，已叫他躲一躲的，想不到他貪功急進，竟然有七八天沒有和我見面，終於落了個殺身之禍！」

「老郎中，他們離開，能不能自謀生路？」天衣大師道：「有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

「他們跟我時間最少的，也有六年左右了，應該已有自謀生活的能力，只是這些年來一道跟我在碼頭上、城市中打溜，少了教養，有點頑劣成性，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要他們規規矩矩的各安生計，老郎中可不敢誇口……」

「師父說得是，我們已慣於露宿街頭的生活。」木門呀然而開，兩個十五六歲、身着灰色褲褂的年輕人並肩走了進來，道：「暖被過床的日子，也過不慣了。」一面說，一面走近屍體，雙雙跪下，接道：「三哥，我們看到你被人一掌擊中後背，被打得飛入庭院中，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救你，來人武功高過我們太多，所以，也不能攔擊他，替你報仇，三哥，我們沒用，我們對不起你。」

「六郎、七郎，你們作得對，師父沒有白教你們！」知機子道：「明知非敵，自尋死路，就死得十分不值了。起來，見過大師、道長和江三公子。」

兩個灰衣少年站起身子，和天衣大師等見了禮，道：「三哥機智過人，也十分勇敢，這幾天很少和我們見面，一定是在進行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

「是的，一件很危險的工作，也有了非凡的成就。」天衣大師道：「六郎……」

「晚進在，」左首一個灰衣少年一躬身，道：「大師有什麼吩咐？」

「在樓外樓的大酒店中，你救了我們一次，」天衣大師道：「我們

都欠你一份情。由現在開始，用不着你們幫忙了。老郎中生性疏懶，大概是按着你們入門先後排名……」

「不錯，這樣好記呀！」知機子道：「由大郎排到八郎，叫起來順口，聽起來清楚。」

「知機子在江湖上名頭響亮，」江豪道：「但你老前輩眞實的姓名，却很少有人知道。」

「老郎中姓黃，他們八位也跟着姓黃了。」

「師父，老禪師不讓我們再追隨師父，」黃七郎道：「可是，我們已逐漸摸清楚對方的行動法則，工作雖然危險，但如我們小心一些，相信可以應付。」

「不行，由現在開始，已展開了殺戮的對決！」天衣大師道：「他們會出動大批的刀客、劍手，你們很機警，是一流的探索高手，但自衞的力量很薄弱，老郎中也沒有認眞傳授你們武功，一旦出現刀來劍往的局面，你們就不宜夾在中間，那是白送上一條性命。」

知機子道：「大和尚說得對，你們散了吧！」

「師父，我們不怕死，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師父養了我們七八年，」黃六郎道：「現在，該是我們報答師父的時候了。」

「這不是報答，是白白送死，」天衣大師道：「你們眞有報答師父的用心，就該躲起來，苦練武功。」

「到那裏練？誰又肯教我們？」黃七郎道：「我們都是流浪街頭的孤兒，除了跟着師父走碼頭外，我們無處可去。」

「回金陵去，去找一位白姑娘，就說天衣和尚、飛雲子和江三公子要你們去的，」老郎中手指代筆，就地畫出了鍾山密林茅舍，接道：「找到你們幾個師兄弟，分散上路，有幾個能回金陵，和尚不敢妄言，但越快越好，在慕容世家的殺手還未包圍此地之前，才有走脫的機會。」

知機子已瞭然天衣大師在那半粒念珠上，瞧出了一些玄機，急急接道：「快些走，通知大郎等五個人，分批上路，一批遇上截殺，另一批不許救援，走脫一個是一個，白姑娘肯收你們，就投入白鴿門吧！她們的易容、遁術，才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技藝。」

看師父說得神色俱厲，六郎、七郎也覺得事態嚴重了，跪在師父面前叩個頭，起身就走。

天衣大師仰天吁一口氣，道：「但願幾位小郎中能逃過此劫，我佛保佑，我佛保佑……」

但聞飛雲子沉聲說道：「看懂了，看懂了……」

「看懂了就說出來呀！」知機子道：「龍道長是一位大智者，定有反敗爲勝的指示。」

「不是反敗爲勝的高招，」飛雲子道：「是要我們逃命。」

「逃到那裏，回武當或是少林？」江豪道：「其實，這裏距離洞庭盟最近，諸位如不嫌棄，先到敝盟去，集中敝盟高手，以拒强敵，再通知少林、武當派人支援，集中三處高手，至少也可以和他們放手一戰。」

「龍道長的留示中剛好相反，他要我們立刻躲起來，」飛雲子道：「也指明了我們一個躲避的去處。」

此時，夜幕已垂，天色已到了掌燈時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敝掌門也這麼吩咐，而且，還不准我們通報回去，那會促成江湖一場大劫殺提前發動，而且，我們的勝算不大。」

飛雲子道：「龍道長也這麼說，只是貴掌門說得更詳盡些，龍道長表達的重點是，要我們找一個人……」

天衣大師突然搖手，阻止飛雲子說下去，道：「黃三郎取得念珠、絲絹，証明了他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孩子，對我們少林、武當、洞庭盟，都有很大的恩德，不能讓他曝屍庭院，把他埋了吧！」

三個人動手挖坑，埋好了三郎屍體，知機子急急說道：「和尚、道士太刺眼，快些換了衣服上路。」

「走不了啦！這地方已被包圍，至少要打過這一架，才能離開，」天衣大師放低了聲音，道：「何況，孩子們走得不遠，留在這裏，吸引着他們的注意力，也許他們想不到孩子們已走！」

飛雲子點點頭，道：「既然被圍上了，只好開一次殺戒了！」

江豪道：「那是說玩命的東西全要用了，江豪的子母梭尚未在江湖露過，也許因家父不屑施用暗器，但晚輩末學後進，一旦遇上高手，力有不敵，只好施用暗器了。」

知機子暗暗忖道：確沒聽說過江總寨主用過暗器，子母梭就算內藏花樣，但遇上了眞正高手，只怕也難派上用場。

「三公子儘管施展，圍襲我們的，可能全是殺手型的人物，」天衣大師道：「何況，我們也不能鏖戰下去，不用霹靂手段，就很難突圍而出了。」

「有大師這句話，晚輩就放心多了，」江豪道：「只是晚輩心中有結，感覺和大師、道長聯手拒敵，要光明正大，不用暗器，要手下留

情，不能多造殺孽。」

「情勢不同啊！」天衣大師道：「咱們屋裏坐吧！他們按兵不動，大概要等天色入黑再動。」

飛雲子換一套黑色勁裝，却又把道袍罩在外面。

天衣大師也換了衣服，外罩僧袍，今夜之戰，顯然是還不願讓對方看到和尚、道士都已易容改扮。

知機子也更換了一身勁裝，取出了十幾個瓶子放入革囊，又拿出一些飛刀、神箭、銀針之類的暗器，分藏身上。

江豪看得直瞪眼，道：「這麼多不同的暗器，用起來不是很痲煩嗎？」

「會家不忙，忙家不會，老郎中能一次打出七種不同的暗器，但碰上了眞正的高手，暗器這玩藝，就難派上大用場了。」

江豪微微一笑，却沒說話。

天衣大師凝神側耳，傾聽了一陣，道：「來人早已佈置在四週，現在又再加強部署，是準備誘我們出去入伏，大概三更之前，不會攻襲，正好借此機會我先說說敝掌門的留示，他以指甲代刀，施展毫芒心雕之術，在半粒念珠上，留下了訓示，指示少林派中弟子，見到念珠後，立刻隱避，非保命之戰，不得和人動手，更不得通報少林寺，出動武僧救援，那將使寺中高手死亡殆盡，讓事件拖下去，三年五載後，也許會有轉機，如若遇上武當和洞庭盟中人，也要助他們即速遁隱，別讓消息外洩，不可有違吾言，切記，切記。」

「聽口氣好像是說，連我們也不用回去了，」江豪道：「慕容世家如眞有擊潰少林、武當和洞庭盟的實力，他們可以找上門去啊！」

「龍道長也是這樣的要求！」飛雲子道：「他說得更明白，少林、武當、洞庭盟，能否保留下來，要看天意，他們找上門去，襲殺兩派弟子，但兩派弟子仗着地形熟悉，可能逃走一部份人，如若動員精銳去撩撥他們，非要全軍覆沒不可，三十年內江湖再無可用的人，看到他留示的人，除了武當弟子之外，大概就是少林和洞庭盟中人了，要我們三方面合爲一處，潛往湖州太和堂……」

知機子接道：「越走距離姑蘇慕容世家越近了，但龍道長既有這樣的留示，絕不會錯，反其道而行，也許能逃過他們的追殺。」

「太和堂，好像是個中藥鋪啊！」江豪道：「到那裏幹什麼呢？」

「不錯，是間藥鋪，那裏有位全大夫，咱們去找他！」飛雲子道：「過去，沒聽龍道長提過這個人？」目光轉注到知機子的臉上。

「老郎中也沒聽過湖州府有這麼一號人物，江南道上近十年中，也沒有一位姓仝的高手出現。」

「如果他名動四海，早就被慕容世家收入麾下了，」天衣大師道：「這可能是龍道長早就佈下的一步棋，敝掌門留下那句三年五載中，也許會有轉機，絕非空穴來風，我相信他言有所本。可悲的是這一代武林中義俠人物，只有逃命的份了，黃三郎中掌即死，如若他能留下一口氣，說出取得織絹、念珠經過情形，在什麼樣個地方找到……」

「大和尚，」知機子接道：「這恐怕要成一樁千古疑案，不談也罷，細想三位老人家的佈局，實是大有學問！所謂義俠人物，能夠出面主持正義的，也只有實力最强的少林、武當、洞庭盟了，這三個地方按兵不動，慕容世家也不敢搞得太過份，他們要先攻哪一個地方，就得三思而行，少林寺武僧衆多，技藝精博，十八羅漢陣馳名天下，武當派形勢險要，又爲武林中劍道宗主，也不是好吃的菓子！洞庭盟四面環水，十二寨互爲犄角，非一批精通水上功夫的人無法接近，只要不把他們逼得太緊，可能會拖個三年五載。至於一般江湖人物，又有幾個能威武不屈，就算投效於慕容世家那個組合中，也不過是爲勢所逼，只要少林、武當、洞庭盟不出面爲他們撐腰，就不會鬧出血流漂杵的大對決、大屠殺，至於龍道長安排我們避到湖州，老郎中就想不出機巧所在了。」

「如是我們能一目瞭然，慕容世家豈有不知之理，設計出人意外，才能在緊要時刻發生作用。」天衣大師道：「他們佈線深遠，可能有特殊傳遞消息的方法，他們只要判斷出我們走的方向，我們就無法逃過他們的追殺。」

「由此動身上湖州，行近姑蘇，絕對出人意外，」江豪道：「現在，我們衝出去，借夜色掩護，一宵緊趕，天一亮就隱身休息，第二夜即可以進湖州了。」

「他們設伏、佈陷，就是等我們衝出去，」天衣大師道：「不能讓他們稱心如意，對着耗下去，他們絕不會等到天明，三更時分，應該是他們攻襲的時限，他們一有行動，有些埋伏，就派不上用場了，我們以逸待勞，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現在，我們可以靜坐調息一下，以保體能，至於如何一個走法，要請老郎中動動腦筋了。」

知機子點點頭。

幾人不再言語，閉目調息，這一靜下來，飛雲子和江豪也聽到了隱隱傳來的步履移動之聲，而且是四面都有。

這座小小庭院，果然是被重重包圍了。

夜色漸深，一股潛伏的殺機，隨着夜色加重，逼入庭院之中。

江豪本能地握住了刀柄，低聲道：「現在，快近三更了吧！」

「三公子，沉住氣，」天衣大師微笑道：「殺機隱隱逼來，他們已經弓上弦，刀出鞘，準備行動，但敵未動，我們不能先動。」

「晚輩出去瞧瞧。」江豪站起身子，準備出廳。

天衣大師一把拉到江豪，道：「三公子，四週的屋脊、樹上，都可能隱藏了訓練有素的弓箭手，强弓利矢，不是一般氣功能夠抵擋，再等等吧！等他們的人進入庭院中，弓箭手投鼠忌器，我們再殺出去。」

「承教了，」江豪長長吁一口氣，又緩緩坐了下去。

這種等待的焦慮，是需要極大的定力，才能忍得下，不浮燥，才能處變不驚，這和武功高低的關係不大，是一種養氣的功夫。

江豪沉住了氣，也想通了，此情此景，生死已置之度外，還有什麼比死更大的事呢？

所以，目睹四個夜行人飛落入庭院中，江豪沒有動，知機子、飛雲子、天衣大師也沒有動。

星光下寒芒閃動，四個夜行人都亮出兵刄，人也貼向廳牆。

噗的一聲，窗紙被戳一個洞，一個鶴嘴型長筒伸了進來。

這一下，全都動了，知機子迎窗打出一把銀針，飛雲子人如穿梭，身劍合一，緊隨在一把銀針之後，穿出窗外。

天衣大師從容起身舉步，拉開木門行了出去。

庭院中的形勢，已然劍拔弩張，四個夜行人，一般的玄色勁裝，手握一樣的兵刄斬馬刀。

那是比一般單刀長出一尺的大刀，刀面也寬了兩寸，是那種看上去就給人一種殺氣凜凜的兇霸兵刄。

四個人完好無缺的一排横立，這說明了他們避開了知機子的一把銀針，也避開了飛雲子穿窗而出的一劍。

飛雲子劍横前胸，目注四人，臉上是一片不屑的神色，似乎根本沒把四個人和四把殺氣騰騰的斬馬刀放在眼中，但飛雲子手中之劍，比起對方的刀却小了一半，却氣勢凌人，一副以寡馭衆，以小吃大的神態。

這就激得四個玄衣人心火高漲。

江豪和知機子也出了廳門，但兩人站在天衣大師身後，一副冷眼旁觀的神情。

這一段時間相處，兩人的內心中，已認知飛雲子名非幸至，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劍術高手，天衣大師更是高深難測。

眼看就要打起來了，大和尚仍然空着一雙手，連藏在僧袍下的戒刀也沒拿出來。

突然間，四個玄衣人同時舉起了斬馬刀，人隨刀起，飛起了七八尺高，四把長刀交錯劈下，結成了一片刀網。

江豪只看得頭皮發痲，想不出任何一招能破解這綿密的刀網，暗暗忖道：以一敵四，竟還不搶先機，倒要看你如何避開這四人合組的刀網。

飛雲子沒有閃避，手中長劍掄動，一蓬劍芒直升而起，像一把鑽子，竟由綿密的刀網中衝了出來，一飛衝天，人隨劍起，上升了兩丈多高，才飄然落地，長劍未傷，道袍未損，人却落到圍牆邊處，如果他存心要走，四個人都無法攔截他。

四個玄衣刀客也未受傷，但四個人却一臉怔忡的神色，這一招「天網密佈」的刀法，合了四人之力，但却被人一劍破解了。

刀、劍上都含蘊了强大的內力，硬碰硬的刀劍撞擊，一次接觸中比了招術，也比了內力。

「很霸道的刀法，刀網也組得嚴密，」飛雲子道：「四位是常在一起練刀了？」

四個玄衣人相互望了一眼，沒有答話。

「其實，四位是經過特別訓練的殺手，」飛雲子歎息一聲，道：「你們殺人，不問對方身份，也不知對方來歷，只是一些殺人的工具？」

口中問話，雙目却十分仔細的觀察着四人的神情變化。

四個玄衣人似啞巴一般，仍然未發一言，但四個人八道目光却一齊投注在飛雲子的臉上。

「果然是慕容世家訓練的殺手，」飛雲子道：「只好拿四位試劍了。」

飛身疾撲，揮劍搶攻。

但見四柄斬馬刀連結成一片刀芒，反擊過來。

事實上是雙方同時揮刀出劍。

但聞金鐵撞擊，刀光和劍芒並飛，江豪看得很用心，也沒有看出個來龍去脈，一場激烈拚搏，火併已至尾聲。

四個玄衣人倒了下去，都是咽喉中劍，也是必死的要害所在。

飛雲子以劍拄地，血由劍上流下來，無法分辨是敵人的血還是他自己的血。

知機子低聲道：「劍技已入化境，殺敵如探囊取物……」

「他們也是我遇上最難對付的強敵，來的不是一把刀，是一片刀輪刀山，」飛雲子道：「走！快些走！」

突聞一個陰森森的笑聲傳了過來，道：「武當劍法，果非凡響，一舉擊殺了四個特級刀手，確已先聲奪人，只可惜你也受傷不輕，你如能裝出未受傷的樣子，老夫眞不敢再攔截你們了，現在，給我殺！」

一個殺字出口，十幾條人影已飛躍入圍牆。

江豪大喝一聲，一擺紫金刀迎了上去，立刻和來人殺在了一起。

知機子却暗暗自責道：我如能閉口不言，飛雲子也許會裝出未受傷的樣子，想不到兩句讚美之言，却招來了一場殺劫。

想到忿怒之處，轉身向躍入圍牆的敵人迎上去。

這批人穿着黑色的勁裝，手中兵刃有刀有劍，攻敵氣勢，雖不如四個玄衣人威猛逼人，但却是不要命的打法，只要能殺你一刀，就完全放棄了防守，這就把採取攻勢的江豪，逼得改採守勢。

但來人衆多，四面圍攻，刀、劍綿連，十分凌厲。

初受圍攻，江豪有些慌張，但五六個照面之後，江豪穩了下來，一把紫金刀，防守十分嚴密，三把刀，三把劍的攻勢，全被他封在門戶之外。

敵人還有很多，但六個人聯手合攻，已把江豪週圍塡滿，再多的人就無用武之地了。

知機子衝了上來，但對江豪却全無幫助，因爲被另外六個黑衣人擋住了。

天衣大師觀察了一陣，發覺了敵方是六個人自成一個小組，三人用刀，三人用劍，攻勢配合得很緊密，但更可怕的是他們都存有與敵偕亡的拚命之心，有機會，就拚命攻出一劍，江豪和知機子雖可自保，但已被困得無法移動，要全神封架敵人的刀、劍攻勢。

飛雲子也被六個人圍住了，刀、劍齊舉，分由六個方位，硬向飛雲子衝了過去。

飛雲子一提氣，原地未動，手中劍伸縮刺點，展開反擊。

衝上來的六個人，三把刀、三柄劍，沒有一件刺中飛雲子，反被飛雲子的快劍刺中，三個人傷着要害，立刻斃命，三個人身受重傷，倒在地上呻吟。

但飛雲子也累得大喘氣了，傷處的鮮血和頭上的汗水齊下，出劍禦敵之時，已清楚可見血是由他右腰處湧出來的。

劍勢雖仍然快如閃電，但人却行將不支，敵人不停的攻勢，使他無法運功止血，只能咬着牙硬挺下去。

又有一組黑衣人圍了上來。

這是個非常慘酷的組合，只知殺敵，無視於同伴的死活，六個人同時飛起一脚，把倒臥在地上的同伴屍體踢了開去，三個重傷未死的人也被踹出五六尺外，疼得大聲尖叫出來。

飛雲子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些殺手似已泯滅了人性，對日久相處的同伴尚且如此，對敵人的手段當是更爲惡毒，勿怪他們在對敵時，都有着與敵皆亡的精神，不知慕容世家用的什麼方法，將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訓練成鐵石心腸的死士。

長長吁一口氣，飛雲子暗暗估算自己的體能餘力，如不能及時運功調息，止住流血，殺了這一組敵人，絕難再撐持下去，想不到名列武當劍派第二高手，在追覓龍道長下落的第一戰中，就戰死當場，血染黃沙，練劍數十年，一向傲視同儕，但結果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戰，這些人如找上武當山去，又有誰能夠抗拒得住他們的豪勇？

心中的憂苦已影響到克敵的意志，只覺傷口處劇疼刺心，在擧起手中長劍時，竟然不由自主的身子向前一栽，幾乎跌倒在地。

這個動作，給了敵人很大的鼓舞，連串的大喝聲中，六個黑衣人又一起衝了上來，三把刀、三把劍，分由六個不同的方位攻上來，刀光劍氣，閃動着凜凜寒芒，攻勢的猛烈，比之第一批殺手更兇猛。

眼看飛雲子人已不支，大家都想搶功啊！

飛雲子一咬牙，暗道：今夜畢命於此，也要拚盡餘力，多宰一些殺手，他們已失去了人味，留在世上，也只是一些殺人的工具。

殺機升上心頭，手中長劍頓變犀利，忽然一記怪招，劍光突然湧起，幻化千堆雪，整個人被一團寒芒吞沒了，看到的只是一片片連綿的劍花。

這是什麼劍法呀？攻向飛雲子的六個黑衣人，一下子呆住了。

全是耀眼的劍花，敵人却在劍花中消失了。

其實人在劍氣包圍中，只是這招劍法太奇幻，看得人目眩神迷。

先保命，後殺敵，飛雲子準備施下毒手了。

但見一道閃電般的冷芒已迫射過來，冷芒會轉彎，六個圍成一圈的黑衣人全倒了下去。

好凌厲的一擊。

「快些運氣止血，」冷芒斂收，天衣大師用袈裟拭着戒刀上的鮮血，低聲道：「我們得走了，老衲帶你一程。」

是一把小巧的戒刀，但却是一把好刀，銀芒燦爛，耀人眼眸。

這樣一把長不過二尺的戒刀，怎能發出那種奇大的威力，世上有馭劍術，難道少林寺也有馭刀術？

飛雲子轉頭看去，心頭嚇了一跳，乖乖，圍攻知機子和江三公子的黑衣人，全都倒了下去。

如若這些人都是天衣大師所殺，這一刀就殺了三組殺手十八個人，什麼樣的刀法？竟然能如此的凌厲……

知機子快速奔了過來，撕下飛雲子身上一片道袍，把他的傷口細住，背起飛雲子飛躍出圍牆而去。

天衣大師、江豪緊追身後而行。

快如閃電的屠戮，連殺手也被震駭住了，竟然無人追趕上來。

事實上，有多少武士、殺手，參與這場夜襲，知機子也無法知曉訊息，遣走了七個小郎中亡命天涯，他已失去了探取消息的耳目，其實最好的保密方法，就是斷絕去一切連絡消息，不去偵知敵人的行動，也阻絕了本身行動外洩的管道。

但知機子還作了最後的部署，當放起一道高空的烟花之後，兩批人，分乘六匹快馬，分向正西和西北方向跑去，每批三人三騎。

一艘快船也駛離了杭州灣。

這些水陸誘敵的部署，能發揮多大的作用，知機子無法預料，但他估算慕容世家的能力，這些部署無法支撐過兩天，就會被拆穿。

所以，知機子設計是第二天中午，就讓那批替身，棄馬離去，各自回家，如果能搶先一步消散，會讓慕容世家的人耗費一批相當大的人力和時間，浪費在搜覓這些人的下落上。

＊　＊　＊

現在，知機子、天衣、江豪和飛雲子四個人已在船上。

這是一艘大型的遊湖畫舫，就停在西湖中，本也是疑兵之計的一個安排，但知機子不能不改作停身之處，因爲飛雲子受了傷，而且，還傷得很重。

那一刀在右腰上開了一道五寸長的傷口，幸好還未傷到經脈、筋骨，主要是飛雲子的內功精湛，避開了要害，但也要靠一點運氣幫助，敵人刀上的力道及時而盡。

船艙四週，都垂上黑色的帷幕，知機子才能仔細替飛雲子敷藥包傷口。

他是個閱歷豐富又十分小心的人，何況，他心中非常明白，此時，正面對着生死關頭的時刻，慕容世家必會傾全力追殺他們。

熄去了艙中火燭，知機子下令畫舫移入湖心，才輕輕吁一口氣，道：「老郎中無法知曉慕容世家訓練了多少殺手，今夜出動的殺手，是否是最强的一級高手？但他們今夜的折損非常慘重……」

「對！四個施用斬馬刀、身着玄色衣服的，似乎是一級殺手。」天衣大師道：「他的武功，也確有一流高手的氣勢，四人合手一擊，更是力量萬鈞，我和尚就想不出如何去抗拒那一擊，但飛雲子道兄却能一劍破圍而出。」

「貧道也想不出你那行空一刀，如何能七轉八折的繞着圈子殺人，」飛雲子道：「少林寺技藝精深，山藏海納，深不可測。」

知機子道：「兩位表現的技藝之高，老實說，完全出了老郎中的意料之外，少林、武當稱雄江湖數百年，威名不衰，實非倖至，今夜來襲的殺手個個都非弱者，但他們可能已全軍覆沒，不過，隱在夜暗、幕後中的指揮者，並未受到傷害，他們會仔細的把經過報告上去，這可能使他們更迫切的去壓搾三位老人家的武功，但也多給了三位老人家一重生命的保障，使他們感覺到少林、武當的弟子中，已有非常的高手，壓搾不出三位老人家的絕學，很難對付。」

（未完・四）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上文提要：狠姑婆怕萬遇春拖延時間治療她的走火入魔惡疾，願收巧兒作記名弟子，並將佛門拈花指秘笈送給巧兒，其實是想討好神醫早日為她恢復玄功。萬遇春心裡自有盤算，至於狠姑婆的為人，江湖上自有公論，現在仍是個謎，因據說狠姑婆有眞假兩人，暫時不能顧慮這麼多，先為她治療，採取用眞氣輸入狠老夫人體內……



詐稱保護客　羣豪攻狠山

獨臂婆婆道：「高如山，你也不自己掂掂有幾兩幾錢身份？也配到狠山百石崖來說這種大話？」

無量道長長眉軒動，沉喝道：「易婆子，這是武林同道的公意，狠姑婆做出傷天害理之事，高大俠只要她立即搬離川境，已是十分寬厚了。」

獨臂婆婆冷喝道：「無量，老婆子看在無為道長的面上，不難為你，你還是及早離開此地，免得傷了和氣。」

她原是一番好意，勸他不可捲入這場是非之中，但她說話一向直來直往，聽在無量道長的耳中，就變得十分刺耳了，一時氣得他雙眉陡然一揚，「鏘」的一聲，從肩頭掣出了長劍，朗喝道：「易婆子，貧道先要掂掂妳有多少斤兩，也配口發狂言？」

話聲甫落，突聽有人低喝道：「牛鼻子，看箭！」

「嘶」的一聲，破空輕響，一支弩箭，迎面射來！

無量道長左手抬處，一把接到手中，沉喝道：「什麼人竟敢放箭傷人？」

那人冷笑道：「在下如果眞要你的命，就不會通知你了。」

無量道長接箭在手，凝目看去，不見人影，再低頭一看，只見投來的只是一支丟手箭，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此人少說也在數丈之外，丟手擲箭，尚有如此勁道，可見此人內力相當深厚。」一面沉哼一聲道：「朋友既敢發箭偷襲，怎麼不敢出來見人？」

只聽那人朗笑聲道：「在下有何不敢？」

隨着話聲，但見一道人影從崖右飛起，眨眼間，縱落崖前，在無量道長相距兩丈處站停下來。

高如山、唐友欽、董鎭江三人一齊擧目瞧去，只見這人身材頎長，身穿一襲青衫，肩頭斜背長劍，只是臉上蒙着一方黑布，只露出兩個眼睛和口鼻在外，那雙神光充足的眼睛，在黑夜之中宛如兩點明星！

還有，此人飛落之勢，雖然快若流星，但他斜掛肩頭的青色劍柄，却是紋風不動。

就在此人現身之際，崖石一片大石後面，同時又有兩條人影相繼飛起，瀉落青衫人左右。

這兩人同樣身穿青衫，肩背長劍，也同樣的面蒙黑布。

還有，石崖左首，這時也從石後出現了三個青衣人，他們裝束、打扮，都和右首三人完全一樣，臉上也同樣蒙着一方黑布。

只是右首三人瀉落崖前，已經和無量道長對面相峙，左首三人，還在五丈外的山坡之上，但已有遙相呼應之勢。

這六個蒙面的人出現，幾乎截住了高如山等五人的退路。

鐵爪龍鏢董鎭江洪笑了一聲道：「易婆子，原來妳早已埋伏了人！」

這六個蒙面人的突如其來，看得獨臂婆婆也不由一怔，目光流動，沉聲問道：「諸位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這六人之中，似是以最先現身飛落無量道長對面的青衣人為首，只見他略一抱拳，朗聲道：「易婆婆請了，在下弟兄，奉命保護狠山百石崖來的，易婆婆只管請便，這裏交給在下弟兄就好。」

獨臂婆婆冷聲道：「狠山百石崖，還用不着外人前來保護，諸位奉何人之命而來，總該先亮亮旗號吧！」

為首青衣人道：「易婆婆不用見疑，在下弟兄奉命趕來，是替副總護法在尚未修復玄功以前，護法來的。」

獨臂婆婆聽得不覺一怔，問道：「你們是七星會的人？」

為首青衣人道：「不錯，在下正是七星會的人。」

說話之時，左手突然一翻，擧起衣袖，原來他袖底用銀線綉着七顆寒星，這正是七星會的記號！

獨臂婆婆更覺事出意外，冷聲道：「諸位大概弄錯了，咱們老主人並未答應加盟貴會，更沒有擔任貴會副總護法，應聘貴會之人，只是假冒老主人的名號之人。」

為首青衣人笑了笑（他蒙面黑布只遮住眼睛，笑起來自然可看到）說道：「易婆婆，這事錯不了，在下弟兄是奉會主之命，替副總護法護法而來，地點就是狠山百石崖，只要有人侵犯狠山百石崖，一律格殺勿論。」

他這話說得太囂張了，他對面五人中，忠州大俠高如山、南川鐵爪龍鏢董鎭江、西川唐門天毒星唐友欽，都是雄霸一方，成名數十年的響噹噹人物。

尤其無量道長，雖是武當三子中最年輕的一位，但他劍上造詣極為深厚，是武林中公認的武當派第二高手。（武當三子中的老二無塵道長，二十年前，死於圍剿狠姑婆之役）青衣人這番話聽在五人耳中，自然全都變了臉色。

無量道長冷笑一聲道：「朋友此話，是對什麼人而言？」

青衣人朗笑一聲道：「在下奉命而來，對什麼人都是一樣。」

無量道長臉色鐵青，冷然道：「你再說一遍給貧道聽聽。」

青衣人道：「在下奉命行事，有什麼不敢說的，不論什麼人，只要他有侵犯狠山百石崖的行動，一律格殺勿論。」

無量道長道：「貧道就是侵入百石崖來的人。」

青衣人道：「那就格殺勿論。」

無量道長聽得勃然大怒，沉喝道：「好個狂妄無知之徒，你也來試試看！」

青衣人反手從肩頭撤下長劍，大笑道：「武當三子徒有虛名，何足道哉？」

刷的一聲，朝無量道長迎面刺來。

無量道長名列武當三子，他雖是無為道長的師弟，但年紀差了一大截，在他入門不久，老掌門人就溘然仙逝，因此他的劍術武功，都是由無為道長代師授藝。

無為道長接掌武當門戶，無量道長還不到二十歲，但名列武當三子，在武林中，就有了崇高的地位，各大門派自然也都對他另眼相看。

無為道長為了讓小師弟多與武林同道接觸的機會，凡是武林中有什麼集會之事，都由無量道長代表武當掌門人出席。

就因他出道江湖，就有一個執武林牛耳的武當派作後盾，這二十年多年來，一帆風順，從未遭遇過挫折，無形之中，使這位武當高手難免心存驕氣，目空一切。

這回給青衣人絲毫沒把他放在眼裏，還說「武當三子，徒有虛名」，是可忍，孰不可忍？

無量道長臉色通紅，大喝一聲：「來得好！」

長劍揮手，朝對面刺來的長劍上磕去。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震，兩柄長劍，磕個正着，飛濺起一片火花。

兩人同時覺得手腕一震，各自後退了一步。

青衣人大笑道：「武當無量子，原來也不過如此！」

振腕又是一劍，朝無量道長刺來。

這人一身武功果然十分可觀，這一劍，劍上力道更見强勁，劍風嗡然，帶起了輕嘯之聲！

高如山看他出手劍勢竟有這等威力，心頭甚是驚駭，忖道：「這人看來年紀極輕，劍上造詣似乎不在無量道長之下，此人會是何人門下？」

無量道長第一劍上，只和對方平分秋色，心頭已是十分怒惱，再聽對方如此相激，更是怒不可遏，大喝道：「你也不過如此！」

喝聲中，奮身撲上，右腕揮動，長劍幻起三朵劍花飛灑出去。

青衣人明朗如星的雙目之中，忽然閃過一絲厲芒，冷喝道：「賊毛道，你眞是不知死活，大爺面前

你想賣弄劍術，那還早着呢！」

身形一晃，人如流水行雲，不退反進，直欺過去，手中長劍一吐，飛起五道劍光，其中三道劍光，直向無量道長灑出的三朵劍花劈去，另外兩道劍光，却分向無量道長身前，像雙龍剪水，一左一右交剪而來。但聽接連響起三聲金鐵擊撞之聲，無量道長三朵劍花全被擊散。

無量道長左手抱袖疾拂，身軀飄出六七尺遠。

獨臂婆婆依然站立在石筍之上，她暗中留神，但也看不出這青衣人的劍法路數，心中更是暗暗嘀咕：「七星會的人突如其來在這裏現身，他們是否另有圖謀呢？」

無量道長不但一再受青衣人言語相激，而且在第二招上就被對方逼退了六七尺遠，這叫他如何忍受得了？口中大喝一聲：「狂徒看劍！」

雙足一點，身形離地一尺，飛撲而上，抖腕發劍，劍光如閃，灑出漫天銀芒，飛捲過去。

他平日到處受人尊重，無形之中養成了他的驕橫之氣，這一盛怒之下，恨不得把青衣人碎屍萬段，出手劍招自是十分淩厲！

一時但聞如電劍光之中，隱夾破空輕嘯，但却暗含武當「粘」字訣，一劍出手，剛中有柔，大有先聲奪人之概！

青衣人冷笑一聲，身形一個輕旋，長劍從他頭上劃起一道弧形長虹，翻腕之間，排空飛出六七道劍光，直向對方一片劍芒中投去！

不，他一排錯落劍光堪堪出手，長劍一振，緊接着又有六七道劍光接連刺出。

漫天劍影互相交擊，同時響起了一陣急驟如雨錚錚劍鳴，精芒冷電，隨生隨沒，持續了足有半盞熱茶工夫！

這一陣工夫，兩人各出奇招，至少也拚搏了二十幾個回合，才人影倏分，各自後退了一步。

無量道長低頭看去，但見手中一柄百煉精鋼長劍，劍身缺口纍纍，心頭也不禁暗暗驚凜。「此人劍法內力全不在自己之下，實是不可輕視的强敵！」

他畢竟是出身玄門正宗的武當派，數十年來，久受無爲道長薰陶，這一發現對方並非易與，立時把一腔驕矜之氣悉數摒棄，人也由浮躁之中冷靜下來，左手單掌當胸，右劍直豎，緩緩朝前推出。

他這一下，一反方才的猛撲急刺，劍勢肅然，似斷若續，如挽千斤重擔，如拂陌頭柳絲，看去極似全力以赴，但又似不着一點力道，把一柄長劍使得柔若春水，輕若飛絮！

他使出來的，正是武當派中最著名的上乘劍法——「太極劍」。

武當派一向以「柔」字見長，「太極拳」、「太極劍」，都是主張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不在於强攻力拚，所謂：「用意不用力，運勁如抽絲」是也。

青衣人連發數劍，不是被他從容化解，就是被他劍勢粘出劍外，心頭不覺大怒，黑布瞳孔之中厲芒閃動，冷笑道：「賊毛道，你以爲武當劍法可以保你一命了麼？」

話聲甫落，劍法陡然一變，只見他身子連翻，隨着身子翻動，手中長劍接連向空砍出。

這眞是十分奇妙之事，刹那間，但見劍光排空而起，幻化出無數支劍影，如密集尖錐，從天空參差刺來！

無量道長只覺自己身前身後，都是森寒砭骨的劍光，像電閃般流動，重重殺氣如驚濤駭浪般湧到。

青衣人全身青光繚繞，有如鬼魅一般，倏東倏西，飄忽無定，只要他人影飛掠過的地方，就有七八道劍光隨着飛捲而過。

無量道長連發幾劍，都沒有擋得住對方洶湧劍勢，但覺左右前後，全身要害，幾乎全在對方密集的鋒鏑之下！

「太極劍」縱然以柔克剛，但此刻已有無從封解之感，他連挽長劍，在胸前劃起了一個接一個的圓圈，就是推不出去！

「太極劍」主張以靜制動，消卸敵勢，但對方來勢實在太猛，劍光虛虛實實，密集刺來，僅憑一支長劍，就覺得「粘」無從粘，「卸」無從卸，勉强封解了幾劍，已是力不從心，冷汗浹背，汨汨而下。

青衣人劍勢愈攻愈急，劍光如萬點風雨，劍氣如波濤掀天，無量道長劍上造詣雖深，也難以封擋這般排山倒海的劍勢！

天毒星唐友欽看得目中異芒連閃，似有隔岸觀火之心。

高如山眼看無量道長在青衣人猛攻之下，封架乏力，劍法漸見淩亂，心頭不由大驚，急忙低喝一聲：「董兄，咱們去把無量道長替下來。」

鐵爪龍鏢董鎭江也看出情形不妙，點頭道：「不錯，兄弟去會會他。」

正待縱身掠去。

唐友欽忙道：「董兄，快請留步。」

董鎭江道：「唐兄有何見教？」

唐友欽道：「董兄不能上去。」

董鎭江道：「無量道長危在瞬息，咱們再不上去，把他換下來，他……」

唐友欽淡淡一笑道：「董兄現在上去，固然可以把無量道長替換

下來，但武當三子的名頭，也折在你董兄的手上了。」

董鎭江聽得一凜，暗道：「不錯啊，我此刻如果上去，把他換下來，豈不毀了武當三子的英名？自己一時情急，幾乎鑄成大錯！」心念轉動，不覺點點頭道：「唐兄說得極是。」

緩緩退回原處。

就在此時，突聽劍光飛旋人影難分之中，傳出了一聲響亮的大笑，和一聲沉悶的哼聲！

漫天劍光，倏然盡斂，兩條人影也同時霍然分開！

不，青衣人手仗長劍，凜立原處，仰首大笑道：「無量子，你回武當山去，再練上十年劍，再出來走動還差不多。」

無量道長雙目噴火，但身不由己的連退了數步之多，再也站立不穩，砰然一聲，摔倒地上！

天毒星唐友欽雙目之中閃過一絲喜色，但口中却「啊」了一聲，急急一掠而出，說道：「道兄怎麼了？」

高如山、董鎭江同時掠到，只見無量道長一襲道袍已被劍鋒劃得支離破碎，肩、臂、胸、腹等處，一共有五六處劍傷，殷紅的鮮血不住從道袍中滲出！

無量道長臉色蒼白，左手撐地，正待躍起。

唐友欽忙道：「道兄不可掙動，兄弟先給你上了刀創藥，止住血再說。」

說着，一招手，命他門人任劍秋扶住無量道長身子，自己迅快從身邊取出刀創藥來，替他在傷口上上藥。

無量道長切齒道：「貧道無能，竟會敗在這無姓無名的豎子手下，貧道實在嚥不下這口氣來。」

青衣人站在那裏，凜然喝道：「無量，你敗在我劍下，只怪你學藝不精，再出口傷人，我就劈了你。」

高如山腰背一挺，濃眉掀動，洪喝道：「朋友，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朋友口氣之狂，老朽闖了幾十年江湖，倒眞是從未見過，來，來，老朽自不量力，說不得也要討教討教。」

那青衣人冷冷一笑，還未開口。

只聽站在左首三個蒙面人中，爲首的青衣人（此人也布蒙黑布，身穿青衣，和方才那青衣人服飾打扮，完全一樣）大笑一聲道：「堂堂忠州大俠，想以車輪戰取勝，傳出江湖，豈不辱沒了你高大俠的名頭，想活動筋骨，在下自當奉陪。」

隨着話聲，舉步走來。

高如山目光一掄，問道：「朋友是什麼人？」

那青衣人大笑道：「今晚之戰，咱們是奉命替副總護法守護百石崖來的，諸位則是侵入百石崖的人，雙方只問勝負，强者爲勝，似乎不必通姓報名。」

此人的口氣，和方才的青衣人一樣狂妄！

高如山聽得心頭甚是怒惱，不覺洪笑一聲道：「朋友說得極是，你亮劍吧！」

抬手從肩頭取下包袱，輕輕一抖，但聽「嗆」的一聲，抽出一柄寒光如水的雁翎刀來，隨手掂了掂，橫胸凜立。

他果然不愧是雄霸川東，享譽數十年的一方之豪，這一拉開架勢，不僅威勢非凡，而且從他雁翎刀上，隱隱泛出一層濃重的凜烈之氣，使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鐵爪龍鏢董鎭江道：「老哥哥，這一場還是讓我來伸量伸量這位朋友的高招！」

高如山敢情是動了眞火，洪笑一聲道：「董兄，不用了，兄弟眞沒想到江湖上不知何時，出了這批少年高手，氣燄也有這般高法，兄弟既然叫了陣，自然得由兄弟親自接待的了。」

這話是說他非要親自料理這個狂妄小子不可了。

董鎭江還沒開口，那青衣人已經撤下長劍，大笑一聲，接口道：「在下絕不會讓你高大俠失望。」

他青衫飄忽，長劍垂地，根本連起手式也沒擺出來。

高如山暗暗駡了聲：「好個狂妄小子！」但口中却呵呵一笑，點頭道：「朋友可以發招了。」

那青衣人大笑一聲道：「在下那就不客氣了。」

長劍一抖，身隨劍走，捲起一道耀眼銀光，精芒冷電，繽紛飛舞，疾攻而上。

他身型靈活無比，劍光如虹，明明射向面門，但將到未到之際，忽然劍走偏鋒，攻向高如山左臂，不但招數精奇，而且變招極爲快速。

他避開正面的緣故，是因高如山一柄雁翎刀也適時遞出，他不願用長劍去和勢道沉重的雁翎刀硬碰硬砸，故而改走偏鋒，專攻敵人兩脅。

這一招是臨時變招，但絲毫找不到他的破綻。

高如山遞出的刀招，原也極快，不料對方劍法更見迅捷，心頭不禁微微一楞：「無量道長傷在一名無名小卒劍下，此人劍法居然也高明。」

口中微嘿一聲，突然手把一緊，展開生平絕學，把一柄雁翎刀使得開闔如風，刀光如雪，着着俱

是進攻招術。

那青衣人長劍忽東忽西，一沾即走，使得輕靈無比，從不肯和他刀劍相交。

瞬息之間，兩人就打了三四十招，居然秋色平分，誰也沒有佔到半點上風。

不，看情形，是高如山佔了優勢！

因爲他刀勢開闔，對方從沒和他硬拚硬攻，只是趨避游走，乘隙進招，不敢硬攖刀鋒。

這當然可以說是對方在功力上自知遜高如山一籌，故而和他游鬥，但焉知不是對方故意隱藏實力？

無量道長五六處劍傷，以左臂中劍較深，傷及肋骨，此時經唐友欽替他上了刀創藥，血雖已止，傷勢是不輕，他以劍支地，站起身，打了個稽首道：「唐老施主盛情，貧道不敢言謝，就此別過。」

唐友欽道：「道兄言重，咱們都是武林同道，何用言謝，只是道長還是在這裏歇一會的好。」

他不好說他劍傷不輕，對方來人又不在少數，一個人出去，豈非落了單，還是在這裏休息一會的好，這話說得很含蓄。

無量道長豈會聽不出來，沉一聲道：「不用了，貧道急於回山……」

他這一沉笑，陡覺左脅一陣刺痛，暗暗咬緊牙齒，舉步就走。

唐友欽聽了他這句「急於回山」，心中暗喜，但臉上絲毫不露，低聲說道：「道長既然要走，兄弟送你一段路。」一面以「傳言入密」朝董鎭江道：「董兄，兄弟護送無量道長出去，立即回來。」

無量道長回過頭去，這一瞬間，方才還站在崖石的三個青衣蒙面人，不知何時，已經隱入石後，不見人影，心頭甚是氣怒，目注崖石，沉喝道：「閣下如果不是無名小卒，報個萬兒來。」

石崖右首，根本沒人理他。

無量道長還待再說，唐友欽半攙半拖，壓低聲音說道：「道兄何用再問，他們蒙面而來，豈肯說出眞姓實名？」

無量道長切齒道：「貧道一劍之仇，豈能輕易放過？」

唐友欽邊走邊笑道：「這個很容易，擒賊擒王，這些人又不是沒有來歷的人。」

無量道長瞿然道：「七星會？」

唐友欽聳聳肩，笑道：「道兄相信他們自報的門派？他們既然報出七星會來，又何用黑布蒙面，不肯以眞面目見人？」

無量道長聽得一怔，點頭道：「唐老施主說的極是，那麼他們又會是什麼人呢？」

唐友欽詭笑道：「狠姑婆有一個師妹，已有多年不在江湖露面，最近才有人發現她隱迹涼霧山一處幽谷之中，而且也有了舉動……」

無量道長驚異的道：「什麼舉動？」

唐友欽道：「她要拍花黨出身的珠花娘到處擄掠武功有根底的年輕高手，最近江湖上據說已有不少人失踪，道兄不知可曾聽說……」

無量道長點頭道：「不錯，貧道前幾日一路行來，確實聽到傳聞，只不知她擄掠了這些年輕高手，有何陰謀？」

他名列武當三子，不好說是否去充當面首的話來。

唐友欽道：「聽說好像是在練一種極厲害的刀陣，一旦讓她練成功了，莽莽江湖，只怕又將起一場血雨腥風。」

無量道長怵然道：「這不是比狠姑婆更可怕麼？」

唐友欽道：「她們師姐妹互相勾結，氣候已成，看來確是武林心腹大患，以兄弟猜想，今晚這些蒙面人，極可能就是涼霧山來的。」

無量道長點頭道：「這有可能。」

兩人邊說邊走，快到山前，無量道長打了個稽首道：「多謝指點，唐老施主請回吧！」

唐友欽道：「有一件事，兄弟不知該不該說。」

無量道長道：「唐老施主有什麼話，但請直說無妨。」

唐友欽道：「兄弟也只是傳聞，不知是否屬實？」

無量道長問道：「唐老施主說的究是何事？不論眞假，還望直言見告。」

唐友欽問道：「貴派可有一位道號叫孤松的道友？」

無量道長身軀一震，急急說道：「孤松是大師兄門下，不知他如何了？」

唐友欽道：「兄弟只是聽人說起，好像是武當門下的孤松道友，和衡山史淸塵，一起失陷在涼霧山中……」

無量道長道：「唐老施主聽誰說的？」

唐友欽道：「兄弟說過，僅是傳聞，事無佐證，只不過提供道兄參考而已。」

無量道長道：「多謝唐老施主，貧道告辭。」說完，舉步朝山下而去。

唐友欽目送無量道長遠去，他那白中透青的臉上，不禁流露出深沉而詭秘的笑容，飛身朝百石崖趕去。

*　*　*

百石崖前，高如山和那青衣人，依然刀、劍爭輝，各不相讓，

兩人這一陣工夫，差不多已打到三百招以外，兀是未分勝負。

但這一陣工夫，本來站在石崖右首的三個蒙面青衣人，早已隱沒不見。

如今只剩下崖左還有兩個蒙面青衣人，和鐵爪龍鏢董鎭江、任劍秋對峙着，雙方是押陣的人，自然誰也不能退讓。

石筍上的獨臂婆婆，也已隱沒不見，在狠姑婆尚未修復功力之前，前面洞府由她負責，她自然不能老躭在這裏。

何況那蒙面青衣人擊敗無量道長之後，右首三人忽然在崖右隱去，更使她提高了警覺，越發覺得這六個蒙面人行迹大爲可疑，她不得不預作佈置。

（方才唐友欽曾對無量道長指出，六個蒙面人可能是涼霧山常夫人手下，但獨臂婆婆是涼霧山埋恨谷總管，她也不知七個蒙面人的來歷，那麼可見他們並不是涼霧山來的人了，這六人來歷，後文自有交代）

再說高如山和那青衣人打到三百招以外，依然無法勝得過一個輕小伙子，心頭自然十分憤怒，雁翎刀刀勢一變，不求急攻，把內力運到刀上，刀風激盪，一丈之內盡是森寒刀氣。

這一來，對方青衣人果然立被逼落下風，劍勢爲之一緩。

高如山心中暗暗冷笑，趁着對方劍勢稍緩，霍地身形一晃，一招「玉帶圍腰」，刀光電掃，呼的向青衣人攔腰劈去。

青衣人脚尖一點，使個「旱地拔葱」，筆直往上拔起兩丈多高，森寒刀光宛如一道銀虹，從他脚下一掠而過。

高如山得理不饒人，口中大喝一聲，雁翎刀就勢往上翻起，右腕接連向天揮出，招變「野火燒天」，一片刀光，宛如熊熊火燄往上飛捲，八九尺方圓，幾乎全在他刀鋒範圍之內，威勢端的極爲凌厲。

往上拔起的人，在空中並無立足之處，總歸要落下來的，你只要落下來，就非落在他一片刀光之中不可！

這一招狠極，亦復毒極！

但天下事，往往會出人意外，青衣人使的「旱地拔葱」，避開高如山攔腰一刀，就在要落未落之時，突然發覺脚下刀光騰空，寒鋒飛捲，佈成了一片刀阱，等待自己落下去。

他就不上你的當，身子懸空一弓，扭腰蹬足，一個人橫空展勢，平射出去七八尺遠，突然一個廻旋，劍先人後，化作一道匹練，直刺下來！

高如山這一招「野火燒天」，原是佈成刀陣，只等敵人回落地上，自己投入陷阱，正因這片刀陣，必須橫及尋丈方圓，刀光也勢必分散。

但青衣人這一招「長虹經天」，必須身劍合一，連人帶劍，化作一道劍光，是束劍聚氣，凝爲一道直線，正是突破對方刀陣的制敵招術。

高如山不防青衣人竟能在空中伸屈自如，廻劍刺來，心頭大爲凜駭，口中不覺驚咦一聲：「會是『雲龍三折』！」

「雲龍三折」，正是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絕藝，江湖上只有崑崙派的人，才能在半空中轉折飛翔。

因此這一招「長虹經天」，在地面上的人根本無法躲閃，因爲不論你閃到那裏，他只要在空中稍微偏上一點，仍然可以對準你追擊而下。

董鎭江看出情形不對，一時那還顧得許多，口中大喝一聲，雙手一揚，三道烏金光芒早已電射而出。

他外號就是鐵爪龍鏢，這三道烏金光芒，正是他成名暗器三支烏金龍爪鏢。

青衣人身劍合一激射而下，劍上凝聚了全身功力，三支龍爪鏢電射打到，但聽「錚！錚！錚！」三聲金鐵交擊之聲，在空中爆出一連串的火花，龍爪鏢被青衣人反劍撥落。

劍勢一緩，高如山也從容閃了出去，但已經驚出了一身冷汗！

青衣人飛身落地，冷笑一聲道：「董鎭江，你還要不要臉？」

董鎭江被他喝得老臉一紅，還未開口！

高如山一擺手，朝青衣人道：「老弟方才使的是『雲龍三折』，應該是崑崙山弟子，昔年圍剿狠姑婆，貴派也曾有人在場……」

青衣人冷聲道：「在下不是崑崙門下。」

董鎭江嗔目洪喝道：「好小子，原來你是崑崙門下，爲什麼不敢承認？」

青衣人大怒道：「董鎭江，你少逞口舌之利，敢不敢和我也打上三百招……」

話聲未落，突聽遠處傳來一聲凄厲夜梟啼聲。

青衣人不顧話未說完，突然一個倒翻，以「細胸倒翻雲」的輕功絕技，翻出去四五丈外，再一點足，身形一閃而沒。

替他押陣的兩個蒙面青衣人居然也一步不差，和他同時掠起，相繼隱入暗處，身法之快絕不在那青衣人之下。

高如山看他連話都沒有說完，就匆匆退走，心中不禁暗暗動疑，

濃眉微挑，說道：「董兄，他們匆匆退走，極可能和那聲夜梟啼聲有關。」

董鎮江敢情沒有注意那聲夜梟的啼聲，問道：「老哥哥，這小子真會是崑崙門下？」

高如山道：「錯不了，武林之中，以在空中騰躍出名的只有崑崙、衡山二派，崑崙『雲龍三折』身法，能在空中廻翔三個轉折，衡山派則以縱躍出名，也能在空中翻騰，不住的下擊，但必須借你之力，才能縱起，兩者不同之處也在於此，這人方才使的明明就是『雲龍三折』身法。」

董鎮江道：「崑崙不在江湖七大門派之中，而且收徒極嚴，據說寧缺毋濫，怎會……」

高如山突然低聲喝道：「董兄，有人來了！」

董鎮江倏地轉過身去，果見正有四五條人影如飛而來！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天毒星唐友欽，稍後四人，是一個身材魁梧，臉色黝黑的灰衣僧人和三個老者。

董鎮江只認識身材魁梧的灰衣僧人是少林羅漢堂住持、人稱鐵羅漢的慧能大師。

高如山比他多認識了兩個，那個身穿古銅長袍，生得方面大耳，個子高大，鬢髮花白的老者，是河南中原鏢局總鏢頭，中原一鼎勝百里。

另一個狹長臉，雙顴高聳，連鬢黑鬚，身穿藍布大褂，紮脚褲，手上盤着兩個鐵胡桃的，是江西柳家堡堡主金刀柳逢春。

還有一個是五矮身材，頭頂盤着一條小辮子，臉紅如火，手提一根兩尺長竹節旱煙管的老者，他和這幾人走在一起，身份也不會低到那裏去。

鐵羅漢慧能大師老遠就雙手合十，洪聲道：「阿彌陀佛，二位老施主久違了。」

高如山、董鎮江連忙迎了上去，還禮道：「大師請了。」

高如山又朝中原一鼎勝百里、金刀柳逢春二人道：「勝兄、柳兄，還認得兄弟麼？」

勝百里、柳逢春一齊拱手還禮。

勝百里含笑道：「高老哥，咱們總有十幾年不見面了吧，你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變！」

唐友欽奇道：「高老哥原來和勝總鏢頭、柳堡主還是舊識？」

高如山笑道：「唐兄把兄弟看作沒到過下江的土老兒？」

唐友欽笑着指指手提旱煙管紅臉老者，說道：「高老哥，你莫要吹了，這位老哥，你就不認得了。」

高如山拱拱手道：「兄弟正要請教。」

唐友欽大笑道：「二位沒見面，但只要說出名頭來，你們都會知道了，這位就是人稱雷公的祝連生祝老哥，這位是人稱忠州大俠的高如山高老哥，這位是人稱鐵爪龍鏢鎮南川董鎮江董老哥。」

雷公祝連生在南七省名頭極爲響亮，高、董二人自然聞名已久，當下大家就歡然握手，說了一陣久仰的話。

高如山道：「大師和三位老哥，大概也是聽到狠姑婆的消息才趕來的了，可惜遲了一步，武當無量道長剛走不久。」

慧能大師道：「貧僧等人已聽唐老施主說過，只不知現在情形如何了？」

高如山道：「七星會的人已經隱退了，獨臂易婆子也已不見，對方虛實莫測，兄弟本來想等唐兄回來之後再作計較，如今四位趕到，那是最好不過了，還請大師主持全局才好。」

慧能大師合掌道：「高老施主怎麼和貧僧也客氣起來了，喧賓也不能奪主，在這川東地方，老施主乃是地主身份，該由老施主發號施令才是。」

高如山連說不敢。

唐友欽在旁道：「高兄，大師說的不錯，咱們今晚集會，志在爲江湖除害，就事論事，高兄有地主之誼，該由高兄領頭，那是義不容辭之事。」

高如山道：「唐兄這句義不容辭，兄弟也就只好義無反顧了，領頭二字，愧不敢當，諸位要兄弟怎麼做，兄弟怎麼做就是了。」

唐友欽道：「據祝老哥聽到的消息，狠姑婆劫持了神手華佗萬遇春，此人醫道極精，可能很快就會治好她的走火入魔之軀。

「另外據說狠姑婆的師妹冷面觀音常如玉也到了此地，由此推斷，這老妖婆很可能就在近日之內修復玄功，咱們下手也差不多了，自然及早動手的好，咱們正大光明的聲討老妖婆而來，自然要老妖婆親自答話，故而還是由高兄出面的好。」

高如山點頭道：「唐兄說得極是。」

唐友欽朝他徒弟招手道：「徒兒過來。」

任劍秋趨近師父跟前，垂手道：「師父有何吩咐？」

唐友欽在他耳邊說了幾句。

任劍秋躬身領命。於是大家又回到百石崖石筍前面站住。

任劍秋獨自走前幾步，高聲喝到：「易婆子聽着，忠州高老爺子、少林慧能老師父、中原鏢局勝

總鏢頭、江西柳家堡主、白鷺洲祝老爺子、南川董老爺子，和家師西川唐門老當家，請狠姑婆，和昔年人稱冷面觀音的常夫人親自出來答話。」

只聽獨臂婆婆冷峭的聲音起自石後，說道：「老婆子眼睛沒瞎，來了些什麼人，會沒看到麼？你們約來的幫手，是否全已到齊了？」

隨着話聲，人已從一根大石筍後面轉了出來。

高如山道：「老朽等人的來意，妳已經聽清楚了，那就請狠姑婆和常夫人親自出來，也好作個了斷。」

獨臂婆婆冷冷的哼了一聲，才道：「你們既知老主人走火入魔，已有二十年不出江湖，何用苦苦相逼？」

唐友欽道：「易婆子，聽說妳是這裏的總管，妳應該把咱們的話通報進去才是。」

獨臂婆婆冷峭的道：「不用通報，老主人不見外客。」

雷公祝連生大喝一聲道：「常如玉不是也在這裏嗎？」

獨臂婆婆目光如電，冷厲的道：「祝連生，你說話最好客氣一點。」

祝連生道：「老夫說話一向如此。」

就在雙方說話之時，但見一點寒芒，悄無聲息的朝獨臂婆婆飛射過去。

獨臂婆婆是何等人物，她自己精擅暗器，豈會遭人暗算，身形倏然一轉，右臂鐵手一招，就把那點寒芒接到掌心，那是一支極爲細小的袖箭，箭鏃極爲鋒利，只有針尖的尖端那麼細的一點黑影，稍爲大意的人，就不會注意到它。

但獨臂婆婆也是使暗器的能手，一看就知道這點針尖大的黑影，正是唐門見血封喉的毒箭，口中不覺冷冷一笑道：「唐友欽，你敢暗箭傷人！」

鐵手揚處，把那支細小袖箭擲了回來。

不，她鐵手上五隻鋼鈎似的鐵爪一放，掌心同時射出了一大蓬青芒，朝唐友欽立身之處激射而來！

這一蓬青芒，到了數丈以外，已是飛散開來，足足籠罩了數丈方圓。

唐友欽低喝一聲：「大家小心，這是『青殃針』！」

唐門乃以毒藥暗器馳名江湖，精擅暗器的人，一定會發會收，但見唐友欽喝聲出口，身形一晃，朝右閃出，避了開去。

鐵羅漢慧能大師低喧一聲佛號，從旁裏打出一記劈空掌，才將一大蓬「青殃針」捲飛出去。

這下激怒了鐵爪龍鏢董鎮江和雷公祝連生！

董鎮江怒喝一聲：「易婆子，妳也試試董某的龍爪鏢。」

三道精光，電射出手。

祝連生同時大喝一聲，身形騰空掠出，宛如鷹隼搏兔，手中旱煙管一招「天龍尋穴」，猛向獨臂婆婆當頭磕落！

他果然不愧雷公之名，身形疾若隕星，速度之快，幾乎和董鎮江打出的龍爪鏢，同時到達！

獨臂婆婆寒着一張瘦削臉，一言不發，右臂疾擧，鐵手朝上迎起，同時左手嗆啷啷一翻九環金刀，左右連擺，噹噹噹三聲連珠般金鐵大鳴，把三枚龍爪鏢一齊劈落。

她一向自詡臂力過人，這一交手，果然覺得董鎮江以鐵爪龍鏢成名，確是名不虛傳，這三枚龍爪鏢力道極大，換上一個臂力較小的人，只怕連手上兵刄都會被它震飛出去！

這原是快得如同電閃一般，她右手鐵手往上迎起，五隻鋼鈎倏然張開，朝祝連生的旱煙管抓去。

（寫到這裏，作者又要特別聲明，所謂「鐵手」，其實即是鋼鈎，自然和人手並不同，鐵臂上裝置機括，可以張開，也可以抓攏。）

（未完・廿四）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上文提要：曹雄欲援救本幫弟子，又怕白雲飛與馬君武相阻，便假言允諾救出本幫弟子後即歸還玉盒。他以詭異的武功轉敗爲勝後，却想乘機溜走。不想白雲飛從樹上施然而下，向其討取玉盒，曹雄不得已將空盒拋向馬君武，馬君武不甘受其愚弄，當即講明不交出「歸元秘笈」，要其血流當場，兩人隨即動起手來……

搶書復下毒　患難見眞情

曹雄這劍是三音神尼拳譜上記載的劍術奇學，看似平淡無奇，實則那一劍攻擊之中，暗藏着三招變化，不管馬君武用劍封架，或是縱身躍避，都難逃出那三招變化之內。

那知馬君武待劍勢近身之際，忽然間一個轉身，消失不見。

曹雄一劍刺空，已知要糟，趁勢挫腰長身，向前躍進八尺。

果然馬君武用五行迷踪步法，閃到了他的身後，刺出一劍。

雙方迅快的對拆兩招，曹雄驕敵之氣完全收斂起來，凝神橫劍，不敢再貿然搶攻。

白雲飛看那五行迷踪步法足以克制曹雄，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緊張神情爲之一鬆。

馬君武暗忖：這人心機素性深沉，年前我和他合力和大覺寺和尚動手時，武功在伯仲之間，而我的追魂十二劍亦較他劍招精奇，迄今不過年餘時間，他怎麼進步得這等神速？不但攻出的劍勢難測，而且功力上亦似精進很多，不知是昔日藏鋒不露，還是在這年餘歲月之中，另有遇合。當下凝神運氣，蓄勢待敵。

兩人都爲對方奇奧的武功震驚，互相不敢貿然搶攻，相峙約一盞茶工夫，曹雄已難於忍耐，緩步對馬君武走去。

這次馬君武不再讓他出手，驀的振腕一劍「杏花春雨」，長劍舞化滿天流動銀星灑下。

這一劍是追魂十二劍中最精奧的劍招之一，曹雄果然不敢輕視，施用三音神尼拳譜上所載的一招「冰封長河」，曹雄金環劍當胸劃出一圈銀虹，護住身子。

但聞幾聲金鐵交鳴，雙劍已連續相觸了四五次，曹雄那護身劍幕絲毫未被震開，馬君武却被那相觸的彈震之力，震得右腕發痲。

忽聞曹雄尖喝一聲：「馬兄小心了。」護身劍幕忽然一斂，一片劍影登時合而爲一，變招「神龍出雲」直刺過去。

這一劍威勢奇猛，金環鏘鏘，劍風似輪，當胸直刺，若點若劈。

馬君武剛才硬接了曹雄幾招劍勢，已吃不少苦頭，知對方功力高出自己很多，不敢再用劍封架，雙肩微晃，施展五行迷踪步法，閃避金環二郎曹雄擊來劍勢。

可是狡猾的金環二郎曹雄早已留上了心，這一劍攻勢雖然兇猛，但却可虛可實，他已料到馬君武不會用劍封架自己攻擊劍勢，是以，在金環劍攻擊出手，運足兩道眼神凝視着馬君武，看他用的甚麼身法閃避。

他雖然全神貫注，想看出一點破綻，再索想破解之法，但那知五行迷踪步乃是極爲深奧之學，移步轉身，無不蘊含玄機，但見馬君武身子晃動，人已閃到一側，竟無法看出他用的甚麼身法。

曹雄微感心頭一震，不待馬君武運劍反擊，迅快的躍退五尺，一抹殺機湧現眉宇，冷笑一聲，道：「想不到馬兄竟然身懷這等奇學，兄弟今天才算開了眼界……」

餘音未絕，驀然欺身而進，施出三音神尼拳譜上記載的「移形換位」身法，但見人影飄忽，冷芒飛繞，倏忽間刺出六劍。

漫天劍氣，配合着曹雄靈動難測的身法，不禁使馬君武驚慌失措，就是天龍帮中四旗壇主也看得大感驚異。

馬君武使出追魂十二劍中一招「雲霧金光」，舞化出一片護身劍幕，勉强把曹雄六劍迅快的攻勢封開，氣聚丹田，神凝玄關，施展開五行迷踪步法，祇守不攻，處處避讓曹雄攻擊的劍勢。

要知那五行迷踪步法，乃是極爲深奧的一種武功，步步蘊蓄玄機，比起曹雄的「移形換位」身法高出很多，儘管曹雄劍勢似虹，身軀疾轉如飛，但却始終無法傷得馬君武，五回合之後，馬君武逐漸定下心來，五行迷踪步法也愈用愈覺熟練，已不必分心推想，立時運氣行功，準備反擊。

驀聞馬君武長嘯一聲，喝道：「曹兄留心，兄弟要還擊了。」喝聲未落，手上長劍已振腕擊出，直刺曹雄後背。

金環二郎曹雄冷哼一聲，回手一劍「丹鳳撩雲」，硬砸馬君武長劍，緊隨着左脚向內一圈，身軀疾轉半週。

曹雄一劍橫撩出手，馬君武已收劍移步轉身，待他疾轉半週，已不見馬君武人踪何處，不禁呆了一呆。

祇聽身後一聲冷笑，森森劍氣已到頸後，形勢逼得他無法再用劍封架，祇得身子向前一傾，借勢向前躍飛出一丈開外。回頭望去，祇見馬君武橫劍而立，神情莊重，已不見常現嘴角笑容，這片刻之間，他似是另換了一個人般，神威凜凜。

忽然，他垂下橫在胸前長劍，長長歎一口氣，說道：「曹兄昔日對我馬某人加惠甚深，大丈夫自應恩怨分明，祇要曹兄能守今宵約言，交出『歸元秘笈』，今後咱們仍然是要好朋友。」

曹雄在和馬君武訂約比武之時，實未想到對方竟然身懷精奧奇技，他原想在得勝之後，再以馬君武的性命迫使白雲飛就範，然後從容離此，那知事與願違，大出意外的竟無法勝得馬君武。

他本是生性狡詐之人，略一沉忖，笑道：「馬兄說得不錯，咱們今後仍是要好兄弟，至於那玉盒中存放的甚麼，兄弟確實不知，不過兄弟在撿得這玉盒之後，曾交給別人保管半日，是否是她打開，目前雖還難說，但這玉盒再未經過第三人之手，祇要玉盒中確放有『歸元秘笈』，那是決丟不了，祇是有勞馬兄和兄弟一同去見她討回。」

白雲飛冷冷的接道：「哼！又是一篇動人的鬼話。」

金環二郎曹雄道：「我確實言出衷誠，白姑娘不肯信，那有甚麼辦法。」

白雲飛道：「你交給甚麼人保管半日，我和你一同去取。」

曹雄道：「此人是誰，馬兄知道，祇怕她不肯和你相見。」

白雲飛怒道：「當今之世，誰有這大膽量，我非要見他不可。」

曹雄還未及答話，忽聽五毒叟莫倫冷峻的聲音搶先接道：「曹壇主，那人在甚麼地方？要去大家一起去。」

王寒湘忽的揚起雙手，互擊三掌，道：「好！大家一起去見識見識那盛傳武林三百年的奇書，究竟是甚麼樣子。」

白雲飛突然一揚玉腕，兩粒黃豆大小的銀丸破空飛出，祇聽兩聲悶哼，登時有兩人摔倒地上。

原來王寒湘目睹馬君武奇奧的身法之後，心中十分震驚，再看站在旁邊白雲飛，不但氣定神閒，而且在那至美之中隱現出一種震懾人心的高華氣質，使人不敢逼視，心中忽然一動，暗自忖道：這少女神態這等閒逸安詳，星目中神光逼人，定然是身懷絕學之人，如果眞的找到那「歸元秘笈」時，自難免一場生死的拚搏，紅、藍兩位壇主又都受了傷，實力已減去不少，何況在尋得那「歸元秘笈」之外，又難免杜維笙、滕雷等幾派人聯手搶劫，那時在强敵環攻之下，再想派人通知帮主趕來支援，祇怕十分困難，不如先派人通知帮主，免得臨時措手不及。那三掌互擊，正是指使身側弟子去向帮主連絡的暗號。

那知白雲飛神目如電，天龍帮隨侍四旗壇主身側弟子剛一舉步，已被她看了出來，彈指打出兩粒牟尼珠，擊中兩人穴道，當下栽倒地上。

王寒湘回頭望了兩個栽倒的弟子一眼，緩步走近兩人身側，仔細一看，不禁吃了一驚。

祇見兩粒瑩晶透明的牟尼珠，深嵌在兩人穴道之內，連衣服也深陷肉中，無怪祇聞兩聲悶哼之後，就再無一點聲息。

這等絕傳江湖米粒打穴神功，確實使王寒湘大感震驚，但他畢竟

是沉穩、老練之人，儘管心中驚慌，但外形上却絲毫不動聲色，暗運功力，用食中二指，在兩個被擊穴道四週一按，起出來兩粒牟尼珠，順勢又拍活了兩人穴道，兩人各自長長透一口氣，挺身站了起來。

祇聽金環二郎曹雄格格的大笑之聲，劃破沉寂的夜空，響徹山谷。

白雲飛忽的一挫柳腰，快如閃電般躍到了曹雄身側，嬌聲喝道：「你笑甚麼？是不是想借這長笑之聲，召你們的人趕來援手，哼！就是蘇朋海親身來此，他也是救不了你。」說話之間，左手已連續拍出三掌。

曹雄連跳帶躲的把三掌讓開，揮腕還攻一劍。

但見白雲飛皓腕一轉一翻，不知用的甚麼手法，巧妙至極的把曹雄金環劍逼封出去，借勢疾吐纖指，一縷指風直奔曹雄前胸點去。

曹雄吃了一驚，趕忙施展「移形換位」身法，膝下彎曲，脚下跨步，倏然間斜退八尺，讓避開白雲飛隔空打穴的一擊。

馬君武目睹白雲飛臉如寒霜，怕她傷了金環二郎曹雄，縱身向前一躍，叫道：「姊姊暫請停手，別傷了他。」

祇聽曹雄格格一笑，回頭對身旁四旗壇主說道：「那人生性怪癖，不願和生人見面，四位壇主請在此地等候，由晚輩和那位馬兄結伴一行……」

馬君武已隱隱猜到曹雄所指之人，心中千迴百轉，也在考慮着這件事，他雖已知金環二郎曹雄是不可信任之人，但他却是極重情意的人，剛才兩人一番動手，雖然測知了金環二郎曹雄高强的武功，但也證明了五行迷踪步的奇奧威勢，既有制勝之能，信心增强不少，是以，金環二郎曹雄要他結伴同行，他心中毫無驚恐之感。

王寒湘看曹雄一直沉吟不語，知他實有苦衷，暗自想道：他是帮主親傳弟子，諒他也不敢背叛，當下微微一笑，道：「既然曹香主說那人生性怪癖，不肯和生人見面，想來定不會錯，那就偏勞曹壇主了。」

曹雄借階下台，轉臉對馬君武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如何？」

馬君武道：「很好，很好！兄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曹兄。」

白雲飛忽的一躍攔在馬君武身前，道：「你要當心他暗中對你下手，哼，他對你暗施算計，已不祇一次了。」

馬君武聽得怔了怔，低聲答道：「姊姊請放心，我留意防他一着就是。」最後一句，故意提高了嗓音，使曹雄聽到。

曹雄俊俏的臉上閃掠過一抹獰笑，但笑容一現即逝，轉身向前奔去。

曹雄微微一笑，轉身沿着山壁緩步向前走去。

此際，天色已到四更左右，斜掛在西天的明月，仍然清輝似水，照着岩壁間交錯的泉流，反映出千萬輪波動的月影，夜風吹響起輕微的松嘯，深山之夜是這樣靜美清幽。

馬君武緊隨身後，啣尾疾追，兩人奔行四五里，到一處山崖之下。

金環二郎曹雄忽然停住脚步，回頭問道：「馬兄可知道我們要見的人是誰麼？」

馬君武道：「如果兄弟的推想不錯，那人可能是我龍師姊。」

曹雄不再說話，突然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他這一放腿疾奔，直似流矢劃空一般，馬君武用盡全力追趕，仍然無法趕得上人家，片刻工夫，已拉開四五丈距離。

但見兩人距離愈拉愈遠，曹雄人影已逐漸模糊不清，馬君武一面拚盡餘力急追，一面暗自想道：現下不但未尋得「歸元秘笈」，如果他借機走脫，如何是好？想到爲難之處，不禁心頭大急，顧不得好强之心，立時高叫道：「曹兄！請慢走一步，兄弟有事請教。」

他餘音尚在空谷蕩漾，金環二郎曹雄已奔到一處山角轉彎所在，身影消失不見。

但聞回聲滿山，却不聞曹雄一句回答之言。

馬君武突然一提眞氣，施展「蜻蜓點水」輕功，一連幾個飛躍，那裡還有金環二郎曹雄的人影。

正待舉步深入，忽然憶起了白雲飛相囑之言，暗道：他如隱在那嶙峋怪石，或是雜草荊棘之後，突然下手施襲，那可極難防備，心念一動，拔出背上寶劍，凝神行功，小心翼翼的向前搜去。

這道怪石林立的山谷，祇不過有百丈左右深淺，不過頓飯工夫，已到盡處，迎面是一堵千丈高峯攔住去路，觸手軟滑，滿生綠苔，兩側亦都是千尋峭壁，滑難留足，馬君武看清楚四週形勢之後，心中放寬不少，暗道：這三面環繞的立壁，都有數百丈高低，而且光滑異常，曹雄輕功就是再高一些，也難越渡，我祇要守在谷口，待天色大亮之後，再找他也不遲……他心中雖在打着如意算盤，但兩道眼神仍不停地向四外張望。

這當兒，忽聞一聲女子的尖銳

呼喝傳入耳際，馬君武聽得心頭一震。

他迅快的用目光向四外搜望，但見怪石聳立，山風搖動着荊棘，四週一片沙沙輕響，竟是找不出一點可疑之處，那突兀的呼喝之聲，直如破壁而出一般。

他凝神內視，一直靜靜的站着，他希望再有第二聲呼喝。

可是他失望了，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始終再未聽到第二次呼喝之聲。

突然在距他丈餘外處山壁之間，發出一聲極微的聲息，似是一粒極小的石子擊在山石之上，可能夜風吹落山峯上一塊石子，也可能是毒蛇游行時碰落了一粒砂，總之，那聲非常細微，如果不留心，即使這幽靜的深夜中，也不易聽得出來。

馬君武微一思索，縱身直躍過去，祇見一塊巨大的突立大岩，緊依崖壁而立，心中忽然一動，想起了和曹雄在那山腹密洞中，偷聽杜維笙、滕雷等談話之事，暗道：「這等深山大澤之中，到處都是突岩石洞，隱藏一個人，實乃極易之事……」

他微一轉步，人已到突岩後面，正待舉劍挑開大岩後的荊棘，忽聽五尺外一株矮松後，響起一陣格格大笑之聲。

馬君武一聞笑聲，立時分辨出那是金環二郎曹雄的聲音，正待縱躍過去，突然又想起白雲飛警告之言，立即停住，叫道：「曹兄到那裏去了，害得兄弟一陣好找。」

祇聽那格格大笑之聲倏然而住，矮松後緩步走出金環二郎曹雄。

這時，金環二郎曹雄已把金環劍還入鞘中，赤手空拳，直對馬君武走來，口中答道：「馬兄說得不錯，那玉盒之中果然放的是『歸元秘笈』，兄弟已從令師姊手中討了回來。」

馬君武微微的一皺眉頭，道：「這道死谷，不過百丈深淺，兩丈寬窄，不知我師姊現在何處？」

他忽憶起了剛才聞得那一聲女人的呼喝，擔心曹雄已對龍玉冰下了毒手，是以，問話神情十分緊張。

金環二郎曹雄微微一笑，道：「令師姊却極願和馬兄一晤，不知馬兄是否還願見她？」

馬君武忽想到白雲飛還在等他，如果過久不歸，定然害她擔心，而且以她一人之力，是否能獨擋天龍帮中四旗壇主圍攻，還很難說，不如及早携「歸元秘笈」歸去，還了藍小蝶，完了一件大事，再同曹雄來看師姊不遲。

心念一動，笑道：「我和龍玉冰師姊見面之後，定然有很多話談，貴帮中四旗壇主都在原地等待，時間迫急，不宜多留，以兄弟之見，不如先把『歸元秘笈』送去，兄弟再同曹兄一起來探望我龍師姊。」

金環二郎曹雄左手探懷，取出「歸元秘笈」，笑道：「馬兄想必擔心這『歸元秘笈』，兄弟先將奇書交還就是。」

馬君武伸手接過一看，祇見三本册子重疊而放，上面一本果然寫着：「歸元秘笈」四個娟秀的字跡。

金環二郎曹雄微微一笑，道：「馬兄，兄弟答應歸還那玉盒中奇書諾言，現已面交馬兄，已算履行了約言，是也不是？」

馬君武道：「咱們武林中人，最重信諾，兄弟對曹兄承諾之言，從未懷疑。」

金環二郎曹雄道：「不過這『歸元秘笈』乃武林中第一奇書，當今之世，祇怕沒有人不想得到，馬兄要好好收藏，萬一在途中被人搶走，那可不關兄弟的事。」

馬君武道：「『歸元秘笈』雖然珍貴無比，但兄弟並無存奢望得到……」

金環二郎曹雄突然一伸右手，閃電般擒住馬君武右肘關節，左手伸縮間，又把「歸元秘笈」搶到手中，笑道：「馬兄既無意得此奇書，那就不如做個順水人情，把這『歸元秘笈』送給兄弟，兄弟對這部奇書，却是羨慕得很。」

馬君武冷哼一聲，左掌一翻，施出天罡掌三絕招中的一記「赤手搏龍」，扣住了曹雄左腕脈門，正待運氣加力，迫他交還「歸元秘笈」，突聽曹雄一聲冷笑，道：「馬兄這等倔强，那可怪不得兄弟了。」說着，抓住馬君武右肘關節的五指微一加力，馬君武覺肘間關節骨疼痛欲碎，半身發麻，全身眞氣一散，勁力頓失，扣制曹雄左腕脈門的手，不由自主的鬆開。

金環二郎曹雄把「歸元秘笈」放入懷中，笑道：「這次兄弟可是從馬兄手中搶奪過來，不知馬兄是否還會責備兄弟不守信約？」

馬君武祇疼得頭上汗水滾滾而下，但口中仍然冷笑說道：「攻人不備，縱然能勝，也不算甚麼光榮之事。」

曹雄笑道：「兄弟一生中雖然善用機詐，但却從未有說過不算數的話，咱們既是朋友，總不能說毫無友情……」

馬君武怒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如存心羞辱於我，可別怪我口出不遜之言。」

金環二郎曹雄冷笑一聲道：「馬兄別太衝動，有甚麼相托兄弟的事快請說出，兄弟力所能及，定當承擔起來，如果沒有遺言，兄弟可

要動手了。」

馬君武仰臉一陣哈哈大笑，道：「生死之事，不足掛齒，你儘管下手就是。」

金環二郎曹雄道：「這麼說來，馬兄是一句遺言也沒有了?」

馬君武微微一笑，道：「我的話已經說完!曹兄請動手吧。」說罷，雙目一閉，靜待曹雄出手。

金環二郎曹雄探手入懷，取出一包藥粉，笑道：「馬兄請睜開眼睛，瞧一下這一包藥粉。」

馬君武霍然睜開雙目，冷傲的笑道：「曹兄身上有劍，儘管拔出動手，就是亂劍相加，馬君武也不會一皺眉頭。」

金環二郎曹雄微微一笑，道：「馬兄這等視死如歸的豪氣，實在使兄弟佩服，但咱們既然相交一場，豈能毫無友情，兄弟那裏忍得下心把馬兄亂劍分屍，這包藥粉，乃一種極怪異的毒物，服下之後，全身骨骼就開始軟化，七日後武功盡失，而且世上唯有黔北總壇放有三粒解藥，普天下再無人解此毒。」

馬君武祇聽得由心底冒上來一股冷氣，道：「曹兄對付兄弟的手段，可算得是陰毒無比了。」

曹雄仰臉一陣冷笑，道：「好說!好說!馬兄如果願聞下情，兄弟極願全部奉告。」

馬君武冷哼了一聲，忽的一揚左掌，猛向金環二郎曹雄拿藥的左手擊去。

那知曹雄早已有了戒備，右手陡然加力，馬君武立感半身痲木，左掌剛剛舉起，又軟軟的垂了下去，曹雄却借機指點肘撞，連點了馬君武「將台」、「期門」、「章門」、「白海」四穴。

他緩緩把馬君武的身軀平放大石一側，鬆了他右肘關節，笑道：「交友之道，最重坦誠，如果不把這包藥效用詳盡說出，祇怕馬兄死後也要記恨兄弟。」

馬君武身軀雖沒法掙動，但他神智仍甚清醒，耳目如常，曹雄之言字字入耳，但恨穴道受制，無能抗拒，祇好強按心頭忿慨，冷冷望了曹雄幾眼。

曹雄伸手移來一塊山石，放在馬君武頸下笑道：「這等荒山之中，也沒有被褥枕頭之物，就請馬兄委屈些吧。」臉上笑容迎人，話中情意切切，祇氣得馬君武圓睜雙目，恨不得罵他幾句，以消胸中忿怒。

曹雄緩緩打開手中藥包，笑道：「兄弟這藥物最珍貴的原料並蒂香蓮，產在藏邊的冰天雪地之中，和雪蓮一般同屬極為珍貴之物，雙花並蒂，濃香深長，不管人獸，祇要聞得這種香味，立時血脈加速，神智昏迷，即使虎豹之類猛獸，在聞得這種異香之後，亦難自禁，大都狂奔亂滾，不是摔下懸崖跌死，就是觸壁碰岩而亡，實為天下第一等的猛烈毒物……」說至此處，一笑而住。

這幾句話，確使馬君武大感驚駭，登時露出緊張神情。

金環二郎曹雄望着馬君武，洋洋自得的接道：「不過，馬兄儘管放心，兄弟所說祇是那並蒂香蓮效用，至於兄弟手中這包『化骨消元散』效用又自不同，當今之世，祇怕也沒有幾人有此藥物……」

馬君武驚震的啊了一聲，道：「甚麼?你手中藥物是『化骨消元散』……」

曹雄格格大笑一陣，接道：「不錯!看來馬兄是聽人談過這『化骨消元散』了。」

馬君武臉如死灰，黯然一歎，道：「除此之外，不管曹兄用甚麼慘酷之法，迫害於我，我都不會記恨於你，請曹兄看在咱們一場相交情份之上……」

曹雄截住了馬君武的話，道：「兄弟如不念咱們相交一場，也不會讓你服用這『化骨消元散』了。」他得意的冷笑一陣，接道：「你龍師姊常常罵我是天地間最壞的人，却稱頌馬兄為人最好，我要讓她親眼看着心目中最好的人，變為一個白痴，是以，兄弟想待馬兄服用這『化骨消元散』後，就把你移放在你師姊龍玉冰現下存身之處……」

馬君武冷哼一聲，道：「我師姊罵得不錯!你比禽獸不如……」

曹雄趁馬君武說話之際，右手突然疾伸而出，緊揑馬君武牙關，左手趁勢把一包「化骨消元散」倒在馬君武口中，拔下壺塞，用水冲入馬君武腹中，鬆了緊揑馬君武牙關，笑道：「半個時辰之後，藥力行開，馬兄就可在令師姊前表演一番，七日之後，藥力侵入骨髓，馬兄全身骨骼就開始軟化，十五日後，馬兄即可忘記已往之事，渾渾噩噩的永不會再憂慮煩惱，不過馬兄大可放心，你還有三年壽命好活，三年後全身骨骼化盡而死……」

馬君武心膽俱裂，他雖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但却沒有迎接這慢性「化骨消元散」之苦的勇氣，他呆呆的望着天上星辰，忍不住湧出兩眶淚水來。

但聞曹雄格格笑道：「天色已經四更過後了，在五更之前，馬兄的藥力就可發作，做兄弟的豈忍看着你受晨露侵襲之苦……」他微微一頓，伏身抱起馬君武，分開大岩石後密集的荊棘，一躍而下。

原來那大岩石後，有一個數尺

大小的洞口，祇因那叢荊棘很密集，所以，不知內情之人，很難看得出來。

曹雄似是很熟悉通道形勢，走得異常快速，片刻工夫，到了一處丈餘大小的一座石室之中。

祇見石室一角，點燃着一支蠟燭，強烈松油氣味撲鼻襲人，但燭光却十分幽淡，照得滿室一片昏黃。

一個長髮散亂，滿臉倦睏病容的少女，依壁仰臥，一見曹雄抱着一個人進來，立時怒聲叫道：「你還進來幹甚麼?快給我滾出去，我死也不願看到你了……」

金環二郎曹雄冷笑一聲接道：「我來給你送個陪伴之人!哈哈!你的馬師弟來陪你啦!大概你可心平氣和死啦?」說完，把馬君武放在那少女身側，又道：「你們師姐弟好好的談談，恕兄弟不奉陪了。」轉身向外走去。

那少女忽然兩手一按石地，似想挺身躍起，但她失敗了，上半身剛剛離地數寸，立時又摔倒在地上。

金環二郎曹雄回頭一笑，道：「你兩腿經脈，都已被我用拂穴手法制住，氣血不能通行，別說你那點微末內功基礎難以自行打通，就是崑崙三子到齊，也是無法可想，三日之內，我定會再來看你一次。」說完，轉身疾奔而去。

那少女祇是雙腿難移，上半身和雙手都可自由轉動，她側臉望了馬君武一眼，驚道：「啊!你……你眞的是馬師弟麼?」

馬君武歎息一聲，道：「小弟正是馬君武，龍師姊不是和他很要好麼?怎麼會落得這般模樣?」

龍玉冰滾下兩行淚水來，道：「我的事說來話長，你先告訴我，你怎麼被曹雄擒住?」

馬君武苦笑一下，正待答覆，忽覺小腹中一股熱氣直向胸口衝上，全身血脈突然加速運行，不禁心頭一驚，急道：「龍師姊可會推宮過穴的手法麼?」

黯然昏黃的燈光之下，忽見馬君武雙頰泛紅，血氣上湧，龍玉冰祇看得呆了一呆，道：「我雖學過推宮過穴手法，但現下腿部經脈受制，祇怕力不從心，推不活師弟受制穴道。」

馬君武急道：「師姊快請推活我『將台』、『期門』、『章門』、『白海』四穴，愈快愈好。」

龍玉冰看他焦急神情，不再多問，側轉上身，雙手齊出，用盡全身氣力，推拿馬君武四處要穴。

所幸曹雄點制馬君武穴道的手法並不很重，準備讓藥力發作後，那加速循轉的血液能自行活開被點穴道，是以，經過龍玉冰一陣推拿，再加藥力發作後，催速血液運行，使全身經脈暴張，不到一盞熱茶工夫，四穴竟然一齊活開。

這時，馬君武已覺出心神不定，所幸他的神智尚未昏迷，猛然一個翻轉，挺身躍起，一用力咬破舌尖。

一陣急疼，使那迅速上湧的血氣消減不少，但他已知厲害，那裏再敢停留，頭也不轉的疾向石室外面奔去。

但聞龍玉冰急促的呼喊之聲從身後傳來，道：「馬師弟，馬師弟，請你留步片刻，我有緊要的話要對你……說……」

馬君武已被「化骨消元散」藥力引動氣血，聽得龍玉冰連續不斷的嬌弱呼喊之聲，為恐讓她見着難過，那裏還敢答應，反而加快脚步向前急奔。

那條彎曲的通道，祇不過數丈長短，片刻已到出口之處，但見一片黝暗，那洞口已經封閉。

原來曹雄出洞之後，就用山石把出口堵塞。

馬君武強熬那迅速擴展經脈的血液奔流之苦，猛吸一口丹田眞氣，縱身上躍，雙手用力一推，想把那堵死出口岩石推開，一則因他雙足懸空，力道難以用實，再者因那迅速擴展的血流，使他眞力大大消減，這一推，竟未移動分毫。

只聽曹雄的尖銳的大笑之聲在洞口外面響起，說道：「馬兄果非常人，竟能在藥力推活穴道之後，暫不為藥性所制，佩服啊!佩服!祇可惜馬兄來晚了一步，這個出口已為兄弟堵塞，哈哈!委曲馬兄之處，尚請原諒，恕兄弟不奉陪了。」但聞笑聲搖曳遠處，轉瞬消失……

馬君武已被那「化骨消元散」藥力推動的血流，衝得頭暈腦脹，金環二郎曹雄說些甚麼，他根本就沒聽清楚，祇知洞口被堵，難再出去，當下返身又向石室奔去。

龍玉冰見他去而復返，大感意外，一聲馬師弟還未說完，忽聽馬君武大聲叫道：「這石室是否另外有出路?快說!快說。」

他已是神智昏亂，全仗十幾年修為內功，和堅決的出洞信念支持着，抗拒那身受之苦，那裏還能保持往時彬彬有禮的言行。

龍玉冰傷心的湧出兩行淚水，幽幽歎息一聲，道：「我已是將死之人，縱然有十惡不赦大罪，也望師弟看在同門一場份上，聽我幾句遺言……」

忽聽馬君武大叫一聲，雙手揮動，劈劈啪啪，打了自己兩個耳括子，隨手一扯，一件黑色夜行服被他當胸扯爛了。

龍玉冰呆了一呆，揉揉眼睛看

去，祇見他雙頰浮現出十個宛然指痕，那兩掌，竟是打得很重。

她腦際迅速的閃過一個念頭，忖道：「我師弟不知被萬惡不赦曹雄用的甚麼毒手，害得神經錯亂……」不及再往下思索，一咬牙挺身坐起，右手撐地，左手指着石室一角，大聲說道：「那石室一角，有一條通往外面的出路……你快些走吧。」

這幾句話，盡了她全身氣力，馬君武雖在神智錯亂之際，亦聽得字字入耳，縱身躍到壁角，雙手用力猛一推那石壁，祇覺全身向前一傾，跌入了一條黝暗的石道之中。

原來那壁角處，是經人工製成的一座六角暗門，上下都是特製的活旋，祇要用力一推，活旋轉動，立時應手而開，另外兩扇，剛好又把壁角堵好，那六扇石門的顏色，和石室顏色一樣，封閉又極嚴密，置身在那石室之中，很難看得出來。但如置身石道之中，却可見四扇橫立石門，一目瞭然，本來在那上下活旋之處，另有兩道石栓閉鎖，都被龍玉冰來時把它取開，是以馬君武用力一推，活旋立時轉動，他却因用力過大，跌入石道。

他迅速爬起來，沿着石道向前奔去，此時他全身經脈暴脹，雖然摔得不輕，但却絲毫不覺疼痛。

奔行了約一刻工夫，忽覺步步登高起來，原來行到了一處向上的斜坡所在。

走上丈餘斜坡，已到高處，上下左右都是光滑的石壁攔路，除了來時的一條通道之外，再沒可通之路。

這時，馬君武已被那藥力催動得血管像爆裂般，他忍受着無比的痛苦，雙手用力向前推去，但前面的石壁，却堅硬無比，絲毫推它不動……

他發狂的大喝一聲，移開推移面前石壁的雙手，用力向頭上的石壁推去，他已失去了鎮靜和思索的能力，用力托推頭頂石壁，那知頭頂石壁竟應手而起，被他無意間觸動暗門。

忽聽啊呀一聲清脆的女子驚叫，一點火光閃動，熊熊的燃燒起一個火摺子。

馬君武托開石門之後，人隨着縱身躍出。

他圓睜着兩隻眼睛，向四外望了一下，模糊的神智中，似乎依稀還認得停身地方，他在迅快掃視了四外一眼後，目光盯在一個身着青色勁服的少女身上。

那少女在初見馬君武之時，微現驚懼之色，片刻之後，逐漸變成憐惜之情，舉着手中火摺子，緩步向馬君武走去，幽怨的問道：「你是怎麼啦？滿嘴都是鮮血？」

她立刻從身上摸出一塊絹帕，輕輕的擦拭着馬君武臉上的鮮血，觸手火燙，不禁吃了一驚。

忽聽馬君武大叫一聲，突然向前打出雙掌，青衣少女驚顫的呼叫一聲，手中火摺子落地熄去，但她却本能地運集功力，全力加以抵抗，隨聞怒喝一聲，道：「你爲甚麼突然這樣對付我，我蘇飛鳳豈是隨便任人欺負的人？」

但覺蓬一聲，馬君武被她眞力打中咽喉要位，呼吸突然受阻，閉過氣摔倒在地上。

蘇飛鳳脚落實地，又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火摺子，晃燃看去，祇見馬君武的雙頰，浮現着十個紅腫的指印。

她本可不顧他掉頭而去，但她却沒有那樣決絕，反而移到馬君武身側，伸出柔嫩的右手，纖指連點了馬君武「人中」，「迎香」兩穴。

蘇飛鳳從小就在江湖行走，見識極爲廣博，細看馬君武紅得像火的雙頰，立時看出他是服用了極强烈的毒藥，被藥力迷亂了本性，不禁頓生憐憫之心。

馬君武體內的烈性毒藥本已攻上大腦，人也漸入狂態，可能碰岩而亡，亦可能跌下懸崖而死，僥倖遇着蘇飛鳳，咽喉受擊，昏倒地上，反而獲得了暫時的解脫，馬君武不覺間竟沉沉睡去，蘇飛鳳這時也感到睏倦不堪，便走到石室的盡頭角落處，剛坐下不久，也沉沉的睡熟。

待她醒來之時，已是滿室光亮，回頭看馬君武，仍睡得十分香甜，她緩步起身，行近馬君武身前，心念未息，突聞馬君武嘆出一口氣，睁開了眼睛，觸目見蘇飛鳳站在身側，不禁大吃一驚，叫道：「這是怎麼回事？」挺身坐了起來。

看停身之處，是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石室，四壁光滑如鏡，馬君武用手拍拍自己的腦袋，一陣强烈的痛苦，助他較快的恢復了清醒，他覺得這停身的石室十分熟悉，忽然想起這正是自己和曹雄一起來過的那座山腹密洞……

他回憶起昨宵那一場驚險的拚搏，想到了曹雄强迫他服下那「化骨消元散」的諸般經過，此後，他的身體就開始起了變化，又記起曾經發掌攻打蘇飛鳳……

一幕幕經過，在腦際重新展現，待他想到和蘇飛鳳相處一室之時，忽然大叫一聲，挺身躍起，猛的向石壁上撞去。

蘇飛鳳驚駭的尖叫一聲，忽的一掠，探臂抓住了馬君武雙腿，用力向後一拉。

她在驚急之中用力一拉，力量已十分强大，那一拉之勢，更是用

盡她生平之力，馬君武急向前衝的身軀，硬被她拉了回來。

她顧不得羞怯的幽幽說道：「你爲甚麼要尋死？哼！男子漢大丈夫，豈能一死了之？」

果然，馬君武被她幾句責問之言說得羞慚的垂下了頭，良久之後，才長歎一聲，說道：「我縱然此刻不死，也不能再活過七日，因爲七日後，我服用的『化骨消元散』毒力，即將深入骨髓，全身骨骼開始軟化，那時，就是想不死，祇恐怕也不能夠了。」

蘇飛鳳驚叫道：「甚麼？你服了『化骨消元散』你……你那來的這等絕毒藥物？」

馬君武忽然淡淡一笑，道：「生死之事，我也不放在心上，祇是我這一死，便宜了你那心狠手辣的曹雄師兄，又害你在此處照料了我一番，心中實在難安。」

蘇飛鳳道：「怎麼？是曹師兄下的毒手？」

馬君武黯然一歎，道：「他借着交還我『歸元秘笈』的機會，突然出手，拿住我關節要穴，强行要我服下『化骨消元散』，讓我熬受那慢性的化骨之苦，我自信沒有甚麼對不起他的地方，縱然爲『歸元秘笈』，也不該下此毒手，唉！令師兄心地歹毒，祇怕舉世難再找得出第二個人。」

蘇飛鳳凄涼一笑，道：「他作法自斃，遲早也總會得到報應。」

馬君武歎道：「事已至此，我祇有抱憾終生，姑娘但有所命，馬君武無不遵從。」

蘇飛鳳眼睛一亮，問道：「你這話可是當眞的麼？」

馬君武堅決的答道：「字字出於肺腑，祇要力所能及，無不全力以赴。」

蘇飛鳳抿嘴一笑，忽然感覺到一陣羞意，說道：「第一件事，我要你答應不許尋死。」

馬君武心頭一凜，暗道：是啦！她要我忍受那漫長的化骨之苦，當下鐵青着臉，答道：「別說要我忍受着那區區化骨之苦，就算零剮碎割，我也答應就是。」

蘇飛鳳知他誤解了自己心意，不禁又是一笑，故意重復的問道：「那你是答應了？」

馬君武道：「大丈夫豈能反覆無常，我既許下諾言，自然是要答應。」

蘇飛鳳忽然笑容一斂，神情變得十分緊張，在自己衣袋中，很仔細的搜尋起來，馬君武呆呆的望着她，雖然不知她找尋的甚麼東西，但從她緊張的神態上推想，定然是找尋的十分重要之物。

但聞她長長吁一口氣，說道：「謝謝皇天見憐，這東西還沒有丟掉。」

祇見她從衣袋之中，取出一包白綾布包，很細心的打開，取出一顆腥紅色的丹丸，交給馬君武，道：「第二件事，是立刻把這粒藥丸吞入腹中。」說話神情鄭重，絲毫不帶笑意。

馬君武接過丹丸，忖道：這又不知是甚麼絕毒的藥物，反正是死定了，多服一點毒藥，又有何不可？當下一舉手，把藥物放入口中吞下。

蘇飛鳳看他吞下藥丸，神情爲之一鬆，笑道：「你現在要閉上眼睛，靜靜的坐息一陣。」

馬君武道：「我已來日無多，眼下時間寶貴無比，趁我神智還在清醒之時，不如讓我們早些離開此地。」

蘇飛鳳抿嘴一笑，道：「你說過，不管我說甚麼話，你都要照着去做是麼？」

馬君武黯然一歎，不再多說，閉上雙目，靜坐調息。

祇覺丹田之間，緩緩上衝起一股熱流，逐漸的延展全身，初時尚不覺有甚難過之處，頓飯過後，祇覺全身如投在爐火之中一般，汗流如雨，全身有似水淋一般。

無影女俠蘇飛鳳圓睜着一雙星目，神情十分緊張的望着馬君武，直待他大汗漸消，痛苦神色全失，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

不知過去了多長時間，馬君武忽覺百穴順暢，精神隨之一振，睜眼看去，祇見蘇飛鳳長長的嘆了一聲，問道：「你現在可覺得好些嗎？」

馬君武答道：「剛才運氣調息，想不到竟仍能氣暢百穴……」

無影女俠蘇飛鳳祇聽得笑綻櫻唇，道：「那很好……」三個字剛剛出口，忽然臉色一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這突然的變化，大大的出了馬君武意外，不知如何勸慰於她？

祇聽無影女俠蘇飛鳳一面哭一面說道：「我眞後悔給你那粒丸藥吃啦……」

馬君武拂着她秀髮笑道：「反正我已經服下了無藥可救的『化骨消元散』，再多服一點毒藥，豈嫌多了，你大可不必爲此抱悔了，我絲毫沒有恨你之意。」

無影女俠蘇飛鳳哭得愈發傷悲的說道：「我如不讓你服用那粒丹藥，我們還有幾天相處，可是我……」說完，轉身向石室外面奔去，忽然又回過頭說道：「第三件事，你要好好的待你鸞師妹，不要以我爲念……」

馬君武淡淡一笑，接道：「反正我祇有幾天好活，縱然有甚麼對不住鸞師妹的地方，也是無可奈何

之事。」

無影女俠蘇飛鳳似想對他說甚麼，但却欲言又止，幽幽一歎，緩步走近馬君武，道：「我心裡想離開你，而且以後永遠不再見你……」

馬君武心知再說下去，祇怕要引起一場傷心，當下一拉蘇飛鳳右腕，道：「走！咱們先出了這山腹密洞再說。」說完，當先向前奔去。

兩人剛剛出了洞口，耳際已響起李青鸞嬌甜的聲音，道：「武哥哥，黛姊姊要我們守在洞口等你，果然等到了你。」

但見白衣在山風中飄動，李青鸞仗劍奔來。

待她看到馬君武身後的蘇飛鳳時，不禁微微一怔，停住脚步：「啊！鳳姊姊，你也在這裡麼？」

無影女俠蘇飛鳳微微一笑，牽着李青鸞左手，道：「嗯！你怎麼會想到這裡來找他呢？」

李青鸞歎口氣，道：「我那裡會知道呢，這都是黛姊姊帶我來的。」

馬君武一直靜靜的站在旁邊聽着，極度的痛苦，使他暫時痲木起來，呆若木鷄，一語不發。

李青鸞忽然發覺了武哥哥的異常神情，不覺芳心一震，掙脫蘇飛鳳牽着的左腕，丟了右手寶劍，撲向馬君武，叫道：「武哥哥，你……你怎麼不說話呢？」雙臂一展，向馬君武撲去。

日光照耀之下，祇見她豔紅的嫩臉上滿是關懷之色，星目中隱含愁意，嘴角間似笑非笑，襯着她一身白衣白裙，愈覺純潔崇高，不可逼視，馬君武忽然心頭一凜，不自主往後退了兩步，右手一攔，橫向李青鸞伸張的雙臂推去。豈料他那伸手一推之勢，力道竟然很大，李青鸞在驟不及防之下，被馬君武揮臂一推，連打了兩個轉身，摔在地上。

他驚恐得全身顫抖了一下，本能的搶前兩步，伸手去扶李青鸞，但當他伸出的右手將要觸到李青鸞的手臂時，忽然又縮了回來，疾退三步，仰臉望着天上一片浮動的白雲。

李青鸞對馬君武這突然的伸手一推，大感意外，過度的驚異，使她在事情發生的瞬息，忘記了傷悲，她緩緩翻個身坐了起來，兩行熱淚，奪眶而出，垂掛在嫩紅的玉頰上。

但當看到馬君武伸手來扶時，不覺嘴間又泛起一絲笑意，伸直雙臂，讓馬君武攙扶。

忽然，馬君武縮回了伸出的右手，疾退幾步，仰臉望天，連看也不再看她一眼。

這變化，像一支鋒利無比的寶劍，刺透了李青鸞的心，比剛才馬君武推摔她一交，所給她的痛苦，不知深重了千倍萬倍……

但見她圓睜着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呆呆的望着馬君武，她希望他再突然改變心意，扶她起來，即使象徵性的伸出一隻手來，讓她輕輕的抓着也好，但她失望了，馬君武不但沒有伸出手來扶她，而且是連轉頭望她一眼也沒有。

淚水像山泉般的湧出，從那嫩紅的雙頰滾落在她的白衣上，一縷凄涼驚人的聲音，由她顫抖的櫻唇迸出，道：「武……哥……哥……我……我做錯了……甚麼事……嗎……你爲甚麼……不……理我了……」每個字的音韻，都拖得十分悠長，像寂靜的深夜裡，哀弦的音符，字字血淚，句句動人肺腑，是那樣凄苦，幽絕……

馬君武縱然是鐵石之人，也不禁腸轉百折，他無法再控制胸中沸騰的熱血，激動的情緒催下他點點淚珠，正待伸手去扶起李青鸞，忽然心中一動，忖道：我祇有幾天好活，如果我此刻不讓她恨我負心，斷去她心中思念，等我一旦死去，她必然痛不欲生，那就不如現在冷酷些好，要她認爲我是人世間第一等薄情寡義之人，不值她半點惜愛，由愛變恨，不再以我爲念……

心念一動，强忍下滿腹痛苦，冷笑一聲，緩步向前走去。但聞李青鸞大叫一聲：「武哥哥……」忽的噴出一口鮮血，暈了過去。

原來李青鸞見馬君武轉頭望了自己一眼後，不但不理，反而緩步而去，不禁心頭大急，祇覺胸中血往上衝，挺身躍起，用盡全身氣力，叫出一聲：「武哥哥……」那上衝熱血已到咽喉，血湧氣塞，當場暈倒。

祇聽那尖銳震耳的呼喊之聲，響徹羣山，震得人耳際間嗡嗡作響，空谷傳音，蕩漾不絕，盡都是呼叫武哥哥的聲音。

如果馬君武回頭一望，必不忍心看到李青鸞暈倒不救，但他祇管想着死亡在即，不願以有限的數日生命，留給李青鸞漫長無際的回憶之苦，是以，連頭也未回一下。

驀然間衣袂飄風，三手羅剎彭秀葦身若疾風般由他身側掠來，翻身攔住去路，冷冷的喝道：「站着，再往前走動一步，就要你試試我七步追魂沙的味道。」

馬君武停住脚步，望望她套着鹿皮手套右手，果然握着一把毒沙，而且蓄勢待發，淡淡一笑，臉不改容繼續向前走去，神態鎮靜，毫無驚恐之色。

他那視死如歸的鎮靜，反而使彭秀葦怔了一怔，飄身疾退數尺，

又揚了揚手中毒沙，喝道：「我這七步追魂沙絕毒無比，中人後七步毒發……」

馬君武冷漠一笑，忽的加快脚步，直對三手羅剎彭秀葦衝去。

彭秀葦似是想不到馬君武竟把這世間絕毒無倫的暗器，視若無物，不覺又疾退數尺。

她本是久走江湖之人，目睹馬君武存心取死舉動，心中大起疑竇，暗道：看他這般欲求速死行動，其間定然有着甚麼隱秘……

轉臉望去，祇見蘇飛鳳已把李青鸞扶起來，正在替她推拿穴道。

這時，馬君武已由三手羅剎彭秀葦身邊衝過，瘋一般向前跑去。

彭秀葦望着他急奔的背影，心中十分爲難，她從馬君武不畏毒沙舉動之中，已看出他不肯理會李青鸞並非出於本心，其間定有隱情，他這一走，說不定會一去不返，茫茫天涯，再想找到他，談何容易，如果追趕馬君武，又擔心蘇飛鳳暗害李青鸞，一時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才好。

正感爲難當兒，忽聽幾聲嬌音傳入耳際，轉頭定神望去，祇見藍小蝶帶着四個白衣婢女，攔住了馬君武去路，忽然靈機一動，假傳主人之命，高聲喊道：「藍姑娘，不要放他過去，婢子奉了主人之命，要把他生擒回天機石府。」

但聞藍小蝶嬌脆的應聲遙遙傳來，道：「他決跑不了，但請放心就是。」

彭秀葦已知藍小蝶身負絕世武學，就是她四個婢女，武功也都在自己之上，藍小蝶既然答應，馬君武決難闖得過去，當下轉身，向李青鸞停身所在奔去。

且說馬君武一見藍小蝶率四婢現身攔住去路，心頭忽然大怒，暗道：「如不是你們逼我還『歸元秘笈』，我那裡會造成千古大恨。」當下冷笑一聲，翻腕拔出背上寶劍，正待搶先出手，忽然腦際又閃過一個念頭，忖道：我已是垂死之人，何苦再和人作恩怨之爭，當下疾退五步，還劍入鞘。

藍小蝶看他拔劍之後，又忽然還劍入鞘，心中甚是不解，不覺仔細的望了馬君武兩眼。

祇見他神色鎮靜，緩步從容，直對自己走來。

四個白衣小婢，看他直對主人走去，忽的縱身一躍，併肩聯立擋住在藍小蝶前面，齊聲喝道：「站住，再往前來，當心挨打。」

馬君武對四婢喝問之聲，充耳不聞，仍然向前走去。

藍小蝶忽然由四婢之間穿越而出，問道：「我的『歸元秘笈』找到沒有？」

馬君武傲然一笑，仍是一語不發，繼續向前走着。

藍小蝶道：「哼！你耳朵聾了麼？你爲甚麼不回答我問你的話？」

馬君武忽然仰臉大笑起來，聲如龍吟，悲壯異常，彷似未見面前攔路五人，直向中間撞去。左面一婢怒叱一聲，劈臉一掌打去。

但聞啪的一聲，馬君武臉上登時現出五道紅腫的指痕，這一掌打得十分着實，鮮血順着他左面嘴角直淌下來。

可是馬君武却似渾如不覺，連望也沒望那打他的婢女一眼，仍然向前直闖。

那出掌小婢知馬君武武功不弱，又身懷五行迷踪步絕學，數月之前，在泯江舟中，四人合力攻他一個，也未打中他一下，這一掌定然打他不中，那知出人意外的，馬君武竟不躲避，打得又準又重。

她愕然望了馬君武一眼，不自主向後退了一步，另外三婢，也同時看得一呆，暗道：這人今天怎麼啦！寧願被打得嘴巴流血，竟不肯閃身讓避。

藍小蝶看馬君武硬向自己身上撞來，不覺大怒，左手一揚，橫拍一掌。

這一掌打得輕飄飄的，看上去毫無一點勁力，可是馬君武却忽然覺得右腿一痲，再也提不起來，好像一條腿突然被人用刀砍去一般，和身子分了家。

原來藍小蝶用的手法，乃「歸元秘笈」中的隔空震穴之法，爲點穴術中，最高的一門制穴功夫。

馬君武右腿難移，全身也隨着不能動彈，單餘一條左腿可以掙動，但他仍然奮力向前一躍，從藍小蝶身旁掠過，左手順勢一招「推石填海」，猛向藍小蝶劈去。

藍小蝶看見馬君武半身僵直的飛躍姿勢，十分難看，忍不住盈盈一笑，對那劈來一掌，却渾似不覺一般。

馬君武已知對方武功精博無比，投足舉手之間，就可把自己置於死地，但他早已存心尋死，是以，那劈出一掌，用盡了全身氣力，心想激怒對方，好下毒手。

那知藍小蝶望也不望他那劈來一掌，直待馬君武掌勢帶起的勁風快中藍小蝶嬌軀之時，忽見她玲瓏身子隨着擊來掌風飄飛而起，像一縷隨風而起的輕絮一般。

馬君武一掌擊空，不自覺身子隨着向前栽去，他一條右腿經脈又遭藍小蝶震穴手法封閉，一掌已失去作用，更無法維持身子平衡，一時收勢不住，直向藍小蝶身側一塊大岩石上撞去。

（未完・卅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英雄悲歌

上文提要：小霸王王侯將玄鐵送往北城，獻給諸葛嵐，作爲「愛」的見面禮，嵐姑娘虛與委蛇，收了重禮，陪他到八仙樓喝酒，王侯在酒中下迷藥，將她弄上了床……北城卓玉君收了玄鐵，見女兒尚未回來，便和諸葛峯去八仙樓找諸葛嵐，他們母子的行動，都給來此偵察的花滿樓聽到，至於王侯是否將玄鐵送上門或被劫持來此，仍未清楚……



競標寶刀下狠心　燃眉之急得解圍

「是！」

諸葛崢、諸葛嶸哥倆齊聲應是，卓玉君這才領着諸葛峯放心離去。

花滿樓不敢怠慢，又上了房。

事先便已知曉，北安客棧與北寶齋古玩店首尾相接，玄鐵既然是藏在北寶齋的寶物庫內，那麼，無疑是在另一邊。

目標有了，範圍還是很大，不知寶庫的確切所在。

花滿樓不愧爲是一代大俠的身份，略一尋思便想出一個好主意來。

認爲刁斗森嚴的地方，八成即寶庫所在。

反之，便是廚厠臥室等一些無關緊要的地方。

定好了原則，立即付諸行動，花滿樓步步爲營，處處小心，利用高屋作遮掩，盡量在矮屋上行走，穿房越脊，翻牆過屋，僅頓飯工夫，便將北城的部署摸清楚。

在靠近北寶齋那邊，有一處地方情況有異，一個小小的院子裡居然有三名警衛。

而且，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手握七星劍，警覺性特高。

花滿樓心思敏捷，當機立斷，決定用投石問路之計。

不過，投下去的並非石頭。

而是一錠十兩重的小元寶。

石子只能轉移別人的注意力。

銀子則不同，會爭着去拾取。

三人正是如此，聽到通！的一聲，一起趨前察看，見是一錠小元寶，不約而同的伸手去撿。

花滿樓天人神技，歎爲觀止，魔鞭閃電出擊，三十六條蛟皮已分襲三人各十二處大穴。

奇快奇準，三個活生生的人立即變成活死人。

身不能動，口不能言。

人事不省，知覺全無。

彷若三尊泥像，三個木頭人。

花滿樓動如脫兎，一瀉而下，以迅雷之勢繞行一週，見三面俱爲空屋，另一面則門窗緊閉，不知內藏何物。

門是鐵門，窗是鐵窗，還下了鎖，花滿樓暗自竊喜，心知找對了地方。

鑰匙就掛在一名守衛的腰帶上，花滿樓取在手中，打開鐵門，裡面的貨架上黑壓壓的放滿了東西，由於視線不良，也不知是何寶物。

門內，左方，牆角上，放着三隻蔴袋。

快步上前，打開凝神細看，黝黑發亮，沉甸甸的，正是玄鐵無疑。

忙從懷內取出公孫治交付的一瓶綠色粉末，小心謹愼的在三包玄

鐵上各撒了一些。

綠粉奇妙無比，迅即擴散，直達底層，冒出來一縷淡淡青烟。

稍候片刻，拾起一塊玄鐵，用力一揑即碎，有如土塊一般，心道：「公孫前輩不愧爲是鑄劍名家，玄鐵業已報廢，再也煉不成刀劍了。」

將蔴袋還原，關好鐵門，上好鎖，鑰匙插回那守衛的腰帶上，又彈身上了房。

魔鞭再顯神威，解開三人的穴道，飛上了隔鄰更高的屋頂上。

這時才注意到，近旁的一棟閣樓頂，另外還潛伏着一個人——鐵膽孫飛虎。

毫無疑問，孫老哥是來爲花老弟掠陣的。

花滿樓笑笑，沒開口。

孫飛虎笑笑，未出言。

夠了，彼此心照不宣，既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何必多言。

下面三名警衛的話却不少。

甲道：「剛才是怎麼回事？」

乙道：「好像做了一個夢。」

丙道：「會不會是南城高手來劫玄鐵？」

此話一出，三人皆心驚肉跳不已，但進入寶庫內，見玄鐵完好如初，這才鬆了一口氣。

甲道：「眞他媽的邪門，這錠銀子作何解釋？」

乙道：「大概是老天有眼，賞給咱們喝酒的錢。」

丙道：「管它那來的，反正玄鐵未丢，無罪無責，明天就到八仙樓去痛飲一番，不要辜負贈金者的美意。」

* * *

八仙樓，何仙姑廳。

廳內臥室裡，雲已收，霧已散。

王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諸葛嵐則大發雌威，正在摔東西。

被褥零亂，落紅片片，鏡子破了，粧台被砸，滿地都是摔壞的碎東西，能摔的差不多已經摔光了。

諸葛嵐一面摔，一面破口大罵：「王侯，王八蛋，你卑鄙！無耻！下流！不要臉，簡直不是人，是猪，是狗，是披着人皮的禽獸。」

王侯很冷靜，不疾不徐道：「好啦，已經鬧了這麼久，該鬧夠了吧，我說過，並非拿妳當玩物，玩玩就算啦，而是誠心誠意要娶大小姐爲妻。」

諸葛嵐怒叱道：「想娶本姑娘爲妻，做夢！你這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即使天下的男人死光了，姑奶奶也不會嫁給你。」

王侯冷笑道：「就算我是隻癩蝦蟆，也已經吃到妳的天鵝肉，童貞已失，敗柳殘枝，誰還會要妳？」

話是幾句實話，宛若萬箭穿心，諸葛嵐痛如刀絞，拿起一隻僅存的大花瓶來，吼道：「不砸死你這個無惡不作的下流胚子，難消我心頭之恨。」

可不是虛張聲勢，照準小霸王王侯的腦袋就要往下砸。

王侯依舊冷靜得出奇，好似一隻偷吃了滿嘴腥的貓，嘴角掛着一絲得意的冷笑，擧手一架，道：「大小姐，請妳想清楚，砸死了區區在下我，妳馬上就會變成未出嫁的小寡婦！」

此乃一針見血之言，諸葛嵐人呆了，心碎了，手軟了，摔破花瓶，趴在床上放聲大哭起來。

* * *

房內很亂，外面也不平靜。

卓玉君和諸葛峯三更半夜的，叫開了門，闖進了八仙樓。

諸葛峯第一句話就說：「王侯在不在這裡？」

開門的是小二鐵蛋，回說：「不在。」

「北城的大小姐諸葛嵐呢？」

「也不在。」

「今夜，他們一定來過吧？」

「好像沒有。」

鐵娘子心急如焚，道：「峯兒，別跟他嚕嗦，咱們搜。」

八仙樓打烊已久，空無一人，母子二人一目瞭然，目標是八間雅座。

先從樓下開始，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藍采和廳皆空空如也。

樓上的鐵拐李、曹國舅、呂洞賓廳也一無所獲。

這時，已至何仙姑廳外，鐵蛋緊張起來，結結巴巴的道：「兩位已經搜了七間房，這裡也沒有人，請回吧。」

已經搜了七間房，豈會放過最後一間，通！諸葛峯飛起一脚，破門而入。

屋內殘蓆仍在，沒見飲酒之人。

但聞哭聲入耳，哭聲來自隔壁。

諸葛峯心頭大震，一眼瞥見了臥房的門，飛脚一踹，通！房門應聲而碎，母子二人仗劍闖入。

室內景象盡入眼簾，鐵娘子卓玉君驚極而呼道：「這是怎麼回事？」

純屬多餘，憑卓城主的閱歷，實在不該多此一問。

眼前的景況已足夠說明一切。

女兒被人姦汚了，姦汚的人當然是小霸王王侯。

諸葛嵐一見母親的面，哭得更兇，猛擂着床舖嘶喊道：「這個下

流胚子，無恥禽獸，下藥迷倒了女兒，侮辱了我，請母親做主，爲嵐兒出這口氣。」

兒女是老娘心頭的一塊肉，卓玉君氣得全身發抖，不假思索，便下令道：「峯兒，殺掉這個狗東西！」

諸葛峯年輕氣盛，亦未思前想後，挺劍就上，刺向王侯心窩要害。

「城主劍下留人，萬萬不可莽撞行事。」

毒美人西門翠飛快闖入，强行拉住諸葛峯握劍的手。

卓玉君臉色驟變道：「西門翠，妳想幹什麼？」

西門翠正經八百的道：「城主請息怒，希望卓女俠不要殺錯了人。」

「妳與王侯是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那爲何替他乞命？」

「是爲城主好。」

鐵娘子愕然一楞，道：「爲我好？本城主不明白。」

西門翠有條不紊的道：「木已成舟，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殺了王公子，叫嵐姑娘的終身依靠何人？」

言在理中，搔着痛處，卓玉君臉露驚容，無詞以對。

毒美人繼道：「何況王公子能言善道，足智多謀，武功又好，是先知老人的得意門生，長得一表人才，這樣的乘龍快婿到那裡去找？」

卓城主還是沒開口，在暗中咀嚼這幾句話。

西門翠的理由眞多，又道：「不如順水推舟，成其好事，讓他們小倆口即刻拜堂成親，結爲夫婦，這樣，對嵐姑娘，對王公子，對北城，大家都好，皆大歡喜。」

鐵娘子的心開始軟了，臉上的怒氣漸漸散去。

諸葛峯則不同，依然殺機滿面，盛怒未消。

毒美人接着說：「他們小倆口一旦正式成親，諸葛世家跟先知老人、花滿樓、白雲飄就是兒女親家，成爲一家人。而酒鬼、旋風俠、小神童、孫飛虎、水長流這一夥人，與花滿樓、白雲飄的關係又一向很好，無疑也會站到北城這邊來，這時雙城爭霸的局面必然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最後，西門翠總結道：「總而言之，嵐姑娘嫁給王公子，對北城而言，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深盼卓城主能三思而行，別做出令南城稱快的儍事來。」

一番大道理，說在卓玉君的心坎裡，眸中怒意全消，態度大爲軟化。

西門翠見時機已到，忙給王侯使了一個眼色，道：「王公子，別發呆，還不快拜見岳母大人。」

一語提醒夢中人，王侯噗通！一聲，跪倒在卓玉君面前，畢恭畢敬的道：「小婿王侯，拜見岳母大人！」

這小子是個馬屁精，很會表演，連磕了三個頭，是響頭，頭頭着地。

鐵娘子未置可否，行至床前，輕撫着愛女的秀髮道：「嵐兒，爲娘的想聽聽妳自己的意見。」

正如西門翠所言，童貞已失，木已成舟，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她已失去擇偶的權利，除了王侯之外還能嫁誰？

嗚嗚咽咽的哭訴道：「女兒心亂如麻，但憑母親作主就是。」

這話等於是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認命，嫁給這個下流胚子王侯。

諸葛峯有意見：「這樣未免太便宜了這個狗東西。」

卓玉君長歎道：「兩害相權取其輕，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殺了他也於事無補，不能不爲你妹妹的將來着想。」

站直身子，前行數步，往王侯身旁一站，冷聲道：「王侯，你可以起來。」

王侯仍匍伏在地，誠恐誠惶的道：「小婿有罪，冒犯了嵐姑娘，不敢起來。」

「本城主恕你無罪，決定不再追究。」

「謝謝岳母大人，謝謝城主。」

復對諸葛峯打拱作揖道：「謝謝三哥。」

常云禮多人不怪，此刻却不盡然，諸葛峯報以一聲冷哼，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王侯轉過身來，衝着毒美人深施一禮，正容道：「謝謝西門前輩，妳是王侯的救命大恩人，也是現成的大媒人。」

卓玉君寒臉道：「王侯，先別得意，你們尚未拜堂，本城主現在還沒有正式承認你這個女婿。」

彷若冷水澆頭，王侯全身一涼，道：「城主打算幾時拜堂？幾時正式承認小婿？」

「那要看你自己的表現而定。」

「請城主明示，小婿一定遵辦。」

「首先，得善待嵐兒，不得有任何違逆或對不起她的事情發生。」

「沒問題，小婿愛大小姐至深，願爲她做牛、做馬，犧牲一切。」

「對北城也要忠心耿耿，不得心存異志，凡是本城主交辦之事務必貫徹執行，不可怠忽。」

小霸王慷慨陳詞道：「既爲北城一份子，自當忠於北城，小婿願生爲北城人，死爲北城鬼，如有三心二意，願遭天打雷劈！」

卓玉君道：「最重要的是，花滿樓、白雲飄、小神童、孫飛虎、水長流這幾個人，你要替本城主特別留意，多費心思。」

王侯道：「這幾個傢伙自命不凡，處處跟諸葛世家作對，城主請放心，王侯保証會大義滅親，設法把他們全部幹掉。」

「殺人乃下策，不足取。」

「城主的意思是……」

「想辦法把他們拉到北城這邊來。」

這是個難題，王侯不敢大吹法螺，道：「不南不北，保持中立，是他們的一貫立場，這事可能不好辦。」

西門翠插言道：「不難，不難，你與花滿樓、白雲飄是師兄妹關係，和小神童、孫飛虎、水長流也很熟，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誘之以利，多下點工夫，投其所好，相信會有進展的。」

小霸王大搖其頭道：「難啊，難啊，這比殺人還難。」

鐵娘子道：「可知花滿樓喜歡什麼？」

王侯道：「花師兄這個人很特別，不爭利，不好女色，也不貪錢財，簡直是塊木頭，叫人無從入手。」

卓玉君道：「這樣吧，設法安排一下，本城主願與花大俠面對面坦誠的好好談一談。」

「這也不容易，花師兄行踪如謎，很難找。」

「可以請酒鬼代爲傳話。」

「這倒是個好主意，小婿遵命。」

「另外，有人向本城主提及，你與南城的關係也不錯。」

王侯聞言大驚，打了一個冷顫，道：「與司馬俊、司馬傑兄弟曾有數面之緣，談不上有何交情，只能算是點頭之交而已。」

「認識就好，希望你跟他們兄弟的關係能夠再更進一步。」

「城主莫非是想要小婿爲北城當間諜？」

「本城主確有此意，雙城爭霸，北城極需有人打入南城核心。」

諸葛峯久未開言，這時鄭重其事的道：「王侯，此事非同小可，事關北城的存亡興衰，你若達成任務，探得重要消息，三少爺我就承認你這個妹婿。」

王侯想了想，道：「做間諜是玩命的事，很危險，但爲表示對大小姐的愛意，以及對北城的忠心，王侯願冒險一試，不過，有一件事必須先取得大家的諒解才行。」

卓城主道：「何事需要諒解？」

小霸王道：「爲了打入南城核心，探聽消息，勢必得常常往南城跑，以便促進友誼。」

「理當如此。」

「這樣，在雙城爭霸的過程中，小婿就不能公開站在北城這一邊。」

「這一點本城主完全同意，但在緊要關頭，必須照北城的命令行事，不得有誤。」

「那當然，否則，豈不變成了北城的叛徒，還有何顏面見大小姐。」

「還有沒有別的要求？」

王侯遲疑一下，赧然道：「與司馬世家的公子交往，連絡感情，促進友誼，交際酬酢勢所難免，小婿財力有限，可能無力支應。」

卓玉君毫不考慮，馬上痛快的答應下來，道：「此乃小事，先給你三百兩銀子，作爲零用，以後實報實銷，如有不足，可以隨時找嵐兒拿，只要能夠打敗南城，完成霸業，花再多的錢本城主也不在乎。」

這眞是人財兩得，王侯樂在心裡，笑在肚中，手捧着鐵娘子給他的三百兩銀票，暗道：「看來我王侯時來運轉了，今後將會玩弄雙城於股掌之上，一掃屈居人下之辱，做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給那羣自命清高的傢伙瞧瞧。」

＊　＊　＊

八仙鎭上傳言滿天飛。

有的說南城將以棺木運送玄鐵。

有的說可能利用花轎瞞天過海。

有的說早已偷偷運抵南城。

有的說仍藏在一個秘密所在。

有的說已在南城開始鑄煉刀劍。

有的說鑄煉的工作在秘密所在進行。

每一則傳言都可能是事實。

每一則傳言都沒辦法証實。

爲此，北城派出大批人手，四處查探。

爲此，花滿樓等人也採取了必要的行動。

從南威道館、南國布莊，北城客棧至北寶齋古玩店，分別由花滿樓、水長流、孫飛虎、白雲飄負責監視，傳遞訊息，互相連絡的工作則落在小神童一人身上。

南威道館的對面，有一個小館，門面不大，僅半間店面，只有五張小桌，生意清淡，常常空無一人，有時，道館的人偶而也會來此小酌。

今天有客，酒鬼一早就上門了，一進門就先付了一兩銀子，表

明要在此等人，時間可能久些，酒資飯錢少補多則不用退，算作小費。

小館子，既無佳餚，亦無美酒，十個人也吃不了一両銀子，店家滿心歡喜，奉爲上賓，接待得甚爲慇懃週到。

叫了一壺酒，根本沒有喝，只是擺擺樣子。

以茶代酒，嗑嗑瓜子，藉以消磨時間。

原以爲南城的人會上門，或許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不巧，三餐飯已過，一個人也沒來。

道館前面的演武場上一直有人在集體練功，上午曾出現一位五十不到，身穿錦袍，身材高大，貌相威猛的人親自指點。

花滿樓認得是司馬長風的第三子，亦即現任的南城城主司馬旭。

下午，司馬雙傑司馬俊、司馬傑等兄弟，亦曾現身指導。

進出道館的人不少，但皆零零落落，從從容容，始終未發現可疑之人，與可疑之事。

小神童——天龍兒已來回跑了四五趟，別處亦無動靜。

直至天色昏暗，夜幕將臨，演武場上的人散去，道館內已掌上燈，才發現一個並非南城的人來到南城道館。

是花滿樓的師弟小霸王王侯。

王侯一夜未眠，睡了一整天，此來無疑是在執行北城主卓玉君的命令。

南城的人對他另眼看待，毫無阻擋的進了道館的大門。

演武場上人來人往，有的頷首示意，有的笑臉相迎，顯得甚是熟絡。

小霸王未經通報，便直接走進演武場邊的一排精舍內。

他來此作甚？

南城的人爲何對他如此禮遇？

玄鐵運往北城的內幕如何？

如說是被劫，怎會全身而退，毫髮未傷？

如說是投靠了北城，拿玄鐵當敲門磚，如今怎麼又跑到南城來了？

疑問一個接一個，使花滿樓困惑不已，眼見天已大黑，當即離開小店，改以旋風俠的面貌潛至道館一側，騰身上了一棵大樹。

樹在道館後方，下面是個很大的四合院，正對面的大廳內有人正在用餐。

花滿樓目力甚佳，又有燈光照射，可以清楚的看到，坐在大圓桌上共進晚餐者都是司馬世家的人，他全認得，城主司馬旭居首位，司馬俊、司馬傲、司馬偉在左，司馬傑、司馬仁、司馬健在右。

另外還有兩個人，被柱子擋住，又是背對花滿樓，看不眞切，不知王侯是否在座？

席間，有說有笑，氣氛甚是融洽，惜因距離稍遠，擺在院子裡的五六桌的人又十分吵雜喧囂，一句也聽不見。

正想竄上房去，靠近大廳一聽究竟，並且看一看柱子擋住的那兩個人到底是誰。

忽見司馬旭大步行出，洪鐘般的聲音昂首沉喝道：「什麼人？」

花滿樓以爲是自己形跡敗露，正爲是否現身猶豫不決，對面大廳的屋頂後方倏地飛出一條人影，此人身法曼妙，姿態優美，好似遊龍舞空，在南城高手的驚歎聲中，落在一張空桌上。

「小神童！」

「小神童！」

司馬雙傑一眼就認出了來人的身份。

小神童威震江湖，大家聞名已久，鄰近幾桌的人被天龍兒的威名所懾，齊皆身不由己的閃身退避。

在大廳內用餐的司馬傲、司馬仁、司馬健等人俱已大步衝出，將小神童團團圍住。

原先被柱子擋住的人也出現了，花滿樓認得是與諸葛嵐齊名的南城佳麗司馬倩。

司馬旭雙目如電，寒芒暴閃，語冷詞寒道：「小神童，你夜闖本城重地，意欲何爲？」

小神童答得乾脆：「小祖宗是來討債的。」

「討什麼債？」

「大狗子的血債，外加一把玲瓏刀。」

「哼！」

「還有摩天嶺下，小猴子他爹娘、奶奶的三條人命。」

此乃千眞萬確的事實，司馬旭無詞以對。

小神童皇甫天龍一腦子的帳，咬牙切齒的道：「南城心狠手辣，罪大惡極，不僅殺害了公孫治一家四口，還趁老祖宗不老先生雲遊未歸，乘虛而入，盜取了飛來石上的不少玄鐵，小祖宗我也要一併追回來。」

說到玄鐵，花滿樓如夢初醒，人在樹上，視界廣闊，南國布莊、南威道館的大部份房舍盡在眼底，可就是沒發現任何可疑的車輛與庫房。

和司馬倩坐在一起的那個神秘人物迄未現身，而且人已不在大廳，不知溜到那裡去了。

自從進入南威道館後，便沒再見小霸王王侯的影踪，宛若石沉大海一般，令花滿樓疑雲滿腹，如在五里霧中。

司馬旭陰沉着一張臉，爲南城

的行爲辯護：「小友這話就不對了，玄鐵乃天外飛來之物，並無主人，這『盜取』二字本城主歉難接受。」

天龍兒大呼小叫道：「錯！錯！錯！你錯到姥姥家去了，飛來之物，先佔者爲主，老祖宗已在飛來石上住了二十幾年，當然是我們皇甫家的東西，南城是賊，盜人財物，自當完璧歸趙。」

司馬傑聽得刺耳，越衆而前道：「臭小子，你在罵誰？」

小神童毫不退讓：「就是罵你，你敢說玲瓏刀不是你們司馬雙傑偸走的？」

「不是偸，是搶。」

「還殺了大狗子？」

「抱着玲瓏刀不放，是他自己找死。」

「誰幹的？」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你？」

「沒錯！」

「認罪就好，你準備死吧！」

司馬俊猛然發出一聲獅子吼，喝道：「該死的是你小神童，娃兒自投羅網，怨不得誰。」

他乃雙傑之首，技深若海，刀光乍閃，橫掃向天龍兒的腰，快如電，猛如山，果非庸手。

小神童又豈是省油的燈，强敵環伺，懼意全無，不退反進，拔出玲瓏刀，硬往上撞。

噹！二刀相撞，嗚聲震耳，迸出一團火花。

雙方皆虎口發痲，臉有驚容，手中刀彈開數尺。

小神童的刀完整無缺。

司馬俊的刀亦未見傷痕，原來用的是大狗子的那把玲瓏刀。

南城主司馬旭眼光敏銳，一眼便瞧出天龍兒的刀更長、更重、更好，不禁見獵心喜，朗聲命令道：「上，放手去幹，奪下他的玲瓏刀！」

出價黃金二百両，沒能買到偸仙的刀，司馬旭心裡雪亮，知道鬼不覺賣給了北城，使雙城勢均力敵，如今假使能夠奪下這一把刀，南城便可重新取得優勢，立於不敗之地。

司馬旭又加了一句：「誰要是奪下玲瓏刀，本城主賞黃金百両！」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個個如狠似虎，爭先恐後，一霎時小神童脚下的八仙桌便被蜂擁而上的南城高手搗毀砸爛，人也陷入重圍中。

小神童好厲害，刀如匹練，呼嘯飛舞，在四週撒下一片刀幕，儘管南城高手如雲，竟無一人能夠接近一丈以內。

司馬旭久經陣仗，很快便籌得致勝之計，大聲吆喝道：「不必强攻，用飛刀便可置他於死地。」

此乃高招，夠狠夠毒，柳葉飛刀乃南城一絕，小神童勢孤力單，本事再大也抵擋不住遮天蓋地而來的飛刀。

「娃兒認命吧。」

「小子今天死定啦。」

「保証叫你變成馬蜂窩。」

南城高手吼聲如雷，飛刀像狂風暴雨似的射向小神童。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天龍兒四面受襲，危如燃眉。

猛可間，半空中掉下一隻網。

網係由三十六根蛟皮組合而成。

是魔鞭。

魔鞭的主人當然是花滿樓。

由於情急事危，只有魔鞭才能救得了小神童，花滿樓只好以本來面目現身。

魔鞭威力無邊，將天龍兒密密痲痲的罩住，所有的飛刀悉被鐵爪也似的蛟皮掃落在地。

「花滿樓！」

在一片驚呼聲中，花滿樓飄然落地。

鐵膽孫飛虎也接踵而至，是從房頂上瀉落的。

這三個人都不好惹，南城高手不敢再輕舉妄動。

南城主司馬旭雙眉一挑，道：「花大俠久未在江湖公開活動，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南威道館？」

花滿樓答得妙：「找人的風。」

「你在找人？」

「是有此意。」

「找那位？」

「敝師弟王侯。」

司馬旭的眼珠子打了兩個轉兒，道：「天黑之前，令師弟王少俠是來過。」

「他來南威道館作甚？」

「王少俠和本城主的子姪們很熟，是來串門子的。」

「可否請他出來一見？」

「很不巧，令師弟在花大俠現身之前便已離去。」

不待花滿樓再開口，司馬旭便轉對孫飛虎道：「孫兄又是爲了何事駕臨本館？」

孫飛虎道：「想向司馬城主打聽一個人。」

「那一個？」

「塞北人魔沙千里。」

「姓沙的聽說早已濺血黑風寨，做了刀下之鬼。」

「傳言不確，事實上此人仍活在世上。」

小神童道：「這個老混蛋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了，他吃裡扒外，恩將仇報，勾結外人，拐走了趙小翠，毀掉黑風寨不算，還差點要了老孫的命。」（未完・廿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上文提要：信陽城的花子幫為了替「快樂幫主」買牛羊，巧施妙計，終於將全城僅有的一頭老黃牛和回民養的六隻羊買到。然而席、李兩家却改變了在劉家寨過冬的初衷，並力勸席大紅與李小小離開「快樂幫主」。原來是李士雄的一趟信陽之行，看到花子幫餐風宿露、蓬頭垢面的情形，遂決心快些離開劉家寨，免得將來姑娘嫁給花子頭……

顏紅繫心令急傳　獻奉私無情眞表

石不悔拍拍床道：「睡大覺吧，明日去送行，千萬記住休失了花子幫幫主的風度，風度呀！」

「快樂幫主」點點頭，道：「我會的，石老，丟了感情可以，失去風度就是失掉人格，我不會的。」

石不悔安慰的笑了。

五更天做飯儲乾糧，李士雄已在張羅着出寨的事情了。

席本初一家人一樣在忙碌着，祇見那李小小與席大紅兩位大姑娘併肩站在小院門下，嘜，二女的眼睛已紅腫，大概哭了一夜未闔眼。

兩個人還手拉手面相對，多少言語難出口。

於是，劉家寨的後寨來了幾個女人，她們抬來乾糧與吃的，大伙這是先吃後拿，就連路上吃的也有了。

那劉翠花上前拉住李小小與席大紅二人，道：「二位妹子呀，怎麼說走就走，我不知道送你們什麼東西好了。」

李小小說道：「劉家姐姐，這麼多天在你們這裡有吃有住，心中已經過意不去了。」

席大紅道：「我不想走的，可是，我爹他們……」

劉翠花道：「住在城裡安全又方便，當然有機會就應該去城裡了！」

李小小道：「你不會怪我們吧？」

劉翠花道：「不會，不會，咱們是姐妹呀，我祝你們一路順風！」

於是，箱子包袱一大堆提出來了。

便在這時候，祇見「快樂幫主」與石長老自大院走來。

「快樂幫主」喊了一聲：「弟兄們，快過來幫忙了！」

立刻就見寨牆上的花子們大聲應着，匆匆地奔來二十多個花子，他們扛起那些箱箱包包的到了寨牆上。那「快樂」就在寨牆上指揮着把箱子包袱一件件地吊到寨牆外面。

那石不悔哈哈笑着，他迎着席本初與李氏兄弟，道：「好走好走！保重！保重！」

席本初道：「有空信陽城喝幾杯，哈，哈……」

石不悔道：「信陽城喝酒不過癮，去你席家堡子喝酒才痛快，哈……」

席本初也笑了，他笑得似乎有些勉强。

石不悔當然看出來了，但他心中可也想得多，這席本初好像不歡迎他去他的席家堡子了。

李士良便在此時迎上來：「石兄，西陵堡的酒你喝不完，有一天歡迎你前往！」

劉世芳也過來了。

於是，劉家寨上出現一場依依不捨似的景象，倒也叫人鼻子酸。何止是鼻子酸，有人已經泣不成聲了。

那當然是李小小與席大紅兩人泣不成聲了。

劉翠花也不住地抹眼淚。

「快樂幫主」仍然在指揮着弟兄們把東西往外放，此時他又指揮着把人也拴牢了放到寨牆外，好像他忘了附近站的李小小與席大紅兩人了。

其實，正是因為他的漠視，更令李小小與席大紅兩個姑娘心碎，這算甚麼場面嘛。

* * *

席李兩家的人差不多快吊下去大半了，此時「快樂」才撫掌哈哈笑着走向李小小與席大紅兩人面前。眞會表演，好像預演好多遍似的。

「我親愛的兩位未婚妻呀，聽了你們兩家去信陽城，我是從心眼裡高興，我興奮呀！」

一邊的劉翠花道：「你還高興？」

「是呀，我為甚麼不高興？」

「她兩人離開你了，你還高興？」

「快樂」一笑，道：「人不能自私呀，她們也是名門大小姐，天天關在這劉家寨不自由多痛苦呀！如今去了信陽城，那兒住着好多人，又有官府保護，大街上常走走，等到來年好年景，風風光光的回家鄉，多好呀，所以我第一個同意他們去信陽城！」

劉翠花怔住了。

李小小却哇的一聲哭了。

「快樂幫主」道：「別哭呀！信陽又不遠，我們隨時可以再見面！」

一邊的李士雄冷冷道：「姪女，輪你下去了。」

李小小抹去淚，祇對「快樂」翹翹嘴，隨之腰纏繩子也下了寨牆。

她甚麼也沒再說，因為她已明白，她是不會嫁給花子頭了，她的父母下決定，她無法違抗。

* * *

現在，席大紅反而伸手拉住「快樂」，她看看左右，然後把「快樂」拉到一邊去。

「快樂」一笑，道：「該你下去了！」

席大紅道：「快樂，你……能不能不當花子頭呀？」

一怔，「快樂」心想，果然被石老料中了。

淡淡的，「快樂」道：「不是幹得有聲有色嗎？我為甚麼不幹了？」

席大紅道：「等年景好了，你不用再幹花子頭，你去中牟席家堡子，好不好？」

「快樂」笑道：「會呀，我當然會去要我的你呀！」

席大紅還能明說嗎？她已經說得夠明白了。

深深地嘆口氣，席大紅便也下了劉家寨牆。

劉翠花還在寨堡子邊向下揮手道別吶，「快樂」在一邊伸手摟住她，他更把頭與劉翠花的頭湊一起，兩人向下面直喊叫。

劉翠花大叫：「兩位大妹走好呀！」

「快樂幫主」道：「別忘了我這個可憐的未婚夫呀！我的兩位好妹子！」

這話一叫，引得那李氏兄弟兩人回頭冷冷地瞪眼珠。

那席本初不回頭，他小聲的唸了一句缺德話：「癩蝦蟆也想吃天鵝肉！」

* * *

席李兩家過了小河往信陽城走去，拖拖拉拉的他們一共五十一個人，可也有半里長，祇怕要走到傍晚才會走進信陽城！

* * *

劉世芳看傻了，半天他才冒出一句話：「說走就走，一點也不留情！」

石不悔冷笑道：「如果不是他們的兩個女兒與咱們幫主有婚約，他們是不會走的！」

此言一出，「快樂」立刻奔下牆去了。

劉翠花立刻跟上去，她還呼叫：「怎麼了？」

「快樂幫主」尚未走入大院，迎面趙打雷攔住他。

一楞之下，「快樂」道：「趙大俠！」

劉翠花已追上了，她對趙打雷施一禮，道：「趙大叔！」

趙打雷冷然道：「你的刀法練了嗎？」

劉翠花道：「今早未練！」

趙打雷道：「那就快去練，我有話同他說！」

劉翠花看看「快樂」，立刻低頭去後寨了。

趙打雷看看左右，道：「兄弟，我交代你的都做了嗎？」

「快樂幫主」道：「砍了三百多野竹子，正放在那面，趙大俠，那些竹子管用嗎？」

趙打雷道：「太管用了，你跟我來！」

「快樂」還在看寨牆，趙打雷沉聲道：「兄弟，別那麼一把把眼淚鼻涕肚裡吞，大丈夫要氣吞河嶽，出的是金剛之氣，兒女情長祇會壞事！」

「快樂」嘆口氣，道：「不身歷其境，怎知個中滋味呀！」

趙打雷火了：「休說這話，我比之你痛苦多了，你見我愁喪過？」

兩人來到一大堆竹子邊，趙打雷忽然抓起一根長竹，他出刀，祇聽得「卡卡」之聲不絕於耳，剎時間那竹子變成丈五長與五尺長兩種。

奇怪的是這些被削斷的竹子兩端被削得尖尖的，看上去比刀還利。

* * *

原來這是趙打雷與李士雄、石不悔去信陽州之前，趙打雷暗中告訴「快樂」要他盡快做的事。

「快樂」此刻見這趙打雷把竹竿削成這樣，不由問道：「趙大俠，你這是做甚麼？」

趙打雷道：「命人找來大細蔴繩，你就快明白了！」

「快樂幫主」叫來三個花子，命令去後寨索蔴繩。

趙打雷道：「我這叫竹刀陣！」

「竹刀陣？」

「不錯！」

「快樂幫主」道：「插入地上把敵人引入竹陣中嗎？」

趙打雷道：「非也！」

他突然舉刀又是一陣「卡卡」響，立刻間又被他削了一根粗竹子。

一會工夫，一大綑蔴繩子抬來了，而且劉太平也來了。

劉太平問「快樂幫主」道：「兄弟呀，要那麼多蔴繩做什麼呀？」

「快樂幫主」尚未回答，趙打雷開口道：「太平姪兒，你別走開，你馬上就明白了。」

祇見他對「快樂幫主」道：「把你那幾十個弟兄都叫來，我有用處。」

這時候「快樂幫主」身邊來了東方雷，「快樂幫主」對東方雷吩咐道：「除了寨上值班的，其餘的人全叫出來。」

劉家寨寨牆邊原是個馬廐，如今早已空空如也，晚上住着花子幫的幾十個弟兄。

東方雷奔過去，把五十幾個正在幪頭大睡的兄弟們全叫來了。

西門風的傷未好就不去了。

* * *

大伙圍到一片竹竿旁，趙打雷指着竹竿，道：「花子幫兄弟們，我會與各位生死與共合穿一條褲子，我的仇家是李自成的右將軍鐵占山，如今這傢伙沒死，他到了豫南這一帶，還帶了死士七百多。」

花子幫兄弟們一聽眼瞪大了，面面相覷沒說話。

趙打雷却淡淡地道：「沒有什麼大不了，兄弟們，人的心理最重要的祇要你不怕敵人，敵人就會怕你。」

他頓了一下，又道：「爲了幫劉家寨防禦，我把這竹陣教大家，你們切切要記牢，這竹子削得越尖越好用，至於如何綑成圓筒，看我示範給你們看。」

他自己下手了，用蔴繩把竹子紮得像個水桶一般圓滾滾，再把短而尖的竹子一根根的綑紮在上面，等他把這第一個竹滾紮好以後，又把繩子綁在中央粗竹兩端上，這樣子就會把粗繩捲在竹子上抬到寨牆上藏起來，如果山賊流寇們來攻寨，他們如果用竹梯往上爬，這竹刀滾子祇要自寨牆之上推滾下去，山賊流寇們就慘了。

趙打雷把話說一遍，喜得大伙拍巴掌。

竹滾用過再拉上，山賊當然上不了牆，當然，這樣的削如尖刀般的竹滾一旦砸到頭上，不死也重傷。

「快樂幫主」立刻吩咐東方雷、司馬雪、申屠雨催促大伙全力趕製，祇因爲此時劉家寨又少了五十多人，防守上自然力薄勢單。

花子幫的兄弟們個個全力削竹製作竹刀滾子，然後一具一具地抬上寨牆。

那劉世芳知道這件事之後，自然對趙打雷又另眼相看，更對「快樂幫主」慰勉有加了。

等到石不悔知道這事以後，他哈哈一笑，道：「趙打雷有一套，我老人家就想不出來。」

竹刀滾子一具具地抬上寨牆，數一數祇正面就有十五具之多，另外左右兩面也各有七具之多，足夠了。

* * *

工作時已把心事擱一邊，但當工作完成之後，心事仍然在心頭。

「快樂幫主」便又煩憂了。

晚飯已過，「快樂幫主」走出大廂房，他一個人到處查看一遍之後，便忍不住的信步走到了左邊小院中。

左邊小院曾住了李小小，如今突然想到那晚在暗處與李小小的熱吻，「快樂幫主」便忍不住的以手去摸自己的嘴巴。由於黑夜，他臉上什麼表情也看不出來了。

「快樂幫主」的表情看不出來，但他自言自語說得很清楚：「小小，如果有一天我去你們西陵堡，你還認我嗎？」

祇見他把個袋子取在手中，他沒有打開袋子。

他不用打開袋子，因爲袋子裡放的是個繡有一對鴛鴦的錦囊，當然那錦囊之中放的是純金打造的金錢鏢。

「快樂幫主」的金錢鏢已用去兩枚了。

第一枚如今已落入叫天張之

手，另一枚金錢鏢被「快樂幫主」犒賞信陽城中花子弟兄們吃酒了。

此刻，「快樂幫主」不快樂，他把鏢囊又掖在腰帶上，在這小院之中看了一遍。

當然，他更看過李小小住過的那一間。

「小小，我祝福你，望你將來平安的回家鄉。」

就如同李小小送他似的，「快樂幫主」邊走邊回頭，一副苦惱又落魄的可憐相。

* * *

現在，「快樂幫主」又來到了右邊小院中，他站在院正中四下看，口中也在喃喃的道：「大紅，你是多麼可愛呀，你怎麼說走就不見了？」

他可眞多情呀。

似他這樣的盛年，對愛情也最固執，他是可以爲三女之中任何一女拚命的。

此刻他就有着那種「死別誠可憫，生離更斷腸」的泣血味道。

他苦澀的抬頭望天，天上月兒有殘缺。

「天啊！」他低呼着，又道：「抬頭問青天，明月幾時圓啊！」

有一件東西握在他的手上，那是一把尖而鋒利的刀，也是席家堡子的傳家之刀，子母刀之中的子刀。

「快樂」看着刀，彷彿刀芒中有那席大紅的影子。

他忍不住的走到席大紅住的小屋門口。

他舉刀，刀豎在他面前，就在殘月的照耀之下，那刀身之上有影子出現。

「快樂」初時以爲是他自己的影子，但當他再細看時，那影子在移動。

猛收刀，忽閃身，「快樂」冷叱：「誰？」

誰？當然是人呀。

祇見一條纖細人影姍姍而來，灰暗中「快樂」終於看清楚了，是劉翠花。

是的，劉翠花來了。

其實劉翠花早來了，她躲在後院與二院門之間的暗處看向遠方，當她發現「快樂」往左邊小院走去的時候，她便也黯然神傷了。

當「快樂」轉而去了右邊，她再也忍不住的過來了。

* * *

現在，「快樂」收刀張臂，劉翠花立刻投入他那有力的臂彎中了。

劉翠花祇嚶嚀的叫了一聲：「快樂哥！」

「快樂」道：「她二人都走了，都遠遠地走了。」

「是的，她們走了，祇不過還有我，快樂哥，我們在一起呀，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快樂」道：「翠花妹，如今我也祇有你一個人了，我……我好怕。」

「怕什麼？」

「怕失去你呀，你……如果也棄我而去，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勇氣活下去。」

劉翠花道：「永遠也不會，永遠守在……嗚……」

她嗚了一半便嗚不出聲了。

她的俏嘴已被「快樂」堵住了。

那當然是用嘴巴堵上的，而且堵得眞妙，因爲雙方唇齒也磨上了。

這種表現就証明二人是多麼的重視着對方呀。

* * *

附近是靜悄悄的，靜悄悄便是沒人過來，當然這裡小院更靜，靜得祇偶爾聽到幾聲「嗚……」

當然，這「嗚」聲來自「快樂」與劉翠花兩人。

不過，這「嗚」聲原是在小房門口的，如今却發自小房門內，而且還有另一種低呼的輕悄聲。

天吶，太黑了，實在看不清楚他兩人在這小房中幹些甚麼事。

天黑有多少人喜歡，多少人埋怨，多少人無奈呀。

祇不過對此刻的「快樂」而言，他心中在大笑：「黑天，你的出現我喜歡！」

小房中有衣衫的悉索聲，這聲音不久以前也有過。

於是，小房中閃出劉翠花，她羞人答答。

於是，小房中再跟出「快樂」，他嘻嘻哈哈。

「翠花，對不起啦！」

「別說了，我祇証明我是你的女人就是了，別笑我！」

「這是甚麼話，我感激呀！」

「別說感激，以後常到後寨來看看我，我們劉家寨是受過流寇摧殘的寨子，指望你能以後眞心對我就好！」

「快樂」立刻把劉翠花擁入懷中，再一次的送上一吻，道：「翠花，我爲你可以拚命，放心，此生我的情不渝，祇要你不嫌我花子頭便好了！」

劉翠花回吻，吻是表示愛，否則吻個甚麼勁？

「快樂幫主」終於綻開了笑顏。

當他看着如花蝴蝶似的翠花妹消失在二門後面之後，他幾乎歡叫了。

太妙了，男女之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太妙了。

此刻如果有人叫他再回少林寺當他的空空和尚，他必會怒叱這人！去他的和尚。

* * *

他走入大廂房的時候，石不悔正在床邊直不楞地坐着，見他回來，不由問：「哪兒去了？」

「到處走走！」

「左邊的小院去過了？」

「是呀！」

「右邊的小院也去了？」

「不錯！」

「左邊小院去多久？」

一怔！「快樂幫主」道：「去了一會兒就退出來了！」

「那麼右面的小院去多久呀？」

再是楞然，「快樂幫主」道：「右面的我忘了。」

「忘了？我祇稍稍一算，就足有半個時辰之久呀！」

「怎會那麼久？沒有半個時辰！」

石不悔以竹枝指着「快樂幫主」，道：「好小子，你太興奮了，是人都知道，歡樂時光最短促，你是歡樂得忘了時辰了！」

乾乾一笑，「快樂幫主」自然是立刻明白了。

「石長老，爲我擔待！」

「我不爲你擔待爲誰？我見你同人家大姑娘在小房中，就知道你們幹甚麼，祇不過那是你的未婚妻，我老人家更擔心你們被人撞破，我守在附近爲你們乾着急呀！」

「謝謝，謝謝！」

「別謝了，別等有一天你們新人入了洞房，把我這媒人拋出牆就算我阿彌陀佛了！」

「快樂」道：「罪過，罪過，小子不會忘恩負義的！」

石不悔道：「那就睡吧，留下精神再會情人吧！」

他轉身而臥，立刻睡了。

「快樂幫主」心中之樂，樂到他的臉上了，這時候他除了想着劉翠花之外，早把李小小與席大紅兩人忘到了九霄雲外了。

* * *

平靜的日子在這種亂世中是過不了多久的。

快兩年了，北方仍有幾處不平靜，滿清大軍分開來到處圍剿逃竄的流寇，逼得許多流寇往深山之中逃竄，從西邊的秦嶺，到北方的太行，南下過桐柏而到大別山區，流寇們斷斷續續的出現，可也聽得不少縣城緊閉城門等清軍。

現在，就有一股流寇過來了。

一大早，劉家寨的寨門樓上，忽然間有人大聲吼叫了！「不好了，好多流寇呀！」

爲甚麼知道是流寇？因爲他們不少人頭纏黃布帶，好像東漢的黃賊一樣。

於是，劉家寨中又傳來梆子響。

剎時之間，劉家寨中男女老少全動員起來了，當然花子幫的人也準備着施放竹刀滾了。

劉世芳、石不悔、趙打雷，還有「快樂幫主」四人併站在寨門樓上，四個人也遙遙的看向河那面的小山坡。

唉，眞多呀！小山坡上盡是黃巾包頭的流寇。

劉世芳忍不住的道：「天爺呀！一大批呀！」

石不悔道：「近千人之衆呀！」

劉世芳道：「他們就快要攻過來了！」

石不悔道：「別急，劉寨主，你祇管後寨的安全就是了，而且要防他們的石頭、火攻，快叫人把院中易燃之物收起來放回屋子裡！」

劉世芳對「快樂」道：「我的好女婿，全仗各位了，我去後寨安排了！」

「快樂幫主」道：「岳父大人呀，一根繩拴了一串螞蚱，咱們誰也別謝誰，玩刀玩命不用怕，且看各人的造化吧，不就是拚命嗎？誰怕誰？」

劉世芳多少也有了安慰，他往後寨奔去了。

* * *

劉家寨的寨門樓上，石不悔突然向小河那面道：「看，來了一批人，誰呀？」

「快樂幫主」也一怔，道：「怎麼了，祇過來這麼十幾二十個人呀，會是誰？」

「快樂幫主」遙看遠方小山坡，祇見一個身材魁偉的大漢，身披鼇衣如泰山不敢當似的站在圓坡上面看過來。

「快樂幫主」道：「你們看那人，爲何不來？」

趙打雷雙目有火，他冷冷的道：「狗東西怎不過來？」

便在這時候，祇見過來的一批怒漢中還眞有不少「老朋友」在其中。

那當然不是眞正的朋友。

江湖就有人這麼說，朋友就是兩個「月」，月屬陰，如果兩個陰的人在一起，還能和平共處？不錯，天上是不可以出現兩個月亮的，那麼朋友便祇是一種說詞。

也不錯，人的一生之中又有幾個眞正的朋友？

有那麼一兩個就算此生有幸了。

* * *

現在，二十個大漢過來了。

二十個大漢祇一站定在寨牆外，便令寨上的人們吃一驚，怎麼會是他們幾個？

來的不是別的人，大別山中豹子寨石太沖，這個大別山中的黑面閻羅與他的兩個死黨「飛天虎」商發、「地龍」丁太白及另幾個頭目都

到了。

另外，便是那幾次攻寨難得手的叫天張，錢大孔、李道元，便是傷了腿的毛白天也來了，當然少不了一個古懷今，如今姓古的一手套進布帶中掛在脖子上，祇因爲他的肩頭重傷未好。

這批人祇一站定，聽吧，先是傳來一陣狂笑聲。

那笑聲就如同遠方的滾雷般，不但嚇人，也表示他們那股子得意勁已是難以按壓下去了。

這算他娘的甚麼場面呀？石不悔心中在罵。

* * *

仔細看，大批流寇們正在對面圓坡上吃東西，寨前來的這十多二十個凶神惡煞，有的似乎手中拿着炒熟的米在一邊嚼一邊嘿嘿笑。

「快樂幫主」祇一看便冷笑了。

他的笑聲不好聽，寨下面的叫天張可開罵了。

「我操，你們瞧瞧，花子頭那小子還在呀，他奶奶的，他不走了，他吃定劉家寨了！」

「快樂幫主」當然也聽到了，因爲叫天張的聲音尖叱，而叫天張雖然向他身邊人說，但實際上是要站在寨牆上的人們都聽到。

「快樂幫主」道：「叫天張，本幫主不是吃定劉家寨，而是吃定你了！」

叫天張一聽便火了。

他開罵的聲音也難聽：「娘的臭皮，你得意吧，你自傲吧，你得意不了多久，你就要爲你的自傲而斷命，小子啊，你逃不了啦！」

叫天張一邊罵，一邊還指向寨牆上的趙打雷，道：「軍師呀！」

古懷今道：「當家的……」

叫天張道：「就是那個臉像牛糞的傢伙砍傷你二人的？」

他說的乃是毛白天。

古懷今重重點頭，道：「就是那黑炭頭，操他娘的出刀就見血！」

趙打雷厲吼一聲似打雷：「滾你娘的！」

古懷今回罵，道：「操你娘，有本事你下來！」

趙打雷不是不下，也不是怕，祇因爲他的仇家不在。

趙打雷一心要殺鐵占山，下面這幾個他不屑。

但當古懷今叫陣的時候，趙打雷冷笑了。

「娘的，下次遇上趙大爺，我的刀子會劈開你的那顆狗頭！」

古懷今聽得打哆嗦，好像身上落了個螞蟻窩。

叫天張却對石太沖道：「石寨主，劉家寨有吃不完的糧呀，咱們……」

石太沖道：「咱們如今聽你的，唉，我是被滿州人打垮了我的豹子寨，娘的，搶來的大米才吃了幾袋，原封又被他們搬走，還燒了我的老寨，如果不是逃到深山中遇上你們的人馬，我慘了！」

叫天張道：「所以呀，我的意思是先攻打劉家寨，再去打信陽城！」

他這麼一說要打信陽城，乖乖，「快樂幫主」吃一驚，他雙拳擂垜子。

「你們好大膽子，打算去攻打信陽城呀！」

叫天張得意地道：「信陽城又怎樣，爺們進去過北京城，那才叫爽吶，哈！」

石不悔冷冷道：「就憑你們？也敢去攻信陽城？」

石太沖吼起來了：「怎麼不可以？」

他回身指向小山坡，又道：「我的人也有三百整，三方面人馬加上就是一千多！」

他冷然指着劉家寨，又道：「原是要先拿下你們這座寨子的，可是軍事會議的結果，爺們先取信陽城，然後再拿劉家寨，等到大隊滿州兵追來，哈……爺們奔向大山裡去了，哈……」

石不悔火了，他忿怒地道：「你們這些死囚，爲甚麼來這裡？擺威風嗎？」

石太沖大笑，道：「這你還用問嗎？哈！」

石太沖邊上的丁太白掄着板斧厲聲道：「聽着，爺們這是明着前來告訴你們一聲，打下信陽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劉家寨，也叫你們知道以後日夜惡夢睡不穩，等着挨宰了，兒！」

石太沖笑得聲音更大，那叫天張又道：「劉家寨中多金銀，劉家寨中女人美，劉家寨的存糧多，祇討厭有了你們這批要飯的臭東西！」

錢大孔道：「快了，過不了兩天全是咱們的了，哈……」

毛白天更加妙，他大笑道：「男人活着兩件事，一是金錢，一是女人，這兩樣劉家寨都有，哈哈！」

「快樂幫主」道：「咱們等着你們來，娘的，且看咱們誰吃誰吧！」

石不悔道：「你看看，下面沒有一個是人樣，像地皮下冒出的小鬼差不多，咱們同小鬼有甚麼鬥嘴的？」

趙打雷道：「下去喝酒去，滷羊肉還沒吃夠，今天送來的羊肉湯外帶大餅，咱們湊和着吃去吧！」

他的聲音本來大，寨下的人一大半在嚥口水了。

李道元忍不住對叫天張道：「

他奶奶的，寨中還有羊肉吃呀！」

叫天張道：「那有甚麼，等咱們打開信陽城，奶奶的，幾條大街盡咱們取吧！」

「快樂幫主」道：「操，聽口氣，你們這些厲鬼，還眞的要去攻信陽呀！」

石太冲哈哈笑，道：「別爲信陽城操心吧，爲這兒劉家寨傷腦筋吧，我的兒！」

趙打雷拉過石不悔道：「石兒，咱們去喝酒，這些小鬼們不值得咱們費唇舌！」

石不悔道：「我是最喜歡喝羊肉湯了，連湯帶肉吃一碗加辣椒的羊肉湯，吃得人身上直冒汗呀，走！」

嘍，他二人併肩下去了。

石太冲大怒，吼道：「不如先攻劉家寨，老子也想吃羊肉湯！」

叫天張道：「忍一忍吧，石當家的，我看他們在吹牛，劉家寨早就沒有牛和羊了！」

「咩……」

「咩……」

他的話甫落，寨內傳出牛叫羊叫聲，立刻引得寨外的人跳脚叫。

「有羊叫聲！」

「牛叫聲，寨中當然有牛羊呀。」

原來石不悔與趙打雷到了下面，石不悔故意以竹杖打得牛羊一陣叫。

石不悔向趙打雷道：「也叫那批賊子饞一下，娘的，他們來向咱示威呀！」

趙打雷道：「咱們誰怕了？嘿！」

劉家寨外，石太冲跳脚叫：「先攻劉家寨呀！」

叫天張道：「那得回去向二位將軍報個告。」

石太冲道：「報個甚麼告？攻就攻了！」

叫天張道：「咱們合在一起聽的是二位將軍的，你石當家不能亂來！」

石太冲吼道：「也罷，祇等破了信陽城，老子率人來攻寨，我是不聽別人嚷嚷的，操！」

於是，這些人氣唬唬的又回去了。

劉家寨小河對岸小山上，如今是流寇山賊又混爲一體了，這光景還眞的說明一件事，那便是大別山中曾有一番慘烈的搏鬥，官家搬請來的滿州兵由兩位統帶合一起，在羅千總的率領下，先破鷄公山，直把那坐鎮鷄公山的叫天張人馬殺得直往荒林中鑽，仍然被砍死七八十，等到叫天張再把人馬組合，祇不過一百零八人了。

叫天張便是被那批辮子兵趕入大別山與石太冲那批老山寇合在一起，祇不過他們才聯上手，辮子兵們便衝殺來了，雙方一場山林大戰，由於石太冲人馬山路熟，又有幾處埋伏，辮子兵們吃了虧，可也把個豹子寨一把大火燒了個徹底，就那場火，已把豹子嶺燒了個綠變紅，成了一個火焰山燒了十二天。

辮子兵撤走了，石太冲人馬也死了一百多，他與叫天張人馬合一起，却仍然能湊個三百人。

便在他們準備玩命搶糧過冬之時，正巧又逃過來這一股有七百多人的流寇，這批流寇有兩個頭子，都是李自成身邊的將軍，一個叫吳亮，另一人名叫鐵占山。

這二人的胃口大，他們不屑於小鼻子小眼的劉家寨，他們認定了信陽州。

由於叫天張曾是二人手下悍將，叫天張又把劉家寨說成了此地糧倉與寶藏，那鐵占山才點頭，等破了信陽州再狠搶兩天兩夜，再來席捲劉家寨，然後走深山安安穩穩的過這個冬天。

這就是算盤打得精，有見地，要不然冬天怎麼辦？冬天冰封山，一場大雪下個十天半月有的是，如果不早做打算，別說是打仗了，便凍也凍死了。

這批流寇山賊祇一聯上手，他們繞道經過劉家寨，便忍不住的要出手攻寨子，還有一番爭辯吶。

＊　＊　＊

就在山坡上，石太冲與叫天張二人把劉家寨中多糧之事說一遍，聽得吳亮直搖頭。

那吳亮就說：「劉家寨與信陽城那一個大？」

一怔，叫天張道：「當然信陽城大了。」

吳亮冷笑道：「似你們這些小小毛賊，佔個山頭便稱王，弄幾個無賴就是個黨，搞來搞去也搞不出個什麼名堂來，還不是大軍來了立刻逃，小軍來了搞一搞，小鼻子小眼的難成氣候。」

吳亮這些話，如果是半月前，石太冲非拔刀相向不可，他姓石的也不是好惹，然而……

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光棍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爲俊傑，如果此刻弄翻臉，叫天張就會對他出刀。

石太冲早知道叫天張對他不滿。

叫天張叫他率人守住鷄公山，明裡是給他一條黃金路綫，實則害他與清軍打頭陣，害死他七八十個人，等到叫天張奔入大山找到石太冲，吶，當時的石太冲那副架式，就像此刻吳亮的態度。

＊　＊　＊

當然是吳亮與鐵占山二人說了算，他二人一個心，那便是先攻信

陽城。

於是，這些流寇加山賊，立刻在休息塡了肚子以後，又緩緩地走了。

走得似乎慢了些，可也提醒劉家寨的人。

此刻，「快樂幫主」一聲吼，道：「東方雷何在？」

東方雷一聽，立刻回應：「屬下在！」

「快快把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找來見我。」

他說完就往寨內大廂房中走去。

「快樂幫主」尚未走進大廂房，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已到了他身後。

「幫主，你找我倆？」

「進來！」

祇見大廂房中趙打雷正與石不悔二人在商量着什麼，見「快樂幫主」進來，兩個人不說了。

石不悔又見兔子王和竹竿李二人進來，他笑笑，道：「怎麼了？不放心你的兩個未婚妻呀！」

「快樂幫主」道：「咱們不能不派人去提醒他們吧！」

石不悔道：「那些賊寇呢？」

「走了，祇不過行動緩慢。」

石不悔道：「眞奸詐，他們打算拂曉攻擊了。」

「快樂幫主」道：「所以我準備叫兔子王二人立刻再去一趟信陽州，二更天必須到。」

石不悔道：「幫主，你叫他二人立刻走，至於如何幫助席李二家的人，那就由方大鵬去擔綱，你就不用多作交代了。」

「快樂幫主」道：「我要寫個信吧？」

石不悔一笑，道：「花子傳信祇用口，幾個花子會寫字？他們也祇會打暗語，你祇管命他二人前去吧！」

兔子王笑道：「祇要席李二家在信陽城，幫主請放心，半個時辰就會找到他們的人。」

竹竿李道：「幫主呀，信陽城有咱們上千的人，找誰也都方便呀！」

兔子王道：「咱們這就立刻走人了。」

「快樂幫主」道：「兔子王去後寨要吃的，包上羊肉帶大餅，竹竿李你得記住我對你說的話。」

兔子王已往後寨拿乾糧，「快樂幫主」這才又對竹竿李道：「信陽城中找到方堂主，告訴他挑選會武功的五百名，如果打聽到流寇前來奪劉家寨，你們聽哨聲從後包圍了殺，殺死他們是不償命的。」

竹竿李道：「流寇山賊去攻信陽城，要不要兄弟們幫助官兵打流寇？」

「快樂幫主」尚未開口，石不悔一掌拍打在床板上，沉聲吼道：「不可以！」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花子幫不作鷹犬，大漢男兒本自強，絕對不當滿奴。」

趙打雷雙眉一挑，道：「要得！」

石不悔道：「花子幫人窮志不窮，大漢的觀念沒有忘，老祖先永遠是老祖先，叫咱們數典忘宗的事不幹！」

趙打雷道：「要當官半年前我就下海了。」

就在這時候，兔子王奔回來了，他手上提着吃的。

於是，竹竿李與兔子王立刻出了寨，繞道直奔信陽州去了，這二人已是數次去信陽城了。

＊　＊　＊

「吱……吱……」這聲音相當刺耳。

這是什麼聲音？信陽城在關城門了。

城門高三丈九尺，兩扇厚又重的城門正由兩個軍士推閤，算時辰快到二更天了。

原本來是過了二更再關城門，但那是太平年月的事，如今是荒亂年，百萬流寇被打散，弄得他們到處流竄，各地方就不得不小心應付了。

就在兩扇城門快閤上的刹那間，忽的閃過一個人，這人半邊身子不離去，口中直叫：「快呀！快呀！」

推門的軍士大怒，一人用脚踢這人的屁股：「滾開，娘的過了時辰別進來。」

那人不是別人，竹竿李是也。

竹竿李擠住兩扇門，幾乎被門挾死，此時他對那推門的人求告：「軍爺，五頭野狼追過來，我的……兒子跑不快，好像受了傷，再等一等，我兒子才有命在呀！」

有個軍士跕起脚來看出去：「在那兒？」

竹竿李大叫：「快來呀，兔崽子！」

忽見一條影子走過來：「我不是來了？」

眞快，兔子王已自竹竿李兩腿之間擠進城門，竹竿李把身子猛一抽，就聽得兩扇門「咚」的閤起來。

兩個軍士低頭瞧：「他是你兒子？」

「他差一點被狼咬！」

兔子王直喘大氣，道：「好多狼唷！」

有個軍士叱道：「你兒子手上提的甚麼？」

兔子王忙把包打開，他一人送他們一張餅，還把羊肉撕兩塊：「兩位辛苦了！」

兩個軍士喜孜孜的道：「下次進城叫一聲，哈！」

* * *

兔子王與竹竿李走了一條街，兔子王道：「那麼巧，我撒泡尿工夫，差一點進不來！」

竹竿李道：「還是我對他兩人說，我兒子被狠咬，他們才伸頭往外瞧！」

兔子王道：「你他娘的，一有機會就佔我便宜！」

「哈……」竹竿李笑開懷了。

這兩人奔到城北城隍廟，立刻找到勾春與方大鵬兩人，那兔子王把「快樂幫主」的話說一遍，竹竿李也將「快樂幫主」與石長老的計劃說出來。

嘆，方大鵬雙指插入口中用力一陣狂吹，祇見附近花子弟兄們大集合，剎時到了三百多。

方大鵬匆匆的把任務向弟兄們交代下去，嘩，三百多花子立刻消失在夜色裡了。

* * *

方大鵬與勾春兩人打商量，應該如何去保護席李兩家人的安全，尤其他兩人聽了兔子王的話，知道席家大姑娘和李家大姑娘與幫主訂了親，這件事絕對不能有差錯，一旦兩位姑娘出漏子，他兩人怎麼向幫主交代。

那勾春的主意是趕快把這兩家人弄出信陽城藏起來，可是方大鵬却以為城外不安全，流寇們從四面八方攻城，甚麼方向也不好藏。

這兩人傷透了腦筋。

兔子王與竹竿李就不用傷腦筋，兩人一邊呼呼大睡，睡足了等着看熱鬧。

他兩人是花子，花子不怕天不怕地就怕餓肚皮。

他兩人是飽了睡，也許有機會撿點小便宜。

祇不過半個多時辰，李士雄出現在城隍廟前了。

席李兩家來此才不過三天光景，這兩家少往外面走動，如今李士雄來了！可見人多好辦事。

* * *

松林中李士雄找到方大鵬：「方堂主，甚麼大事那麼急呀！命兄弟四下找咱們？」

方大鵬道：「不得了啦！」

李士雄淡淡地抬頭看天，道：「天沒塌呀！」

勾春道：「地還沒搖吶！」

李士雄一怔，道：「到底甚麼事找咱們？」

方大鵬道：「咱們幫主派人來！」

「幹甚麼？」他似是十分冷淡。

方大鵬道：「一千多流寇山賊就要攻取信陽城來了，幫主十分關心你兩家安危，所以……」

冷冷一笑，李士雄道：「信陽州也有兵呀，少為咱們操心吧！」

方大鵬沉聲道：「你李二當家怎麼啦？」

他指指一邊沉睡的兔子王與竹竿李兩人，又道：「你看看，咱們幫主得了消息，立刻派他兩人來，我看事情緊急，馬上把幾百兄弟派出去找來你，好嘛！你不但不感激，還帶着不屑的味道，甚麼意思？」

乾乾一笑，李士雄道：「方堂主，咱們心領了，這就回去做準備，大家保重，再見了！」

他可眞是走得快，剎時間消失在黑暗中了。

勾春早氣歪了嘴：「娘的，有財勢的嘴臉，娘的，甚麼玩意，祇不過比咱們多些花用，有甚麼了不起！」

「勾大夫，他可以不仁，咱們不能不義，幫主的交代，咱們玩上命也不能有半個『不』字！」

勾春道：「你打算怎麼辦？」

方大鵬立刻把他的人叫過來，他也有了計謀。

方大鵬找到那個發現席李兩家的花子，他急向那個老掉了滿嘴牙的灰髮花子道：「老卓，你在甚麼地方找到他們兩家的？」

姓卓的老花子指着西北角，道：「王家古宅那裡！」

方大鵬道：「王家古宅鬧鬼呀！」

姓卓的老者笑道：「荒草蔓徑的王家古宅裡住了五十多人，多了人鬼就怕了，嘻……」

他笑的聲音像吹氣，噓噓的。

勾春道：「慘了！」

方大鵬急問：「怎麼慘？」

勾春道：「王家古宅住了這兩家，一旦流寇們圍上去，祇怕一個也別活了！」

方大鵬道：「說得也是，傷腦筋呀！」

在場的花子越聚越多，有人提議幫官家守城。

却被方大鵬叱住了，方大鵬說得明白，「大漢」兒郎有骨氣，餓死不做鷹犬！」

他祇這麼一吼，這條計劃便不再有人提了。

大伙都在傷腦筋，城隍廟前又來了幾百花子，花子們大集合了。

快三更天了吧，就在大伙發急的時候，方大鵬忽然一聲大叫：「走，咱們去王家古宅！」

勾春道：「咱們去古宅幹甚麼，他們二家人又不聽咱們的勸說，何況此時已無法送他們出城了！」

方大鵬道：「弟兄們，咱們今天夜裡睡在王家古宅四週，便王家古宅院裡也睡滿人，一旦流寇們擁進城，兄弟們，咱們手一伸要吃的，當然也叫救救命！」

他這是同流寇玩耍賴，要賴花子最拿手，他方大鵬祇提綱挈結領地說幾句，花子們舉一反三全懂了。

於是乎，呼呼啦啦地拄着青竹杖，一擁便奔向西北城角的王家古宅去了。

* * *

李士雄與他兄長李士艮兩人正同席本初在王家古宅中的中庭假山下商量着甚麼，忽聞得附近傳來「嘩嘩嘩」聲，三人相互一瞪眼。

李士雄低聲道：「難道花子的話是眞的嗎？」

席本初道：「就不信還有大股流寇出現，咱們不用開門，走，登上屋面瞧瞧！」

他乃中原快刀，武功稱得上一流，雙臂分開，人已躍在屋面上。

隨之而上來的乃是李氏兄弟兩人。

三人登屋往下觀，王家古宅附近黑鴉鴉的盡是人，數一數少說也有近千人。

席本初三人大吃一驚，這才低聲對李氏兄弟兩人，道：「看清楚了呀，好像不是甚麼流寇呀！」

李士雄低頭看，不由愣然，道：「娘的，怎麼是他們這些人！」

李士艮道：「兄弟，看清是什麼人了？」

李士雄道：「每人手上一根青竹杖，一看就知道是花子幫的人來了。」

李士艮怔怔地道：「怎麼會是花子幫的人呀，他們走來幹什麼？」

席本初道：「走，開門出去瞧瞧。」

三人又躍下房，開了前院大門就往外走。

「別走了，走不出去了。」這是黑暗中有個人在吼叫，這人不是別人，乃方大鵬是也。

方大鵬推開人叢走到大門下，抱拳一笑道：「怎麼，把三位當家打擾了，對不起呀！」

席本初道：「你們堂口不是設在城隍廟嗎？」

笑笑，方大鵬道：「臨時改在這兒了。」

李士雄道：「這兒已由我們兩家住下了。」

方大鵬道：「沒關係呀，咱們不進去，咱們住在王家古宅外面不進去。」

李士艮道：「你們什麼意思？」

方大鵬道：「沒有，沒有，三位可以進去了。」

勾春過來了，他看看李士雄，點點頭，道：「是你們呀，有消息傳來了。」

席本初急問：「什麼消息？」

勾春道：「有兄弟跑回來，四更天剛到就發現了流寇們在近淮河附近的林子裡出現了。」

李士艮道：「眞有這事？」

方大鵬已不客氣了，他重重地道：「什麼時候了，還有時間開玩笑。」

席本初道：「快，去通知官府準備呀！」

方大鵬道：「晚了。」

方大鵬冷冷地看了王家古宅一眼，又道：「你們快快回去做準備，咱們兄弟前來，就是為了你們的安全。」

李士艮道：「你們怎知流寇會來信陽城？」

方大鵬道：「事後再說吧，我希望你們同我合作，否則有了生死之事，我怎好向幫主交代？」

席本初一怔，道：「難道你們是奉了快樂幫主的號令？他是怎麼知道的？」

方大鵬道：「時間上來不及了，如果想明白，過了這次危機再說吧！」

聽他的話中含意，似乎這信陽城眞的不保了。

席本初拉住方大鵬，道：「你怎麼安排咱們？」

方大鵬道：「我也不知道，祇不過咱們臨時再說好了，我的人多呀！」

李士艮道：「咱們剛買了糧食，箱籠包袱怎麼藏？還有女眷們怎麼辦？」

方大鵬道：「你們先回去，我同大伙商量。」

李士艮與李士雄點點頭，那席本初道：「眞邪門，信陽州也保不住，什麼地方才可以住呀？」

他忿怒地走回王家古宅中了。

* * *

別以為花子們烏合之衆，眞正的骨幹他們還是有一定的紀律。現在，緊守在王家古宅的花子們均是花子幫的骨幹，這些人至少三四百，餘下的便是花子幫的一般弟兄，他們圍繞在勾春與方大鵬的四周，靜悄悄的連個咳嗽聲也沒有。

方大鵬冷然地道：「你們說，咱們如何才能安全的把他們救下來？」

半天沒人開口，因為茲事體大，誰能擔待？

勾春也不開口，他還低下頭。

方大鵬提高聲音，道：「說話呀，怎麼啦？平日裡窮嘴呱達舌，應說的時候全是啞巴了？」

有個頭目大聲道：「別問了，如果流寇們想攻入王家古宅，就由咱們兄弟身上踩過去，娘的，咱們的人數也不少呀！」

（未完・卅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死難親友索命　逃出生天脫困

上文提要：關永是一個在武林中籍籍無名的青年，是「大魔頭」關庸之子，偶然機會與陶璐相遇，此人與他長相一模一樣，對方自稱身患五陰絕脈，希望關永能假他之名對其父母予以安慰，在同情之餘，關永答應他的要求，暫時冒名陶璐。但人稱「驢半仙」的毛志高與卓布衣的三個女兒卻堅信他是關永，自他暫冒名之後，殺人事件便不斷發生……

石頭入桶，濺起尿液，有少許濺在小關褲子上。

他低喝道：「甚麼人惡作劇？」

牆外有人低聲道：「小關，我是小毛！」

毛志高，這個討厭的傢伙！

小關無奈地道：「有甚麼事？」

「你出來一下，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對你的秘密沒興趣！」

「這秘密對你太重要了，快出來呀！」

「還是那句話，我沒有興趣……」小關匆匆到屋中去了。

世上真有這種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到處討人厭的人。

夜裡睡不着，小關起來入廁，經過陶璐窗外向內看了一下，忽然一怔，床上居然沒人。

這麼晚了，估計在四更左右，他去了何處？小關以為八成去了廁所，就回屋上床。

那知剛上床躺下，忽然床下伸出一隻手。

小關嚇了一跳，因為屋中無燈。

小關想去扣這隻手的脈門，但未扣住。

這工夫忽然有「蟻語蜨音」在耳際道：「小關，是我……我是毛志高啊……」

「我是陶璐，不姓關……」他也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你姓關，不是陶璐，你不過是冒名罷了！」

「你……」

「小關，你知不知道你被人利用了？」

「你少胡扯！我老實告訴你，我討厭你！」

「我知道，和我初交的人都討厭我！」

「你快走吧！我那僕人不喜歡你！」

「那不是你的僕人，他就是陶璐，應該說他是你的主人。」

「你胡說甚麼？」

「這不是胡說，你聽他擺佈，難道不能說你是他的僕人？你可知為何你們所到之處，總是有命案發生？」

「這……」小關心頭一動。

「人是他殺的，卻要嫁禍於你……」

「為……為甚麼？」

「因為……因為……」

「編不出來了吧？」

「不是，有句話我說出來你一定會火爆三丈的。」

「如果你不胡扯，有事實根據，我就不會！」

「我當然有事實根據。」

「你說！」

「你爹就是……就是……」

小關道：「再吊胃口我就揪出來揍你！」

「好吧！你可不能發怒，你爹就是大魔頭關庸……」

小關心頭大震，過去他也想過，他姓關，大魔頭關庸也姓關，卻沒有任何關係，怎麼又是他的兒子了？

小關下床把小毛自床下拖了出來。

小毛一看小關動了眞火，立刻穿窗而出。

關永也懶得追他。

他躺在床上再也睡不着了。

小毛的話有多少可信，他說這謊對他有甚麼利益？

武林中的確有個超級大魔頭關庸。

如果他是關庸之子，陶璐為何利用他殺人，但卻又用陶璐的名字？

是利用大魔頭之子殺人，以便使武林中人敢怒而不敢言？問題是，為何要在他冒陶璐之名時殺人嫁禍給他？

有一點小關隱隱覺得有點怪。

「洞庭漁隱」卓布衣之女，曾不止一次的暗示他，他是個小魔頭，大魔頭之子就是小魔頭了嗎？

又過了一會，近五更了吧？

他心事重重地再到陶璐窗外去看了一下。

陶璐還沒有回來。

關永回房不久，就聽到了微聲，自窗紙孔外望，果然發現一條人影，在陶璐房門外消失。

關永在窗內站了很久。

這個陶璐果然有點怪異。

早餐時陶璐很正常，說話也很自然。

關永有幾次想問一下，終於打消此念。

就在這時，門外走進三個人。

為首之人一眼就盯住了小關，道：「你就是陶璐？」

小關道：「正是，請問……」

這人道：「在下梁升，是本地的捕頭！」

「梁捕頭有何貴幹？」

「昨夜有位武林名宿被殺，有目擊者在此。」

另一人一指小關，道：「我親眼看到，你自主人的書齋中窗口穿出，而家主人就死在那書齋中。」

關永心頭大震，這和陶璐昨夜神秘外出有無關連？

關永道：「在下昨夜沒有出門。」

那人道：「片面之詞，不足為信！」

關永道：「那人是甚麼樣子，你眞的看清了？」

「就和你一樣。」

「穿的是甚麼衣衫也看清了？」

「對，就是你身上這套衣裝。」

關永看了陶璐一眼，陶璐卻大聲道：「完全是誣栽，老僕敢証明，昨夜主人根本沒出門！」

捕頭道：「有証人指証，至少要跟我們走一趟。」

陶璐道：「這太冤枉家主人了！」

梁捕頭和助手出了手，陶璐接了三四招，十分吃力，這工夫關永也上了。

梁捕頭大聲道：「拒捕是要罪加一等的。」

陶璐道：「這根本就是誣栽，豈能束手就擒？主人，你快走，我來應付幾招，犯不着打這冤枉官司……」

捕頭很厲害，手底下不含糊，他一人對付小關。

助手對付陶璐，小關以為接不下人家五十招。

捕頭道：「還是跟我走吧！」

關永道：「我沒有殺人，為甚麼要跟你走？」

「嘴硬沒有用，你已經殺了好幾個人哩！」

「我殺了好幾個？你敢血口噴人？」

「對！第一個是岳陽的歐陽芳，海捕公文剛到，第二個就是『太極圈』霍承中，第三個就是此地的遛星野了。」

陶璐大呼道：「冤枉，我們主人絕非兇手。」

關永挨了一掌，趁機往外跑。

他竄入廚房，拿起大灶上的一鍋熱油向後潑去。

對方很機警，閃在門外避過。

小關自廚房窗口竄出，這兒是條小巷。

梁捕頭追出時發現牆上射下一股水箭，射水箭的人道：「我剛在本鎮上的半掩門玩過，所以這尿很髒，射在頭上要倒楣……」

梁捕頭果然不敢過去，因為巷子太窄了。

梁捕頭道：「小子，你知道妨礙公務犯了何法嗎？」

「國法也不能不讓老百姓尿尿啊！」

快要尿完時，這人忽然翻落牆內不見了。

梁捕頭忍下這口氣，去追關永。

他那知道關永很精，關永他相信未必能逃過梁捕頭的追逐，所以又在小巷盡頭，自民房上折了回來。

他目前和小毛一起，藏在右邊牆內。

這是一家民宅的牛欄，剛才尿尿的就是小毛。

欄內拴了兩頭牛，兩人伏在牛欄樑上，由外面站着向內看，由於

牛欄是尖頂的，非蹲下望是看不到欄內樑上有人的。

梁捕頭走後，小關才低聲道：「你爲甚麼要救我？」

「這句話問得頗有學問。」

「怎麼說？」

「你是個殺人者，我還要救你，必有重大的原因。」

「至少你並不知道我是寃枉的！」

「我當然知道你沒殺人。」

「爲甚麼那僕人說是我殺的？」

「因爲大豪溫星野的忠僕親眼看到了你！」

「你這不是矛盾？你剛才不是說過我沒有殺人？」

「對，可是他看到的人雖不是你，却極像你！」

「這……」小關恍然大悟。

「是他？」

「絕對沒錯！」

「他爲甚麼要害我？」

「原因我還沒有弄清，但必有重大過節。你怎麼認識這個人？」

「說來話長……」他說了和陶璐相識的原委。

「你八成上當了！」

「怎見得他是有計劃地騙我？」

「我的看法是，就連齊鳳和『黑煞手』江滔的女人胡媚，只怕都是陶璐一伙的人哪！」

「怎見得？」

「因爲她們一口咬定你是陶璐，就表示是配合陶璐演戲，讓你被認爲是陶璐……」

「爲甚麼一定要認爲是陶璐？就把我當作是關永也一樣？不論是誰，殺了人也要犯法呀！」

「你忘了我說過你爹是個大魔頭……」

關永一把揪住了他的胸衣，道：「小毛，你……」

「小關，你先聽完了再光火行不行？」

關永鬆了手。

「你是不是以爲陶璐叫你冒他之名沒有甚麼特殊意義？」

「當然！」

「我却以爲，這世界上一定沒有一個叫陶璐的！」

「甚麼？沒有這個人？」

「至少這個叫陶璐的人，他的名字不叫陶璐，世上那有殺了人又把罪名往自已身上攬的人呢？」

「他不叫陶璐，我也不叫陶璐呀！」

「是的，你雖然不叫陶璐，但殺人的人却和你一模一樣，你跳到黃河中也洗不清了。」

小關一驚，不能不信小毛的推斷。

看不出這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居然有點心機，道：「我可以馬上去找這個陶璐。」

「我相信，你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我以爲能。」

「就算你能找到他，他八成已經死了。」

「死……死了？」小關神色一凝，道：「被人殺了滅口是不是？這完全是老套了。」

「也不一定是滅口，也許他眞的有『五陰絕脈』。」

「他利用活不久的身子，使我被套牢，被咬定我就是殺死三大高手的兇手？」

「對！」

「可是，我有這份本事嗎？」

「你有否聽說，三大高手死得不明不白，全身無傷？」

「無傷是……是什麼意思？」

「這當然和下毒要扯上點關係了。」

「下毒，我下毒？」

「對！陶璐下毒。」

「我會下毒？誰信？」

「凡是知道你是大魔頭關庸的兒子的人，可能都信。」

「這……這又是爲什麼？」

「因爲大魔頭關庸武功蓋世，也會施毒。」

「我眞有這麼一個父親？」

「你爲什麼不知道你有這麼一個父親？」

「家母說，家父早就死了。」

「這就對了，大概令堂不能諒解令尊用毒，或者橫行霸道，就告訴你，你爹已不在了。」

「八成如此！你怎知我是大魔頭關庸之子？」

「當然是家父說的。」

「你爹是……」

「毛翔宇。」

「原來你爹也不是什麼正派人物，他是個……」

小毛道：「別說出來成不成？」

「反正此刻也沒有第三者在此。」

小毛道：「我爹雖是妙手空空，却也有個原則，那就是絕不拿忠臣孝子一文錢。」

「那還是個賊，只是個義賊而已。」

「至少比你爹那個大魔頭好些。」

關永沒出聲。

大魔頭是不是比一個義賊還壞些？

「既知我是大魔頭之子，爲何又要救我？」

「大概是同病相憐吧！」

「我想去抓陶璐。」

「八成抓不到，但我會幫你去抓。」

＊　＊　＊

二人小心翼翼地分頭去找。

小關又遇上了梁捕頭。

「小子，這次你往那裡跑？」

關永道：「梁捕頭，我指出一條明路給你，你可能立刻一炮而紅，聲名大噪，武林無人不知。」

「你少胡扯！」

「梁捕頭，有人要我冒他之名，是我上了當，這也是基於同情心，很多作壞事的人很會利用這種同情心的。」

「誰信？」

「你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我還是要把這件騙心的始末告訴你，你才不會瞎摸索。」他說了一遍。

梁捕頭道：「小子，你眞會編故事。」

關永道：「如果我是你，就立刻去抓那個陶璐。」

「我會上你的當？」

「如果抓不到陶璐，能抓到齊鳳或胡媚也成。齊鳳是『逍遙客』齊天之女，胡媚則是『黑煞手』江滔的女人！」

「爲什麼要找她們？」

「因爲她們二人都幫陶璐說謊，配合演戲！」

「我還是不信。」

「你如果不快點行動，那個叫陶璐之人必然被人殺了滅口。」

「我沒聽說過陶璐這個名字。」

「我也是不久前才聽到的，正因爲如此，他被滅口之後，凡是見過他殺人的人，就必然會一口咬定是我殺的人，因爲我們太像了。」

「噢？」

「除非我們二人能同時出現，那是永遠不可能的。」

梁捕頭道：「你的話不可不信，也只好存疑，但你必須先跟我回去。」

關永道：「機會稍縱即逝，梁捕頭你必須相信別人，不能太主見，而誤了破案機會。」

「對，但你是關鍵人物，我怎能讓你逍遙法外？」

梁捕頭出手，小關立刻就告急。

關永的武功是母親教的，玩藝很地道，可惜會得不多，所以往往一開始很管用，快要得手時，就用完了。

二十招過後，關永被踢了個跟蹌。

這情況是絕對不可能再支持二十招的。

梁捕頭道：「陶璐，你逃不掉的，跟我走吧！」

「啪」地一聲，小關背上又中了一掌，栽出五步。

梁升跟上，伸手就抓。

突然，衣袂破空而來，梁升是個老油子，忽忙迴身自救，因爲來人的一腳已踢向後面的右後腰。

這是個幪面女人，功力平平。

只不過兩人前後夾擊，梁升還是不成。

況且這工夫毛志高趕到，三對一，立佔上風。

梁升道：「你們已犯了法，希望下次遇見不再拒捕，我也好爲你美言，從輕發落。」

梁升走後，毛志高道：「這娘們是什麼人？」

幪面女人道：「聽你的口氣就粗魯不文。」

關永道：「那可不一定，其實他有點墨水。」

幪面女人取下面罩，竟是黑道人物『黑煞手』江滔的女人胡媚。

上次有意讓小關一度春風，但關永却溜了。

當時她氣得跳脚，可是越不易到手就越有興趣。

三人入鎮住進客棧。

小毛見小關對胡媚很冷淡，就道：「胡大妹子，關永對妳不大感興趣，如妳有意，我和妳湊合一下。」

「呸！憑你這份德性，下一輩子吧！」

「我雖醜，却不賤，而妳……」

「我雖不醜却很賤。」

「對！不信妳就聽着：女相額爲父母，鼻爲夫星，目分貴賤，口管子息，額削不貴，顴高而不榮……」

「怎麼？你還會相人？」

「當然，我在金陵掛過牌，轟動一時，無人不知『驢半仙』的。」

「『驢半仙』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生了一張驢臉。」

胡媚大笑。

毛志高道：「妳這一笑更不値錢了。」

「你少胡扯！」

「一般來說，賤女人大多矯揉造作，坐不安穩，行立偏斜，見人掩面，顰顧掩口而笑，整衣弄鬢，托腮咬指，身如風柳，擧止痴迷……」

「你剛才說我笑得一文不值？」

「對，女人切忌男聲，而妳說話就帶男聲，笑起來其聲如雷。」

胡媚道：「你不過只懂些皮毛而已！」

「我是不是皮毛，一試便知。」

「好哇，你再亮一手試看。」

「胡媚，妳的屁股上有兩顆痣。」

「呸！你敢胡說八道！」

「妳眞是好歹不知，其實妳所以賤而富有，就是這兩個痣的緣故。」

「你是說屁股上有痣主富貴？」

「『貴』字和妳是扯不上關係的，但有財運，不信妳把褲子脫下看看，如沒有痣，每次見了我就罵我一聲王八蛋！我絕不怪妳。」

「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會知道？」

「這就是『驢半仙』的高明之處呀！」

胡媚道：「關永，你以爲有沒有？」

關永道：「妳很在乎這件事嗎？」

「我只是要証明一下，這小子是不是胡扯？」

關永道：「好吧！」

毛志高道：「屁股蹶過來時，可不要放騷。」

「去你的！」這女人還眞敢脫，背轉身子，褪下褲子，把屁股蹶了起來。

爲了証明這一點，居然當衆脫褲子。

關永忽然目瞪口呆。

胡媚屁股上果然有兩顆痣，而且是一邊一顆。

關永瞇着眼望着小毛，要不是他們有一腿，經常看她的胴體，絕對不可能知道此秘密吧！

另一可能就是，小毛眞的懂相人之術。有一種高明的算命者，你只告訴他出生年月日，他能算出你的出生時辰。

稱之爲「驢半仙」名正言順。

「小毛，你眞的懂？」

「這是什麼話？」

「可眞是看不透啊！」

「這就叫着門縫看人——把人看扁了，如果不信，我還可以奉送一個秘密。如果說對了，胡媚，妳如何謝我？」

「由你說好哩！」

「妳下體無毛，俗稱白虎。」

胡媚是背向二人褪下褲子的，二人當然看不到。

胡媚大爲驚異，道：「你還眞的有點邪門。」

「半仙之名，妳以爲是混來的？對吧。」

胡媚道：「小毛，我欠你的情。」

毛志高道：「這筆帳先欠着，以後再還。」

胡媚道：「我請客，去叫一桌上席。」

關永道：「『黑煞手』江滔我們可惹不起。」

「他不管我的事呀！」

「男人沒有不管老婆的事的，暗中管那就更糟了。」

「反正他不在乎我在外的交遊就是了。」

小關道：「爲什麼？」

「他已經不行了。」

「他不是才五十多一點？」

「他四十五六就不舉了，只是他……」

「是不是他的東西很夠看？」

「對，第一次看到會嚇一跳。」

「你們兩個賤到一起了！」

「你又要駡人？」

「不是駡人，這在相法上也有說詞：龜頭要小，小則妻賢子貴。縮則身貴(即俗稱的毛裡藏，平時縮到毛中，看來一點點)。大則招凶，大而長賤且兇，過長無子。小便如散雨或散珠者貴，一道水柱直下者賤！」這小子似乎還眞涉獵了些相命之學。

關永道：「江滔一直不能人道？」

「不，我和他剛開始時，他還行。」

小毛道：「尺碼是多少？」

「呸！我又沒有量過。」

「大概估計一下也能估出來的。」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我可以送妳一相啊！」

她以兩手食指比量一下，道：「大約這麼長。」

兩小一看，大約在一尺左右。

小毛大叫道：「天哪！妳怎麼受得了？」

胡媚道：「其實，太長的就不太硬。當然，最初我只好握住他的後半段，只讓他進去三分之二。」

小毛大笑道：「三分之二，妳很了不起。」

「嫁了人家，不行也得行。」

小毛道：「我眞服了妳，如果再找一個男人，沒有那麼碩大，妳會不會覺得不過癮？」

「你小子在這兒滿嘴噴糞。」

小毛道：「本來如此，古人的『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胡媚道：「其實男女之間，不在大小……」

小毛道：「妳眞是見過世面的女人了，在妳的一生當中，是否見過比江滔的尺碼更大的男人？」

「你在轉彎駡人吧！」

「這怎麼會是駡人？」

「你不是暗示我經常換男人？」

「難道你會風乾起來，沒有再找男人？」

胡媚攤攤手，道：「沒有，那是因爲我自己可以解決。江滔以前說過，如果熬不住就改嫁，但不可嫁武林中人，以免爲他丟人，所以我只能自慰。」

「自慰？用角先生？」

胡媚搖頭微笑，道：「不是用角先生。」

「那是什麼？能不能說明一下？」

胡媚道：「反正就是那麼回事，那東西再好用，却無法取代男人的東西，造物者創造的東西，無與倫比。」

小毛道：「這才是內行話，如你要見識一下，我可以推荐一個。」

「誰？」

「就是區區在下毛志高，東西不是很夠看，但很管用。」

「去你的，我要走了。」

關永道：「多謝剛才援手。」

胡媚道：「小事一段，不必客氣。」

胡媚走後，關永道：「這個女人賤是賤，但也有其至情至性的一面，她敢助我們對抗捕頭。」

「小關，此刻敵友難分！」

「怎見得？」

「以前你可以不懂，現在就該知道了！」

「我還是不懂。」

小毛道：「你已知道你是大魔頭關庸之子，現在武林中的人，有人賣你老子的帳，就會處處討好你，胡媚可能即爲一例……」

關永不出聲。

「另外還有一些人，必然恨你入骨。」

「是哪些人？」

「被陶璐嫁禍殺死的人的親友，他們可能已知你是大魔頭之子，就認定你是殺人的兇手。」

說話間，敵踪已現，前後門外足有八九個壯漢擋住門口，前院中一個六旬的老者道：「那個化名陶璐的兇手可在這裡？」

小毛道：「外面是哪一路的朋友？」

那老者道：「在下是岳陽歐陽芳大俠的至友李笠。」後院中也有人道：「我等是『太極圈』霍承中大俠的同門……」

兩小互視一眼，小毛道：「你們上當了，那個陶璐不在此處！」

「是不是在此，出來一看便知。」

關永低聲道：「我一出去，就會無法脫身，一定會有人指認我的。」

毛志高道：「你快走，到此鎭西北方的破廟中等我，不見不散。」

關永道：「你一個人應付不了這麼多的人。」

「問題是，我並非兇手呀！」

「可是你放走了我！」

「腿長在你身上，我又能如何？」

關永道：「躭會兒……」

他自側窗穿出，一掠就越牆而出。

這工夫有人看到，大叫，道：「跑了，自左邊窗逃了……」

大多數的人都追了下去。毛志高怕追太緊小關會被追上，必然前功盡棄，立刻叫道：「小關……小關，我在這裡……」

有的人聽到呼叫聲又折了回來，以爲關永還在這兒。

雖然有人看到有個人影走，却未看清是甚麼樣子，他們怕上了當，追錯了人而使正點子逃了。

李笠擋住了小毛道：「你是何人？」

「我叫毛志高。」

「毛翔宇是你的甚麼人？」

「是我老爹！」

李笠身後一個漢子道：「原來是那老賊的賊兒子。」

小毛冷冷地道：「賊兒子『偷』過你姑媽、阿姨還是『偷』過你的老姐或小妹！」

那人大喝一聲要出手，李笠雙臂一張，道：「慢着……」

另一漢子道：「明明是他放走了那個兇手。」

李笠道：「毛志高，你和他如此之近，一定知道他連續殺人之事吧！」

「我知道他是無辜的，是上了別人的當。」他立刻說了一切。

李笠道：「毛志高，我很難相信！」

小毛嘆口氣道：「梁捕頭也不信，但這是事實，當然，對方居心至毒，計謀很陰險，要平反洗刷此罪，也很難，除非遇上一位明理而有擔當的人！」

「你是說李某不明理也沒有擔當？」

「不不！我以爲李大俠應該是明理的人！」

「那個陶璐呢？」

「不知去向。」

「可是有人看到過關永殺人逃走。」

「試問，看到的人距兇手有多遠？」

「不知道……」

「至少雙方也在數十步以上，尤其是夜間的驚鴻一瞥。再說，如果很近，只怕目擊者也會被兇手殺之滅口對不？」

李笠道：「毛志高，果眞如此，這個關永應該親自出面解釋才對。他這一跑，就証明他心虛了。」

「不，他是怕你們糾纏不休！連捕頭都皂白不分，別人則很難理性以待了！」

李笠道：「關永就是關庸之子對不？」

「大概吧！只不過連他自己也是剛知道的。」

「這說法有人會信嗎？」

「不信也沒有辦法；關永的母親曾告訴過他，他爹早就死了！你不以爲這是十分可能的事嗎？」

「毛志高，你跟我一起去找關永。」

「可以，那就快走吧……」

走出不遠，由於很合作，對方並未太提防他，但他不久就溜了。然後繞到西北郊外到了小破廟。

他在廟外叫了兩聲：「小關……小關……」

廟內漆黑一片，這工夫却傳來了兩聲擊掌聲。

他們並沒有規定這種連絡暗號。

小毛不疑有他，來到廟內，這工夫由漆黑的殿中走出六個人。爲首之人手提一柄大刀。

小毛的閱歷不淺，知此人是「太極刀」湯揚。

太極門中的人物很多，以這兩人身份最高。一個是已死的「太極圈」霍承中，一個就是「太極刀」湯揚了。

另外一個人，提着小關站在石階上。

小毛心念一轉，雙臂一張，興奮的大叫道：「好！太好了！在下千方百計未辦到的事，各位却辦了！」

湯揚微微一楞，道：「小子，甚麼意思？」

毛志高道：「這小子和陶璐牽扯不清，也不知是他冒陶璐之名或陶璐冒他之名，反正他們殺了家父至交武林名宿溫星野，就是我的仇人，務請各位把這兇手交給在下審問……」

「交給你？」

「是的，求求各位，如我弄清確是他殺人，就會替各位爲死者報仇，開腔取出心肝，公祭死者……」

湯揚道：「你是何人？」

此人身後一人低聲道：「他就是毛翔宇的兒子。」

湯揚皺皺眉頭，道：「毛翔宇和死者有舊？」

毛志高悲聲道：「我說的只是溫星野大俠。」立刻跪了下去，痛哭流涕，如喪考妣。

湯揚道：「如今我們生擒這小子，一旦查清，必然處死，不會交給捕頭去處置他，也等於爲你報仇了！」

毛志高道：「好吧！湯大俠，可否讓我和各位一起，親眼看到這個兇手伏法，也好消我心頭之恨？」

「當然可以！毛翔宇和我雖不熟，也是久仰的人物，大家都不是外人……」

「謝謝湯大俠……」

湯揚派人和李笠等聯絡，告訴對方，正點子已生擒，速來研商處置之策。

毛志高道：「據我所知，他們往小河那邊去了。」

湯揚道：「甚麼？你是說往東邊？」

「是啊，那撥人好像由李笠李大俠率領過河而去，但不會太遠，我們何不過河迎上去？」

湯揚道：「這樣也好。由於人多，仍要派出一部份人手先過河去接應，我們隨後就到。」

剩下的只有四個，包括湯揚師徒，小毛及關永。

過河的小船太小，裝四個人加上擺渡的漢子，河水已到了船幫邊緣下半尺以內了，看來，這已經超載。

小毛最後上船，一下子踏在一邊。

他大叫着，船也向一邊傾斜，翻了過來。

湯揚和他的一個門下雖不是旱鴨子，却談不上水中功夫，被擺渡的漢子救到岸上大呼「倒楣」。

湯揚道：「船家，快點把那兩個小子救上來。」

擺渡漢子下了水，好一會才上來。

湯揚一看這人的表情，就知道白忙了一場。

「大爺，我找過了，水底下沒有人了。」

「怎麼會？還有兩個人哪！」

「大爺，眞的沒有了。」

「會不會被水流衝走了？」

「大爺，這一刻沒有水流，人落水只會沉下，不會流走的，八成他們都有水中功夫。」

湯揚的臉都綠了。

很明顯地，小毛最後上船，明知不能踏在一邊，要跳到船的中央，他却故意那樣，其用意可知。

他被這小子耍了。

這小子提議過河，八成也是胡扯的。

果然，他們在河邊等了一個時辰左右，派出的人並未找到李笠等人，而小毛和關永，此刻却在西邊十里外，擰乾了衣衫，掛在小樹上晒着。

二人則在一邊日光浴。

「小毛，你眞行！」

「不行也得行，因爲和他們講理也沒有用。」

「小毛，陶璐那小子眞絕！」

「當然，要不，怎敢殺了人嫁禍給大魔頭之子？」

「我眞希望能找到他。」

小毛道：「很難哪！」這工夫忽見三個人向他們走來，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來路，二人立刻站起。

此刻二人身上只有一條短褲。

爲首之人在五七步外站住，四十來歲，手持金槍，道：「在下溫飛，是溫星野的弟弟，別怕，我給你們解釋的機會。」

這人可算是開門見山了。

關永道：「在下十分佩服！請溫大俠聽在下說出一切經過，在下也是受害人，上了別人的當。」

他簡略地說了一切。

溫飛淡然道：「你確實值得同情。」

小毛道：「所以我們二人願意協助三家不幸的苦主緝拿眞正殺人的兇手，以期早日破案。」

溫飛甩甩頭，道：「拿下！」

在他身後的兩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人，分別撲向兩小。

小毛大叫道：「怎麼又變卦了？」

關永道：「溫大俠請再聽在下幾句話。」

這工夫溫飛也把金槍插在土中，出了手。

此人一上，兩小絕對不成。但二人身上只有一條短褲，逃走也不方便，一定要帶走衣衫才行。

尤其是此處距鎮甸不遠。

小毛邊打邊動腦筋，忽見溫飛的金槍插在一邊地上，立刻以「蟻語蜨音」對小關道：「待會我把他的槍帶走往西，你往東！」

關永道：「你怎能應付溫飛？」

「我自有辦法，他的槍很名貴，一定比人更重視。」

關永道：「我們的衣衫？」

「可以繞回來取衣衫。」

果然，小毛抽冷子躍出圈外，拔起那根以渾金鑄造槍鏃的金槍，全力往西狂奔。

溫飛一愣，大喝一聲就追。

在此同時，另外圍攻小關的也停手觀望。

小關往東疾竄。

小毛先起步，奔出數百丈，堪堪被溫飛追上。

這工夫他忽然揚手把金槍丟向山溝的灌木叢中，且大聲道：「小關接住快走。」

溫飛還眞在乎這根金槍。

不管溝中是不是有人，反正一定要先找回他的稱手兵刃。

況且，槍鏃乃渾金打造，槍身是銅的，把手的尖端也有一個渾金套子，所以此槍至爲名貴稀有。

溫飛咆哮着，捨了小毛去溝中找他的金槍。

小毛就兜了回去。

追小關的兩個年輕人，追到河邊，見一小舟停在岸邊，還以爲小關已過了河，要不在附近藏起。

二人決定過河去追，這小河只有二十丈左右。

二人上了小船，把船划到小河中央。船艙中央忽然颷起一股水箭，足有三丈高，艙底進水。

不一會有個人自水中上了岸。

這人向一青年招招手迅速消失。

兩個年輕人大罵着游向岸邊，當然是追不上了。

小毛折回晒衣處，却不見了衣衫。

他等了一會，見小關也折了回來。

二人見了一面，小毛道：「不知被誰拿去，咱們走吧！」

「入鎮？」

「不成，這個鎮太近，他們必然也會入鎮去找我們。」

「去那裡？」

「等到半夜再入鎮，那時他們早已入了鎮，也找過了每家客棧！」

快到三更，二人入了鎮，在一家客棧要了個偏院，小毛對小二道：「我們的衣衫被壞人偸去了，如有人問起我們可千萬別說，那都是一些壞人哪！」

客棧的人當然答應的。

小二把他們送入西偏院，也送來了茶水和簡單的飲食，二人剛要吃喝，忽從內間走出三個少女，正是在那戲院中暗諷小關是「小魔頭」的少女。

爲首的一個，也是最美的一個，把手中的衣衫丟給了二人，道：「看看是不是你們的衣衫。」

二人打開一看，正是他們的，匆匆穿上。

關永抱拳道：「多謝三位姑娘援手！」

爲首的少女道：「本來我們不想管你們的閒事，況且你們二人一個是大魔頭的兒子，但這些日來我們在一邊觀察，似乎你們並不像傳說中那麼壞。」

小毛道：「我們都是好人哪！」

「好人嘛！却也不見得！」

小毛道：「姑娘看到我們作壞事了？」

另一少女哼了一聲道：「你這個『驢半仙』善知過去未來，把胡媚要得團團轉，你說，那也是君子所爲？」

兩小不由臉一紅。

爲首的少女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那女人隨便，而你們二人却不屑接近她，仍不失爲君子。」

小毛道：「是啊！昔年的柳下惠算什麼！不要說『坐懷不亂』，就算躺在我們的被窩中也不亂啊！」

其中一個少女撲上去就要摑他。

小毛也不含乎，但閃避之下却也十分狼狽。

小關道：「姑娘請原諒，小毛這個人是刀子嘴豆腐心，雖然口德不修，心地却也不錯哩！」

那少女收手退下。

關永道：「不知三位姑娘可否告之芳名？」

最小的指指自己的鼻尖，道：「我叫卓玉。」

老大道：「這位二妹叫卓約，我叫卓倩！」

卓玉道：「你們就以這飯菜待客？」

關永道：「小毛，再去叫菜！」



卓倩道：「不必了，隨便點就很好！」

小毛道：「不行！這樣太怠慢了！」

卓約道：「你們知不知道對方為何沒有找到你們？」

關永道：「莫非是三位姑娘把他們引開了？」

卓玉道：「就是那麼回事，是大姐的意思！」

小毛道：「我『驢半仙』算定，我和關永今年都會紅鸞星動的……」

卓玉道：「你少臭美！就憑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德性，也想動我們姊妹的念頭？」

小毛道：「卓姑娘，可不要以貌取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外表好看也不一定裡外一樣吧？」

卓約道：「小毛，我們去叫酒菜！」

卓玉道：「我也去……」

小毛向關永眨眨眼，兩小都知，卓家二姊妹的用意，是讓她們的大姐和小關接近接近。

「關大哥，你眞的不知令尊的事？」

「是的，我娘過去從不談家父的事。」

「這就不能怪你了！你迄今未見到令尊？」

「沒有。」

「看來令尊雖然鋒頭很健，高高在上，但反抗他的人也不在少數，那個陶璐就是個例子。」

「這個人很可怕！」

「對！他似乎想激起武林公憤，以整個武林的實力來對付令尊，這局面對令尊太不利了。」

「聽卓姑娘的口氣，似乎對家父……」

「對，我忽然有點同情令尊了……」

「妳會同情一個大魔頭？」

卓倩想了一下，道：「家父說過幾句話，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改變了我對事情的看法。」

「願聞其詳……」

「家父說過：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反無惜美之意。」

關永道：「在下知道這兩句名言，但其中的比喻還不大明白……」

卓倩道：「令尊是全才，所以招妒。」

「只因被人妒忌，而被稱之為大魔頭？」

「當然也並非全是如此，在妒才之下，必然有人不信邪找上門較量，令尊下手重了些。」

關永道：「僅是如此已博得『大魔頭』之名？」

「當然還有，令尊所冷落的武林名女人，都是一些當時叱咤風雲的高手所响往而高不可及者……」

「這……」關永道：「為了女人？」

「這也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罷了，多種原因湊在一起，有人這麼一叫，『大魔頭』之名也就不脛而走了。」

「姑娘可知是哪些名女人？」

「『血爪鳳』段幗英……」

「她果然赫赫有名。還有呢？」

「對，還有，另一位是『女財神』艾蓮。」

「噢！果然都不是泛泛之輩。」

「這兩位前輩，何等身份及姿色，但卻聽說他以冷漠的態度面對她們，也據說她們迄未嫁人。」

「這事是眞的又如何？」

「家父說，一個人能經得住美色的攷驗，品德必然高潔，其他缺點也就微不足道了。」

關永嘆口氣道：「家母不提家父，說他早就死了！可見家父做人總是有缺失之處！」

「關於這一點，我就不敢說了！」

「妳就是因此而同情在下了？」

「也不僅是同情你，對令尊也有一些同情。」

「他畢竟是個大魔頭！」

「人人都叫他大魔頭，但很少有人能說出他具體的惡行來，人云亦云的習性眞是太可怕了！」

「卓姑娘，謝謝妳的啟示。」

「不敢……」

「妳等於告訴我，看人看事都要深入一層，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也就是要獨立思攷。」

「不論中外的宗教戒律中，都有一個『妬』字，可見妬忌是一切壞事之源，一個人變奸變惡或變毒，大多由『妬』開始。」

小關深以為然，道：「朝臣因妬才而變奸，小人因妬財妬官而步入歧途，為竊為盜，對不？」

「對！」

「但古人說：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這『恥』與『痛』就是小人與君子的分別。」

卓倩道：「關大哥，與一個淵博的人在一起，眞是受益良多，今後我們姊妹可以與你同行嗎？」

關永道：「當然求之不得，只不過我怕連累了姑娘們，因為無人不知我是大魔頭的兒子。」

「關大哥，我們不怕……」

交換了一個眼神，拉近了不少的距離。

這工夫小毛和卓氏姊妹帶回了酒菜，由小二提着兩個大食盒，小毛嚷嚷道：「都是本地名菜館的拿手菜，今天要好好喝幾杯！」

（二・未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